

經史百家雜鈔

足本
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讀「復興初中算術」的或

「教授「復興初中算術」的……人人必備」

復興初中算術習題詳解

陳元亨著 王震保校

根據復興初中算術的內容，運用最新學理，將全部習題，澈底詳解，一題有一題答案，一題有一題算理，反覆推求，明白無比。能使讀者——

縮短解答的時間
節省思索的精神
發揮數學的天才
增加演算的興趣

雖然諸君，平素對於算術視為畏途，一讀本書，便有游刃有餘，事半功倍之樂。

本書內分十章，與復興初中算術之內容，完全一致，包括整數四則，整數性質，分數，小數回省略算，複名數，中外貨幣，百分法，利息，比例，開方各部，對於各種雜題及應用問題之解答，尤為詳盡。不僅為教師學生最佳之參考，貢獻於自修數學者，尤為偉大，與復興初中算術對照研究，不須指導，自然領悟。

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第二册

卷十

詔令之屬

書甘誓

湯誓

牧誓

呂刑

文侯之命

費誓

秦誓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秦始皇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漢高帝求賢詔

漢文帝賜南越王書

除誹謗法詔

除肉刑詔

增祀無祈詔

求言詔

遺匈奴書

策問賢良文學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報李廣詔

封齊王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策問賢良文學

漢昭帝賜燕刺王且璽書

漢宣帝令二千石察官屬詔

漢元帝議封甘延壽等詔

司馬相如諭巴蜀檄

難蜀父老

王尊救掾功曹敕

漢光武帝賜竇融璽書

報臧宮馬武詔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漢明帝卽位詔

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

辟雍行養老禮詔

申明科禁詔

塞汴渠詔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

禘祭詔

詔三公

漢和帝恤民詔

馬援誡兄子書

鄭玄戒子書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諸葛亮與羣下敕

陳琳為袁紹檄豫州

檄吳將校部曲文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曹植下國中令

鍾會檄蜀文

孫楚石苞與孫皓書

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敕

宋文帝誠江夏王義共書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議減鹽價詔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祭鱸魚文

歐陽修擬制九篇

曾鞏擬制四篇

卷十一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左傳季文子諫納莒僕之辭

魏碑諫伐戎之辭

蘧啓疆諫恥晉之辭

李斯諫逐客書

賈誼陳政事疏

論積貯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諫封淮南四子疏

諫放民私鑄疏

賈山至言

晁錯言兵事書

論貴粟疏

論守邊備塞書

論募民徙塞下書

鄒陽諫吳王書

獄中上梁王書

司馬相如諫獵書

嚴安言世務書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對賢良策二

對賢良策三

卷十二

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上德綬刑書

賈捐之罷珠匡對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屯田奏三首

劉向條災異封事

論甘延壽等疏

論起昌陵疏

諫外家封事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論治性正家疏

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賈讓治河議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劉歆毀廟議

樊準與修儒學疏

劉陶上桓帝書

改鑄大錢議

諸葛亮出師表

高堂隆諫明帝疏

劉琨勸進表

江式文字源流表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卷十三

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韓愈禘祫議

論佛骨表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蘇軾上皇帝書

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徐州上皇帝書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卷十四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呂相絕秦之辭

叔向詰子產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生遺蓋寬饒書

劉歆改讓太常博士書

馬援與楊廣書

朱浮與彭寵書

馮衍奏記鄧禹

李固與黃瓊書

孔融論盛孝章書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王粲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與吳質書

曹植與吳季重書

與楊德祖書

吳質答魏太子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答東阿王書

楊修答臨淄侯牋

薛綜與諸葛恪書

高崧爲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遺殷浩書

報殷浩書

與尙書僕射謝安書

誠謝萬書

與吏部郎謝萬書

廣謀贈劉琨書

劉琨答盧湛書

邱遲與陳伯之書

卷十五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尙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崔羣書

答崔立之書

答呂巖山人書

答李翊書

答劉正夫書

答尉遲生書

與馮宿論文書

答竇秀才書

與衛中行書

與孟東野書

答劉秀才論史書

上兵部李侍郎書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文墨事書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答王載言書

歐陽修與尹帥魯書

曾鞏謝杜相公書

蘇洵上韓樞密書

上歐陽內翰書

蘇軾答李鷹書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司馬諫議書

哀祭之屬

書金滕卅祝之辭

詩黃鳥

春秋衛太子蒯賸禱神之辭

宋玉招魂

景差大招

賈誼弔屈原賦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告謝毀廟文

張衡大司農鮑德詠

蔡邕擬遷都告廟文

漢昭烈帝成都即位告天文

曹植王仲宣詠

潘岳世祖武皇帝詠

楊荊州詠

楊仲武詠

夏侯常詩詠

馬汧督詠

袁永逝文

金鹿哀辭

陸機弔魏武帝文

陶潛自祭文

祭從弟敬遠文

顏延之陶徵士詠

陽給事祭

祭屈原文

謝惠連祭古冢文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齊高祖即位告天文

陸贄擬告謝吳大上帝卅文

擬告謝代宗廟文

韓愈祭田橫墓文

祭張員外文

祭柳子厚文

獨孤申叔哀辭

歐陽生哀辭

祭十二郎文

祭鄭夫人文

弔武王御所畫佛文

祭穆員外文

祭郴州李使君文

祭馬僕射文

祭張給事文

祭女祭女文

祭薛助教文

祭虞部張員外文

李翱祭韓侍郎文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祭尹師魯文

祭石曼卿文

祭蘇子美文

祭梅聖俞文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柳子玉文

蘇轍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王安石祭范穎州文

祭歐陽文忠公文

祭丁元珍學士文

祭王回深父文

祭高帥雄主簿文

祭曾博士易占文

祭李副省文

祭周幾道文

祭東向原道文

祭張安國檢正文

卷十七

傳誌之屬上編一

史記項羽本紀

蕭相國世家

曹相國世家

五宗世家

伯夷列傳

孟子荀卿列傳

廉頗藺相如列傳

田單列傳

平原君虞卿列傳

魏公子列傳

屈原賈生列傳

卷十八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傳附）

游俠列傳

漢書霍光傳

李廣蘇建傳

趙尹韓張兩王傳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詔令之屬

書甘誓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書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書牧誓

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 詔令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執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爾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遣，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茲宄于商邑。今予殲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貔，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書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剕，極黜，越茲麗刑並制，罔差有辭。民興胥漸，泯泯，斃斃，罔中于信，以」

覆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上帝監民，罔有馨香德刑，發聞惟腥。（以上，苗民作五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衆常錄寡無蓋。皇帝清問下民，錄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致祇德。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又于民衆，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以上，堯舜滅有苗制刑法。）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鑿。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矧，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以上，告典獄者以伯夷爲法，以苗民爲戒。）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動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尙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甯惟永！」（以上，言慎刑乃克有終。）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矯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以上，言五刑五罰五過之等差。）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之屬。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以上，專言罰之條理。）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實，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尙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書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以上，晉之先世，輔弼文武。）嗚呼！

閔予小子，嗣造天不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以上平王遭家難，無人匡扶。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擊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以上嘉文侯之功。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帥，甯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甯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以上賜賚。

書費誓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我並興。善敷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以上除戎器。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以上清道路。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以上嚴紀律。甲戌，我惟征徐，我峙乃糧，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葵，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以上芻糧壁壘。

書秦誓

公曰：「嗚呼！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我心

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以上自悔）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尙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尙有之，乞飭勇夫，射御不違，我尙不欲。惟截截善諂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以上悔疏老成，而親佞人。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邦之机隄，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尙一人之慶。」（以上言國以一人衰，以一人興）

左傳王子朝告諸侯之辭

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且爲後人之迷敗，傾覆而溺入于難，則振救之，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諸侯莫不並走其望，以祈王身。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至于幽王，天不弔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攜王奸命，諸侯替之而建王嗣，用遷鄭郟。則是兄弟之能用力於王室也。至于惠王，天不靖周，生頹禍心，施于叔帶，惠襄避難，越去王都。則有晉鄭威黜不端，以綏定王家。則是兄弟之能率先王之命也。（於上惠襄以前，皆藉諸侯靖難）在定王六年，秦人降妖曰：「周其有隳王，亦克能修其職。」諸侯服享二世，共職王室，其有

聞王位，諸侯不圖，而受其亂災。至于靈王，生而有靈，王甚神聖，無惡於諸侯。景王，克終其世。（以上靈景無恙，秦之妖言將踐。）今王室亂，單旗、劉狄剝亂天下，豈行不若，謂先王何常之有？唯余心所命，其誰敢討之？帥羣不弔之人，以行亂于王室，侵欲無厭，規求無度，貫濟鬼神，慢棄刑法，倍奸齊盟，傲很威儀，矯誣先王，晉爲不道，是攝是贊，思肆其罔極，茲不毅震盪播越，竄在荆蠻，未有攸底。若我一二兄弟，甥舅，順天法，無助狡猾，以從先王之命，毋速天罰，赦圖不穀，則所願也。敢盡布其復心，及先王之經，而諸侯實深圖之。（以上訴單旗及晉之咎。）昔先王之命曰：「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下。」王不立愛，公卿無私。古之制也。穆王及太子 壽，早夭，即世，單旗、劉費私立，少以聞先王，亦唯伯仲叔季圖之！

秦始卑初并天下議帝號令

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韓王納地效顰，請爲藩臣。已而倍約，則趙魏合從畔秦，故與兵誅之，虜其王，寡人以爲善。庶幾息兵，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與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自立爲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納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太子丹乃陰令刺荆爲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用后勝計，絕秦使，欲爲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以上滅六國。）寡

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後世。其議帝號。（以上議帝號。）

漢高帝求賢詔（十一年）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奉宗廟亡絕也，責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鬱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遺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癯病勿遣！

漢文帝賜南粵王趙佗書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意。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棄羣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醇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它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以上敘由代入即帝位。）乃者聞王遣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脩治先人家。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

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以上存省兄弟墳墓，勸令息兵。）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能擅變焉。吏曰：「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大；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棄前患，終今以來，通使如故。（以上，不貪其土地，勸去帝號。）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娛愛，存問鄰國。

漢文帝除誹謗法詔（二年）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詬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漢文帝除肉刑詔（十三年）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

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

漢文帝增祀無祈詔（十四年）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歷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媿。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以上，增祀。）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爲百姓，朕其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鄉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以上，無祈。）

漢文帝民食不足求言詔（後元年）

聞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費，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爲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漢文帝遺匈奴書（前六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康淺遺朕書云：「願寢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柔。」朕甚嘉之。此古聖王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厚，背約離弟之親

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如單于言，使者言單于自將并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給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四，赤緹綠繪各四十四匹，使中大夫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漢文帝遺匈奴書（後二年）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戶且渠雕渠難郎中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漂惡民會降其趣，背義絕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驩。然其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者日新，改作更始，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故詔吏遺單于橐橐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為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

不食言。單于留志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漢文帝策問賢良文學（十五年）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林。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從，並建豪英，以為官師，為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執天下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甯，四者之闕，悉陳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利。著之於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與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事。烏虜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漢景帝令二千石修職詔（後二年）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紅者也。農事傷，則飢之本也；女紅害，則寒之原也。夫飢寒並至，而能亡為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桑盛祭服，為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

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耆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僞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漢武帝議不舉孝廉者罪詔（元朔元年）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祿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內之士，臻於斯路，故族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稽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蒸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者罪。

漢武帝報李廣詔（元狩二年）

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師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

漢武帝封齊王策（元狩六年）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闕爲齊王。曰：「嗚呼！小子闕，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國家，封于東土，世爲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乃國，而害于爾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於北土，世爲漢藩輔。嗚呼！薰鬻氏虐老獸心，以奸巧邊。朕命將率，徂征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薰鬻徙域，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棄德，毋迺廢備，非教士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漢武帝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祇祇兢兢，迺惠迺順，毋桐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漢武帝策問賢良文學（元光五年）

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跂行喙息，咸得其宜，朕甚嘉之。今何道而

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燔，皆擐弓而馳，荷兵而走，流汗相屬，唯恐居後。觸白刃，冒流矢，議不旋踵，人懷怒心，如報私讎。彼豈樂死惡生，非編列之民，而與巴蜀異主哉！計深慮遠，急國家之難，而樂盡人臣之道也。故有剖符之封，析珪而爵，位爲通侯，處列東第。終則遺顯號於後世，傳土地於子孫，行事甚忠，敬居位甚安，逸名聲施於無窮，功烈著而不滅。是以賢人君子，肝腦塗中原，膏液潤野草，而不辭也。（以上邊郡之士，敵愾死難之賢。）今奉幣役至南夷，卽自賊殺，或亡逃抵誅，身死無名，謚爲至愚，恥及父母，爲天下笑！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此非獨行者之罪也。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寡廉鮮恥，而俗不長厚也。其被刑戮，不亦宜乎！（以上亡逃自殺者之愚。）陛下使使者有司之若彼，悼不肖愚民之如此，故遣信使曉諭百姓，以發卒之事，因數之以不忠死亡之罪，讓三老孝悌，以不教誨之過，方今田時，重煩百姓，已親見近縣，恐遠所谿谷山澤之民，不徧聞檄到，亟下縣道，使咸喻陛下之意，無忽！

司馬相如雜劉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代紛紜，湛恩汪濊，羣生嚮濡，洋溢乎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冉從，馳定笮存邛，略斯榆，舉苞涪，結軌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驅靡勿絕而已。今罷三郡之士，

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贖。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以上蜀大夫疑招西夷之非。）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觀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汜濫衍溢，民人升降，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堙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甯。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駘胝無胈，膚不生毛，故休烈顯乎無窮，稱泮乎于茲。（以上舉禹以證非常之功。）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委瑣踴躍，拘文牽俗，循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騫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日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以上言賢君規模宏大。）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遼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迹罕至，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

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為遺己！」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戾夫為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以上言異域慕漢向化。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使以誦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微胖柯，鑿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越不閉，忽爽闇昧，得耀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以上言開西夷事不可已。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減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鸞鶴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喟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做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王尊敕掾功曹教

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闔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

之心，貪污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永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

漢光武帝賜鄧融璽書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績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薦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漢光武報臧宮馬武詔（二十七年）

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彊。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彊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政多忠臣，勞政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顛隕。」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恆多失實。詳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

願苟非其時，不如息人。

班彪擬答北匈奴詔：

單于不忘漢恩，追念先祖舊約，欲修和親，以輔身安國。計議甚高，為單于嘉之。往者匈奴數有乖亂，呼韓邪支自相離隙，並蒙孝宣帝垂恩救護。故各遣侍子，稱藩保塞。其後支忿戾，自絕皇澤，而呼韓附親，忠孝彌著。及漢滅支，遂保國傳嗣，子孫相繼。今南單于攜衆向南，款塞歸命。自以呼韓嫡長，次第當立。而侵奪失職，猜疑相背。數請兵將，歸掃北庭。策謀紛紜，無所不至。惟念斯言不可獨聽，又以北單于比年貢獻，欲修和親，故拒而未許。將以成單于忠孝之義。漢秉威信，總率萬國。日月所照，皆為臣妾。殊俗百蠻，義無親疏，服順者褒賞，畔逆者誅罰。善惡之效，呼韓支是也。今單于欲修和親，款誠已達，何嫌而欲率西域諸國俱來獻見？西域國屬匈奴，與屬漢何異？單于數連兵亂，國內虛耗，貢物裁以通禮，何必獻馬？今齋雜繪五百匹，弓韃韞丸一矢四發，遺遺單于。又賜獻馬左骨都侯右谷蠡王雜繪各四百匹，斬馬劍各一。單于前言先帝時所賜呼韓邪等瑟空侯皆敗，願復裁賜。念單于國尚未安，方厲武節，以戰攻為務。孳瑟之用，不如良弓利劍，故未以齋朕不愛小物於單于，便宜所欲，遣驛以聞。

漢明帝即位詔：

予末小子，奉承聖業。夙夜震畏，不敢荒甯。先帝受命中興，德侔帝王，協和萬邦，假於上下。懷柔百神，惠於鰥寡。朕承大運，繼體

守文。不知稼穡之艱難，懼有廢失。聖恩遺戒，顧重天下。以元元為首，公卿百僚，將何以輔朕不逮，其賜天下男子爵人二級，三老孝悌力田人三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產。同產子及流人無名數，欲自占者，人一級。鰥寡孤獨，篤癯粟人十斛。其施刑及郡國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繫者，悉免其刑。又邊人遭亂，為內郡人妻，在己卯赦前一切遣還邊，恣其所樂。中二千石下至黃綬，貶秩贖論者，悉皆復秩還贖。方今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賞賴有德，左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並可以受六尺之託。降大節而不撓，其以禹為大傅，蒼為驃騎將軍。太尉憲告讒南郊，司徒詎奉安梓宮，司空魴將校復土。其封憲為節鄉侯，詎為安鄉侯，魴為揚邑侯。

漢明帝祀光武皇帝於明堂詔：（永平二年）

今令月吉日，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以配五帝。禮備法物，樂和八音。詠祉福，舞功德，其班時令，敕羣后，事畢，升靈臺，望元氣，吹時律，觀物變，羣僚藩輔，宗室子孫，衆郡奉計，百蠻貢職，烏桓濊貊，咸來助祭。單于侍子骨都侯，亦皆陪位，斯固聖祖功德之所致也。朕以闕陋，奉承大業，親執主璧，恭祀天地，仰惟先帝受命中興，撥亂反正，以甯天下。封泰山，建明堂，立辟雍，起靈臺，恢宏大道，被之八極，而膺子無成康之質，羣臣無呂且之謀。盥洗進爵，蹶躅惟慚。素性頑鄙，臨事益懼，故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其令天下自殊

死已下謀反大道皆赦除之百僚帥尹其勉修厥職順行時令敬若昊天以綏兆人

漢帝辟雍行養老禮詔（永平二年）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今月元日復辟雍尊事三老兄事五更安車輶輪供綏執投侯王設醬公卿饌珍朕親袒割執爵而酌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八佾具修華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自乘詩刺彼己永念慚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明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酬其賜榮爵闕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耆耄恤幼孤惠錄寡稱朕意焉

漢明帝申明科禁詔（永平十二年）

昔曾閔奉親竭歡致養仲尼葬子有棺無槨喪貴致哀禮存甯儉今百姓送終之制競為奢靡生者無擔石之儲而財力盡於墳土伏臘無糟糠而牲牢兼於一奠醜破積世之業以供終朝之費子孫飢寒絕命於此豈祖考之意哉又車服制度恣極耳目田荒不耕游食者衆有司其申明科禁宜於今者宣下郡國

漢帝塞汴渠詔（永平十三年）

自汴渠決敗六十餘歲加頃年以來雨水不時汴流東侵日日益甚水門故處皆在河中溝澆廣溢莫測圻岸蕩蕩極望不知

綱紀今竟豫之人多被水患乃云縣官不先人急好興它役又或以爲河流入汴幽冀蒙利故曰左隄攬則右隄傷左右俱攬則下方傷宜任水執所之使人隨高而處公家息墮塞之費百姓無陷溺之患議者不同南北異論朕不知所從久而不決今既築隄理渠絕水立門河汴分流復其舊迹崑邱之北漸就壤墳故薦嘉玉絜牲以禮河神東過洛函歎禹之績今五土之宜反其正色濱渠下田賦與貧人無今豪右得固其利庶繼世宗瓠子之作

漢章帝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詔（建初元年）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甯而災異仍見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邇舉乖實俗吏傷人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小以得人爲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同眞偽茂才孝廉或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剛畝不繫閭閻敷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漢章帝禘祭詔（建初七年）

祖考來假明哲之祀予末小子質又菲薄仰惟先帝烝烝之情前修禘祭以盡孝敬朕得識昭穆之序寄遠祖之思今年大禮復舉加以先帝之坐悲傷感懷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雖祭亡知

而空虛不知所裁。庶或鑿之，豈亡克慎肅雅之臣，辟公之相，皆助朕之依依！今賜公錢四十萬，卿半之，及百官執事各有差。

漢章帝詔三公（元和二年）

方春生養，萬物萃甲，宜助萌陽，以育時物。其令有司，罪類殊死，且勿案驗，及吏人條書相告，不得聽受。冀息事甯人，敬奉天氣。立秋如故。夫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悅耳，論之陰陽，則傷化。朕其厭之甚苦！安靜之吏，惴惴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聞敕二千石，各尚寬明。而今富姦行賂於下，貪吏枉法於上，使有罪不論，而無過被刑，甚大逆也。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吾詔書數下，冠蓋接道，而吏不加理，人或失職，其咎安在？勉思舊令，稱朕意焉。

漢和帝恤民詔（元年十二年）

比年不登，百姓虛價。京師去冬無宿雪，今春無澍雨，黎民流離，困於道路。朕痛心疾首，靡知所濟。瞻仰昊天，何辜今人？三公朕之腹心，而未獲承天安民之策。數詔有司，務擇良吏，今猶不改，競爲苛暴，侵愁小民，以求虛名。委任下吏，假執行邪。是以令下而姦生，禁至而詐起。巧法析律，飾文增罪。貨行於言，舉成乎手。朕甚病焉。公卿不思，助明好惡，將何以救其咎？罰既至，復令災及小民。若上下同心，庶或有變。

馬援誠兄子書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安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褵，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李杜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救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鄭玄戒子書

吾家舊貧，不爲父母昆弟所容。去廩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兗豫之域，獲親乎在位通人，與逸大儒，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授焉。家博稽六藝，粗覽傳記，時親祕書，緯術之奧。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播殖，以娛朝夕。（以上游歷學業）遇闕尹擅執，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爲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聞命罔從，而黃巾爲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以上出處歲年）宿素衰落，仍有失諫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閒居以安。

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以上傳家。）咨爾榮榮一夫，曾無同生相依。其勸求君子之道，研讀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可不深念邪！（以上教誡。）吾雖無絳冕之緒，頗有讓爵之高。自樂以論贊之功，庶不遺後人之羞。末所憤憤者，徒以亡親墳壟未成，所好羣書率皆腐敝，不得於禮堂寫定，傳與其人。日西方暮，其可圖乎？（以上自述，志事未竟。）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尙令吾寡憾。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

蜀漢後主策丞相諸葛亮詔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常數也。是以湯武修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中微，網漏凶惡。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殘剝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不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器，更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則我帝命隕越於下。（以上數曹氏之惡。）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於地。萬國未靜，早世遐殂。（以上述先主功緒。）朕以幼沖，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

濟，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方任能，以參其聽。斷私降意，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不復隕喪。斯所謂不然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宏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託以天下，以助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襲行天伐。除患甯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以上後主嗣位，諸葛專征。）昔項籍總一疆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傲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必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遺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帥貞勢并，必無敵矣。（以上言以順討逆，兵勢甚盛。）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旂靡首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限。及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以上赦降弔民。）

諸葛亮與羣下教

夫參署者，集衆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敝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

陳琳爲袁紹檄豫州

左將軍，領豫州刺史，郡國相守，蓋開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是以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立非常之功。夫非常者，故非常人所擬也。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權，威福由己。時人迫脅，莫敢正言，終有望夷之敗，祖宗焚滅，污辱至今，永爲世鑒。及臻呂后季年，產祿專政，內兼二軍，外統梁趙，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兵奮怒，誅夷逆暴，尊立太宗，故能王道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以上言大臣立權以珍逆亂。）司空曹操，祖父中常侍騰，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匄攜養，因賊假位，與金犖、擊、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懿德，標狡鋒協，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掃餘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收羅英雄，棄瑕取用。故遂與操同路合謀，授以裨師，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略，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銳，修完補輯，表行東郡，領兗州刺史，被以虎文，獎蹙威柄。冀獲秦師

一刺之報，而操遂承資跋扈，肆行凶惡。割剝元元，殘賢善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偉，天下知名，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首被梟懸之誅，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地奪於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強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起征。金鼓響振，布衆奔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位。則幕府無德於兗土之民，而有大道於操也。（以上言紹初與操合謀。）後會鸞駕反旆，羣虜寇攻。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勣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翊衛幼主。操便放志專行，奢遷當御省禁，卑侮王室，敗法亂紀，坐領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由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受顯誅，腹議者蒙隱戮。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尙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典歷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緣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參并，五毒備至。觸情任志，不顧憲網。又議郎趙彥，忠諫直言，義有可納。是以聖朝含聽，改容加飾。操欲迷奪時明，杜絕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以上言操專制朝政，誅戮忠良。）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墳陵尊顯。桑梓松柏，猶宜肅恭。而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掠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操又特置發邱中郎將，摸金校尉，所過墮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位，而行桀虜之態，污國虐民，毒施人鬼。加其細政苛慘，科防互設，營繳充蹊，坑穿塞路。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陷。是以兗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載籍，無道

之臣，貪殘酷烈，於操爲甚。（以上言操發掘墳墓，及諸虐政。）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緒含容，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摧棟梁，孤弱漢室。除滅忠正，專爲梟雄。往者伐鼓北征，公孫瓚，強寇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外助王師，內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其行人被露，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爾乃大軍過蕩，西山屠各，左校皆束手奉質，爭爲前登。犬羊殘醜，消淪山谷。於是操帥震懼，晨夜遁遁。屯據敖倉，阻河爲固。欲以蟾蜍之斧，禦隆車之隱。暮春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黃育獲之士，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黃河，而角其前。荊州下宛葉，而驚其後。雷震虎步，並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炳飛蓬，覆滄海以沃燧炭。有何不滅者哉！（以上言操與紹相拒。）又操軍吏士，其可戰者皆出自幽冀，或故營部曲，咸怨曠思歸，流涕北顧。其餘兗豫之民，及呂布張揚之遺衆，覆亡迫脅，權時苟從。各被創夷，人爲驩敵。若迴旆方徂，登高岡而擊鼓吹，揚素揮以啓降路。必土崩瓦解，不俟血刃。（以上言操軍心易離。）方今漢空陵遲，綱維絕。聖朝無一介之輔，股肱無折衝之勢。方畿之內，簡練之臣，皆垂頭搨翼，莫可憑恃。雖有忠之佐，脅於暴虐之臣，焉能展其節？又持節部曲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託宿衛，內實拘執。懼其篡逆之萌，因斯而作。此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可不勸哉！（以上勸人以忠義。）操又矯命稱制，遣使發兵。恐邊遠州郡過聽，而給與強寇

弱主，違衆旅叛，舉以喪名，爲天下笑！則明哲不取也。即日幽并青冀四州並進，書到荊州，便勒見兵。與建忠將軍協同聲勢，州郡各整戎馬，羅落境界，舉帥揚威，並匡社稷。則非常之功，於是乎著。其得操首者，封五千戶侯，賞錢五千萬。部曲偏裨將校，諸吏降者，勿有所問。廣宣恩信，班揚符賞，布告天下，咸使知聖朝有拘留之難。如律令。

陳琳檄吳將校部曲文：

年月朔日，子尚書令或告江東諸將校部曲，及權宗親中外。蓋聞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夫見幾可作，不處凶危，上聖之明也。臨事制變，困而能通，智者之慮也。漸潛荒沈，往而不反，下愚之蔽也。是以大雅君子，於安思危，以遠咎悔；小人臨禍懷佚，以待死亡。二者之量，不亦殊乎！（以上泛言見幾遠害。）梓權小子，未辨菽麥，要領不足以膏齊斧，名字不足以滂簡書。譬猶鷄卵，始生翰毛，而便陸梁。肆詭行吠，主謂爲舟楫，足以距皇威。江湖可以逃靈，誅不知天網設張，以在綱目。鑿鑿之魚，期於消爛也。若使水而可恃，則洞庭三苗之墟，子陽西荊門之寇，朝鮮之壘，不刊南越之旌，不拔昔夫差承闔閭之遠迹，用申胥之訓兵，棲越稽，可謂強矣。及其抗衡上國，與晉爭長，郟城屠於句踐，武卒散於黃池，終於覆滅，一幣越軍。及吳王濞，驕恣屈強，猖獗始亂。自以兵強國富，勢陵京城。太尉帥師南下，禁陽，則七國之軍瓦解冰泮。讎之罵言未絕於口，而丹徒之刃以陷其胸。何則？天威不可當，而悖逆之罪重。

中東西懸隔，合肥遺守，不滿五千。權親以數萬之衆，破敗奔走。今乃欲當禦雷寇，難以冀矣。夫天道助順，人道助信，事上之謂義，親之謂仁。盛孝章君也，而權誅之。孫輔兄也，而權殺之。賊義殘仁，莫斯爲甚。乃神靈之遣罪，下民所同驩。辜讎之人，謂之凶賊。是故伊摯去夏，不爲傷德；飛廉死紂，不可謂賢。何者？去就之道，各有宜也。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多在載籍。近魏叔英、秀、出、高、峙，著名海內。虞文、繡、砥、礪、潛、節，耽學好古。周奉明、當世、萬彥、德行、修明，皆宜膺受多福，保父子孫。而周盛門戶，無辜被戮，遺類流離，湮沒林莽。言之可爲愴然。聞魏周榮、虞仲翔、各紹堂構，能負析薪。及吳諸顧、陸、舊族長者，世有高位，當報漢德，顯祖揚名。及諸校孫、權、婚、親，皆我國家良寶利器，而並見驅逐，雨絕於天。有斧無柯，何以自濟。相隨顛沒，不亦哀乎？（以上歷舉江東舊德名臣）蓋鳳鳴高岡，以遠矚維賢聖之德也。鸛鳴之鳥，巢於葦菖，菖折子破，下愚之惑也。今江東之地，無異葦菖，諸賢處之，信亦危矣。聖朝開弘曠蕩，重惜民命，誅在一人，與衆無忌。故設非常之賞，以待非常之功。乃霸夫烈士奮命之良時也，可不勉乎？若能翻然大舉，建立元勳，以應顯祿，福之上也。如其未能，策量大小，以存易亡。其次也。夫係蹠在足，則猛虎絕其蟠；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何則？以其所全者重，以其所棄者輕。若乃樂禍懷甯，迷而忘復，闡大雅之所保，背先賢之去就。忽朝陽之安，甘折菖之末，日忘一日，以至覆沒。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救之，亦無及已。故令往購募，府賞科條如左。

檄到詳思至言，如詔律令。

魏明帝賜彭城王據璽書：

制詔彭城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寶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近署，踰修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慙然，不甯於心。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日陳於前，勸誦不輟於側。加雅素奉修，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悟，以斯爲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嘗慮所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爲塞者而通之，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爲尤者而修之，則行全矣。三者王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有王削縣二千戶，以彰八柄與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率意無怠！

曹植上國中令（黃初六年）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司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貶富而不悛，寵至不驕者，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爲戚，何者？將恐簡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靡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以金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衆之難，記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鍾會徵蜀文

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崩。生民之命，幾於泯滅。我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志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為隳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靈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諸軍五道並進。古之行軍，以仁為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衡命，攝統戎車。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一朝之志。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新野，困躡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計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又清，方內無事，蓄力待時，併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禦天下之師。段谷侯和沮傷之氣，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已來，曾無甯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共親見。蜀侯見禽於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君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規福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為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鳩毒，懷祿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

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殺。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驪賊，還爲戎首。咨困僞禽，獲欽二千，澤降，皆將軍封侯，咨豫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上寵。沈巴蜀賢智，見幾而作者哉？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迹微子之蹤，捐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樂業。農不易畝，市中迴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計，豈不美與？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一放，玉石俱碎。雖欲悔之，亦無及也。各具宣布，咸使知聞！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苞曰：蓋聞「見幾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衡鑿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膺期，征討暴亂，克甯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隩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以上魏宅中士。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陵險遠，購武器械，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陵轢

沙漢，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帥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梓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迹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魏繩蕩蕩，想所具聞。以上征遼東。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于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幾。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帥同心，上下用力。陵威奮伐，宋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十。帥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虜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帥也。以上平蜀。又南中呂興，深親天命。蟬蛻內向，願為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兼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備又益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濟決河洛，則百川流通。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割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以上陳兵勢盛。之然主上眷眷未

便電邁者，以為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曠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詐江表，求為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刑揚兗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育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愈附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石苞白。以上勸降。

傅亮為宋公修張良廟教

網紀夫盛德不泯，義存祀典。微管之數，撫事彌深。張子房道亞黃中，照鄰殆庶。風雲元感，蔚為帝師。夷項定漢，大拯橫流。固已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默之際，宥然難究。淵流浩養，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頓，遺象陳昧。撫迹懷人，永歎實深。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游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擬之若人，亦足以云。可改構棟宇，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主者施行。

宋文帝誡江夏王荊州刺史義恭書

天下艱難，家國事重。雖曰守成，實亦未易。隆替安危，在吾曹

耳豈可不感尋王業大懼負荷汝性褊急志之所滯其欲必行意所不存從物回改此最弊事宜念裁抑衛青遇士大夫以體與小人有恩西門安于矯性齊美關羽張飛任偏同弊行已舉事深宜鑒此若事異今日嗣子幼蒙司徒當周公之事不可不盡祇順之理爾時天下安危決汝二人耳汝一月自用錢不可過三十萬若能省此益美西楚府舍略所諳究計當不須改作日求新異凡訊獄多決當時難可逆慮此實爲難至訊日虛懷博盡憤無以喜怒加人能擇善者而從之美自歸己不可專意自決以矜獨斷之明也名器深宜慎惜不可妄以假人昵近爵賜尤應裁量吾於左右雖爲少恩如聞外論不以爲非也以貴凌物物不服以威加人人不厭此易達事耳聲樂嬉遊不宜令過蒲酒魚獵一切勿爲供用奉身皆有節度奇服異器不宜與長又宜數引見佐史相見不數則彼我不親不親無因得盡人情不盡復何由知衆事也

陸贄擬奉天改元大赦制

門下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構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徵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庇人致俗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泊億兆之衆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於人澤垂於後肆予小子獲纘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於深宮之中暗於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戍之勞苦澤靡下

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昧省已遂用興戎徵帥四方轉餉千里賦車籍馬遠近騷然行齋居送衆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冑祀奠乏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疲毗空於杼軸轉死溝壑誰去鄉閭邑里邱墟人煙亂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馴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釁肆逆滔天會莫愧畏敢行陵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於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視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墜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以上引咎自責）朕晨興夕惕惟念前非乃者公卿百寮累抗章疏猥以徵號加於朕躬固辭不獲俯遂輿議昨因內省良用矍然體陰陽不測之謂神與天地合德之謂聖顧惟淺昧非所宜當文者所以成化武者所以定亂今化之不被亂是用興豈可更徇羣情苟膺虛美重余不德祇益懷慚自今以後中外所上書奏不得更稱聖神文武之號（以上謝絕徵號）夫人情不常繫於時化天道既隱亂獄滋豐朕既不能宏德導人又不能一法齊衆苟設密網以羅非辜爲之父母實增愧悼今上元統歷獻歲發生宜革紀年之號式敷在宥之澤與人更始以答天休可大赦天下改建中五年爲興元元年自正月一日味爽以前大辟罪以下罪無輕重咸赦除之（以上赦民之罪）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等有以忠勞任膺將相有以勳舊繼守藩維朕撫馭乖方信誠靡著致令疑懼不自

保安。兵興累年，海內騷擾，皆由上失其道，下罹其災。朕實不君，人則何罪！屈已宏物，予何愛焉！庶博引慝之誠，以洽好生之德。其李希烈、田悅、王武俊、李納及所管將士官吏等，一切並與洗滌，各復爵位，待之如初。仍即遣使分道宣諭。朱滔雖與賊泚連坐，路遠未必同謀。朕方推以至誠，務欲宏貸。如能效順，亦與惟新。其河南北諸軍兵馬，並宜各於本道自固封疆，勿相侵軼。（以上赦李田等叛將）朱泚大為不道，棄義蔑恩，反易天常，盜竊名器，暴犯陵寢，所不忍言。獲罪祖宗，朕不敢赦。其應被朱泚脅從將士官吏百姓及諸色人等，有遭其扇誘，有迫以兇威，苟能自新，理可矜宥。但官軍未到京城以前，能去逆效順及散歸本道者，並從赦例原免，一切不問。（以上不赦朱泚而赦其部下）天下左降官，即與量移近處，已量移者更與量移。流人配隸及藩鎮效力，並緣罪犯與諸使驅使官，兼別敕諸州縣安置。及得罪人家口未得歸者，一切放還。應先有痕累禁錮，及反逆緣坐，承前恩赦所不該者，並宜洗雪。亡官失爵，放歸勿齒者，量加收斂。人之行業，或未必兼。禱大廈者方集於羣材，建奇功者不限於常檢。苟在適用，則無棄人。況黜免之人，沈鬱既久，朝過夕改，仁何遠哉！流移降黜，亡官失爵，配隸人等，有材能著聞者，特加錄用，勿拘常例。（以上前洗有罪職官，仍與錄用）諸軍使諸道赴奉天及進收京城將士等，或百戰摧敵，或萬里勤王，扞固全城，驅除大惡。濟危難者其節著，復社稷者其業崇。我圖爾功，特加彝典。錫名疇賦，永永無窮。宜並賜名。奉天

定難功臣，身有過犯，遞減罪三等；子孫有過犯，遞減罪二等。當戶應有差科使役，一切蠲免。其功臣已後雖衰老疾患，不任軍旅，當分糧賜，並宜全給。身死之後，十年內仍回給家口。其有貧實封者，子孫相繼，代代無絕。其餘敘錄及功賞條件，待收京日，並準去年十月十七日十一月十四日敕處分。（以上敘錄奉天定難功臣）諸道諸軍將士等，久勤扞禦，累著功勳。方鎮克甯，惟爾之力。其應在行營者，並超三資與官，仍賜勳五轉。不離鎮者，依資與官，賜勳三轉。其累加勳爵，仍許回授周親。內外文武官三品已上，賜爵一級；四品已下，各加一階。仍並賜勳兩轉。（以上敘錄各方鎮）見危致命，先哲攸貴。掩骼瘞傷，禮典所先。雖效用而或殊，在惻隱而何聞！諸道將士有死王事者，各委所在州縣給遞送歸本營，官為葬祭。其有因戰陣殺戮，及擒獲伏辜，暴骨原野者，亦委在逐近便收葬。應緣流貶及犯罪未葬者，並許其家各據本官品以禮收葬。（以上收葬死事者）自頃軍旅所給，賦役繁興，吏因為姦，人不堪命。咨嗟怨苦，道路無聊。汙可小康，與之休息。其墾陌及稅閒架，竹木茶漆權鐵等，諸色名目，悉宜停罷。京畿之內，屬此寇戎。攻劫焚燒，靡有甯室。王師仰給，人以重勞。特宜減放今年夏稅之半。朕以兇醜犯闕，遽用於征。爰度近郊，息駕茲邑。軍儲克辦，師旅攸甯。式當褰旌，以志吾過。其奉天宜升為赤縣，百姓並給復五年。（以上減放賦稅及奉天給復）尚德者教化之所先，求賢者邦家之大本。永言茲道，夢想勞懷。而澆薄之風，趨競不息。幽棲

之士，寂寞無聞。蓋誠所未孚，故求之未至。天下有隱居行義，才德高遠，晦迹邱園，不求聞達者，委所在長吏，且姓名聞奏，當備禮邀致。諸色人中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及博通墳典，達於教化，并洞識艱鈐，堪任將帥者，委常參官及所在長吏聞薦。天下孤老，鰥寡，惻獨不能自活者，並委州縣長吏量事優恤。其有年九十以上者，刺史縣令就門存問。義夫節婦，孝子順孫，旌表門閭，終身勿事。（以上薦達賢才，旌卹民間。）大兵之後，內外耗竭，貶食省用，宜自朕躬，當節乘輿之服御，絕宮室之華飾，率己師儉，爲天下先。諸道貢獻，自非供宗廟軍國之用，一切並停。應內外官有冗員，及百司有不急之費，委中書門下即商量條件，停減聞奏。（以上停減用度。）布澤行賞，仰惟舊章。今以餘孽未平，帑藏空竭，有乖慶賜，深愧於懷！赦書有所未該者，委所司類例條件聞奏。敢以赦前事相言告者，以其罪罪之！亡命山澤，挾藏軍器，百日不首，復罪如初。赦書日行五百里，布告遐邇，咸使聞知。

陸贄擬議減鹽價詔

三代立制，山澤不禁，天地材利，與人共之。王道寢微，強霸爭鶩。於是設祈望之守，興權管之法，以佐兵賦，以寬地征。公私之間，猶謂兼澤，歷代遵用，遂爲典常。自頃寇難若興，已三十載，服干櫓者，農耕盡廢，居里閭者，杼軸其空。革車方殷，軍食屢調。人多轉徙，田畝汗萊，乃專煮海之利，以爲贍國之術。度其所入，歲倍田租。近者軍費日增，權價日重，至有以穀一斗易鹽一升，本末相踰，科條

益峻。念彼貧賈，何能自滋？五味失和，百疾生害。以茲天弊，實爲痛傷。嗚呼！朕丕承列聖之緒，遐覽前王之典，既不克靜事以息用，又不獲弛禁以使人，征利滋深，疲疢至困，予則不恤，其誰省憂？應江淮并峽內權鹽，宜令中書門下及度支商議裁減估價，兼釐革利害，速具條件聞奏，削去苛刻，止塞姦訛，務於利人，必稱朕意。

韓愈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於庶人，龜筮考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者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書與易春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二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之？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者，願承教焉！」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三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可見矣。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抑其道深微不可究與，將其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無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宋魯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二霸，宋魯之君不賢乎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揚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辭而闢之，則既廓如也。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其守者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救之乎？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為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當周之衰，管夷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為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己乎？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強，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下為秦。使天下為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羞言管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於舊說。」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今將自州縣始，請各誦所懷，聊

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友者為誰乎？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為也。」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於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鐸銖，讀其書亦皆有人焉。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為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勳力進者，又有倍於是。其為門戶多矣，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於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之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潛龍勿用」；在三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為健乎？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為易矣，坤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為簡乎？易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

問：「人之仰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愁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則曰：『慎五典。』又曰：『敍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上帝，禮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五色，出納五言。』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樂於萇，弘是也。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問：「食粟衣帛，服仁行義，以嫉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母之於子，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不然則說神仙者妄矣。」

韓愈祭鱷魚文

維年月日，潮州刺史韓愈，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豬一，投惡谿之潭水，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澤，罔繩獨刃，以除蟲蛇惡物爲民害者，驅而出之四海之外。及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汨漢之間，尙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況潮嶺海之間，去京師萬里哉。鱷魚之涵流卵育於此，亦固其所。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皆撫而有之。況禹迹所掩，揚州之近地，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刺史雜處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守此土，治此民，而鱷魚蹀然不安谿潭，據處食民畜，熊羆麋鹿，以肥其身，以種其子孫，與刺史抗拒，爭爲長雄。刺史雖駑弱，亦安肯爲鱷魚低首下心，佞佞視視，爲民吏羞，以偷活於此邪？且承天子命以來爲吏，固其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之州，大海在其南，鯨鵬之大，蝦蟹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於海，以避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是

不有刺史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其頑不靈，刺史雖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做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不徒以避之，與其頑不靈而為民物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歐陽修擬制九篇

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敕：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諸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則無以得士心。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算。頃自兵宿於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過也。苟其能者，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於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願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杜錢可節尉寺丞制：

敕：朕撫有萬國，官羣材不敢專用，獨見以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錢，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為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為舉者之累。可！

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敕：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

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沈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推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非爾志，干譽而進不可為。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郭固可甯州軍事推官制

敕：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趨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嘉氏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將觀汝用。可！

李仲昌可大理寺丞，兼潤州判官公事制：

敕：具官李仲昌，羣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為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為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愼，肅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尚勉哉！以稱茲舉。可！

郭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敕：郭元亨，繼絕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為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

一失焉，下則重困。邈茲南海，爾蒞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說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孫儼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敕：具官孫儼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而法者爲吏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蒞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敍遷，勉用爾學可！

會鞏擬制四篇

賈昌衡知鄧州制

敕：聖舊俗者，稱南陽之民，夸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尙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茲用考擇，往分彼土。蓋穰清之間，雖俗雜難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迹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尙思繼於前人，其往懋哉！無朕命可！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敕：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而家居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爲仙。今大江之西，實存廟像，禱祠輒

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茲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恩可！

王中正種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衆，屬爾等以伐羌，固將舉其巢穴，非徒卻虜收並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東繇綏德回遠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奮擊以殲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禮寬恩，尙思報稱可！

張均州制

嶺之西南，桂爲劇部。外有溪居海聚之民，壤錯內屬，拊巡墳守，詎可屬非其人。爾比選於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齊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繹騷，自干邦憲，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思省可！

欲解決考試問題請備

百科常識問答

教育界鉅子專著

高小初中高中學生

自修投考必需

本社鑒於學校科目之浩繁。學者每週僅憑數小時之講授。不易領悟。故特結合現代教育界鉅子百餘人。各將其專門研究之科目。用問答體裁輯為百科常識問答一書。刪繁攝要。解答明哲。并附中外五彩地圖二幅。不僅足供中小等學校學生自修參考。或準備考試之用。且堪作學校教科科本之需要。故另備單行本分十七科為十七種。以便學者。自由採擇。十七種書名如下。

(全三巨册) (實洋一元二角)

總發行所

東方文學社

分發行所

上海溫州路三祝里

黨義	問答	唐守常著	定價一角五分
國學	問答	謝章鈞著	定價二角
中國歷史	問答	王純甫著	定價二角
世界歷史	問答	潘之寶著	定價二角
世界歷史	問答	車曾訓著	定價三角五分
中國歷史	問答	洪懋熙著	定價三角
世界地理	問答	李長傳著	定價三角
動物	問答	劉慶萱著	定價一角五分
植物	問答	劉慶萱著	定價二角
生理衛生	問答	徐養頤著	定價一角
礦物	問答	劉慶萱著	定價一角
物理	問答	夏珩藝著	定價一角五分
數學	問答	夏珩藝著	定價一角五分
算術	問答	王震保著	定價三角
代數	問答	蔡斌著	定價四角
幾何	問答	王震保著	定價一角五分
三	問答	蔡斌著	定價一角
英文法	問答	周海樓著	定價四角

各省大東書局及各埠大書店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一

湘鄉曾國藩纂

奏議之屬一

書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先和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以上言無逸貴知艱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甯，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乃雍，不敢荒甯，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以上殷三宗及後王)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

合肥李鴻章校彙

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以上周文王)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調，非天攸若。』」(以上周文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嗣王，」(以上周文王)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以上言宜聽訓誠，不可變舊法)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尤若時，不啻不敢含怒。』此厥不聽，人乃或譴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以上言怨謗者可傲不可怒)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左傳季文子諫納葛僕之辭

葛紀公生太子僕，又生季佗。愛季佗而黜僕，且多行無

禮於國。僕因國人以獄紀公。以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公問其故？

季文子使大史克對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

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隊。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先君周公制周禮，曰：「則以觀德，德以處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毀則為賊，掩賊為藏，竊賄為盜，盜器為姦，主藏之名，賴姦之用，為大凶德，有常無赦，在九刑不忘。」行父還觀萬僕，莫可則也。孝敬忠信為吉德，盜賊藏姦為凶德。夫莒僕則其孝敬，則弑君父矣，則其忠信，則竊寶玉矣，其人則盜賊也，其器則姦兆也，保而利之，則主藏也。以訓則昏民，則焉不度於善，而皆在於凶德，是以去之。（以上數莒僕之凶德。）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蒼舒、隕、啟、檮、戴、大臨、荝、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翳、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忠肅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濟其美，不隕其名。以至於堯，堯不能舉，舜臣堯，舉八愷，使主后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地平天成。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內平外成。（以上舜舉十六相。）昔帝鴻氏有不才子，掩義隱賊，好行凶德，醜類惡物，頑嚚不友，是與比周天下之民，謂之「渾敦」。少皞氏有不才子，毀信廢忠，崇飾惡

言，靖譖庸回，服讒蒐慝，以誣盛德，天下之民謂之「窮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語言，告之則頑，舍之則匿，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嚚杌」。此三族也，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以至於堯，堯不能去。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冒于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賈，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謂之「饕餮」。舜臣堯，賓于四門，流四凶族，渾敦窮奇，嚚杌饕餮，投諸四裔，以禦魘魅。（以上舜去四凶。）是以堯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為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故虞書數舜之功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無違教也。」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序，無廢事也。」曰：「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無凶人也。」舜有大功，二十而為天子。今行父雖未獲一吉人，去一凶矣，於舜之功，二十之一也，庶幾免於戾乎？」

左傳魏 諫伐戎之辭

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以請和諸戎。晉侯曰：「戎狄無親而貪，不如伐之。」

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將親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我禽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以上言不可獲戎失華。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羿何如？」對曰：「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日鉅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于原獸，棄武羅伯，因熊髡，龍圍，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於秦而穆公用之，并國三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據成皋之險，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于秦哉！向使四君卻客而不納，疏士而不與，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強大之名也。以上言秦之先四君皆賴客之功。今陛下致崑山之玉，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劍，乘纖離之馬，建翠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馱騾，不實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之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于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阿綉之衣，錦繡之飾，不進于前，而隨俗雅化，佳治窈窕，趙女不立于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鳴鳴，快耳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韶虞武象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民人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以上

言色樂珠玉，不必秦產。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者

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于秦，可寶者多；士不產于秦，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于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以上言不宜逐客，以資敵國。

賈誼陳政事疏

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壹令臣得孰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為治勞智慮，苦身體，乏鐘鼓之樂，勿為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劔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為明帝，沒為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願成之廟，稱為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羣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為萬世法程，雖有愚幼

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小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勿！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接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執也。雖仲彞禹復生，爲陛下計，亡以易此。（以上序）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執，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視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尙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虛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承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變，操刀必割。」今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蚤爲，已迺墮骨月之屬，而抗到之，豈有異秦之季世、康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尙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尙王，楚黥布王，淮南王，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縮王，燕陳稀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殺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尺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適爲中涓，其次廩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縣，惠至溼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

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帝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尙有可誘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廣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厲十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圍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執靈又復然。殃祇之變，未知所移，明德之尙，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鬻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鬻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勢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稀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縮最弱，最後反。長沙迺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執疏而最忠，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鄴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

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之勿澆醜，則莫若令如樊鄴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令海內之執，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爲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受各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它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責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壹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勢，方病大瘡。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搖，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痼疾。後雖有扁鵲，不能爲已。病非徒瘡也，又苦跌盪。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之子，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僭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瘡也，又苦跌盪，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以上痛哭之一）天下之執方倒縣，凡天

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侮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綸以奉之。夷狄微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賞，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顛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壹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痺。夫辟者一面病，痺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爲戎人諸侯，執既卑辱而甌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竊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惟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鼠，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以上可爲流涕之二，實止匈奴一事）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緣內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自毅之表，薄紈之裏，徒以偏諸美者繡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卑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髮妾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

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一。）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諍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奢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內，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尙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無制度，棄禮誼，捐廉恥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剽寢戶之簾，兩廡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僞者出幾十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無行義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爲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勸於耳目，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爲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夫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植

則僵，不修則壞。筦子曰：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爲寒心哉？秦滅四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凡十三歲而社稷爲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而衆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羣臣衆信，上不疑惑，此業壹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長太息之二。）夏爲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爲天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爲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秦爲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迺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爲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繯抱之中，召公爲太保，周公爲太傅，太公爲太師，保保其身，體傳傳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迺孩提有識，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遂去邪人，不使見惡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迺生而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習，

必先受業，迺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迺得爲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貫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餽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食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輪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傳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刺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卽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蒼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

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治亂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聞於道術智諠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者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有雖死而不相爲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以上教太子一條，無長太息字樣。）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爲至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惡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爲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積，在其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馭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馭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年。

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讎，斃及身子孫誅絕。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以上定取舍重德教一條，無長太息字樣。人主之尊賢如堂，羣臣如階，衆庶如地。故陸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陸亡級，廉近地，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爲等列，內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舉不及大夫，以其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見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舉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貴，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天子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今與衆庶同黥劓髡髮，答傷棄市之法，然則

堂不亡陛，辱被戮辱者不秦迫，虛廉恥不行，大臣無適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虛夫望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青龍之位，天子改容而禮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縲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小吏嘗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中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滅智伯，豫讓擊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讎，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忠，行出虛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頭顱亡恥，虞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羣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託財器職業者，釋於羣下也。俱亡恥，俱苟安，則主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蠶蠶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修。坐罷輒不勝任者，

不曰罷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辜矣，猶未斥然正以譴之也，尙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太譴大何之域者，聞譴何則白冠纓纓，盤水如劍，造請室而請罪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轆而加也。其有大學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掉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意，嬰以廉恥，故人矜節行。上設廉恥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圉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願行而忘利，守節而仗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恥行禮誼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以上不挫辱大臣一條，長太息之三。魏高堂隆諫明帝疏稱長太息者三，殆指此。）

賈誼論積貯疏

筓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蠶至悉也，故其悉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

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賞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阡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以上言靡財者多立處竭蹶。）世之有饑饉，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卽不幸而有方二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千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敵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竝舉而爭起矣。迺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以上言積貯以備兵旱。）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枝游食之民，轉而緣南嶺，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竊爲陛下惜之！

賈誼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卽不定制，加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彊，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蕃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郟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廩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矣。以有所禁禦。方今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主

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讀如否）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以上請疆諸子以爲蕃扞。）今淮南地遠者，或數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勢不可久，臣之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陽，梁起於新鄭，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捷之江，則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之利也。（以上規畫淮陽及梁二國。）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讎，今陛下力制天下，願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讎，難以言智。苟身亡事，害亂宿讎，孰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使不甯，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財幸！

賈誼諫封淮南四子疏

竊恐陛下接王淮南諸子，曾不與如臣者執計之也。淮南王之悖逆亡道，天下孰不知其辜？陛下幸而赦遷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當？今奉尊罪人之子，適足以負諍於天下耳！此人少壯，豈能忘其父哉？白公勝所爲父報仇者，大父與伯父叔父也。

白公爲亂，非欲取國代主也。發忿快志，剝手以衝仇人之匈，固爲俱靡而已。淮南雖小，黥布常用之矣。漢存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漢之資，於策不便。雖割而爲四，四子一心也。予之衆，積之財，此非有子胥、白公報於廣都之中，卽疑有朝諂、荆軻起於兩柱之間，所謂假賊兵爲虎翼者也，願陛下少留計。

賈誼諫放民私鑄疏

法使天下公得顧和鑄銅錫爲錢，敢難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黠。然鑄錢之情，非殺難爲巧，則不可得贏而殺之甚微，爲利甚厚。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奸，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勢，各隱屏而鑄，因欲禁其厚利，微奸雖黠，罪日報，其勢不止。乃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吏之所疑，榜笞奔走者甚衆。夫縣法以誘民，使入陷阱，孰積於此？曩禁鑄錢，死罪積下，今公鑄錢，黠罪積下，爲法若此，上何賴焉！（以上公鑄起奸。）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或用重錢，平稱不受，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虐，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以上錢法輕重不一。）今農事棄捐，而採銅者日蕃，釋其耒耨，冶鑄炊炭，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善人休而爲姦，邪，庶民陷而之刑戮，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令禁鑄錢，則錢必重，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而起，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奸數不勝，而法禁數潰，銅使之然也。故銅布於天下，其爲禍博矣。（以上採銅與禁鑄）

並失。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僞錢不蕃，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上，上挾銅積以御輕重，錢輕則以術斂之，重則以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以作兵器，以假貴臣，多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以臨萬貨，以調盈虛，以收奇羨，則官富貴而末民困，六矣。制吾棄財，以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懼，七矣。故善爲天下者，因禍而爲福，轉敗而爲功。今久退七福而行博禍，臣誠傷之。

賈山至言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論，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修身於內，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絕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羣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譁，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中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雜綺，四馬騫馳，旌旗不櫜，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四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下徹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鋼其內，漆塗其外，被

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廬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并吞海內，而不篤禮義，故天殃已加矣。臣昧死以聞，願陛下少留意而詳擇其中。以上言秦亡之慘，以悚聽。臣聞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故切直之言，明主所欲，急聞忠臣之所以蒙死而竭知也。地之磽者，雖有善種不能生焉。江皋河，雖有惡種無不猥大。昔者夏商之季世，雖關龍逢、箕子比干之賢，身死亡而道不用。文王之時，豪俊之士，皆得竭其智，芻蕘探薪之人，皆得盡其力。此周之所以興也。故地之美者，善養禾，君之仁者，善養士。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萬鈞之所壓，無不糜滅者。今人主之威，非特雷霆也，勢重，非特萬鈞也。聞道而求諫，和顏色而受之用，其言而顯其身，士猶恐懼而不敢自盡。又迺況於縱欲恣行暴虐，惡聞其過乎？震之以威，壓之以重，則雖有堯舜之智，孟賁之勇，豈有不摧折者哉？如此則人主不得聞其過矣。弗聞則社稷危矣。古者聖王之制，史在前，書過失，工誦箴諫，瞽誦詩諫，公卿比諫，士傳言諫，庶人謗於道，商旅議於市。然後君心聞其過失也。聞其過失而改之，見義而從之，所以永有天下也。天子之尊，四海之內，其義莫不爲臣。然而養三老於太學，親執醬而餽，執爵而醕，祝鮀在前，祝鯁在後，公卿奉杖，大夫進履，舉賢以自輔弼，求修正之士使直諫，故以天子之尊，尊養三老，置孝也。立輔弼之臣者，恐驕也。置直諫之士者，恐不得聞其過也。學

問至於芻蕘者，求善無暨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以上言古人能養直士，置諫臣，故興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勢，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強，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鷹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讎，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瑯琊，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石鑄鐘虡，節士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諡，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秦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諡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不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纒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絕矣。秦皇帝居滅絕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之士，縱恣行誅，退諱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喻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誤其

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曰：「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諛言則對，諱言則退。此之謂也。以上言秦不養老無輔臣諫士故亡。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甯。」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甯」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爲之服，錫繚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爲之廢樂。故古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去服，端容貌，正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后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念思祖考，衛追厥功，圖所以昭光宏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新詔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爲常侍諸吏，與之馳馭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懈（同懈）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卽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衛衛卒，止歲貢，省廢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萬，餘匹以賑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中，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

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它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癯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俊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絕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大學，修先王之道，風行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嫌，故君子不常見其齊之嚴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遊，方正修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羣臣莫敢不正身修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惑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遊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以上言宜以禮待大臣，不宜從射獵宴遊。）

龜錯言兵事書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歐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有大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

酒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以上言用兵在於擇將。）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陸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水，（同草，艸本字。）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荏葦竹藪，木木蒙籠，支葉茂接，此矛鋌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以上得地形。）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以上卒服習。）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封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以上器械利。）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龍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

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驍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箭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鬪，劍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與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以上比較中國與匈奴之長技而言其可勝。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強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諒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卽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以上兼用降胡與漢兵二者之長。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龜錯論貴粟疏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

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以上言重農桑乃能有其民。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飢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賈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以上言貴賤輕重操之自上。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徭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閒，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尙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賣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

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縵。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以上言農家之苦。）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滲。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願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適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以上請入粟以拜爵免罪。）

蠲錯論守邊備塞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循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

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羸毛，其性能寒。揚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償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慘，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以上秦時戍邊之失。）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竟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繻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能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以上胡人犯邊難防。）陛下幸憂邊竟，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其蘭

石布渠各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畧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爲驗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上募人備塞之法。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嚴錯論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卹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利貧民相慕而勸往矣。以上總言徙民有法。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少。同艸。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爲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爲置醫巫以救疾病，以

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以上徙遠方。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爲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擇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以上制邊縣。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慮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鄒陽諫吳王書

臣聞秦倚曲臺之宮，懸衡天下，畫地而人不犯，兵加胡越。至其晚節末路，耳陳勝連從兵之據，以叩函谷，咸陽遂危。何則？列郡不相親，萬室不相救也。今胡數涉南河之外，上覆飛鳥，下不見伏兔，鬪城不休，救兵不至，死者相隨，轆車相屬，轉粟流輸，千里不絕。何則？張趙責於河間，六齊望於惠后，城陽顧於盧博，三淮南之心，思墳墓，大王不憂，臣恐救兵之不專。胡馬遂進，窺於邯鄲，越水長沙，還舟青陽。雖使梁并淮陽之兵，下淮東，越廣陵，以遏越人之糧，漢亦折西河而下，北守漳水，以輔大國。胡亦益進，越亦益深，此

臣之所爲大王患也。臣聞蛟龍驤首奮翼，則浮雲出流，霧雨咸集。聖王底節修德，則游談之士，歸義思名。今臣盡知畢議，易精極慮，則無國而不可奸，侷固陋之心，則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然臣所以歷數王之朝，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民，竊高下風之行，尤說大王之義，故願大王無忽察聽其至。臣聞鷲鳥累百，不如一鶚。夫全趙之時，武力鼎士，祿服叢臺之下者，一旦成市，不能止幽王之湛患。淮南連山東之俠，死士盈朝，不能還厲王之西也。然則計議不得，雖諸賈不能安其位，亦明矣。故願大王審畫而已。始孝文皇帝，據關入立，塞心銷志，不明求衣，自立天子之後，使東牟朱虛東襄儀父之後，深割嬰兒王之孺子，王梁代，益以淮陽，卒仆濟北，囚弟於雍者，豈非象新垣等哉！今天子新據先帝之遺業，左規山東，右制關中，變權易勢，大臣難知。大王弗察，臣恐周鼎復起於漢，新垣過計於朝，則我吳遺嗣，不可期於世矣。高皇帝燒棧道，灌章邯，兵不留行，收弊人之倦。東馳函谷，西楚大破，水攻則章邯以亡其城，陸擊則荊王以失其地。此皆國家之不幾者也。願大王熟察之！

鄒陽獄中上梁王書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爲然，徒虛語耳。昔者荊軻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衛先生爲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食鼻，昭王疑之。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諭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左右不明，卒從吏訊，爲世所疑，是使荊軻衛先

生復起，而燕秦不寤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陽狂，接輿避世，恐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毋使臣爲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賜夷，臣始不信，乃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曰：「白頭如新，傾蓋如故。」何則？知與不知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藉荊軻首以奉丹事；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夫王奢樊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兩君者，行合於志，而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爲燕尾生；白圭戰亡六城，爲魏取中山。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秦相燕，人惡之於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馱驪。白圭顯於中山，人惡之於魏文侯。文侯投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析肝相信，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妒；士無賢不肖，入朝見嫉。昔者司馬喜腹脚於宋，卒相中山；范雎摺脅折齒於魏，卒爲應侯。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能自免於嫉妒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徐衍負石入海，不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穆公委之以政。甯戚飯牛車下，而桓公任之以國。此二人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二主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惑於衆口哉？故偏聽生姦，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而逐孔子；宋信子冉之計，以墨翟。夫以孔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二國以危，何則？衆口鑠金，積毀銷骨。是以秦用戎人由余，而霸中國；齊

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官。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垂明當世，故意合則胡越爲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爲讎敵，朱象管蔡是矣。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三王易爲比也。是以聖王覺悟，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封比干之後，修孕婦之墓，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文公親其讐而彊霸諸侯，齊桓公用其讐而一匡天下，何則？慈仁殷勤，誠嘉於心，此不可以虛辭借也。至夫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魏，立疆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中國，遂誅其身，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傲之心，懷可報之意，披心腹，見情素，墮肝膽，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則桀之狗可使吠堯，而跖之客可使刺由，何況因萬乘之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臣聞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眦者，何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困離奇，而爲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爲之容也。故無因而至前，雖出隋侯之珠，夜光之璧，祇足結怨，而不見德。故有人先談，則枯木朽株，樹功而不忘。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賤，雖蒙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辯，懷龍逢比干之意，欲盡忠當世之君，而素無根柢之容，雖竭精神欲聞忠信輔人主之治，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眦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是以聖王制世御俗，獨化於陶鈞之上，而不牽乎卑辭之語，不奪乎衆

多之口。故秦皇帝任中庶子蒙嘉之言，以信荆軻之說，而匕首竊發，周文獵涇渭，載呂尚而歸，以王天下。秦信左右而亡，周用鳥集而王，何則？以其能越拘攣之語，馳域外之義，獨觀於昭曠之道也。今人主沈詔諛之辭，牽於帷牆之制，使不羈之士，與牛驥同皁，此鮑焦所以忿於世，而不留富貴之樂也。臣聞盛飾入朝者，不以私汗義，砥厲名號者，不以利傷行。故里名勝母，曾子不入，邑號朝歌，墨子迴車。今欲使天下恢廓之士，誘於威重之權，脅於位勢之貴，回面汗行，以事詔諛之人，而求親近於左右，則士有伏死堀穴巖藪之中，耳安有盡忠信而趨闕下者哉？

司馬相如諫獵書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烏獲，捷言慶忌，勇期贗育，臣之愚竊以爲人誠有之，獸亦宜然。今陛下好陵阻險，射猛獸，卒然遇軼材之獸，駭不存之地，犯屬車之清塵，輿不及還，轅人不暇施巧，雖有烏獲逢蒙之技，力不得用，枯木朽株，盡爲害矣。是胡越起於轂下，而羌夷接軫也，豈不殆哉？雖萬全無害，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後行，中路而後馳，猶時有銜檝之變，而況涉乎蓬蒿，騁乎邱墳，前有利獸之樂，而內無存變之意，其爲害也不難矣。夫輕萬乘之重，不以爲安，樂出萬有一危之塗，以爲娛，臣竊爲陛下不取。蓋明者遠見於未萌，而智者避危於無形。禍固多藏於隱微，而發於人之所忽者也。故鄙諺曰：「家累千金，坐不垂堂。」此言雖小，可以喻大臣。願陛下留意幸察！

嚴安言世務書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親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宮裘室，皆競修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贖，民離本而傲未矣。未不可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軌浸長。夫佳蠶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生而泰，樂失而淫，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其淫，使貧富不相耀，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厲，和之至也。（以上請制度以防淫。）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也，刑錯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更起，五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尊天子。五伯既沒，賢聖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恣行，強陵弱，衆暴寡，田常篡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民之始苦也。於是強國務攻，弱國修守，合從連衡，馳車轂擊，介冑生蠆，民無所告，愬（以上周失之弱。）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以為鍾，虞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人人自以為更生，卿使秦緩刑罰，薄賦斂，

省徭役，貴仁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譎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強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道，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呼，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儼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田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壤長地進，至乎霸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之禍也。（以上秦失之強。）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強，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朝夜即降羌，略濊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今中國無狗吠之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敵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卒而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今天下鍛甲磨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事煩而慮，今外郡之地，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也。上觀齊晉，所以

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深諱也。

主父偃論伐匈奴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懼，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夫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以上言不可窮兵黷武。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爲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爲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爲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腫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帳。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

（以上秦攻胡之失。）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略地於邊，開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以上高祖伐匈奴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衆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讐，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轍，所以爲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爲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執計之而加察焉。

淮南王安諫伐閩越書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竊爲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劓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強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我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

七十二年。吳越人根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篳竹之中，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實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甯，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輸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豈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以上言越不宜用兵）問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賑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驕而踰領，挖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聞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塗。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檣，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號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

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飢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潢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晷不及夕，臣竊為陛下重之。（以上軍士踰嶺死亡必多）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衆，兵強，能難邊境。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且越人綿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饒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溼，近夏瘴熱，暴露水居，蝮蛇蠶生，疾病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續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鎮撫方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以上言越人易防且可就撫）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為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勦，食糧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

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擊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傲幸，以逆執事之顏行，斷輿之卒，有不一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以上言伐越之害。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載爲圍，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憑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

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以上言以德懷遠，不必用兵。

董仲舒對賢良策（一）

制曰：「朕獲承至尊，休德傳之無窮，而施之罔極。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甯。永維萬事之統，猶懼有闕。故廣延四方之豪雋，郡國諸侯，公選賢良，修絜博習之士，欲聞大道之要，至論之極。今子大夫囊然爲舉首，朕甚嘉之。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聽而問焉。蓋聞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當虞氏之樂，莫盛於韶，於周莫盛於勺。聖王已沒，鐘鼓箏絃之聲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虛桀紂之行，王道大壞矣。夫五百年之間，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欲則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衆。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至後王而後止，豈其所持操，或諍繆而失其統與？固天降命不可復反，必推之於大衰而後息，與烏虜凡所爲屑屑，夙興夜寐，務法上古者，又將無補與？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災異之變，何緣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壽，或仁或鄙，習聞其號，未燭厥理。伊欲風流而令行，刑輕而姦改，百姓和樂，政事宣昭，何修何飾而膏露降，百穀登，德潤四海，澤溥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祐，享鬼神之靈，德澤洋溢，施虐方外，延及羣生。子大夫明先聖之業，習俗化之變，終始之序，講聞高誼之日久矣。其明以諭朕，科別其條，勿猥勿并，取之於術，慎其所出，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枉于執事，書之不泄，興于朕躬，毋悼後害。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朕將

親覽焉！仲舒對曰：「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求天命與情性，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臣謹按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迺至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在彊勉而已矣。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知益明；彊勉行道，則德日起而大有功。此皆可使還，至而有效者也。詩曰：『夙夜匪解。』書云：『茂哉茂哉。』皆彊勉之謂也。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故聖王已沒，而子孫長久安甯數百歲，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王者未作樂之時，迺用先王之樂，宜於世者，而以深入教化於民，教化之情不得，雅頌之樂不成，故王者功成作樂。樂其德也，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其變民也易，其化人也著，故聲發於和，而本於情，接於肌膚，臧於骨髓，故王道雖微缺，而箎絃之聲未衰也。夫虞氏之不為政久矣，然而樂頌遺風猶有存者，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所任者非其人，而所繇者非其道，是以政日以仆滅也。夫周道衰於幽厲，非道亡也，幽厲不繇也。至於宣王，思昔先王之德，興滯補弊，明文武之功業，周道粲然復興，詩人美之而作。上天祐之，為生賢佐，後世稱誦，至今不絕。此夙夜不懈行善之所致也。孔子曰：『人能宏道，非道宏人也。』故治亂廢興在於己，非天降命不可得反，其所操持諍繆，失其統也。

（以上對問中，蓋開五帝三王之道，至又將無補與一節。言非天降命不可，反勉強行道，則必有功效，亦可作樂，而天下和洽。）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此受命之符也。天下之人，同心歸之，若歸父母，故天瑞應誠而至。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覆于王屋，流為烏。」此蓋受命之符也。周公曰：「復哉，復哉！」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皆積善累德之效也。及至後世，淫佚衰微，不能統理羣生，諸侯背畔，殘賊良民，以爭壤土，廢德教而任刑罰，刑罰不中，則生邪氣，邪氣積於下，怨惡畜於上，上下不和，則陰陽繆繆，而妖孽生矣。此災異所緣而起也。（以上對問中三代受命四句。）臣聞命者，天之令也；性者，生之質也；情者，人之欲也。或天或壽，或仁或鄙，陶冶而成之，不能粹美。有治亂之所生，故不齊也。孔子曰：「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故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夭。夫上之化下，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惟甄者之所為，猶金之在鑄，惟冶者之所鑄，綏之斯狃，動之斯和，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性命之情五句。）臣謹按春秋之文，求王道之端，得之於正，正次王。王次春，春者天之所為也。正者，王之所無也。其意曰：上承天之所為，而下以正其所為，正王道之端云爾。然則王者欲有所為，宜求其端於天。天道之大者，在陰陽。陽為德，陰為刑，刑主殺而德主生，是故陽常居大夏，而以生育養長為事；陰常居大冬，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

歲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陽不得陰之助，亦不能獨成歲終。陽以成歲爲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以上言修飭德教）爲政而任刑不順於天，故先王莫之肯爲也。今廢先王德教之官，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毋乃任刑之意歟！孔子曰：「不教而誅謂之虐。」虐政用於下，而欲德教之被四海，故難成也。臣謹按春秋謂「一元之意」一者，萬物之所從始也。元者，辭之所謂大也。謂一爲元者，視大始而欲正本也。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貴者始，故爲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而亡有邪氣奸其閒者。（以上修飭德教）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羣生和而萬民殖，五穀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閒，被潤澤而大豐美。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徠臣，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而王道終矣。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自悲可致此物，而身卑賤不得致也。今陛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又有能致之資，行高而恩厚，知明而意美，愛民而好士，可謂諠主矣！然而天地未應而美祥莫至者，何也？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正也。夫萬民之從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太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

以仁，摩民以諷，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以上修飭教化）聖王之繼亂世也，掃除其迹而悉去之，復修教化而崇起之，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子孫循之，行五六百歲，尙未敗也。至周之末世，大爲亡道，以失天下。秦繼其後，獨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學，不得挾書，棄捐禮誼，而惡聞之，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而顯爲自恣苟簡之治，故立爲天子，十四歲而國破亡矣！自古以來，未嘗有於亂濟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其遺毒餘烈，至今未滅，使習俗薄惡，人民鬪頑，抵冒殊扞，孰爛如此之甚者也。孔子曰：「腐朽之木，不可彫也；糞土之牆，不可圻也。」今漢繼秦之後，如朽木糞土，雖欲善治之，亡可奈何？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沸，抱薪救火，愈甚亡益也。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當更張而不更張，雖有良工，不能善調也；當更化而不更化，雖有大賢，不能善治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今臨政而願治，七十餘歲矣，不如退而更化，更化則可善治，善治則災害日去，福祿日來。詩云：「宜民宜人，受祿于天。」爲政而宜於民者，固當受祿于天。夫仁義禮智信，五常之道，主者所當修飭也。五者修飭，故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施于方外，延及羣生也。」（以上對問中伊欲風流而令行，至延及羣生一節，重在何修何飭一句，修飭德教一段，修飭德一

段，修飭教化一段；末指明仁義禮智信，以爲修飭德教之目。

董仲舒對賢良策（二）

制曰：「蓋聞虞舜之時，遊於巖廊之上，垂拱無爲，而天下太平。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而宇內亦治。夫帝王之道，豈不同條共貫，與何逸勞之殊也？蓋儉者不造，黃旗旌之飾，及至周室，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八佾陳於庭，而頌聲興。夫帝王之道，豈異指哉？或曰：「良玉不琢，」又云：「非文亡以輔德。」二端異焉，殷人執五刑以督姦，傷肌膚以懲惡，成康不武，四十餘年，天下不犯，圉圉空虛。秦國用之，死者甚衆，刑者相望，耗矣哀哉！烏虜朕風，瘠晨興，惟前帝王之憲，永思所以奉至尊，章洪業，皆在力本任賢。今朕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勸孝弟，崇有德，使者冠蓋相望，問勤勞，恤孤獨，盡思極神，功烈休德，未始云獲也。今陰陽錯繆，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廉恥質亂，賢不肖渾殺，未得其真。故詳延特起之士，意庶幾乎？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或道世務而未濟，稽諸上古而不同，考之于今而難行，毋乃牽於文繫而不得，騁與將所繇異術，所聞殊方，與各悉對者于篇，毋諱有司，明其指略，切磋商究，以稱朕意。」仲舒對曰：「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而未以位爲樂也。故誅逐亂臣，務求賢聖，是以得舜禹稷，高咎繇，衆聖輔德，賢能佐職，教化大行，天下和洽，萬民皆安仁樂誼，各得其宜，動作應禮，從容中道。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之謂也。堯在位七十載，乃遜于位，以禪虞舜。堯崩，天下不歸堯子丹朱而

歸舜。舜知不可辟，乃即天子之位，以禹爲相。因堯之輔佐，繼其統業，是以垂拱無爲而天下治。孔子曰：「韶盡美矣，又盡善也。」此之謂也。至於殷紂，逆天暴物，殺戮賢知，殘賊百姓，伯夷、太公皆當世賢者，隱處而不爲臣。守職之人，皆奔走逃亡，入於河海。天下耗亂，萬民不安，故天下去殷而從周。文王順天理物，師用賢聖，是以闕天太顛散宜生等，亦聚於朝廷，愛施兆民，天下歸之，故太公起海濱而即三公也。當此之時，紂尚在上，尊卑昏亂，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不暇食也。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繇此觀之，帝王之條貫同，然而勞逸異者，所遇之時異也。孔子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虞舜之時，至勞逸之分，一節。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所以明尊卑，異貴賤，而勸有德也。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應天也。然則宮室旌旗之制，有法而然者也。故孔子曰：「奢則不遜，儉則固。」儉非聖人之中制也。臣聞良玉不琢，資質潤美，不待刻琢。此亡異於達巷黨人不學而自知也。然則常玉不琢，不成文章，君子不學，不成其德。以上對問中儉者不造玄黃，至二端異焉一節。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少則習之學，長則材諸位，誼祿以養其德，刑罰以威其惡，故民曉於禮誼而恥犯其上。武王行大誼，平殘賊，周公作禮樂以文之。至於成康之隆，圉圉空虛，四十餘年，此亦教化之漸，而仁誼之流，非獨傷肌膚之效也。至秦則不然，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說，憎帝王之道，以貪狼爲

俗，非有文德以教訓於天下也。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也。是以百官皆飾虛辭而不顧實，外有事君之禮，內有背上之心，造僞飾詐，趣利無恥，又好用憎酷之吏，賦斂亡度，竭民財力，百姓散亡，不得從耕織之業，羣盜並起，是以刑者甚衆，死者相望，而姦不息，俗化使然也。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此之謂也。以上對問中股人執五刑，至死矣。哀哉一節。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內莫不率服，廣覽兼聽，極羣下之知，盡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於方外，夜郎康居，殊方萬里，說德歸誼，此太平之致也。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始王心未加焉。曾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於它，在乎加之意而已。」願陛下因用所聞，設誠於內，而致行之，則三王何異哉！陛下親耕籍田，以爲農先，夙寤晨興，憂勞萬民，思惟往古，而務以求賢，此亦堯舜之用心也。然而未云獲者，士素不厲也。夫不素養士而欲求賢，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養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學。太學者，賢士之所關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國之衆，對亡應書者，是王道往往而絕也。臣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帥，以養天下之士。數考問，以盡其材，則英俊宜可得矣。今之郡守縣令，民之帥也，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帥帥不賢，則主德不宜，恩澤不流。今吏既亡教訓於下，或不承用主上之法，暴虐百姓，與姦爲市，貧窮孤弱，冤苦失職，甚不稱陛下之意。是以陰陽錯繆，氛氣充塞，羣生寡遂，黎民未濟，皆長吏不明使致於此也。夫長吏多出

於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選郎、吏，又以富貴未必賢也。且古所謂功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所謂積日累久也。故小材雖累，日不離於小官。賢材雖未久，不害爲輔佐。是以有司竭力盡知，務治其業，而以赴功。今則不然，累日以取貴，積久以致官，是於廉恥實亂。賢不肯渾殺，未得其真，臣愚以爲使諸列候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以給宿衛。且以觀大臣之能，所貢賢者有賞，所貢不肖者有罰。夫如是，諸侯、吏二千石皆盡心於求賢，天下之士可得而官使也。徧得天下之賢人，則三王之盛易爲，而堯舜之名可及也。毋以日月爲功，實試賢能爲上。量材而授官，錄德而定位，則廉恥殊路，賢不肖異處矣。陛下加惠寬臣之罪，令勿牽制於文，使得切磋究之，臣敢不盡愚。以上對問中夙寤晨興，至未得其真，一節因問任賢而陳貢士之法。

董仲舒對賢良策（三）

制曰：「蓋聞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故朕垂問，康天人之應，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今子大夫明於陰陽，所以造化，習於先聖之道業，然而文采未極，豈惑虛當世之務哉？條貫靡竟，統紀未終，意朕之不明與？聽若眩與？夫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今子大夫既已著大道之極，陳治亂之端矣，其悉之究之，孰之復之，詩不云：『嗟爾君子，毋常安息，神之聽之，介爾景福。』朕將親覽焉。子大夫其茂明之。」仲舒復對曰：

「臣聞論語曰：『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歟！』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復下明冊以切其意，而究盡聖德，非愚臣之所能具也。前所上對條貫靡竟，統紀不終，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此臣淺陋之罪也。冊曰：『善言天者，必有徵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臣聞天者，羣物之祖也，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建日月風雨以和之，經陰陽寒暑以成之，故聖人法天而立道，亦博愛而亡私。布德施仁以厚之，設誼立禮以導之。春者，天之所以生也；仁者，君之所以愛也；夏者，天之所以長也；德者，君之所以養也；霜者，天之所以殺也；刑者，君之所以罰也。繇此言之，天人之徵，古今之道也。孔子作春秋，上揆之天道，下質諸人情，參之於古，考之於今，故春秋之所譏，災害之所加也。春秋之所惡，怪異之所施也。書邦家之過，兼災異之變，以此見人之所爲，其美惡之極，乃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亦言天之一端也。古者修教訓之官，務以惠善化民，民已大化之後，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今世廢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歲之獄，以萬千數，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故春秋變古則譏之，天令之謂命，命非聖人不行，質樸之謂性，性非教化不成，人欲之謂情，情非度制不節，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以順命也。下務明教化民，以成性也。正法度之宜，別上下之序，以防欲也。修此三者，而大本舉矣。人受命於天，固超然異於羣生，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粲然有文以相接，驩然有恩以

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豹檻虎，是其得天之靈貴於物也。故孔子曰：『天地之性，人爲貴！』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誼。知仁誼，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樂循理，然後謂之君子。故孔子曰：『不知命，亡以爲君子。』此之謂也。以上對天人徵應一節，而推之於化民之道，知命之學。冊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寢微寢滅，寢明寢昌之道，虛心以改。臣聞聚少成多，積小致鉅，故聖人莫不以謹致明，以微致顯。是以前發於諸侯，舜興唐，深非一日而顯也。蓋有漸以致之矣。言出於己，不可塞也；行發於身，不可掩也。言行治之大者，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故盡小者，大慎微者著。詩云：『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故堯兢兢日行其道，而舜業業日致其孝。善積而名顯，德章而身尊，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積善在身，猶長日加益，而人不知也。積惡在身，猶火之銷膏，而人不知也。非明虛情性，察虛流俗者，孰能知之。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夫善惡之相從，如景鄉之應形聲也。故桀紂暴謾，讒賊並進，賢知隱伏，惡日顯。國日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終陵夷而大壞。夫暴逆不仁者，非一日而亡也，亦以漸至，故桀紂雖亡道，然猶享國十餘年，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以上對冊中上嘉唐虞五句。冊曰：『三王之教，所祖不同，而皆有失，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意豈異哉？』臣聞夫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謂之道。道者，萬世無弊弊者道之失也。

先王之道，必有偏而不起之處，故政有眚而不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將以裨溢扶襄，所遭之變然也。故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順天命而已。其餘盡循堯道，何更爲哉？故王者有改制之名，亡變道之實。然夏上忠，殷上敬，周上文者，所繼之統，當用此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於虞而獨不言所損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於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是以禹繼舜，舜繼堯，三聖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損益也。繇是觀之，繼治世者其道同，繼亂世者其道變。今漢繼大亂之後，若宜少損周之文，致用夏之忠者，陛下有明德嘉道，愍世俗之靡薄，悼王道之不昭，故舉賢良方正之士，論誼考問，將欲興仁誼之休德，明帝王之法，制建太平之道也。臣愚不肖，述所聞，誦所學，道師之言，塵能勿失。爾若過論政事之得失，察天下之息耗，此大臣輔佐之職，三公九卿之任，非臣仲舒所能及也。（以上對冊中三王之教五句，以下二層爲冊問所不及，因冊有悉之之語也，亦就天人古今貫穿說下。）然而臣竊有怪者，夫古之天下，亦今之天下，今之天下，亦古之天下，共是天下，古亦大治，上下和睦，習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無姦邪，民亡盜賊，囹圄空虛，德潤草木，澤被四海，鳳凰來集，麒麟來遊，以古準今，豈何不相逮之遠也。安所繆繆，而陵夷若是，意者有所失於

古之道與！有所詭於天之理與！試迹之古，返之於天，黨可得見乎？夫天亦有所分予予之齒者，去其角，傳之鬣者，兩其足，是所受大者，不得取小也。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況人乎？此民之所以尊嚴苦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是故衆其奴婢，多其牛羊，廣其田宅，博其產業，畜其積委，務此而亡已，以迫蹙民，民日削月朘，寢以大窮，富者奢侈，溢貧者窮急，愁苦，窮急愁苦而上不救，則民不樂生，民不樂生，尚不避死，安能避罪，此刑罰之所以蕃，而姦邪不可勝者也。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足。此上天之理，而亦太古之道，天子之所宜法以爲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爲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葵，慍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及至周室之衰，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亡推讓之風，而有爭田之訟，故詩人疾而刺之曰：「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爾好誼，則民鄉仁而俗善，爾好利，則民好邪而俗敗，由是觀之，天子大夫者，下民之所視效，遠方之所四面而內望也。近者視而放之，遠者望而效者，豈可以居賢人之位，而爲庶人行哉？夫皇皇求財利，常恐乏匱之庶人之意也。皇皇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大夫之意也。易曰：

「負且乘，致寇至。」乘車者，君子之位也；負擔者，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爲庶人之行者，其患禍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當君子之行，則舍公儀休之相魯，亡可爲者矣。（以上言不奪民利，冊問所不及。）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以上言罷黜百家，冊問所不及。）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二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奏議之屬二

路溫舒上德緩刑書：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卽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甯。臣聞春秋正卽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以上言宣帝初卽大位，宜有異恩。臣聞秦有十

失，其一尙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美熏心，實禍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飢寒之患，父子夫妻，勦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鬻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甯失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蔽，以刻爲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未治，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極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飭辭於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煇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

正，雖親竄道，莫甚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鳶之卵不毀，而後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詭。惟陛下除誹謗以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賈捐之罷珠厓對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詔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并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球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與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以上言三代不廓地而興，秦皇務廣地而亡。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

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遊之樂絕，奇麗之賂塞，鄼衛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諡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迺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富民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寨，制南海以爲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泣巷巷哭，遙設虛祭，想魂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以上言孝文偃武，孝武窮兵。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久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稍捐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盡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迺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之也。閩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溼，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厓有珠犀璆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

損。其民警猶魚鱉，何足貪也？（以上言珠不足貪。）臣竊以
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會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大
司農錢盡，迺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尙如此，況於勞
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
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爲，願遂棄珠玉
專用恤關東爲憂。

趙充國陳兵利害書

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單諭告以大
軍當至，漢不誅單，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
陛下盛德，至亡亡已，故遺开豪靡庫，宣天子至德。单开之屬，皆聞
知明詔，今先零羌楊玉此羌之首帥，名王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
千，阻石山木，候便爲寇。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单，釋有罪
誅無辜，起壹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以上言不宜先零
而擊单。）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
不致於人。」今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
至，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
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臣愚以爲不便。
（以上言單縱爲寇，宜致之使來，不宜往攻。）先零羌虜欲爲背
畔，故與单开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而单开背之
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单开之急，以堅其約。先擊单羌，先零
必助之。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

於单羌，堅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
附著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如是虜兵寔多，誅之，川力數
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以上言先零必救
单开之急，解仇結黨。）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
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
念，獨思惟兵利害至孰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单开之屬
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单开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又
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

趙充國屯田奏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
不慎。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
千六百九十三斛，芟藁二十五萬二千八百八十六石，雖久不解，繇役
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爲明主憂，誠非素定廟
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以爲擊之不便。
（以上月須糧穀太多，不變計則不能持久。）計度臨羌東至浩
應，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
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
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千八百一
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
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陘，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
右，田事出，賦人二十畝，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

千，倅馬什二，就草爲田者遊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以上罷騎兵，留步兵屯田，發郡騎爲游兵，以護田者。）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一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畔志。而明主般帥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待可勝之虜，雖未卽伏辜，兵決可暮月而望。羌虜瓦解，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以上言屯田而羌可瓦解。）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墜，（墜，古地字。）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賑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微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癘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小，使生它變之憂，十也。治湟陬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旣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

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冊，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臣聞兵以計爲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飢凍，罕有莫須，又頗暴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暮月而望」。（以上言先零破散爲期不遠。）竊見北邊自敦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爲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筋鬪具，烽火幸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以爲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爲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三月，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它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爲寇。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之策也。（以上言屯兵防守之法可恃。）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不能滅先零，豈能令虜絕不爲小寇，則出兵可也。卽今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罷散，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以上言虜爲小寇，不足患。）又大兵一出，還不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

不虞之用以澹一隅，臣愚以爲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效五年，宜亡它心，不足以故出兵。」（以上言，繇役不宜復發，轉運不宜多費。）臣竊自惟念，奉詔出塞，引軍遠擊，窮天子之精兵，撤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媮得避嫌之便。而亡後咎餘責，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幸得奮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執計，愚臣伏計執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唯陛下省察！

劉向條災異封事

臣前幸得以骨肉備九卿，奉法不諱，乃復蒙恩，竊見災異並起，天地失常，徵表爲國，欲終不言，念忠臣雖在，剛畝猶不忘君，惓惓之義也。況重以骨肉之親，又加以舊恩未報乎？欲竭愚誠，又恐越職。然惟一恩未報，忠臣之義，一抒愚意，退就農畝，死無所恨。（以上表進言之誠。）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而鳳凰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四海之內，靡不和甯。及至周文，開基西郊，雜選衆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驩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諸侯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

「又曰：『貽我盤飧。』」盤，餅，麥也。始自天降，此皆以和致，和獲天助也。（以上虞周和氣致祥。）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憂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歛歛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歛歛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賊，則具是違謀之不誠，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讒慝。』故其詩曰：「密勿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嗷嗷。」當是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朝日辛卯，日有蝕之，亦孔之醜。」又曰：「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豕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子將。」言民以是爲非，甚衆大也。此皆不和，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篡殺殃禍並作。厲王奔彘，幽王見殺。至乎平王末年，魯隱之始，卽位也。周大夫祭伯乖離不和，出奔於魯。而春秋爲諱，不言來奔，傷其禍殃自此始也。是後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畔，而不朝。周室卑微，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食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地二，彗星三見，夜常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一火災十四，長狄入三國，五石隕墜，六鷁退飛，多麋有蜮蜚，鸛鶴來巢者皆一見。晝冥晦，雨木冰，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不死。八月殺菽，大雨雹，雨雪，雷霆失序相乘。水旱饑饉，螽蟘，蠶午並起。當

是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也。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賈我，伐其郊，鄭傷桓王，我執其使，衛侯朔召不往，齊逆命而助朔，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夷，不能復興。以上衰周乖氣致戾。由此觀之，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舛午，膠戾乖刺，更相讒愬，轉相是非，傳授增加，文書紛紛，前後錯繆，毀譽渾亂，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分曹爲黨，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此臣所以寒心者也。夫乘權藉勢之人，子弟鱗集於朝，羽翼陰附者衆，輻湊於前，毀譽將必用以終乖離之咎。是以日月無光，雪霜夏復，海水沸出，陵谷易處，列星失行，皆怨氣之所致也。夫邇衰周之軌迹，循詩人之所刺，而欲以成太平，致雅頌，猶卻行而求及前人也。初元以來六年矣，案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夫有春秋之異，無孔子之救，猶不能解紛，况甚於春秋乎？以上言時多邪黨，災異稠疊。原其所以然者，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夫執孤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

君子道消，則政曰亂，故爲否；否者，閉而亂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曰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又云：「雨雪麋麋，見暉聿消。」與易同義。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時，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李斯與叔孫俱宦於秦，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污辱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踰時而反，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今二府奏佞譖不當在位，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佞則如拔山；如此望陰陽之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緣飾文字，巧言醜詆，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故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誠足慍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爲聖黨；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無邪心也。故賢人在上位，則引其類而不爲比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引其類俱聚之於朝。易曰：「飛龍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則引其類俱進。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在上則引其類，在下則推其類。故湯用伊尹，不仁者遠，而衆賢至；類相致也。以上言疑賢人爲朋黨，故讒邪得進。今佞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欲欺營營，數設危險之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

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之所以重至者也。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而孔子有兩觀之誅。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誠深思天地之心，迹察兩觀之誅，覽否泰之卦，觀雨雪之詩，歷周唐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消以爲戒，考祥應之禍省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說之聚，杜閉羣枉之門，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臣幸得託肺腑，誠見陰陽不調，不敢不通所聞，竊惟春秋災異以效今事，一二條其所以不宜宣泄，臣謹重封昧死上。（以上請誅邪佞去狐疑。）

劉向論甘延壽等疏：

郵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羣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檻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屢五重城，率欽侯之旗，斬郵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懼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郵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羣臣之勳莫大焉。（以上表延壽湯之功。）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焯焯，如電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從。

也。今延壽湯所誅，雖易之折首，詩之雷處，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况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指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以上大於方叔吉甫。）昔齊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帥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靡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母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國疆於大宛，郵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帥功德百之。（以上優於齊桓貳帥。）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帥。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劉向論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

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于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爲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願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爲椁，用紵絮斷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銅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椁又何感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爲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以上言國家有廢興，引出文帝薄葬之賢。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濟陰，邱壠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秦宮祈年館下，樽里子葬於武庫，皆無邱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賢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某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爲四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

齊而反，其子死，葬於贏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贏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爲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爲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情者也。以上雜引聖哲薄葬之事。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斷囊（卽莊襄漢人諱莊以嚴字代，下同）五王，皆大作邱壠，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鑿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雁，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葬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藏，槨自古至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離牧豎之禍，豈不哀哉！以上言厚葬之非，歸罪始皇。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邱壠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

魯嚴公（即魯莊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絕，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絕，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臣甚懼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宏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邱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楞里、張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賦，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撫，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劉向諫外家封事

臣聞人君莫不欲安，然而常危；莫不欲存，然則常亡；失御臣之術也。夫大臣操權柄，持國政，未有不爲害者也。昔晉有六卿，齊有田、崔、衛、有孫、甯、魯、有季、孟，常掌國事，世執朝柄。終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崔杼弑其君光，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杵，弑其君剽，季氏八佾舞於庭，三家者以雍徹，並專國政，卒逐昭公。周大夫尹氏筮朝事，濁亂王室，子朝子猛更立，連年乃定。故經曰：「王室亂，」又

曰：「尹氏弑王子克，」甚之也。春秋舉成敗，錄禍福，如此類甚衆，皆陰盛而陽微，下失臣道之所致也。故書曰：「臣之有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孔子曰：「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危亡之兆。」秦昭王舅穰侯，及涇陽、葉陽君，專國擅勢，上假太后之威，三人者權重於昭王，家富於秦國，國甚危殆，賴席范雎之言而秦復存。二世委任趙高，專權自恣，壅蔽大臣，終有閹樂望夷之禍。秦遂以亡。近事不遠，卽漢所代也。漢興，諸呂無道，擅相尊王，呂產、呂祿、席太后之寵，據將相之位，兼南北軍之衆，擁梁、趙王之尊，驕盈無厭，欲危劉氏。賴忠正大臣，絳侯、朱虛侯等，竭誠盡節，以誅滅之。然後劉氏復安。以上歷敘權臣害國，而以呂氏之亂引出王氏。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帷內，魚鱗左右。大將軍乘事用權，五侯驕奢僭盛，並作威福，擊斷自恣，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依東宮之尊，假甥舅之親，以爲威重，尙書、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門，筮執樞機，朋黨比周，稱譽者登進，忤恨者誅傷，游談者助之說，執政者爲之言，排擯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毀而不進，遠絕宗室之任，不令得給事朝省，恐其與己分權。數稱燕王蓋主，以疑上心，避諱呂翟而弗肯稱，內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論。兄弟據重，宗族磐互，歷上古至秦漢，外戚僭貴未有如王氏者也。雖周、魯、秦、漢、武、安、呂、霍、上官之屬，皆不及也。（以上極言王氏僭盛。）物盛必有非常之變，先見爲其人徵象。孝昭帝時，冠石立於泰山，仆柳起於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

王氏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雖立石起柳，無以過此之明也。事勢不兩大，王氏與劉氏亦且不並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則上有累卵之危。陛下爲人子孫，守持宗廟，而令國祚移於外親，降爲阜隸，縱不爲身，奈宗廟何？婦人內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以上言王氏大，則劉氏危。）孝宣皇帝不與舅平昌樂昌侯權，所以全安之也。夫明者起禍於無形，銷患於未然。宜發明詔，吐德音，接近宗室，親而納信，黜遠外戚，毋授以政，皆罷令就第，以則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誠東宮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祿，劉氏長安，不失社稷。所以襄陸外內之姓，子子孫孫無疆之計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復見於今，六卿必起於漢。爲後嗣憂，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圖，不可不蚤慮。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唯陛下深留聖思，審固幾密，覽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萬安之實，用保宗廟。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以上請黜遠王氏。）

匡衡上政治得失疏：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爲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勸之而和，緩之而安。今天下

俗貪財賤義，好聲色，尙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傲幸，以身沒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以上言屢赦而姦不止，因陳俗之貪薄。）臣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爲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以上言下之俗本於上之化。）今之僞薄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甯，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

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以上言教化自近者始，宜先正長安帝都。）臣聞天人之際，精稜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玉，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玉，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和陸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宏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以上因天災徵應，遂言宜崇廉讓忠直。）

匡衡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佑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內，然陰陽未知，姦邪未禁者，殆議論者未丕揚先帝

之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復復之。是以羣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釋樂成之業，而虛爲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羣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以上言遵守舊章，不宜紛更。）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疆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彊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僞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以上言治性當戒其所不足。）臣又聞室家之道，修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相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禮之用，禮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觀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修，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

「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以上言正家當別適庶。）

匡衡戒妃匹勸經學威儀之則疏：

陛下乘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復加聖心焉。詩云：「敦瑱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以上總起。）臣又聞之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自上世已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以上戒妃匹。）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以上勸經學。）臣又聞聖王之自為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饗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欽翼祇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恪，臨衆

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惟道德昭穆，移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體迺歸。故萬國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使羣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以上威儀之則。）

賈讓治河議：

治河有上中下策。古者立國居民，疆理土地，必遺川澤之分，度水勢所不及，大川亡防，小水得入，陂障卑下，以為污澤，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寬緩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猶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猶止兒啼而塞其口，豈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為川者，決之使道，善為民者，宣之使言。」蓋隄防之作，近起戰國，雍防百川，各自以利，齊與趙魏，以河為竟。趙魏瀕山，齊地卑下，作隄去河二十五里，河水東抵齊隄，則西汎趙魏。趙魏亦為隄去河二十五里，雖非其正，水尚有所游盪。時至而去，則填淤肥美，民耕田之，或久無害，稍築室宅，遂或聚落。大水時至，漂沒，則更起隄防以自救。稍去其城郭，排水澤而居之，湛溺自其宜也。今隄防險者，去水數百步，遠者數里，近黎陽南故大金隄，從河西西北行，至西頭，迺折東，與東山相屬。民居金隄東，為廬舍，住十餘歲，更起隄，從東山南頭直南，與故大隄會。又內黃界中有

澤方數十里，環之有隄。往十餘歲，太守以賦民，民今起廬舍其中。此臣親所見者也。東郡白馬故大隄亦復數重，民皆居其間。從黎陽北盡魏界，故大隄去河遠者數十里，內亦數重，此皆前世所排也。河從河內北至黎陽，爲石隄，激使東。抵東郡平剛，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黎陽觀，下又爲石隄，使東北。抵東郡津北，又爲石隄，使西北。抵魏郡昭陽，又爲石隄，激使東北。百餘里間，河再西三東，迫阨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期月自定。難者將曰：「若如此，敗壞城郭田廬冢墓，以萬數，百姓怨憾。」昔大禹治水，山陵當路者毀之，故鑿龍門，辟伊闕，析底柱，破碣石，墮斷天地之性，此迺人功所造，何足言也？今灑河十郡治隄，歲費且萬萬。及其大決，所殘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以業所徙之民，遵古聖之法，定山川之位，使神人各處其所而不相奸，且以大漢方制萬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載亡患，故謂之上策。（以上言上策。）若迺多穿溝渠於冀州地，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雖非聖人法，然亦救敗術也。難者將曰：「河水高於平地，歲增隄防，猶尙決溢，不可以開渠。」臣竊按視遮害亭西十八里，至淇水口，迺有金隄高一丈。自是東，地稍下，隄稍高；至遮害亭，高四五丈。往五六歲，河水大盛，增丈七尺。填黎陽南郭門入至隄下，水未踰隄二尺所，從隄上北望，河高出民屋，百姓皆走上山。水留十三日，隄潰二所，吏民塞之。臣循隄上行，視水勢，南七

十餘里至淇口。水適至隄半，計出地上五尺所。今可從淇口以東爲石隄，多張水門。初元中，遮害亭下河去隄足數十步，至今四十餘歲，適至隄足。由是言之，其地堅矣。恐議者疑河大川難禁，制黎陽溝渠，足以卜之。其水門但用木與土耳。今據堅地作石隄，勢必完安。冀州渠首，盡當印此水門。治渠非穿地也，但爲東方一隄，北行三百餘里入漳水中。其西因山足高地，諸渠皆往往股引取之。早則開東方下水門，溉冀州；水則開西方高門分河流。通渠有三利，不通有三害。民常罷於救水，半失作業；水行地上，湊潤上徹，民則病溼氣，木皆立枯，鹵不生穀，決溢有敗，爲魚鼈食。此三害也。若有渠溉，則鹽鹵下隄，填淤加肥，故種禾麥，更爲秬稻。高田五倍，下田十倍，轉漕舟船之便，此三利也。今灑河隄吏卒郡數千人，伐買薪石之費，歲數千萬，足以通渠成水門，又民利其灌溉，相率治渠，雖勞不罷，民田適治，河隄亦成。此誠富國安民，興利除害，支數百歲，故謂之中策。（以上言中策。）若迺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

揚雄諫不許單于朝書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疆，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

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常忿匈奴，羣臣庭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指。」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及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傲於便陁（古地字）。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得見，况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漠，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不肯稱臣也。（以上秦漢匈奴之疆。）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伏不暫費者不永甯，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虛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雷風耳。雖空行空反，尙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以上未服時攻伐之難。）逮至元康神爵之閒，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尙羈縻之計，不顯制。自此之後，欲朝者

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驚，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疆難誦，其和難得。（以上既服後慰撫之備。）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常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繪之壁，籍蕩姐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蓄。惟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論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卽蒙恬與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豈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戰戰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劉歆毀廟議

臣聞周室旣衰，四夷並侵，檢狁最強，於今匈奴是也。至宣王

而伐之，詩人美而頌之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又曰：「嘽嘽推推，如雷顯允，方叔征伐，殲狁，荆蠻來威。」故稱中興。及至幽王，犬戎來伐，殺幽王，取宗器。自是之後，南夷與北夷交侵，中國不絕如綫。春秋紀齊桓南伐楚，北伐山戎。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是故棄桓之過而錄其功，以爲伯首。及漢興，冒頓始疆破東胡，禽月氏，并其土地，地廣兵彊，爲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甯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與帥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爲患久矣，非一世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粵，以爲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邢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甯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粵，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併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高麗羌，裂匈奴之右肩。單于孤特，遠遁于幕北。四垂無事，斥地遠境，起十餘郡。功業既定，迺封丞相爲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撫可見。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以上孝武功烈。）高帝建大業，爲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爲文太宗。孝

武皇帝功至著也，爲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以上孝宣崇立之。）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爲設數。故於殷太甲爲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爲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上宗不在廟數中。）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况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毀其廟，名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毀其廟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以上雜辨。）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爲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爲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

樊準興修儒學疏

臣聞賈誼有言：「人君不可以不學。」故雖大舜聖德，學孝為善；成王賢主，崇明師傅。及光武皇帝受命中興，羣雄崩擾，旌旗亂野，東西誅戰，不遑啓處，然猶投戈講藝，息尾論道。以上前古及光武之好學。至孝明皇帝兼天地之姿，用日月之明，庶政萬機，無不簡心。而垂情古典，游意經藝，每饗射禮畢，正坐自講，諸儒並聽，四方欣欣，雖闕里之化，嬰相之事，誠不足言。又多徵名儒以充禮官，如沛國趙孝瑤、承宮等，或安車結駟，告歸鄉里；或豐衣博帶，從見宗廟。其餘以經術見優者，布在廊廟。故朝多皤皤之良華首之老。每讌會則論難，行共求政化，詳覽羣言，響如振玉。朝者進而思政，罷者退而備問。小大隨化，雍雍可嘉。期門羽林介冑之士，悉通孝經。博士議郎一人開門，徒衆百數。化自聖躬，流及蠻荒。匈奴遣伊秩營王、大車且渠來入就學。八方蕭清，上下無事。是以議者每稱盛時，咸言永平。以上永平儒學之盛。今學者蓋少，遠方尤甚。博士倚席不講，儒者競論浮屠，忘審審之忠，習譏諛之辭。文吏則去法律，而學詆欺。銳錐刀之鋒，斷刑辟之重，德陋俗薄，以致苛刻。昔孝文齋后，性好黃老，而清靜之化，流景武之間。臣愚以為宜下明詔，博求幽隱，發揚巖穴，寵進儒雅。有如孝宮者，徵詣公車，以俟聖上講習之期。公卿各舉明經及舊儒子孫，進其爵位，使續其業。復召郡國書佐，使讀律令。以上陳興修儒學之法三端。如此則延頸者日有所見，傾耳者月有所聞，伏願陛下推

述先帝進業之道

劉陶上桓帝書

臣聞人非天地，無以為生；天地非人，無以為靈。是故帝非人不立，人非帝不甯。夫天之與帝，帝之與人，猶頭之與足，相須而行也。伏惟陛下年隆德茂，中天稱號，襲常存之慶，循不易之制。目不視鳴條之事，耳不聞檀車之聲。天災不有痛於肌膚，震食不即損於聖體。故蔑三光之謬，輕上天之怒，伏念高祖之起，始自布衣，捨暴秦之敝，追亡周之鹿，合散扶傷，克成帝業。功既顯矣，勤亦至矣；流福遺祚，至於陛下。陛下既不能增明烈考之軌，而忽高祖之勤，妄假利器，委授國柄，使羣醜刑隸，爰刈小民，靡散諸夏，虐流遠近。故天降衆異，以戒陛下。陛下不悟，而競令虎豹窟於麗場，豺狼乳於春囿，斯豈害咨禹稷，益典朕虞，讓物賦土，蒸民之意哉？又令牧守長吏，上下交競，封豕長蛇，蠶食天下。貨殖者為窮寃之魂，貧餒者作飢寒之鬼。高門獲東觀之辜，豐室羅妖叛之罪，死者悲於窆，生者戚於朝野，是愚臣所為咨嗟長懷，數息者也。以上時政貪虐。且秦之將亡，正諫者誅，諛進者賞。嘉言結於忠舌，國命出於讜口。擅閭樂於咸陽，授趙高以車府。權去己而不知，威離身而不顧。古今一揆，成敗同勢。願陛下遠覽彊秦之傾，近察哀平之變，事失昭然，禍福可見。以上進退忠佞之鑑。臣又聞危非仁不扶，亂非智不救。故武丁得傅說，以消鼎雉之災；周宣用申甫，以濟夷厲之荒。竊見故冀州刺史南陽朱穆，前烏桓校尉臣同郡李膺。

皆履正清平，貞高絕俗。穆前在冀州，奉憲操平，摧破姦黨，掃清萬里。膺曆典牧守，正身率下，及掌戎馬，威揚朔北，斯實中興之良佐，國家之柱臣也。宜還本朝，挾輔王室，上齊七耀，下鎮萬國。以上薦朱穆李膺。臣敢吐不時之義於諱言之朝，猶冰霜見日，必至消滅。臣始悲天下之可悲，今天下亦悲臣之愚惑也。

劉陶改鑄大錢議

聖王承天制物，與人行止。建功則衆悅其事，興我而師樂其旅。是故靈臺有子來之人，武旅有鳧藻之士，皆舉合時宜，動順人道也。臣伏讀鑄錢之詔，平輕重之議，訪覃幽微，不遺窮賤。是以養食之人，謬延逮及，蓋以爲當今之憂，不在於貨在乎民飢。夫生養之道，先食後民，是以先王觀象育物，敬授民時，使男不逋畝，女不下機，故君臣之道行，王路之敦通。由是言之，食者乃有國之所寶，生民之至貴也。竊見比年已來，良苗盡於蝗螟之口，杼柚空於公私之求。所急朝夕之餐，所患靡鹽之事，豈謂錢貨之厚薄，銖兩之輕重哉？就使當今沙礫化爲南金，瓦石變爲和玉，使百姓渴無所飲，飢無所食，雖皇羲之純德，唐虞之文明，猶不能以保蕭牆之內也。蓋民可百年無貨，不可一朝有飢，故食爲至急也。以上言憂不在貨，在乎民飢。議者不達農殖之本，多言鑄冶之便。或欲因緣行詐，以賈國利，國利將盡，取者爭競，造鑄之端，於是乎生。蓋萬人鑄之，一人奪之，猶不能給，况今一人鑄之，則萬人奪之乎？雖以陰陽爲炭，萬物爲銅，役不食之民，使不飢之士，猶不能足無厭之

求也。夫欲民殷財阜，要在止役禁奪，則百姓不勞而足。陛下聖德，愍海內之憂，感傷天下之艱難，欲鑄錢貨以救其敝，此猶養魚沸鼎之中，棲鳥烈火之上，水木本魚鳥之所生也，用之不時，必至燋爛。願陛下寬鑿薄之禁，後冶鑄之議，聽民庶之謠吟，問路叟之所憂，瞰三光之文耀，視山河之分流，天下之心，國家大事，粲然皆見，無有遺惑者矣。以上言禁鑄無益，宜止役禁奪。臣嘗誦詩至於「鴻雁于野」之勞，「哀勤百堵」之事，每喟爾長懷，中篇而歎！近聽征夫飢勞之聲，甚於斯歌，是以追悟匹婦吟魯之憂，始於此乎？見白駒之意，屏營彷徨，不能監寐，伏念當今地廣而不得耕，民衆而無所食，羣小競起，進乘國之位，鷹揚天下，鳥鈔求飽，吞肌及骨，并噬無厭，誠恐卒有役夫窮匠，起於板築之間，投斤攘臂，登高遠呼，使愁怨之民，嚮應雲合，八方分崩，中夏魚潰，雖方尺之錢，何能有救其危？猶舉函牛之鼎，維織枯之末。詩人所以「眷然顧之，潛焉出涕」者，也。臣東野狂闇，不達大義，緣廣及之時，對過所問，知必以身脂鼎鑊，爲天下笑。以上民窮則恐爲亂。

諸葛亮出師表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罷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亡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宏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以上志意不可卑薄。官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

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

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

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

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

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

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

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

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

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以上宮府賢才，尚可信

任。）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

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

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馳驅。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

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

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

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帥三軍，北定中原，庶

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

陛下之職分也。（以上自陳志事。）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

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詔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

罪，以告先帝之靈。若無興德之言，則責攸之、禕、允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諫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

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泣，不知所云。（以上總收一節。）

高堂隆諫明帝疏

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

聚人？曰財。然則士民者，乃國家之寶也。穀帛者，乃士民之命也。穀

帛非造化不育，非人力不成。是以帝耕以勸農，后桑以成服。所以

昭事上帝，告虔報施也。昔在伊唐，世值陽九，阨運之會，洪水滔天。

使鯀治之，績用不成。乃舉文命，隨山刊木。前後歷年二十二載，災

眚之甚，莫過於彼。力役之興，莫久於此。堯舜君臣，南面而已。禹敷

九州，庶土庸勳，各有等差。君子小人，物有服章。今無若時之急，而

使公卿大夫，並與厮徒共供事役，開之四夷，非嘉聲也。垂之竹帛，

非令名也。是以有國有家者，「近取諸身，遠取諸物。」嫗煦養育，

故稱「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上下勞役，疾病凶荒，耕稼者寡，

饑饉荐臻，無以卒歲，宜加愍卹，以救其困。（以上言上下勞役宜

加愍卹。）臣觀在昔書籍所載，天人之際，未有不應也。是以古先

哲王，畏上天之明命，循陰陽之逆順，矜矜業業，惟恐有違。然後治

道用興，德與神符。災異既發，懼而修政，未有不延期流祚者也。爰

及末葉，闇君昏主，不崇先王之令軌，不納正士之直言，以遂其情

志，恬忽變戒，未有不尋踐禍難，至於顛覆者也。（以上言當畏天

命。）天道既著，請以人道論之。夫六情五性，同在於人。嗜欲廉貞，

各居其一。及其動也，交爭于心。欲強質弱，則縱濫不禁，精誠不制，

穀帛不立。情苟無極，則人不堪其勞，物不充其求。勞求並至，將起禍亂，故不割情無以相供。仲尼云：「人無遠慮，必有近憂。」由此觀之，禮義之制，非苟拘分，將以遠害而興治也。（以上言情欲不節，將起禍亂。）今吳蜀二賊，非徒白地小虜聚邑之寇，乃據險乘流，跨有士衆，僭號稱帝，欲與中國爭衡。今若有人來告，權備並修德政，復履清儉，輕省租賦，不治玩好，動咨著賢，事遵禮度。陛下聞之，豈不惕然惡其如此，以爲難卒討滅，而爲國憂乎？若使告者曰：彼二賊並爲無道，崇修無度，役其士民，重其徵賦，下不堪命，吁嗟日甚。陛下聞之，豈不勃然忿其困我無辜之民，而欲速加之誅。其次豈不幸彼疲弊，而取之不難乎？苟如此，則可易心而度，事義之數，亦不遠矣。（以上言吳蜀未平，不宜困民。）且秦始皇不築道德之基，而築阿房之宮，不憂蕭牆之變，而修長城之役。當其君臣爲此計也，亦欲立萬世之業，使子孫長有天下。豈意一朝匹夫大呼，而天下傾覆哉？故臣以爲使先代之君，知其所行必將至於敗，則弗爲之矣。是以亡國之主，自謂不亡，然後至於亡。賢聖之君，自謂將亡，然後至於不亡。昔漢文帝稱爲賢主，躬行儉約，惠下養民，而賈誼方以爲爲天下倒懸，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歎息者三。况今天下彫弊，民無儋石之儲，國無終年之畜，外有強敵，六軍暴邊，內興土功，州郡騷動。若有寇警，則臣懼版築之士，不能投命虜庭矣。（以上言存不忘亡。）又將吏奉祿稍見折減，方之於昔，五分居一。諸受休者，又絕廩賜，不應輸者，今皆出半。此

爲官入，兼多於舊。其所出與，參少於昔，而度支經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賦，前後相繼，反而推之，凡此諸費，必有所在。且夫祿賜穀帛，人主所以惠養吏民，而爲之司命者也。若今有廢，是奪其命矣。既得之而又失之，此生怨之府也。周禮：「太府掌九賦之則，以給九式之用，入有其分，出有所歸，不相干乘，而用各足。」各足之後，乃以式貢之餘，供王玩好。又上用財，必考于司會，今陛下所與共坐廊廟治天下者，非三司九列，則台閣近臣。皆腹心造膝，宜在無諱。若見豐省而不敢以告，從命奔走，惟恐不勝，是則具臣，非鯁輔也。昔李斯教秦二世曰：「爲人主而不恣睢命之曰『天下桎梏』。」二世用之，秦國以覆，斯亦滅族。是以史遷議其不正諫而爲世誡。（以上言祿賜不宜減。）

劉琨勸進表

建興五年三月癸未朔，十八日辛丑，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河北并冀幽三州諸軍事，領護軍，匈奴中郎將，司空，并州刺史，廣武侯臣琨，使持節，侍中，都督冀州諸軍事，撫軍大將軍，冀州刺史，左賢王，渤海公，臣琨，頓首死罪。上書。臣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天生蒸人，樹之以君，所以對越天地，司教黎元。聖帝明王，鑒其若此。知天地不可以乏饗，故屈其身以奉之。知黎元不可以無主，故不得已而臨之。社稷時難，則威藩定其傾，郊廟或替，則宗哲彙其祀。所以宏振遐風，式固萬世。三五以降，靡不由之。（以上言宗社當有主者。）臣琨頓首，頓首死罪，死罪。伏惟高祖宣

皇帝肇基景命；世祖武皇帝，遂造區夏。三葉重光，四聖繼軌。惠澤
 侔於有虞，卜年過於周氏。自元康以來，艱禍繁興。永嘉之際，氛厲
 彌昏。宸極失御，登遐醜裔。國家之危，有若綴旒。賴先后之德，宗廟
 之靈。皇帝嗣建，舊物克甄。誕授欽明，服膺聰哲。玉質幼彰，金聲夙
 振。蒙宰攝其綱，百辟輔其治。四海想中興之美，羣生懷來蘇之望。
 不圖天不悔禍，大災荐臻。國未忘雖，寇害尋興。逆胡劉曜，縱逸西
 都。敢肆犬羊，陵虐天邑。臣等奉表使還，仍承西朝去。以年十一月
 不守，主上幽劫，復沈虜廷。神器流離，再辱荒逆。臣每覽史籍，觀之
 前載，厄運之極，古今未有。苟在食土之毛，含氣之類，莫不叩心絕
 氣，行號巷哭。况臣等荷寵三世，位廁鼎司，承問震惶，精爽飛越。且
 悲且惋，五情無主。舉哀朔垂，上下泣血。（以上聞懷愍之難）臣
 現臣碑頌，頓首死罪。死罪！臣聞昏明迭用，否泰相濟。天命未改，
 歷數有歸。或多難以固邦國，或殷憂以啓聖明。齊有無知之禍，而
 小白為五伯之長；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主諸侯之盟。社稷靡安，
 必將有以扶其危，黔首幾絕，必將有以繼其緒。伏惟陛下，元德通
 於神明，聖姿合於兩儀。應命代之期，紹千載之運。夫符瑞之表，天
 人有徵；中興之兆，圖讖垂典。自京畿隕喪，九服崩離；天下蒼然，無
 所歸懷。雖有夏之邊夷，羿宗姬之離犬戎，蔑以過之。陛下撫甯江
 左，奄有舊吳。柔服以德，伐叛以刑。抗明威以攝不類，杖大順以肅
 宇內。純化既敷，則率土宅心。義風旣暢，則遐方企踵。百揆時序于
 上，四門穆穆于下。昔少康之隆，夏訓以為美談。宣王之興，周詩以

為休詠。茂勳格于皇天，清輝光于四海。蒼生顯然，莫不欣戴；聲
 教所加，願為臣妾者哉。且宣皇之亂，惟有陛下。億兆攸歸，會無與
 二。天祚大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陛下而誰。是以邇無異言，遠
 無異望。謳歌者無不吟詠，徽猷獄訟者無不思于聖德。天地之際
 既交，華裔之情允洽。一角之獸，連理之木，以為休徵者，蓋有百數。
 冠帶之倫，要荒之衆，不謀而同辭者，動以萬計。是以臣等敢考天
 地之心，因函夏之趣，昧死以上尊號。願陛下存舜禹至公之情，狹
 巢由抗矯之節，以社稷為務，不以小行為先。以黔首為憂，不以克
 讓為事。上以慰宗廟，乃顧之懷；下以釋普天，傾首之望。則所謂生
 繁華於枯莖，育豐肌於朽骨。神人獲安，無不幸甚。（以上言元帝
 親賢宜嗣大統）臣現臣碑頌，頓首死罪。死罪！臣聞尊位不可
 久虛，萬機不可久曠。虛之一日，則尊位以殆，曠之浹辰，則萬機以
 亂。方今鍾王之子，當陽九之會，狡寇窺窺，伺國瑕隙。齊人波蕩，
 無所繫心。安可以廢而不恤哉！陛下雖欲逡巡，其若宗廟何？其若
 百姓何？昔惠公虜秦，晉國震駭；呂卻之謀，欲立子圉。外以絕敵人
 之志，內有固圍境之情。故曰：喪君有君，羣臣輯穆。好我者勸，惡我
 者懼。前事之不忘，後代之元龜也。陛下明並日月，無幽不燭。深謀
 遠慮，出自胸懷。不勝犬馬憂國之情，遲覩人神開泰之路。是以陳
 其乃誠，布之執事。臣等各忝守方任，職在遐外，不得陪列闕庭。共
 觀盛禮，踴躍之懷，南望罔極。（以上言立君以定民志）謹上臣
 現謹遣兼左長史，右司馬臣，溫嶠，主簿臣，辟閭，調，臣，禪，遣散騎常

侍，征虜將軍，清河太守，領右長史，高平亭侯，臣榮劾，輕車將軍，關內侯，臣郭穆奉表。臣現臣禪等，頓首頓首，死罪，死罪！

江式文字源流表

臣聞伏羲氏作，而八卦形其畫；軒轅氏興，而靈龜彰其彩。古史倉頡，覽二象之爻，觀鳥獸之迹，別創文字，以代結繩，用書契以維事。迄於三代，厥體頗異，雖依類取制，未能違倉氏矣。故周禮「八歲入小學，保氏教以六書」。蓋是史頡之遺法。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同或異，時人謂之「籀書」。孔子修六經，左邱明述春秋，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言。（以上自上古至孔子。）其後七國殊軌，文字乖舛，暨秦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獨罷不合秦文者，斯作倉頡篇，車府令高作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式，頗有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於是秦燒經書，滌除舊典，獄官繁多，以趣簡易，始用隸書，古文自此息矣。隸書者，始皇使下杜人程邈，附於小篆所作也。世人以邈徒隸，即謂之「隸書」。故秦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符書，四曰蟲書，五曰摹印，六曰署書，七曰殳書，八曰隸書。（以上秦。）漢興，有尉律學徒教以籀書，又習八體。試之課，最以爲尙書史。書省字不正，輒舉劾焉。又有「草書」，莫知誰始。其形書雖無厥說，亦一時之變通也。孝宣時，召通倉頡讀者，獨張敞從受之。涼州刺史杜業，沛人爰禮，講學大夫秦近，亦能言之。孝平時，徵禮等百餘人，說文字於未央宮中，以禮爲小學元士，黃門侍郎揚雄採以作訓纂篇，及

亡新居攝，自以運應制作，使大司馬甄豐校文字之部，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三曰篆書，云小篆也；四曰佐書，秦隸書也；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所以書旛信也。壁中書者，魯恭王壞孔子宅，而得尙書春秋論語孝經也。又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書體與孔氏相類，即前代之古文矣。（以上西漢及新莽。）後漢扶風曹喜，號曰工篆，小異斯法，而甚精巧。自是後學皆其法也。又詔侍中賈逵修理舊文，殊藝異術。王敦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逵即汝南許慎，古學之師也。後慎嗟時人之好奇，歎俗儒之穿鑿，故撰說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終亥，各有部屬，可謂類聚羣分，雜而不越。文質彬彬，最可得而論也。左中郎將蔡邕，採李斯曹喜之法，以爲古今雜形，詔於太學立石碑，刊載五經題書楷法，多是邕書也。後開鴻都，書畫奇能，莫不雲集。時諸方獻篆，無出邕者。（以上後漢。）魏初，博士清河張揖，著埤蒼廣雅古今字詁方之許篇，古今體用，或得或失。陳留邯鄲淳，亦與揖同，博聞古藝，特善蒼雅許氏字指，八體六書，精究厥理，有名於揖，以書教諸皇子。又建三字石經於漢碑西，其文蔚煥，三體復宣，較之說文篆隸大同，而古字小異。又有京兆章誕，河東衛覬，二家並號能篆。當時臺觀牋題，寶器之銘，悉是誕書，咸傳之子孫，世稱其妙。（以上曹魏。）晉世呂忱表上字林六卷，尋其況趣，附託許慎說文，而按偶章句，隱別古籀奇惑之字，文得正隸，不差篆意也。忱弟澗，別做故左校令李登聲

類之法，作韻集五卷，使富商隸微羽，各為一篇。而文字與兄便是魯衛，音讀楚夏時有不同。（以上晉）皇魏承百王之季，紹五運之緒，世易風移，文字改變，篆形謬錯，隸體失真，俗學鄙習，復加虛造。巧談辨士，以意為疑，炫惑於時，難以釐改。乃日追來為歸，巧言為辯，小鬼為飄，神蟲為蠶，如斯甚衆，皆不合孔氏古書，史籀大篆，許氏說文，石經三字也。（以上元魏文字錯謬）嗟夫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臣六世祖瓊，家世陳留，往晉之初，與從父兄皆受學於衛覬。古篆之法，蒼雅方言，說文之誼，當時並收善譽。而祖遇洛陽之亂，避地河西，數世傳習，斯業所以不墜也。世祖太延中，牧隄內附，臣亡祖文威杖策歸國，奉獻五世傳掌之書，古篆八體之法。時蒙褒錄，敘列於儒林，官班文省，家號世業。（以上自述世習斯業）臣藉六世之資，奉遵祖考之訓，切慕古人之軌，企踐儒門之轍。求撰集古來文字，以許慎說文為主，及孔氏尚書五經音註，籀篇爾雅三蒼，凡將方言通俗文，祖文宗，堦蒼廣雅，古今字詁三字，石經字林韻集，諸賦文字有六書之誼者，以類編聯，文無重複，統為一部。其古籀奇惑，俗隸諸體，咸使班於簾下，各有區別。訓詁假借之誼，隨文而解，音讀楚夏之聲，逐字而註，其所不知，則闕如也。冀省百氏之觀，而同文字之域。（以上自述撰集文字，以義為主，而訓詁音聲附見）

陸贄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冀甯奉宣聖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殄，又淮西兇黨，

攻逼襄城。卿讒古知今，合有良策，宜具陳利害封進者。」臣質性凡鈍，聞見陋狹，幸因乏使，暫組昇朝。若承過恩，文學入侍。每自奮勵，思酬獎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干議，典制所禁。未信而言，聖人不尙。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芻蕘。此堯舜捨己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開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軼者，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禮，而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傍懼責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徒，非有扶危救亂之志。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直微臣獨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幸，社稷之福也。（以上進言之由）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願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是知兵法者無他，見其情而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

與無兵同，將不爲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飭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此？今兩河淮內爲叛亂之帥者，獨四五凶人而已。尙恐其中或有傍遭註，內蓄危疑，蒼黃失圖，勢不得止，亦未必皆是處心積慮，果爲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衆蓋並脅從，苟知全生，豈願爲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無干苗格，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鷂之性，其下同惡，復有千百相從，是皆卒伍庸流，聞闖下品，其志好不過鬻色財貨之樂，其材用不過蹴踘距踴之能，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爲智謀，其御衆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爲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衆寡不敵。然尙曠歲持久，老師費財，加算不止於舟車，徵卒殆窮於閩濮。答肉捶骨，呻吟里閭，送父別夫，號呼道路。枵軸已空，興發已殫，而將帥者尙曰財不足，兵不多。比徵臣所以干慮百思而不悟其理也！未審陛下嘗徵其說，察其由乎股肱之臣，日月獻納，復爲陛下察其事乎？臣愚無知，實所深惑，遂乃過爲臆度，輒肆討論，以爲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今以陛下效其明聖，羣帥畏威，雖萬無此虞，然亦不可不試省察也。陛下若謂臣此說蓋虛體耳，不足徵焉！臣請復爲陛下效其明徵，

以實前說：田悅倡亂之始，氣盛力全，恆趙齊濟，迭爲脅齒。陛下特詔馬燧，委之專征，拘置李元，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利之釁。故能累摧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也。田悅既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我帥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還日增，帥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爲用。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紆目前之慮，或興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蠶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率，而根柢短拔矣。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三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謂繁矣。陛下爲之宵衣旰食，可謂憂慮矣。海內爲之行齋居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翦滅無期，漂搖不甯，事變難測，是以兵貴拙速，不尙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深切之誠，往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濁變之。

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以勞心於遠慮者，莫若修近而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爲，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毛，但在陛下然之與否耳。（以上言操失其柄，當務改行易制。）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辯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朝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竊，偷全餘生，無復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皆受田悅誘陷，遂爲猖狂出帥。事起無名，衆情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爲？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所謂幽燕恆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虧。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臣聞胡邪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分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則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推倚。此臣所謂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

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材，當浚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機援，累敕諸鎮務使協同，容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繩，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以上辨輕重緩急。）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元澗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籍馬之按，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紆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羣盜，尙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唯馬燧抱節，李元弼三帥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彊，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帥，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李晟往矣，猶曰未足，復請益帥，於是行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帥不在矣，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寶臣，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寶臣，皆著銳養謀，劇賊之方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寶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知乘其後，是則賊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溢於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三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纒能

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滅兵車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爲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爲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謹奏。（以上請撤河北之兵，回援汝洛。）

陸贄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朝隱奉宜聖旨：「頻覽卿表狀，勸朕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辭理懇切，深衷盡忠，朕本心甚好推誠，亦能納諫，但緣上封事及奏對者，少有忠良，多是論人長短，或探朕意旨，朕雖不受讒譖，出外卽謾生是非，以爲威福。朕往日將謂君臣一體，都不隄防，緣推誠不疑，多被姦人賣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無他故，卻是失在推誠。又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以自取名。朕從卽位以來，見奏對論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試加質問，卽便辭窮。若有奇才異能，在朕豈惜拔擢，朕見從前已來，事祇如此，所以近來不多取次對人，亦不是倦於接納。卿宜深悉此意者。」（以上述旨）聖德廣大，如天包容，俯矜狂愚，仍賜獎諭。嘉臣以懇切，目臣以盡忠，雖甚庸庸，實懷感勵。夫知無不言之謂盡，事君以義之謂忠。臣之夙心，久以自誓，以此爲奉上之道。以此爲報主之資，幸逢休明，獲展誠願。既免罪戾，又蒙褒稱，庶旣周旋，不敢失墜。儻陛下廣推此道，施及萬方，咸獎直以矜愚，各錄長而捨短，人之欲善，誰不如臣。自然聖德益彰，羣心盡達，愚衷懇懇，實在於斯。睿眷特深，縷宣密旨，備該物理，曲盡人情。其於慮遠防微，固

非常識所逮。然臣竊謂天子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惡木而廢發生，天子不以時有小人而廢聽納。帝王之盛，莫盛於堯。雖四凶在朝，而僉議靡輕。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是知人有邪直賢愚，在處之各得其所而已。必不可以忠良者少，而闕於詢謀獻納之道也。昔人有因噎而廢食者，又有懼溺而自沈者。其爲矯枉防患之慮，豈不過哉？願陛下取鑒於茲，勿以小虞而妨大道也。臣聞人之所助在乎信，信之所立在乎誠。守誠於中，然後俾衆無惑，存信於己，可以教人不欺。唯信與誠，有補無失。一不誠則心莫之保，一不信則言莫之行。故聖人重焉，以爲食可去而信不可失也。又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物者，事也。言不誠，則無復有事矣。匹夫不誠，無復有事，况王者賴人之誠以自固，而可不誠於人乎？陛下所謂失於誠信，以致患害者，臣竊以斯言爲過矣。孔子曰：「可與言而不與之言，失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失言；智者不失人，亦不失言。」由此論之，陛下可審其所言而不可不慎，信其所與而不可不誠。海禽至微，猶識情僞，含靈之類，固必難誣。前志所謂衆庶者，至愚而神，蓋以蚩蚩之徒，或昏或鄙，此其似於愚也。然而上之得失，靡不辯；上之好惡，靡不知；上之所祕，靡不傳；上之所爲，靡不效。此其類於神也。故馭之以智，則人詐；示之以疑，則人偷；接不以禮，則徇義之聲輕；撫不以恩，則效忠之情薄。上行之，則下從之；上施之，則下報之。若響應聲，若影從表，表枉則影曲，聲浮則響邪。懷鄙詐而求顏色之不形，顏色形而求觀者之不辯，觀

者辯而求衆庶之不惑；衆庶惑而求叛亂之不生。自古及今，未之得也。故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若不盡於己，而望盡於人，衆必給而不從矣。不誠於前，而曰誠於後，衆必疑而不信矣。今方岳有不誠於國者，陛下則興師以伐之，臣庶有虧信於上者，陛下則出令以誅之。有司順命誅伐，而不敢縱捨者，蓋以陛下之所有，責彼之所無故也。向若陛下不誠於物，不信於人，人將有辭，何以致討？是知誠信之道，不可斯須去身。願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爲悔者也。（以上言誠信不可悔。）

臣聞春秋傳曰：「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易曰：「日新之謂盛德。」禮記曰：「德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商書仲虺述成湯之德曰：「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周詩：「吉甫美宣王之功，曰：『衰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夫禮易春秋，百代不刊之典也。皆不以無過爲美，而謂大善盛德在於改過日新。成湯聖君也，仲虺聖輔也，以聖輔而贊揚聖君，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周宣中興之賢主也，吉甫文武之賢臣也，以賢臣而歌誦賢主，不美其無闕而美其補闕。是則聖賢之意，較然著明。唯以改過爲能，不以無過爲貴。蓋爲人之行，必有過差，上智下愚，俱所不免。智者改過而遷善，愚者恥過而遂非。遷善則其德日新，遂非則其惡彌積。斯謂小人。故聞義能徙者，常情之所難；從諫弗拂者，聖人之所尚。至一贊揚君德，歌述主功，或以改過不吝爲言，或以有闕能補爲美，中古已降，淳風浸微。臣既尙諫，君亦自聖，掩盛德而行小

道，於是有入則造膝出則譴辭之態興矣。姦由此滋，善由此沮。帝王之意，由此惑，譴臣之罪，由此生。媚道一行，爲害斯甚。太宗文皇帝挺秀千古，清明在躬，再恢聖謨，一變流弊，以虛受爲理本，以直言爲國華，有面折廷爭者，必爲霹靂之威，而明言獎納。有上封獻議者，必爲黜心意之欲，而手敕褒揚，故得有過必知，知而必改。存致雍熙之化，沒齊堯舜之名。向若太宗，徇中主之常情，滯習俗之凡見，聞過則羞己之短，納諫又畏人之知。雖有求理之心，必無濟代之效；雖有悔過之意，必無從諫之名。此則聽納之實不殊，隱見之情小異。其於損益之際，已有若此相懸。又况不及中才帥心自用，肆於人上，以遂非拒諫，孰有不危者乎？且以太宗有經緯天地之文，有底定禍亂之武，有躬行仁義之德，有致理太平之功，其爲休烈耿光，可謂盛極矣。然而人到于今，稱詠以爲道冠前古，澤被無窮者，則從諫改過爲其首焉。是知諫而能從，過而能改，帝王之美，莫大於斯。陛下所謂「諫官論事，少能慎密，例自矜銜，歸過於朕」者，臣以爲不密自矜，信非忠厚。其於聖德，固亦無虧。陛下若納諫不違，則傳之適足增美；陛下若違諫不納，又安能禁之勿傳。伏願以貞觀故事爲楷，模使太宗風烈，重光於聖代。恐不可謂此爲歸過，而阻絕直言之路也。（以上言從諫改過爲美德。）

臣聞虞舜察邇言，故能成聖化；晉文聽輿誦，故能恢霸功。大雅有「詢于芻蕘」之言，洪範有「謀及庶人」之義。是則聖賢爲理務，詢衆心，不敢忽細微，不敢侮隸寡。侈言無驗，不必用；質言當理

不必違。遜于志者不必然；逆于心者不必否；異于人者不必是同。于衆者不必非；辭拙而效速者不必愚；言甘而利重者不必智。是皆考之以實，慮之以終，其用無他，唯善所在，則可以盡天下之理。見天下之心，夫人之常情，罕能無惑。大抵蔽於所信，阻於所疑，忽於所輕，溺於所欲。信既偏則聽言而不考其實，由是有過當之言，疑既甚則雖實而不聽其言。於是有失實之聽，輕其人則遺其可重之事，欲其事則存其可棄之人。斯竝苟縱私懷，不稽皇極。于以虧天下之理，于以失天下之心。故常情之所輕，乃聖人之所重。圖遠者先驗於近，務大者必慎於微。將在博採而審用其中，固不在慕高而好異也。陛下所謂「比見奏對，論事皆是雷同，道聽塗說」者，臣竊以衆多之議，足見人情，必有可行，亦有可畏。恐不宜一概輕侮而莫之省納也。以上言雷同之論，不可輕棄。陛下又謂「試加質問，即便辭窮」者，臣竊以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盡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何以知其然？臣每讀史書，見亂多理少，因懷感。嘗試思之，竊謂爲下者莫不願忠，爲上者莫不求理。然而下每苦上之不理，上每苦下之不忠。若是者，何兩情不通故也。下之情莫不願達於上，上之情莫不求知於下。然而下恆苦上之難達，上恆苦下之難知。若是者，何九弊不去故也。所謂九弊者，上有其六，而下有其三。好勝人，恥聞過，騁辯給，眩聰明，厲威嚴，恣彊愎，此六者，君上之弊也。詔諛，頌望，畏懼，此三者，臣下之弊也。上好勝，必甘於佞辭；上恥過，必忌於直諫；如是則下之詔諛者，順旨

而忠實之語不聞矣。上騁辯，必剽說而折人以言；上眩明，必態度而虞人以詐。如是則下之願望者自便，而抑磨之辭不盡矣。上厲威，必不能降情以接物；上恣愎，必不能引咎以受規。如是則下之畏懼者避辜，而情理之說不申矣。夫以區域之廣大，生靈之衆多，宮闕之重深，高卑之限隔，自黎獻而上，獲觀至尊之光景者，踰億兆而無一焉。就獲觀之中，得接言議者，又千萬不一。幸而得接者，猶有九弊居其間，則上下之情所通鮮矣。上情不通於下，則人感下情不通於上，則君疑。疑則不納其誠，感則不從其令。誠而不見，則應之以悖；令而不見，則加以以刑。下悖上刑，不敗何待？是使亂多理少，從古以然。考其初心，不必淫暴，亦在乎兩相阻，馴致其失，以至於艱難者焉。昔龍逢誅而夏亡，比干剖而殷滅，宮奇去而處敗，屈原放而楚衰。臣謂夏殷處楚之君，若知四子之盡忠，必不剽棄；若知四子之可用，必不拒違。所以至於忍害而捨絕者，蓋謂其言不足行，心不足保故也。四子既去，四君亦危。然則言之固難，聽亦不易。趙武咄咄而爲晉賢臣，侯木訥而爲漢元輔。公孫弘上書論事，帝使難弘以十帝，弘不得其一，及爲宰相，卒有能名。周昌進諫其君，病吃不能對詔，乃曰：「臣口雖不能言，心知其不可。然則口給者事或非信，辭屈者理或未窮。」人之難知，堯舜所病，胡可以一誦一詰而謂盡其能哉？以此察天下之情，固多失實。以此輕天下之士，必有遺才。臣是以竊慮陛下雖窮其辭，而未窮其理，能服其口，而未服其心，良有以也。以上言辭窮者未必理

屈。古之王者，明四目，達四聰，蓋欲幽抑之必通，且求聞己之過也。垂旒於前，鈺纒於側，蓋惡視聽之太察，唯恐彰人之非也。降及末代，則反於斯。聰明不務通物情，視聽祇以伺罪釁，與衆違欲，與道乖方。於是相尚以言，相示以智，相冒以詐，而君臣之義薄矣。以下性含仁，聖意務雅熙，而使至道未孚，臣竊爲陛下懷愧於前哲也。古人所以有恥君不如堯舜者，故亦以是爲心乎？夫欲理天下而不務於得人心，則天下固不可理矣。務得人心而不勤於接下，則人心固不可得矣。務勤接下而不辯君子小人，則下固不可接矣。務辯君子小人而惡其言過，悅其順己，則君子小人固不可辯矣。趣和求媚，人之甚利存焉。犯顏取怨，人之甚害存焉。居上者易其害而以美利利之，猶懼忠告之不覿，况有疏隔而勿接，又有猜忌而加損者乎？天生烝人，合以爲國。人之有口，不能無言。人之有心，不能無欲。言不宜於上，則怨譎於下；欲不歸於善，則湊集於邪。聖人知衆之不可以力制也，故植謗木，陳諫鼓，列爭臣之位，置采詩之官，以宣其言，尊禮義，安誠信，厚賢能之賞，廣功利之途，以歸其欲。使上不至於亢，下不至於窮，則人心安得而離亂？亂兆何從而起？古之無爲而理者，其率用此歟？苟有理之之意，而不知其方，苟知其方，而心守不壹，則得失相半，天下之理亂，未可知也。其又違道以師心，棄人而任己，謂欲可逞，謂衆可誣，謂專斷無傷，謂詢謀無益，謂諛說爲忠順，謂獻替爲安愚，謂進善爲比周，謂嫉惡爲嫌忌，謂多疑爲御下之術，謂深察爲照物之明，理道全乖，國家之

顛危可立待也。理亂之戒，前哲備言之矣。安危之效，歷代嘗試之矣。舊典盡在，殷鑒足徵。其於措置施爲，在陛下明識所擇耳。（以上分別治亂之由，宜戒疏隔猜忌。）伏願廣接下之道，開獎善之門，宏納諫之懷，勵推諫之美。其接下也，待之以禮，煦之以和，虛心以盡其言，端意以詳其理，不禦人以給，不自眩以明，不以先覺爲能，不以臆度爲智，不形好惡以招諂，不大聲色以示威，如權衡之懸，不作其輕重，故輕重自辨，無從而詐也。如水鏡之設，無意於妍蚩，而妍蚩自彰，莫得而怨也。有犯顏讜直者，獎而親之，有利口讒佞者，疏而斥之，自然物無蘊情，言不苟進，君子之道浸長，小人之道日消，何憂乎少忠良，何有乎作威福，何患乎安說是非。如此則接下之要備矣。其獎善也，求之若不及，用之懼不周，如梓人之任材，曲直當分，如滄海之歸水，洪涓必容。能小事則處之以小官，立大勞則報之以大利。不忌怨，不避親，不扶瑕，不求備，不以人廢舉，不以己格人，聞其才必試，以事能其事，乃進以班，自然無不用之才，亦無不實之舉。如此則獎善之道得矣。其納諫也，以補過爲心，以求過爲急，以能改其過爲善，以得聞其過爲明。故諫者多，表我之能好，諫者直，示我之能賢。諫者之狂，認明我之能恕。諫者之漏，泄彰我之能從。有一於斯，皆爲盛德。是則人君之與諫者交相益之道也。諫者有爵賞之利，君亦有理安之利。諫者得獻替之名，君亦得採納之名。然猶諫者有失中，而君無不美，唯恐讜言之不切，天下之不聞。如此則納諫之德光矣。其推誠也，在彰信，在任人。彰

信不務於盡言，所貴乎出言則可復；任人不可以無擇，所貴乎已擇則不疑。言而必誠，然後可求人之聽命；任而勿貳，然後可責人之成功。誠信一虧，則百事無不紕繆；疑貳一起，則羣下莫不憂虞。是故言或乖宜，可引過以改其言，而不可苟也。任或乖當，可求賢以代其任，而不可疑也。如此則推誠之義孚矣。（以上接下，獎善納諫，推誠四大端。）微臣所以屢屢摩躋而不能自抑者，蓋以陛下有拯亂之志，而多難未平；有務理之誠，而庶績未乂；有堯舜聰明之德，而未光宅於天下；有覆載含宏之量，而未翕受於衆情。故臣每中夜翻思，無不竊歎而深惜也！向若陛下有其位而無必行之志，有其志而無可致之資，則臣固已從俗浮沈，何苦而汲汲如是！惟陛下詳省所闕，亟行所宜，歸天下之心，濟中興之業，此臣之願也！億兆之福也！宗社無疆之休也！謹奏。

教員之益友 學生之良師

圖線 剖解 英文 文法 鏡

英文文法深奧不易領悟欲求深淺咸宜顯豁呈露之本百不得一學者憾焉史君雨文掌教有年研究有得別出機杼編成此本中用圖線剖解敘述明瞭簡易可以速成教學自修均當奉為圭臬出版以來全國各校採作課本者已達一千餘校之多本書之價值不言可喻矣今為更事普徧計重加修訂複版行世由本社發行加意推行以惠士林茲將本書特色摘錄如下

- 一 本書應用文法均已詳備繙譯則隨文法所至而設例句及自習題
 - 二 文法定義及一切講解均用漢文讀者毫無隔膜之慮
 - 三 所設例句無不迎合中國學子之心理且每一例句均附漢譯
 - 四 對於句語結構用圖線法剖解雖半字之分亦可清明如鏡
 - 五 他種文法均限八部順序之身版法編制以教學者多有疑難本書則由淺入深
 - 六 力免此弊如複膜代名詞則編在子句之後
 - 七 全書圖解練習亦均有漢譯又全部漢學英練習皆附註難字學者可迎刃而解
 - 八 本書動詞時候及介係詞用法論之甚詳學者極易領悟
 - 九 本書程度深淺宜即已通英文者亦頗有研究之價值
- 本書用作自修固可無師自通教員參考既便教授又能節省腦力誠教育自修無上之善本也
本書定名雖為文法實可作為文法造句折句繙譯等用

桃林紙印 實洋一元四角
 瑞興紙印 實洋一元二角
 (上海山東路一四三)
東方文學社發行
 各省大東書局代售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三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奏議之屬三

陸贄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右臣聞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安救示人以義其患猶私示人以私患必難弭故聖人之立教也賤貨而尊讓遠利而尚廉天子不問有無諸侯不言多少百乘之室不畜聚斂之臣夫豈皆能忘其欲賄之心哉誠懼賄之生人心而開禍端傷風教而亂邦家耳是以務鳩斂而厚其帑積之積者匹夫之富也務散發而收其兆庶之心者天子之富也天子所作與天同方生之長之而不恃其爲成之收之而不私其有付物以道混然忘情取之不爲貪散之不爲費以言乎體則博大以言乎術則精微亦何必撓廢公方崇聚私貨降至尊而代有司之守辱萬乘以效匹夫之藏虧法失人誘姦聚怨以斯制事豈不過哉（以上言天子不蓄私財）今之瓊林大盈自古悉無其制諸習舊之說皆云創自開元貴臣貪權飾巧求媚乃言郡邑貢賦所用益各區分稅賦當委之有司以給經用貢獻宜歸乎天子以奉私求元宗悅之新

是二庫蕩心侈欲萌抵於茲迨乎失邦終以餌寇。記曰：「貨悖而入必悖而出。」豈非其明效與（以上言開元始置二庫）陛下嗣位之初務遵理道敦行約儉斥遠貪饜雖內庫舊藏未歸太府而諸方曲獻不入禁闈清風肅然海內丕變議者咸謂漢文卻馬晉武焚裘之事復見於當今近以寇逆亂常變與外幸既屬憂危之運宜增儉勵之誠臣昨奉使軍營出遊行殿忽親右廊之下勝列二庫之名懼然若驚不識所以何則天衢尚梗帥旅方殷瘡痛呻吟之聲噢咻未息忠勤戰守之效賞賚未行而諸道貢珍遽私別庫萬目所視孰能忍懷（以上言大難未平不宜遽私二庫）竊揣軍情或生缺望試詢候館之吏兼探道路之言果如所虞積憾已甚或忿形謗讒或醜肆譎語頗含思亂之情亦有悔忠之意是知叱俗昏鄙識昧高卑不可以尊極臨而可以誠義感頃者六師初降百物無儲外扞兇徒內防危堞晝夜不息迨將五旬凍餒交侵死傷相枕畢命同力竟夷大艱良以陛下不厚其身不私其欲絕甘以同卒伍輟食以昭功勞無猛制而人不攜懷所感也無厚賞而人不怨悉所無也今者攻圍已解衣食已豐而謠譎方興

軍情稍阻。豈不以勇夫恆性，嗜貨矜功，其患雖既與之同憂，而好樂不與之同利；苟異恬默，能無怨咨；此理之常，固不足怪。以上言軍情難怨。記曰：「財散則民聚，財聚則民散。」豈非其殷鑒歟？衆怒難任，蓄怨終泄；其患豈徒人散而已？亦將慮有構姦鼓亂，干紀而疆取者焉？夫國家作事，以公共爲心者，人必樂而從之；以私奉爲心者，人必拂而叛之。故燕昭築金臺，天下稱其賢；殷紂作玉杯，百代傳其惡。蓋爲人與爲己殊也。周文之囿百里，時患其尙小；齊宣之囿四十里，時病其太大。蓋同利與專利異也。爲人上者，當辨察茲理，洒濯其心，奉三無私，以壹有衆。人或不率，於是用刑，然則宜其利而禁其私，天子所恃以理天下之具也。捨此不務，而墮利行私，欲人無貪，不可得已。今茲二庫珍幣所貯，不領度支，是行私也；不給經費，非宣利也；物情離怨，不亦宜乎？以上言所以致離怨之理。智者因危而建安，明者矯失而成德。以陛下天姿英聖，儻加之見善必遷，是將化蓄怨爲銜恩，反過差爲至當。促珍遺孽，永垂鴻名。易如轉規，指顧可致。然事有未可知者，俱在陛下。行與否耳。能則安，否則危；能則成德，否則失道。此乃必定之理也。願陛下慎之。惜之。陛下誠能近想重圍之殷憂，追戒平居之專欲。器用取給，不在過豐；衣食所安，必以分下。凡在二庫貨賄，盡令出賜有功；坦然布懷，與衆同欲。是後納貢，必歸有司；每獲珍華，先給軍賞。瓌異織羅，一無上供；推赤心於其腹中，降殊恩於其望外。將卒慕陛下必信之賞，人思建功，兆庶悅陛下改過之誠，孰不歸德。

如此則亂必靖，賊必平；徐駕六龍，旋復都邑。興行隆典，整緝琴綱。乘輿有舊儀，郡國有恆賦。天子之貴，豈當憂貧？是乃散其小儲而成其大儲也。損其小寶而固其大寶也。舉一事而衆美具，行之又何疑焉？怪少失多，廉賈不處；溺近迷遠，中人所非。況乎大聖應機，固當不俟終日。不勝管窺願效之至，謹陳冒以聞。謹奏。以上請改過散財。

韓愈禘祫議

右今月十六日敕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內開奏者。將仕郎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肅敬祀事。凡在擬議，不敢自專。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今輒先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曰：獻懿廟主，一永藏之夾室，臣以爲不可。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時，豈得不食於太祖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之合矣。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臣又以爲不可。謹按禮記：天子立七廟，一壇一墀。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以降，始有毀廢之議。事非經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懿二祖猶在壇墀之位。況於毀廢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

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靈，眷顧依遲，不即鑿於下國也。四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之主，而復築宮無其所，廢祭則於義不通。以上備舉五說之不可。此五說者，皆所不可。故臣博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元王，周祖后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非傳於後代之法也。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又常祭甚衆，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比於仲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囑令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以上自陳已說）

韓愈論佛骨表

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三 奏議三

臣某言：伏以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帝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太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詳其年壽所極，堆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耳。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已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中。國亦尋滅。事佛之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以上言事佛得禍。）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嘗恨焉。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神聖英武，數千百年已來，未有倫比。即位之初，即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昇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作此崇奉，以祈福祚也。直以年豐人樂，徇人之心，爲京都士庶設詭異之觀，戲玩之具耳。安有聖明若此。

而肯信此等事哉？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將謂真心事佛，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鬻車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以上言憲宗不應信佛。）夫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于其國，尙令巫祝，以桃茱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茱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豈不快哉！佛如有靈，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無任感激懇懼之至。謹奉表以聞。（以上請屏斥。）

歐陽修論臺諫言事未蒙聽允書

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忠邪不分而

是非錯亂，則舉國之臣皆可疑；既盡疑其臣，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爭之。爭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爭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爭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爭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爭勝也。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聰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聽明不惑而樂哉！其與區區自執而與臣下爭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悛。」又戒湯曰：「自用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尙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羣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

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流民，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事委一不學無識，讒邪復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搖。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此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濬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感，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絕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詔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

智聰明，羣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恥，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使其政事，別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

蘇軾上皇帝書

臣近者不度愚賤，輒上封章，言買燈事，自知瀆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鉞之誅。而側聽逾旬，威命不至，問之府司，則買燈之事，尋已停罷。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聽之，驚喜過望。以至感泣何者？改過不吝，從善如流，此堯舜禹湯之所勉強而力行。秦漢以來之所絕無而僅有。願此買燈毫髮之失，豈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則所謂智出天下，而聽於至愚，感加四海，而屈於匹夫。臣今知陛下可與爲堯舜，可與爲湯武，可與富民而措刑，可與彊兵而伏戎虜矣。有君如此，其忍負之。惟當披露腹心，捐棄肝腦，盡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於買燈者矣，而獨區區以此爲先者，蓋未信而諫，聖人不與交淺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試論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將有待而後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誅，則是既已許之矣。許而不言，臣則有罪。是以願終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願陛下結人心，厚風俗，存紀綱。

而已。(以上總起)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疆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書曰：「予臨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爲君，民散則爲仇讎。聚散之間，不容毫釐。故天下歸往謂之王，人各有心謂之獨夫。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於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燈之有膏，如魚之有水，如農夫之有田，如商賈之有財。木無根則槁，燈無膏則滅，魚無水則死，農夫無田則飢，商賈無財則貧。人主失人心則亡，此必然之理也，不可道之災也。其爲可畏，從古已然。苟非樂禍好亡，狂易喪志，孰敢肆其胸臆，輕犯人心乎？昔子產焚載書，以弭衆言，賂伯石以安巨室，以爲衆怒難犯，專欲難成。而孔子亦曰：「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爲厲已也。」惟商鞅變法，不顧人言，雖能驟致富彊，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義，見刑而不見德，雖得天下，旋踵而亡。至於其身，亦卒不免負罪出走，而諸侯不納，車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間，豈願如此？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田常雖不義，得衆而彊。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則國以又安。庾亮之召蘇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則反爲危辱。自古迄今，未有和易同衆而不安，剛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以上總言結人心)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悅矣。中外之人，無賢不肖，皆言祖宗以來，治財用者，不過三司使副判官，經今百年，未嘗闕事。今者無故又創一司，號曰制置三司條例

司，六七年，日夜講求於內；使者四十餘輩，分行營幹於外。造端宏大，民賢驚疑；創法新奇，吏皆惶惑。賢者則求其說而不可得，未免於憂；小人則以其意度於朝廷，遂訂爲謗，謂陛下以萬乘之主而言利，謂執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財。商賈不行，物價騰踊；近自淮甸，遠及川蜀，喧傳萬口，論說百端。或言京師正店，議置監官，夔賂深山，當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滅剋兵吏廩祿。如此等類，不可勝言。而甚者至以爲欲復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顧。陛下與二三大臣亦聞其語矣！然而莫之顧者，徒曰：「我無其事，又無其意，何恤於人言？」夫人言雖未必皆然，而疑似則有以致謗。人必貪財也，而後人疑其盜；人必好色也，而後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則無此謗，豈去歲之人皆忠厚，而今歲之士皆虛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諱其事，有其名而辭其意，雖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子金以購人，人必不信，謗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條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年與使者四十餘輩，求利之器也。驅鷹犬而赴林藪，語人曰：「我非獵也！」不如放鷹犬而默自馴，操網罟而入江湖，語人曰：「我非漁也！」不如捐網罟而人自信，故臣以爲消讒慝而召和氣，復人心而安國本，則莫若罷制置三司條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創此司者，不過以興利除害也，使罷之而利不興，害不除，則勿罷罷之而天下悅，人心安，興利除害無所不可，則何苦而不能？陛下欲去積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議而後行。事若不由中書，則是亂世之法。聖君賢

相，夫豈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書，熟議不免使宰相，此司之設，無乃冗長而無名。（以上論制置三司條例司。）智者所圖，貴於無迹。漢之文景，紀無可書之事；唐之房杜，傳無可載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與文景言賢者，與房杜蓄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無赫赫之功。」豈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謂圖者，萬分未獲其一也，而迹之布於天下，已若泥中之鬥獸，亦可謂拙謀矣。陛下誠欲富國，擇三司官屬與漕運使副，而陛下與二三大臣，孜孜講求，歷以歲月，則積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堅，中道而廢。孟子有言：「其進銳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後，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此言亦不可用。書曰：「謀及卿士，至於庶人，合時大同，乃底元吉。若逆多而從少，則靜吉而作凶。」今自宰相大臣，既已辭免不為，則外之議論斷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獨安受其名而不辭，非臣愚之所識也。君臣宵旰，幾一年矣，而富國之效，茫如捕風。徒聞內帑出數百萬緡，祠部度五千餘人耳。以此為術，其誰不能？（以上言謀事貴於無迹。）且遣使縱橫，本非令典。漢武遺繡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籍，盜賊公行，出於無術，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於文景，當時責成郡縣，未嘗遣使。及至孝武，以郡縣遲緩，始命臺使督之。以至蕭齊，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極言其事，以為此等朝辭禁門，情態即異。暮宿州縣，威福便行。驅迫郵傳，折辱

守宰；公私煩擾，民不聊生。唐開元中，宇文融奏置勸農判官，使裴寬等二十九人，并攝御史，分行天下，招揭戶口，檢實漏田。時張說揚揚皇甫環揚相，如皆以為不便，而相繼罷黜。雖得戶八十餘萬，下懼融威勢，不敢異辭。陛下試取其傳讀之，觀其所行為是為否？近者均稅寬恤，冠蓋相望。朝廷亦旋覺其非，而天下至今以為謗。會未數歲，是非較然。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且其所遺尤不適宜。事少而員多人，輕而權重，夫人輕而權重，則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興爭事。事少而員多，則無以為功，必須生事以塞責。陛下雖嚴賜約束，不許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從其令而從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動而惡靜，好同而惡異，指意所在，誰敢不從？臣恐陛下赤子，自此無甯歲矣。（以上論遣使。）至於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難，何者？汴水濁流，自生民以來，不以種稻。秦人之歌曰：「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漑且糞，長我禾黍。」何嘗曰：「長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萬頃之稻，必用千頃之陂。一歲一淤，三歲而滿矣。陛下遽信其說，即使相視地形。萬一官吏苟且順從，真謂陛下有意興作，上糜帑廩，下奪農時。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雖食議者之肉，何補於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遺利，蓋略盡矣。今欲鑿空尋訪水利，所謂即鹿無虞，豈惟徒勞，必大煩擾。凡所鑿畫利害，不問何人，小則隨事酬勞，大則量才錄用。若官私格沮，竝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辦興修，便許申奏替換，賞可謂重，罰可謂輕。然

竝終不言諸色人妄有申陳，或官私誤興功役，當得何罪！如此則
妄庸輕剽浮浪姦人，自此爭言水利矣。成功則有賞，敗事則無誅。
官司雖知其疏，豈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視可否，吏卒所
過，雞犬一空。若非灼然難行，必須且爲興役，何則？格沮之罪重，而
譟興之過輕。人多愛身，勢必如此。且古陂廢堰，多爲側近日耕，歲
月既深，已同永業。苟欲興復，必盡追收人心，或搖甚非善政。又有
好訟之黨，多怨之人，妄言某處可作陂渠，規壞所怨田產，或指人
舊業，以爲官陂，冒田之訟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無一事，何苦
而行此哉？（以上論興水利。）自古役人，必用鄉戶，猶食之必用
五穀，衣之必用絲麻，濟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馬。雖其間
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終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聞江浙之間，數
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猶見燕晉之粟，粟，岷蜀之鴈，而欲以
廢五穀，豈不難哉？又欲官賣所在坊場，以充衙前雇直。雖有長役，
更無酬勞，長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漸衰散。則州郡事體，惟悴可知。
士大夫捐親戚，棄墳墓，以從官於四方者，宣力之餘，亦欲取樂，此
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廚傳蕭然，則似危邦之陋風，恐非太平
之盛觀。陛下誠慮及此，必不肯爲。且今法令莫嚴於御軍，軍法莫
嚴於逃竄。禁軍三犯，廂軍五犯，大率處死。然逃軍常半天下，不知
雇人爲役，廂軍何異？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勢必輕於逃軍，則
其逃必甚於今日。爲其官長，不亦難乎？近者雖使鄉戶頗得雇人，
然至於所雇逃亡，鄉戶猶任其責。今遂欲於兩稅之外，別立一科

謂之庸錢，以備官雇。則雇人之責，官所自任矣。自唐楊炎廢租庸
調，以爲兩稅，取大歷十四年應干賦斂之數，以定兩稅之額。則是
租調與庸，兩稅既兼之矣。今兩稅如故，奈何復欲取庸？聖人立法，
必慮後世，豈可於兩稅之外，別立科名？萬一不幸，後世有多欲之
君，輔之以聚斂之臣，庸錢不除，差役仍舊，使天下怨譟，推所從來，
則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與鄉戶均役。品官形
勢之家，與齊民並事。其說曰：「周禮：『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
者有里布。』而漢世宰相之子，不免戍邊。」此其所以藉口也。古
者官養民，今者民養官，給之以田而不耕，勸之以農而不力。於是
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而民無以爲生，去爲商賈。事勢當爾，何
名役之？且一歲之戍，不過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戶
之役，自公卿以降，無得免者，其費豈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
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悅，俗所不安，縱有經典明文，無補於怨。
若行此二者，必怨無疑。女戶單丁，蓋天民之窮者也。古之王者，首
務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苟非戶將絕而未亡，則是家有
丁而尙幼，若假之數歲，則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沒官。富有四海，
忍不加恤？（以上論雇役。）孟子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春
秋書：「作邱甲，用田賦。」皆重其始爲民患也。青苗放錢，自昔有
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歲常行。雖云不許抑配，而數世之後，暴君
汚吏，陛下能保之與？異日天下恨之，國史記之曰：青苗錢自陛下
始，豈不惜哉！且東南買絹，本用見錢，陝西糶草，不許折兌。朝廷既

有著令，職司又每舉行。然而買絹未嘗不折騰，糶草未嘗不折鈔，乃知青苗不許抑配之說，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揀刺義勇，當時詔旨慰諭，明言永不戍邊，著在簡書，有如盟約。於今幾日，論議已搖，或以代還東軍，或欲抵弓手，約束難恃，豈不明哉？縱使此令決行，更不抑配，計其間願請之戶，必皆孤貧不濟之人。家者自有贏餘，何至與官交易？此等輒撞已急，則繼之逃亡，逃亡之餘，則均之鄰保，勢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爲法也，可謂至矣。所守者約，而所及者廣。借使萬家之邑，止有千斛，而穀貴之際，千斛在市，物價自平。一市之價既平，一邦之食自足。無操瓢乞乞之弊，無里正催驅之勞。今若變爲青苗，家貸一斛，則千戶之外，孰救其飢？且常平官錢，常患其少，若盡數收糶，則無借貸；若留充借貸，則所糶幾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勢不能兩立。壞彼成此，所喪愈多。虧官壞民，雖悔何速！臣竊計陛下欲考其實，則必亦問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謂此法有利無害。以臣愚見，恐未可憑。何以明之？臣頃在陝西，見刺義勇提舉諸縣，臣嘗親行，愁怨之民，哭聲振野。當時奉使還者，皆言民盡樂爲。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則山東之盜，二世何緣不覺，南詔之敗，明皇何緣不知？今雖未至於斯，亦望陛下審聽而已。以上論青苗錢。昔漢武之世，財力匱竭，用買人桑宏羊之說，買賤賣貴，謂之均輸。於時商賈不行，盜賊滋熾，幾至於亂。孝昭既立，學者爭排其說，光順民所欲，從而予之。天下歸心，遂以無事。不意今者此論復興，立法之初，其說尙淺，徒言徙

貴就賤，用近易遠。然而廣置官屬，多出緡錢，豪商大賈，皆疑而不敢動。以爲雖不明言販賣，然既已許之變易，變易既行，而不與商賈爭利者，未之聞也。夫商賈之事，曲折難行。其買也，先期而予錢，其賣也，後期而取直。多方相濟，委曲相通，倍稱之息，由此而得。今官買是物，必先設官置吏，簿書廩祿，爲費已厚，非良不售，非賄不行。是以官買之，比民必貴。及其賣也，弊復如前。商賈之利，何緣而得？朝廷不知慮此，乃捐五百萬緡以與之。此錢一出，恐不可復。縱使其間薄有所獲，而征商之額，所損必多。今有人爲其主收牛羊者，不告其主，以一牛而易五羊，一牛之失，則隱而不言，五羊之獲，則指爲勞績。陛下以爲壞常平而言青苗之功，虧商稅而取均輸之利，何以異此？（以上論均輸。）陛下天機洞照，聖略如神。此事至明，豈有不曉，必謂已行之事，不欲中變，恐天下以爲執德不一，用人不終，是以遲留歲月，庶幾萬一臣竊以爲過矣。古之英主，無出漢高。酈生謀撓楚權，欲復六國，高祖曰：「善，趣刻印。」及聞留侯之言，吐哺而罵曰：「趣銷印！」夫稱善未幾，繼之以罵。刻印銷印，有同兒戲。何嘗累高祖之知人，適足以明聖人之無我。陛下以爲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罷之。至聖至明，無以加此。議者必謂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故勸陛下堅執不顧，期於必行。此乃戰國貪功之人，行險徼幸之說。陛下若信而用之，則是徇高論而遊至情，持空名而邀實禍。未及樂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願結人心者，此之謂也。（結人心止此。）士之進言者爲不少矣，亦嘗有以國

家之所以存亡，歷數之所以長短，告陛下者乎？夫國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淺深，而不在于乎強與弱。歷數之所以長短者，在風俗之厚薄，而不在于乎富與貧。道德誠深，風俗誠厚，雖貧且弱，不害於長而存。道德誠淺，風俗誠薄，雖強且富，不救於短而亡。人主知此，則知所輕重矣。是以古之賢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貧而傷風俗。而智者觀人之國，亦必以此察之。齊至強也，周公知其後必有篡弑之臣，衛至弱也，季子知其後亡。吳破楚人郢，而陳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復，晉武既平吳，何曾知其將亂。隋文既平陳，房喬知其不久，元帝斬郵支，朝呼韓，功多於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釁生，宣宗收燕趙，復河湟，力強於憲武矣。銷兵而龐勛之亂起。臣願陛下務崇道德而厚風俗，不願陛下急於有功而貪富彊。使陛下富如隋，疆如秦，西取靈武，北取燕薊，謂之有功可也，而國之長短則不在此。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尪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尪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是以善養生者，慎起居，節飲食，導引關節，吐故納新，不得已而用藥，則擇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無害者，則五藏和平而壽命長。不善養生者，薄節慎之功，遲吐納之效，厭上藥而用下品，伐真氣而助彊陽。根本已空，僮仆無日，天下之勢，與此無殊。故臣願陛下受惜風俗，如護元氣。以上言培養國脈，不在富彊。古之聖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齊衆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於迂闊，老成初若遲鈍，然終不肯以

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喪大也。曹參賢相也，曰：「慎無擾獄市。」黃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譏謝安以清淡廢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劉晏爲度支，專用果銳少年，務在急速集事。」好利之黨，相而成風。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爲相，祐甫以道德寬大推廣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弊翕然。天下想望，庶幾正觀及肅，杞爲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馴致澆薄，以及播遷。我仁祖之御天下也，持法至寬，用人有敘，專務掩覆過失，未嘗輕改舊章。然考其成功，則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則十出而九敗，以言其府庫，則僅足而無餘。徒以德澤在人，風俗知義，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喪考妣，社稷長遠，終必賴之，則仁祖可謂知本矣。今議者不能招來新進勇銳之人，以圖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澆風已成。且天時不齊，人誰無過？國君舍垢，至察無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則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廣置耳目，務求取疵，則人不自安，各圖苟免，恐非朝廷之福。亦豈陛下所願哉？漢文欲用虎圈畜夫，釋之以爲利口傷俗。今若以口舌捷給而取士，以應對遲鈍而退人，以虛誕無實爲能文，以矯激不仕爲有德，則先王之澤，遂將散微。以上言用老成忠厚，不取新銳刻深。自古用人，必須歷試。雖有卓異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則使其更變而知難，事不輕作。一則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無辭。昔先主以黃忠爲後將軍，而諸葛亮憂其不可以爲忠之名望，素非駭張之倫，若班爵遠同，則必不悅。其後

關羽果以爲言以黃忠驍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尙復慮此而况其他世嘗謂漢文不用賈生以爲深恨臣嘗推究其旨竊謂不然賈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時之良策然請爲屬國欲係單于則是處士之大言少年之銳氣昔高祖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時將相羣臣豈無賈生之比三表五餌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說尤不可信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趙括之輕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說則天下殆將不安使賈生嘗歷艱難亦必自悔其說用之晚歲其術必精不幸喪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豈棄才之主絳灌豈賢之士至於吳錯尤號刻薄文帝之世止於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爲御史大夫申屠賢相發憤而死更法改令天下騷然至於七國發難而錯之術亦窮矣文景優劣於此可見大抵名器爵祿人所奔趨必使積勞而後遷以明持久而難得則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開驟進之門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從跬步可圖其得者既不以儼幸自名則不得者必皆以沈淪爲恨使天下常調舉生安心恥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風俗之厚豈可得哉選人之改京官常須十年以上薦更險阻計析毫釐其間一事登牙常至終身淪棄今乃以一人之薦舉而予之猶恐未稱章服隨至使積勞久次而得者何以厭服哉夫常調之人非守則令員多闕少久已患之不可復開多門以待巧進若巧者侵奪已甚則拙者迫怵無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來朴拙之人愈少而巧進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

獻言使天下郡選一人催驅三司文字許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勞則數年之後審官吏部又有三百餘人得先占闕常調待次不其愈難此外勾當發運均輸按行農田水利已據監司之體各懷進用之心轉對者望以稱旨而驟遷奏課者求爲優等而速化相勝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實亂矣以上言不取驟進速化惟陛下以簡易爲法以清淨爲心使姦無所緣而民德歸厚臣之所願厚風俗者此之謂也厚風俗止此古者建國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如周如唐則外重而內輕如秦如魏則外輕而內重內重之弊必有姦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國問鼎之憂聖人方盛而慮衰常先立法以救弊國家和賦總於計省重兵聚於京師以古揆今則似內重恭惟祖宗所以預圖而深計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觀其委任臺諫之一端則是聖人過防之至計歷觀秦漢以及五代諫爭而死蓋數百人而自建隆以來未嘗罪一言者縱有薄責旋即超升許以風聞而無官長風采所繫不問尊卑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議者譏宰相但奉行臺諫風旨而已聖人深意流俗豈知擢用臺諫固未必皆賢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須養其銳氣借之重權者豈徒然哉將以折姦臣之萌而救內重之弊也夫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嚴密朝廷清明所謂姦臣萬無此理然養貓以去鼠不可以無鼠而養不捕之貓畜狗以防姦不可以無姦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上念祖宗設此

官之意，下爲子孫立萬世之防。朝廷紀綱，孰大於此？臣自幼小所記，及聞長老之談，皆謂臺諫所言，常隨天下公議。公議所興，臺諫亦與之；公議所擊，臺諫亦擊之。及至英廟之初，始建稱親之議，本非人主大過，亦無典禮明文。徒以衆心未安，公議不允，當時臺諫以死爭之。今者物論沸騰，怨譟交至，公議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顧不發，中外失望。夫彈劾積威之後，雖庸人亦可以奮揚。風采消委之餘，雖豪傑有不能振起。臣恐自茲以往，習慣成風，盡爲執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紀綱一廢，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臣始讀此書，疑其太過。以爲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而苟容。及觀李斯憂憂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唐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諛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而其禍乃至於喪邦。孔子之言，良不爲過。是以知爲國者，平居必有忘軀犯顏之士，則臨難庶幾有殉義守死之臣。苟平居尙不能一言，則臨難何以責其死節？人臣苟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矣，同如濟水。故孫寶有言：「周公上聖，召公大賢，猶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晉之王導，可謂元臣，每與客言，舉坐稱善，而王述不悅。以爲人非堯舜，安得每事盡善？導亦斂衽謝之。若使言無不同，意無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賢？萬一有小人居其間，則人主何緣得以知覺？臣之所謂願存紀綱者，此之謂也。」以上存紀綱。臣非敢歷詆新政，苟爲異論。如近日裁減皇族恩例，

刊定任子條式，修完器械，閱習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剛之必斷。物議既允，臣敢有辭！然至於所獻三言，則非臣之私見，中外所病，其誰不知？昔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舜豈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於酒德哉！」成王豈有是哉？唐昌以漢高爲桀紂，劉毅以晉武爲桓靈。當時人君會莫之罪，書之史冊，以爲美談。使臣所獻三言，皆朝廷未嘗有此。則天下之幸，臣與有焉。若有萬一似之，則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爲計，可謂愚矣。以螻蟻之命，試雷霆之威，積其狂愚，豈可屢赦大則身首異處，破壞家門，小則削籍投荒，流離道路。雖然，陛下必不爲此，何也？臣天賦至愚，篤於自信，向者與議學校貢舉，首違大。臣本意，已期竄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獨然其言，曲賜召對，從容久之。至謂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雖朕過失，指陳可也。」臣卽對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縱文武，不患不忠，不患不勤，不患不斷。但患求治太速，進人太銳，聽言太廣。」又備述其所以然之狀。陛下領之曰：「卿所獻三言，朕當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獨今日。陛下容之久矣，豈有容之於始而不赦之於終？特此而言，所以不懼。臣之所懼者，譏刺既重，怨仇實多，必將詆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雖欲赦臣而不得，豈不殆哉！死亡不辭，但恐天下以臣爲戒，無復言者。是以思之經月，夜以繼日，書成復毀，至於再三。感陛下聽其一言，懷不能已，卒吐其說。惟陛下憐其愚忠而卒赦之，不勝俯伏待罪憂恐之至。

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

臣聞好兵猶好色也。傷生之事不一，而好色者必死；賊民之事不一，而好兵者必亡。此理之必然者也。夫惟聖人之兵，皆出於不得已。故其勝也，享安全之福，其不勝也，必無意外之患。後世用兵，皆得已而巳，故其勝也，則變遲而禍大；其不勝也，則變速而禍小。是以聖人不計勝負之功，而深戒用兵之禍。何者？興師十萬，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殆於道路者七十萬家。內則府庫空虛，外則百姓窮匱，飢寒逼近，其後必有盜賊之憂。死傷怨怒，其終必致水旱之報。上則將帥擁衆，有跋扈之心；下則士衆久役，有潰叛之志。變故百出，皆由用兵。至於興事首議之人，冥譎尤重。蓋以平民無故緣兵而死，怨氣充積，必有任其咎者。是以聖人畏之重之，非不得已不敢用也。自古人主好動干戈，中敗而亡者，不可勝數。臣今不敢復言，請爲陛下言其勝者。秦始皇既平六國，復事胡越。戍役之患，被四海。雖拓地千里，遠過三代，而墳土未乾，天下怨叛。二世被害，子嬰就擒，滅亡之酷，自古所未嘗有也。漢武帝承文景富溢之餘，首挑匈奴，兵連不解，遂使侵尋及於諸國，歲調發所至成功。建元之間，兵禍始作。是時蚩尤旗出，長與天等，其春戾太子生。自是師行三十餘年，死者無數。及巫蠱事起，京師流血，僵尸數萬。太子父子皆敗，故班固以爲太子生長於兵，與之終始。帝雖悔悟自克，而沒身之恨，已無及矣。隋文帝既下江南，繼事夷狄，煬帝嗣位，此志不衰。皆能誅滅彊國，威震萬里，然而民怨盜起，亡不旋踵。

唐太宗神武無敵，尤喜用兵。既已破滅突厥，高昌、吐谷渾等，猶且未厭，親駕遼東，皆志在立功，非不得已而用。其後武氏之難，唐室陵遲，不絕如綫。蓋用兵之禍，物理難逃。不然，太宗仁聖寬厚，克己裕人，幾至刑措。而一傳之後，子孫塗炭，此豈爲善之報也哉？由此觀之，漢唐用兵於寬仁之後，故勝而僅存；秦隋用兵於殘暴之餘，故勝而遂滅。臣每讀書至此，未嘗不掩卷流涕，惕其計之過也。若使此四君者，方其用兵之初，隨即收斂，惕戒懼，知用兵之難，則禍敗之興，當不至此。不幸每舉輒勝，故使狃於功利，慮患不深。臣故曰：「勝則變遲而禍大，不勝則變速而禍小，不可不察也。」昔仁宗皇帝覆育天下，無意於兵。將士惰媮，兵革朽鈍。元昊乘閒，竊發西鄙。延安、涇原、麟府之間，敗者三四，所喪動以萬計。而海內晏然，兵休事已，而民無怨言，國無遺患。何者？天下臣庶，知其無好兵之心，天地鬼神，諒其有不得已之理故也。今陛下天錫勇智，意在富彊，卽位以來，繕甲治兵，伺候鄰國。羣臣百僚，窺見此指，多言用兵。其始也，弼臣執國命者，無憂深思遠之心；樞臣當國論者，無慮害持難之識。在臺諫之職者，無獻替納忠之議；從微至者，遂成厲階。既而辟向爲橫山之謀，韓絳改深入之計，陳升之、呂公弼等，陰與之協力，帥徒喪敗。財用耗屈，較之寶元慶曆之敗，不及十一。然而天怒人怨，邊兵背叛，京師騷然。陛下爲之吁食者累月。何者？用兵之端，陛下作之，是以吏士無怒敵之意，而不直陛下也。尙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故使兵出無功，感悟聖意。然淺見之

士方且以敗爲恥，力欲求勝以稱上心。於是王韶搆禍於熙河，章惇造孽於梅山，熊本發難於渝爐。然此等皆我賊已降，俘纍老弱，困弊腹心，而取空虛無用之地以爲武功。使陛下受此虛名而忽於實禍，勉彊砥礪，奮於功名，故沈起劉彝復發於安南，使十餘萬人暴露瘴毒死者十而五六，道路之人弊於輸送，費糧器械不見敵而盡。以爲用兵之意，必且少衰。而李憲之師復出於洮州矣。今師徒克捷，銳氣方盛，陛下喜於一勝，必有輕視四夷侮敵國之意。天意難測，臣實畏之。且夫戰勝之後，陛下可得而知者，凱旋捷奏，拜表稱賀，赫然耳目之觀耳。至於遠方之民，肝腦屠於白刃，筋骨結於餓餉，流離破產，鬻賣男女，薰眼折臂，自經之狀，陛下必不得而見也。慈父孝子，孤臣寡婦之哭聲，陛下必不得而聞也。譬猶屠殺牛羊，剝鱗魚鼈，以爲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筋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以爲耳目之觀乎！且使陛下將卒精強，府庫充實，如秦漢隋唐之君，則既勝之後，禍亂方興，尙不可救。而况所任將吏，罷輒凡庸，較之古人，萬萬不逮。而數年以來，公私窘乏，內府累世之積，墮地無餘。州郡征稅之備，上供殆盡。百官廩俸，僅而能繼。南郊賞給，久而未辦。以此舉動，雖有智者，無以善其後矣。且饑疫之後，所在盜賊蜂起。京東河北，尤不可言。若軍事一興，橫斂隨作，民窮而無告，其勢不爲大盜，無以自全。邊事方深，內患復起，則勝廣之形，將在於此。此老臣所以終夜不寐，臨食而歎，至於痛

哭而不能自止也。且臣聞之，凡舉大事，必順天心。天之所向，以之舉事，必成。天之所背，以之舉事，必敗。蓋天心向背之跡，見於災祥豐歉之間。今自近歲，日蝕星變，地震山崩，水旱癘疫，連年不解。民死將半，天心之向背，可以見矣。而陛下方且斷然不顧，與事不已。譬如人子得過於父母，惟有恭順靜默，引咎自責，庶幾可解。今乃紛紛詰責奴婢，恣行箠楚，以此事親，未見赦於父母者。故臣願陛下遠覽前世興亡之迹，深察天心向背之理，絕意兵革之事，保疆陸鄰，安靜無爲，爲社稷長久之計。上以安二宮朝夕之養，下以濟四方億兆之命。則臣雖老死溝壑，瞑目於地下矣。昔漢祖破滅羣雄，遂有天下，光武百戰百勝，祀配天。然至白登被圍，則講和親之議，四域請吏，則出謝絕之言。此二帝者，非不知兵也。蓋經變既多，則慮患深遠。今陛下深居九重，而輕議討伐，老臣庸懦，私竊以爲過矣。然而人臣納說於君，因其既厭而止之，則易爲力迎。其方銳而折之，則難爲功。凡有血氣之倫，皆有好勝之意。方其氣之盛也，雖布衣賤士，有不可奪。自非智識特達，度量過人，未有能於勇銳奮發之中，舍己從人，惟義是聽者也。今陛下盛氣於用武，勢不可回。臣非不知，而獻言不已者，誠見陛下聖德寬大，聽納不疑。故不敢以衆人好勝之常心，望於陛下。且意陛下他日親見用兵之害，必將哀痛悔恨，而追咎左右大臣未嘗一言，臣亦將老且死，見先帝於地下，亦有以藉口矣。惟陛下哀而察之！

臣以庸才，備員冊府，出守兩郡，皆東方要地；私竊以爲守法，治文書，赴期會，不足以報塞萬一。輒伏思念東方之要務，陛下之所宜知者，得其一二，草具以聞，而陛下擇焉。臣前任密州，建言自古河北與中原離合，常係社稷存亡。而京東之地，所以灌輸河北，餼竭則罄，唇亡則齒寒。而其民喜爲盜賊，爲患最甚。因爲陛下畫所以待盜賊之策，及移守徐州，覽觀山川之形勢，察其風俗之所上，而考之於載籍，然後又知徐州爲南北之襟要，而京東諸郡安危所寄也。昔項羽入關，旣燒咸陽而東歸，則都彭城。夫以羽之雄略，捨咸陽而取彭城，則彭城之險固形便，足以得志於諸侯者可知矣。臣觀其地三面被山，獨其西平川數百里，西上梁宋，使楚人開關而延敵，材官驍發，突騎雲縱，眞若屋上建瓴水也。地宜粟麥，一熟而飽數歲，其城三面阻水，樓堞之下，以汴泗爲池，獨其南可通車馬，而戲臺在焉。其高十仞，廣袤百步，若用武之世，屯千人其上，聚櫺木礮石，凡戰守之具，以與城相表裏，而積三年糧於城中，雖用十萬人不易取也。其民皆長大，膽力絕人，喜爲剽掠，小不適意，則有飛揚跋扈之心，非止爲盜而已。漢高祖沛人也，項羽宿遷人也，劉裕彭城人也。朱全忠，碭山人也。皆在今徐州數百里間耳。其人以此自負，凶桀之氣，積以成俗。魏太祖以三十萬衆攻彭城，不能下，而王智興以卒伍庸材，恣睢於徐朝廷，亦不能討。豈非以其地形便利，人卒勇悍，故耶？州之東北七十餘里，卽利國監，自古爲鐵官商賈所聚，其民富樂，凡三十六冶。冶戶皆大家，藏

鑛巨萬，常爲盜賊所窺。而兵衛寡弱，有同兒戲。臣中夜以思，卽爲寒心。使劇賊致死者十餘人，白晝入市，則守者皆棄而走耳。地既產精鐵，而民皆善鍛，故冶戶之財，以嘯召無賴，則烏合之衆，數千人之仗，可以一夕具也。順流南下，辰發已至，而徐有不守之憂矣。不幸而賊有過人之才，如呂布、劉備之徒，得徐而逞其志，則東京之安危未可知也。近者河北轉運司奏乞禁止利國監鐵，不許入河北，朝廷從之。昔楚人亡弓，不能忘楚，孔子猶小之，况天下一家，東北二冶皆爲國興利而奪彼與此，不已隘乎！自鐵不北行，冶戶皆有失業之憂，詣臣而訴者數矣。臣欲因此以征冶戶，爲利國監之捍屏。今三十六冶，冶各百餘人，採鑛伐炭，多飢寒亡命，彈力驚忍之民也。臣欲使冶戶每冶各擇有材力而忠謹者，保任十人，籍其名於官，授以卻刃刀槊，教之擊刺。每月兩衙集於知監之庭，而閱試之，藏其刃於官，以待大盜，不得役使，犯者以違制論。冶戶爲盜所擬久矣，民皆知之。使冶出十人以自衛，民所樂也。而官又爲除近日之禁，使鐵得北行，則冶戶皆悅而聽命，姦猾破膽而不敢謀矣。徐城雖險固，而樓櫓敝惡，又城大而兵少，緩急不可守。今戰兵千人耳。臣欲乞移南京新招騎射兩指揮於徐，此故徐人也。嘗屯於徐營壘，材石旣具矣，而遷於南京。異時轉運使分東西路，畏餽餉之勞而移之西耳。今兩路爲一，其去來無所損益，而足以爲徐之重。城下數里，頗產精石，無窮，而奉化廂軍，見闕數百人，臣願召石工以足之，聽不差出使，此數百人者，常采石以甃城，數年之

後，舉爲金湯之固。要使利國監不可窺，則徐無事。徐無事，則京東無虞矣。沂州山谷重阻，爲逋逃淵藪，盜賊每入徐州界。中陛下若采臣言，不以臣爲不肖，願復三年守徐，且得兼領沂州兵甲，巡檢公事，必有以自效。京東惡盜多出逃軍，逃軍爲盜，民則望風畏之。何也？技精而法重也。技精則難敵，法重則致死，其勢然也。自陛下置將官，修軍政，士皆精銳而不免於逃者，臣常考其所由。蓋自近歲以來，部送罪人配軍者，皆不使役人而使禁軍，軍士當部送者，受牒卽行，往返常不下十日。道路之費，非取息錢不能辦，百姓畏法不敢貸，貸亦不可復得。惟所部將校，乃敢出息錢與之，歸而刻其糴賜，以故上下相持，軍政不修，博奔飲酒，無所不至。窮苦無聊，則逃去爲盜。臣自至徐，卽取不係省錢百餘千，別儲之。當部送者，量遠近裁取，以三月刻納，不取其具。將吏有敢貸息錢者，痛以法治之。然後嚴軍政，禁酒博。比期年，士皆飽暖，練熟技藝，等第爲諸郡之冠。陛下遣敕使按閱，所具見也。臣願下其法諸郡，推此行之，則軍政修而逃者寡，亦去盜之一端也。臣聞之漢相王嘉曰：「孝文帝時，二千石長吏安官樂職，上下相望，莫有苟且之意。其後稍稍變易，公卿以下轉相促急，司隸部刺史發揚陰私，吏或居官數月而退，二千石益輕賤，吏民慢易之，知其易危，小失意，則起離畔之心。」前山陽亡徒蘇令縱橫，吏士臨難莫肯仗節死義者，以守相威權素奪故也。國家有急，取辦於二千石，二千石尊重難危，乃能使下。以王嘉之言而考之於今，郡守之威權，可謂素奪矣。上有

監司伺其過失，下有吏民持其長短，未及按問，而差替之命已下矣。故督捕盜賊，法外求一錢以使人，且不可得，盜賊凶人情重而法輕者，守臣輒配流之。則使所在法司復按其狀，劾以失入。惴惴如此，何以得吏士死力，而破姦人之黨乎？由此觀之，盜賊所以熾熾者，以陛下守臣權太輕故也。臣願陛下稍重其權，責以大綱，闕略其小故。凡京東多盜之郡，自青鄆以降，如徐、沂、齊、曹之類，皆慎擇守臣，聽法外處置疆盜，頗賜緡錢，蓄得以布設耳目，使養爪牙。然緡錢多賜則難常，少又不足於用。臣以爲每郡可歲別給一二百千，使以釀酒。凡使人善捕盜賊，得以酒與之，敢以爲他用者，坐贓論，賞格之外，邊得酒數百斛，亦足以使人矣。此又治盜之一術也。此皆其小者，其大者非臣之所當言。欲默而不發，則又私自念，遭值陛下英聖特達如此，若有所不盡，非忠臣之義。故昧死復言之。昔者以詩賦取士，今陛下以經術用人，名雖不同，然皆以文詞進耳。考其所得，多吳楚閩蜀之人，至於京、西、河北、河東、陝西、五路，蓋自古豪傑之場，其人沈鷲勇悍，可任以事。然欲使治警律，讀經義，以與吳楚閩蜀之人爭得失於毫釐之間，則彼有不仕而已。故其得人常少。夫惟忠孝禮義之士，雖不得志，不失爲君子。若德不足而才有餘者，困於無門，則無所不至矣。故臣願陛下特爲五路之士，別開仕進之門。漢法，郡總秀民，推擇爲吏者，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辟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畜夫，丙吉出於獄吏。

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目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瑊、李和、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王者之用人如江河，江河所趨百川赴焉，蛟龍生之，及其去而之他，則魚鼈無所遺其體，而鯢鯢爲之制。今世胥吏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陛下不用也。今將用胥吏牙校，而胥吏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故臣願陛下采唐之舊，使五路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務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伐，書其歲月，使得出仕比任子，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其條曰：委曲臣未敢盡言，惟陛下留神省察。昔晉武平吳之後，詔天下罷軍役，州郡悉去武備。惟山濤論其不可，帝見之曰：「天下名言也！」而不能用。及永甯之後，盜賊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其言乃驗。今臣於無事之時，屢以盜賊爲言，其私憂過計亦已甚矣。陛下縱能容之，必爲議者所笑，使天下無事而臣獲笑可也。不然，事至而圖之，則已晚矣。干犯天威，罪在不赦。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詔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命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終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處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暇。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芥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選天下之所願以爲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於譏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天下大治，而效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爲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財力日以困窮，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譏諷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謂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度，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爲政不法於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謂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載，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熾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揆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

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之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爲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於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爲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於闔巷草野之間，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闔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爲姦，以撻百姓。臣故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闔巷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旨，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不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之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

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置之人，猶莫不好德，免置之詩是也。又況於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治。詩曰：「奉璋戩哉，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材，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輿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士之少，而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舊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之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爲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

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其祿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爲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母兄弟妻子之養，婚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憂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於財而無禮以節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爲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爲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爲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弗具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爲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羣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爲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爲之倡。凡在左右運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衆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衆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

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聽私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德，問以行，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萬官億醜之賤，所須士大夫之才則衆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一自察之也。又不可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日二日之間，試其能行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爲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考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爲后稷，知工者以爲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爲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爲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狃習而不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待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智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赴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其功之不就也。偷惰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願僇辱在其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幸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尙何有比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一，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衆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

所陟者，則皋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不徙。蓋其所謂陟者，特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主，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無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唯大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學者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彊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為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材者，何也？夫人之才，成於專而毀於雜。故先王之處民才，處工於官府，處農於畝，處商賈於肆，而處士於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神，窮日之力，以從事於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夫古之人，以朝夕專其業於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日力，

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事，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不宜則有矣。至於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故其大者，居則為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族黨之帥，亦皆率伍師旅之帥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好其位。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吾知治文事而已。至於邊疆宿衛之任，則推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於鄉里者，亦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後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彊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當從事於射也。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伐，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衆，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也。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事，此古之

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夫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諷諷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爲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爲安哉？願以爲天下學士以執兵爲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爲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故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衆，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廩養之給亦窘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於此出。夫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爲君子；出中人之下者，雖泰而不失爲小人；唯中人不然，窮則爲小人，泰則爲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十一。窮而爲小人，泰而爲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爲衆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已而以中人爲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爲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贖產以負貪污之毀；官小者，販鬻乞匄，無所不爲，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起，而矜奮自彊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

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也。婚喪之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爲之節，而天下以奢爲榮，以儉爲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爲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爲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於族人親姻，而人以爲恥矣。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則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其闔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縱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羣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爲酒之末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其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省，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也。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爲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所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以不足爲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各致己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嘗以困窮爲患者，殆以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

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禮，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尤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薄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爲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爲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一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彊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彊，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爲公卿，不待論而後可知。而世之譁者，乃以爲吾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常出於此，不必法古之取人而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矣！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難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取天下之才士，悉使爲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爲公卿者，固宜爲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爲公卿者。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爲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此絕死於畧野，蓋十八九矣。

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以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智，往往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布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爲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胥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略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猶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擯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也。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一爲季氏吏，蓋雖爲吏，而亦不害其爲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

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自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怵而爲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擠之於廉恥之外，限其進取者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於任之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爲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爲，則人之能爲者少矣。人之能爲者少，則相率而不爲。故使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爲憂，以今之典禮者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爲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已漸漬於失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於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徙，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狃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爲。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不得行其意。臣故知當今在位多非

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爲。雖然，在位非其人，而特法以爲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卽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得專，而又一一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爲在事者所劾，不敢以其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爲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黃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

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弈碁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其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爲陛下長慮後顧，爲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趨過目前，而不爲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脩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爲非。有識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爲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臣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期爲合於當世之變，而無負於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心則以爲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爲先王之制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爲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十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以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疆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比於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漢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封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於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疆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疆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歟。孟子之言不爲過，又

况今欲改易更革，其勢非若孟子所爲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則其爲甚易也。然先王之爲天下，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爲，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爲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爲，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爲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不熟也。顧有一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幸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敝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使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悅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悅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爲，未嘗不先之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爲之，以爲不若是不可以有爲也。及至孔子以匹夫

遊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疆所劣，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爲之變，以爲不如是，不可以有爲。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爲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衆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爲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爲之以漸，而又勉之以成，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其才智能力以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爲當世所能行者，士大夫旣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於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力學而守者，蓋不及也。一有於此，則羣聚而笑之，以爲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於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彝之徒，皆以爲非難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爲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正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故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之畜蠻夷，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視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正公之言，固當時所

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報陛下，不自知其驕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不言，而毛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惓惓之意也。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讀！「復興初中算術」的或

教授「復興初中算術」的……人人必備

復興初中算術習題詳解

陳元亨著 王震保校

根據復興初中算術的內容，運用最新學理，將全部習題，澈底詳解，一題有一題答案，一題有一題算理，反覆推求，明白無比。能使讀者——

縮短解答的時間
節省思索的精神
發揮數學的天才
增加演算的興趣

雖然諸君，平素對於算術視為畏途，一讀本書，便有游刃有餘，事半功倍之樂。

本書內分十章，與復興初中算術之內容，完全一致，包括整數四則，整數性質，分數，小數回省略算，複名數，中外貨幣，百分法，利息，同比例，開方各部，對於各種雜題及應用問題之解答，尤為詳盡。不僅為教師學生最佳之參考，貢獻於自修數學者，尤為偉大，與復興初中算術對照研究，不須指導，自然領悟。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滅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蕪陳事。十五年五月，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志！』敝邑有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不德則其鹿也。鉞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交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爲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國之間，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

若弗圖，無所逃命！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爲韓之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甲胄，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膺，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壇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爲不用，蔑死我君，寡我襄公，送我殺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殺之師。猶爾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蝥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涇川，俘我王官

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闕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鄩，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徵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奔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奔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請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隤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左傳叔向論子產書

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辨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蒞之以疆，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

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立謗政，制參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式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奔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貶乎！胥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樂毅報燕惠王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自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

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國藩按說文篁竹田也。張平子西京賦篠簞敷衍編町成篁。以篁與町對舉亦訓田也。此云汶篁亦指汶上之竹田也。後人以篁訓竹則此與西京賦皆不可通。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亦弗是也。賜之賜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絜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魯仲連遺燕將書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以上勸之以利害死生榮辱。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奔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以上齊必力爭聊城。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以上燕國內亂燕將之能已衆著。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死口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土矯國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奔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以上勸之歸燕或降齊。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

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弃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咸加吳越。若此二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奔忿悃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以上言士不尚小廉小節，當以管仲曹沫為法。）

司馬遷報任安書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氣勸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

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隨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以上渾敘報書之遲。）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憐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搴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容取，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響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掃除之隸，在闈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以上因

言薦士而自述被刑之大辱。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盃酒，接慇懃之餘。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驅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拳，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怛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

之意，塞鮮訛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更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任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說李陵所以獲罪之本末。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勸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穿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羨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擊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

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疆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土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而文采不表於後世也。（以上自述隱忍受辱，思引決而不果自裁之故）古者富貴而名聲滅，不可勝記，惟個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易》，仲尼隲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臆，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因秦說難，狐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

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以上言著書以償前辱之責）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戮笑，以汚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賜一曰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黹衣也！身直爲閹閣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嚴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是非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唯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會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

率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鳥鳴，其詩曰：「田彼南山，無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纒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辱污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漂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墟，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親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王生遺書實饒書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讎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擢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

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遷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替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咸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尙書，尙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帥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唯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

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雖於全經固已遠矣。（以上歷數周末及漢初經之不絕如縷。）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開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以上言得禮書左傳三事之可貴。）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以上言時人無識抑此三學。）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以上言博士意不欲立左氏。）且此數

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尙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甯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眞，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以上言數家之言不可偏絕。）

馬援與楊廣書

春卿無恙！楊廣隗囂將。春卿廣字也。前別冀南，寂無音驛。援開還長安，因留上林，竊見四海已定，兆民同情，而季孟閉拒，背畔爲天下表的。（季孟嚴字）常懼海內切齒，思相屠裂，故遣書戀戀，以致測隱之計。乃聞季孟歸罪於援，而納王游翁詔邪之說。（游翁王元字）自謂函谷以西，舉足可定。以今而觀，竟何如邪？援開至河內，過存伯春。（伯春廣長子恂之字）見其奴吉從西方還，說伯春小弟仲舒望見吉。（仲舒嚴次子字）欲問伯春無它否，竟不能言，曉夕號泣，婉轉塵中。又說其家悲愁之狀，不可言也。夫怨讎可刺，不可毀，援聞之，不自知泣下也。援素知季孟孝愛，會閔不過。夫孝於其親，豈不慈於其子？可有子抱三木，而跳梁妄作，自同分羹之事乎？季孟平生自言，所以擁兵衆者，欲以保全父母之國，而完墳墓也。又言苟厚士大夫而已。而今所欲全者將

破亡之；所欲完者，將毀傷之；所欲厚者，將反薄之。季孟皆折愧子陽而不受其爵，今更共陸陸（國藩按：漢書蕭望之傳不肯碌碌反抱闕爲與此陸陸字詞意正同。）欲往附之，將難爲顏乎？若復責以重質，當安從得子主給是哉？往時子陽獨欲以王相待，而春卿拒之。今者歸老更欲低頭與小兒曹共槽櫛而食，併肩側身於怨家之朝乎？男兒溺死何傷，而拘游哉！今國家待春卿意深，宜使牛孺卿與諸耆老大人共說季孟（孺卿將牛邯字也。）若計畫不從，真可引領去矣。前披輿地圖，見天下郡國百有六所，奈何欲以區區二邦，以當諸夏百有四乎？春卿事季孟，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朋友之道，言君臣邪，固當諫爭，語朋友邪，應有切磋，豈有知其無成，而但萎腰咋舌又手從族乎？及今成計，殊尙善也，過是欲少味矣。且來君叔，天下信士（君叔來欽字。）朝廷重之，其意依依，常獨爲西州言，援商朝廷，尤欲立信於此，必不負約。援不得久留，願急賜報。

朱浮與彭寵書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秉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親，匹夫陵母，尙能致命一殮，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

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自舉屠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臆鳴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墨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讓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幾里，列郡幾城，奈何以區區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河濱之民，捧土以塞孟津，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鑿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讎，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讎者所快！

馮衍奏記鄧禹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臯而不竭其誠哉！（以上渾寫獻言之意。）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

暴兵累年，禍罕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落葉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疊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點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奴，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靈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蕃之閒，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新，就聖座，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以上陳中興之盛。然而諸將據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持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守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疆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鬻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以上諸將無紀律，故以王者之帥望鄧禹。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固，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

東帶名關，北逼疆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于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以上勸禹鎮撫并州招納名賢。

李固與黃瓊書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嘗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閒。」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螭曉者易缺，嚙齧者易汙。」以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

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顧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孔融論盛孝章書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嗣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孔融盛孝章尚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立，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騁道里，乃當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至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阮瑀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離絕以來，于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

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廣縮嫌畏於已隘，英布憂迫於情滿。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甯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實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緒信所鑿，既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速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乘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鄒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慚，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以上言欲敦姻好）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

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澳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蹇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坐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帥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會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以上言魏之勢力足以併吞吳國。）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遠者軍興，懣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寶融斥逐張元，二賢既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忠之賊，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願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以上勸權立功自效。）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

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勸之而已。

王粲爲劉荊州與袁譚書

天降災害，禍難殷流。初交殊族，卒成同盟。使王室震蕩，彝倫攸斁。是以智達之士，莫不痛心入骨，傷時人不能相忍也。然孤與太公，志同願等，雖楚魏絕，邈山河迴，遠戮力乃心，共獎王室。使非族不干吾盟，異類不絕吾好，此孤與太公無貳之所致也。功績未卒，太公殂隕，賢允承統，以繼洪業。宣奕世之德，履丕顯之祚。摧嚴敵於鄴，揚休烈於朔土。顧定疆宇，虎視河外。凡我同盟，莫不景附。何悟青蠅飛於竿旌，無忌游於二壘。使股肱分成二體，胸膺絕爲異身。初聞此問，尚謂不然。定聞信來，乃知閔伯實沈之忿已成。棄親卽離之計已決。旃旆交於中原，暴尸累於城下。聞之哽咽，若存若亡。昔三王五伯，下及戰國，君臣相弑，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親戚相滅。蓋時有之，然或欲以成王業，或欲以定霸功，皆所謂逆取順守，而微富強于一世也。未有棄親卽異，兀其根本，而能全軀長世者也。昔齊襄公報九世之讎，士匄卒苟偃之事，是故春秋美其義，君子稱其信。夫伯游之恨於齊，未若大公之忿於曹也。宣子人

臣承業未若仁君之繼統也。且君子違難不適讎國，交絕不出惡聲。況忘先人之驪棄親戚之好，而爲萬世之戒，遺同盟之恥哉！
夷狄將有誚讓之言，況我族類而不痛心邪？夫欲立竹帛於當時，全宗祀於一世，豈宜同生分謗，爭校得失乎？若冀州有不弟之傲，無慚順之節，仁君當降志辱身，以濟事爲務，事定之後，使天下平其曲直，不亦爲高義邪？今仁君見憎於夫人，未若鄭莊之於姜氏，昆弟之嫌，未若重華之於象。然莊公卒崇大隱之樂，象敖終受有鼻之封，願捐棄百禰，追攝舊義，復爲母子，昆弟如初。今整勒士馬，瞻望鶴立！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五月十八日丕白：季重無恙！塗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增勞。每念昔日南皮之遊，誠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碁間設，終以六博。高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塲，旅食南館。浮甘瓜於清泉，沈朱李於寒水。白日既匿，既以朗月。同乘並載，以遊後園。輿輪徐動，參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愴然傷懷。余顧而言，斯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爲然。今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爲異物。每一念至，何時可言？方今蕤賓紀時，景風扇物。天氣和暖，漿果具繁。時駕而遊，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相過。行矣自愛！丕白。

魏文帝與吳質書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蕪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琰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技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

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曹植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夫觴酌接波於前，籥笙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而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蕙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比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問。曹植白。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曰：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齊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此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數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制春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持據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醜，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

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勳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慚，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吳質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廁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懼。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賂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幅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愼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收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檮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自髮生髮，所慮日深。

質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救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戴，猶欲觸旬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慄慄！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耀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蒞之。若乃邁德稱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呂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承明之儔，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質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觀，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

之間，不足以騁迹。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効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羆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楊修答臨淄侯牋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綱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于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廳。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効。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情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為酒，并山為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有所天，思投印釋職，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拳發微，二八迭奏。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僭肅節，使向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遵治風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為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緘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武歌且舞。偏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

修：死罪，死罪！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象，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且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鵠而辭作，譽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子籍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且之儔，為皆有譽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鍾，書名竹帛，斯自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

惠竊備賤，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瓌瓌，何足以云？
反答造次，不能宜備。修死罪，死罪！

薛綜與諸葛恪書

山越恃阻，不賓歷世。緩則首鼠，急則狼顧。皇帝赫然，命將西征，神策內授，武師外震。兵不染鏑，甲不沾汗。元惡既梟，種黨歸義。蕩滌山藪，獻戎十萬。野無遺寇，邑閭殘好。既掃兇慝，又充軍用。藜藜根莠，化爲善草。魍魎魍魎，更成虎土。雖實國家威靈之所加，亦信元帥臨履之所致也。雖詩美執訊，易嘉折首。周之方召，漢之衛霍。豈足以談功軼古人，勳超前世。主上歡然，遙生歎息。感四牡之遺典，思飲至之舊章。故遣中臺近官，迎致犒賜，以旌茂功，以慰劬勞！

高崧爲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寇難宜平，時會宜接。此實爲國遠圖，經略大算。能弘斯會，非足下而誰。但以此興師動衆，要當以資實爲本。運轉之艱，古人所難，不可易之於始，而不熟慮。頃所以深用爲疑，惟在此耳。然異常之舉，衆之所駭，遊聲噂囁，想足下亦少聞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或能望風振擾，一時崩散。如此則望實並喪，社稷之事去矣。皆由吾闇。德信不著，不能鎮靜羣庶，保固維城。所以內愧於心，外慚良友。吾與足下，雖職有內外，安社稷，保國家，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德。當先思甯國，而後圖其外。使王基克隆，大義弘著，所望於足下區區誠懷，豈可復顧嫌而不盡哉！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甯必有內憂。今外不甯，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奮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敵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荀美，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處閭閻陣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廟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

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蹇蹇之遊，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甦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王羲之遺殷浩書

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深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敦悃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不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

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王羲之報殷浩書

吾素自無廟廊志，直王丞相時，果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尙矣。不於是下參政，而方進退，俟兒婚女嫁，便懷尙子平之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固當不同於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於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爲疑，宜及冬初以行，吾惟恭以俟命。

王羲之與尚書僕射謝安書

頃所陳論，每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耳，此一郡，久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綱紀輕者，在五曹，主者做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

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募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資。盜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禽，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滅，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雜工。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於殺戮，可以絕盜。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邪！

王羲之誠謝萬書

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辟，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

王羲之與吏部郎謝萬書

古之辭世者，或被髮佯狂，或汚身穢迹，可謂難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慶幸，豈非天賜。遠天不祥，頃東遊還，修植桑

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徘徊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並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曠，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歡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耶？常依陸賈賈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矣。

龐諶贈劉琨書（附詩一首）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辱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慮鴈乏善鳴之分，卷翼遷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眇，不免賤賔。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于今五稔。謨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脊逾昵，與運籌之謀，則讎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昔共政殉，嚴遂之願，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事，與爾違當，素外役遂去。左右牧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歎歎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

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據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靈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謹死罪死罪。

潘哲維皇，紹熙有晉，振厥弛維，光闡遠韻。有來斯雍，至止伊順。三台騰朗，四岳增峻。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弘濟艱難，對揚王休。苟非異德，曠世同流。加其忠貞，宣其徽猷。伊謀陋宗，昔遵嘉惠。申以婚姻，著以累世。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王室喪師，私門播遷。望公歸之，視險忽艱。茲願不遂，中路阻顛。仰悲先意，俯思身愆。大鈞載運，良辰遂往。瞻彼日月，迅過俯仰。感今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曩曩。曩曩伊何，逝者彌疏。溫溫恭人，慎終如初。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妙哉蔓葛，得託樛木。葉不雲布，華不星燭。承侔卞和，質非荆璞。眷同尤良，用乏驥騮。承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驚狼，方駕駿珍。弼諧靡成，良謀莫陳。無覲狐趙，有與五臣。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義由恩深，分隨昵加。綱繆委心，自同匪他。昔在暇日，妙尋通理。尤彼意氣，使是節士。情以體生，感以情起。趣舍罔要，窮達斯已。由余片言，秦人是憚。日磨效忠，飛聲有漢。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塗炭既濟，寇挫民阜。謬其疲隸，授之朝右。上懼任大，下欣施厚。實祇

高明，敢忘所守。相彼反哺，尚在翔禽；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每憑山海庶觀，高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沈長微。已纒逝將，徒舉收跡。西踐銜哀，東顧曷云。塗遼曾不咫步，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緜緜女蘿，施於松楸。稟澤洪幹，晞陽豐條。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織質，承此衝颯。織質實微，衝颯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不見得魚，亦忘厭餌。遺其形骸，寄之深識。先民願意，潛山隱機。仰熙丹崖，俯澡綠水。無求於和，自附衆美。慷慨蹉跎，有愧高旨。爰造異論，肝膽楚越。惟同大觀，萬殊一轍。死生既齊，榮辱奚別。處其玄根，廓焉靡結。福為禍始，禍作福階。天地盈虛，寒暑周迴。夫差不祀，釁在勝齊。句踐作伯，祚自曾稽。邈矣達度，唯道是杖。形有未泰，神無不暢。如川之流，如淵之量。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劉琨答盧諶書（附詩一首）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騁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

隨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駭倚輒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勸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共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瓊頓首！瓊頓首！

厄運初遭，陽爻在六，乾像棟傾，坤儀舟覆，橫厲糾紛，羣妖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彼黍離離，彼稷育育，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禍淫莫驗，福善則虛。逆有全邑，義無完都，英、夔、夏、落、毒、卉、冬、敷，如彼龜、玉、韞、積、毀、諸、獨、狗之談，其最得乎。咨余輓衰，弗克負荷，愆孽仍彰，榮寵屢加，威之不建，禍延凶播，忠隕于國，孝愆于家，斯罪之積，如彼山河，斯靈之深，終莫能磨。郁穆舊姻，嬾婉新婚，裹糧攜弱，匍匐星奔，未輟爾駕，已墮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長慚舊孤，永負冤魂。亭亭孤幹，獨生無伴，綠葉繁縟，柔條修罕，朝採爾實，夕掎爾竿，竿翠豐尋，逸珠盈椀，消我憂憂，急用緩將，去乎庭虛，情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率此秋棘，有鳥翻飛，不遑休息，匪桐不棲，匪竹不食，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我之敬之，廢歡輟職，晉以賞奏，味以殊珍，以明言，言以暢神，之子之往，四美不臻，澄醪覆觴，絲竹生塵，素卷莫啓，輒無談賓，既孤我德，又闕我鄰，光光毳生，出幽遷喬。

資忠履信，武烈文昭，落弓駢駢，奧馬翹翹，乃奮長麋，是轡是鑣，何以贈子，竭心公朝，何以敘懷，引領長譙。

邱遲與陳伯之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廡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剗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鷹行有序，佩、懷、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輅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覩顏借命，驅馳毘裘之長，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西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髮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繫，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鸞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日，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

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辦請職。朝鮮昌海，駭角受化。唯北狄野心，掘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浴溺，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五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

書牘之屬二

韓愈與孟尚書書

愈自行官自南迴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以爲難得因與往來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袁州留衣服爲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益也孔子云「邱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愷悌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不爲威惕不爲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爲禍崇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況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果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加禍於守

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楊墨交亂而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爲禽獸也故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揚子雲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夫楊墨行正道廢且將數百年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其經坑殺學士天下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尙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後始除挾書之律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得尙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爲守分離乖隔不合不公二帝三王羣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孟子雖賢聖不得位空言無施雖切何補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尙知宗孔氏崇仁義貴王賤霸而已其大經大法皆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尙無孟氏則皆服左枉而言侏離矣故愈嘗推尊孟氏以

爲功不在禹下者，爲此也。漢氏已來，羣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隨亂隨失，其危如一髮引千鈞。繇縣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倡釋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雖然，使其道由愈而顯傳，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籀混輩雖屢指教，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慚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韻頰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帥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我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軍愾，誠輕出入，良用自愛，以副見慕

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

韓愈再與鄂州柳中丞書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兇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穎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龜虎之士，畏懦蹙躅，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意。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遵答益增忻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帥，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得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間，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驛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迹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

萬，不如召募數千，閣下以爲何如？儻可上開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宜。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人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闕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后

自明邪？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既謂能齷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不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以善伏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豸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比肩青紫。賢者恆無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羈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邪？崔君無念，無念，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自放於伊瀨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

少思慮，惟此之望愈再拜。

韓愈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勳不得時，頓頰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振撥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令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

於是選，必知其懷懺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刑足不爲病，且無使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舍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刑，足下無以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間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隸而足凡幾，則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韓愈答呂監山人書

愈白：惠書責以不能如信陵執轡者。夫信陵戰國公子，欲以取士聲勢傾天下而然耳。如僕者，自度若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以吾子始自由山出，有朴茂之美意，恐未鞿磨以世事。又自周

後文弊，百子爲書，各自名家，亂聖人之宗。後生習傳，雜而不貫，故設問以觀吾子，其已成熟乎？將以爲友也？其未成熟乎？將以講去其非而趨是耳。不如六國公子，有市於道者也。方今天下入仕，惟以進士明經，及卿大夫之世耳。其人率皆習熟時俗，工於語言，識形勢，善後人主意，故天下靡靡，日入於衰壞，恐不復振起。務欲進足下趨死，不顧利害去就之人於朝，以爭救之耳。非謂當今公卿間，無足下輩文學知識也，不得以信陵比。然足下衣破衣，繫麻鞋，率然叩吾門，吾待足下，雖未盡賓主之道，不可謂無意者。足下行天下，得此於人，蓋寡！乃遂能責不足於我，此真僕所汲汲求者。議雖未中節，其不肯阿曲以事人，灼灼明矣。方將坐足下三浴而三熏之，聽僕之所爲，少安無躁。

韓愈答李翺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邪？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邪？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邪？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躉其莖，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暉，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蘄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

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慮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乎其難裁，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肯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衰其可衰，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愈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賤教以所不及，既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甯可以不答其意邪？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

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為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為書其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爾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為，此而禁其為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共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為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為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沈浮，不自樹立，雖不為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為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為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循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尚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為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願常以此為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既辱厚賜，又安敢不進其所有以為答也。足下以為何如？愈白。

韓愈答尉遲生書

愈白尉遲生足下：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末茂，形大而聲宏，行峻而言厲，心醞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不可以為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為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是。有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

吾子所為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賢公卿大夫在上比肩，始進之；賢士在下比肩，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韓愈與馮宿論文書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俱力為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僕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慙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慙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嫉知者知耳。昔揚子雲著太玄，人皆笑之。子雲之言曰：「世不知無害也，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數也。其時桓譚亦以為雄書勝老子，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勝而已乎？此未為知雄者。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為其師之書勝周易，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何如耳。以此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不疑耳。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侯學文，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至也。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爭名於時也。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

故復發憤一道。愈再拜。

韓愈答竇秀才書

愈少騫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百益窮，年老而智愈。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瘵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而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序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行不足以賄左右之賈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糶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

韓愈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者，少似近焉，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

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恆；君子得福爲恆，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賢不肖存乎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譽之善惡存乎人，存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己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

韓愈與孟東野書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併。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隴上。及秋，將

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愈再拜。

韓愈答劉秀才論史書

六月九日，韓愈白秀才辱問見愛，教勉以所宜務，敢不拜賜。愚以為凡史氏孽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迹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惰者所能就，況褒貶刑孔子聖人作春秋，辱於魯衛陳宋齊楚，卒不遇而死。齊太史兄弟幾盡。左邱明紀春秋時事以失明，司馬遷作史記刑誅，班固痼疾，陳壽起又廢，卒亦無所至。王隱謗退死家，習鑿齒無一足，崔浩范曄赤誅，魏收天絕，宋孝王誅死，足下所稱吳兢亦不聞身貴，而今其後有聞也。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哉？唐有天下二百年矣，聖君賢相相踵，其餘文武之士立功名，跨越前後者，不可勝數。豈一人卒卒能紀而傳之邪？僕年志已就衰退，不可自敦率。宰相知其無他才能，不足用，哀其老窮，齟齬無所合，不欲令四海內有威感者，猥言之上，苟加一職榮之耳，非必督責迫蹙，令就功役也。賤不敢逆盛指，行且謀引去，且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迹，於

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慚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僕雖驥，亦靈知自愛，實不敢率爾為也。夫聖唐鉅迹，及賢士大夫事，皆磊磊軒天地，決不沈沒。今館中非無人，將必有作者勤而纂之。後生可畏，安知不在足下亦宜勉之。愈再拜。

韓愈上兵部李侍郎書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舉覓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讒謗，進寸退尺，卒無所存。性本好文學，困困阨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記百家之說。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磨礱乎事業，而奮發乎文章。凡自唐虞以來，編簡所存，大之為河海，高之為山嶽，明之為日月，幽之為鬼神，織之為珠璣華實，變之為雷霆風雨，奇辭奧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鈍不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私自憐悼，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鄙鄙而義拙；堂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桓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言之者難為，聽而識之者難遇也。伏以閣下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自江而西，既化而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為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化之日，出言舉事，宜必施設。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力，甯戚之歌，讓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憂娛悲。

雜以瓊淫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諷於口而聽於耳也。如賜覽觀，亦
有可采，干蹟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柳宗元寄京兆許孟容書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
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
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謫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
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
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瘵癘爲也。忽奉教命，乃知幸爲大
君子所有，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以上
罪謫後情況。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幸其謂可以共立
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慙慙勉勵，惟以中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
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彊，其素意如此也。末
路阨塞，兀事旣墜，隔，很忤貴近，狂疏繆戾，陷不測之辜，羣言沸
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
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讒，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
午構扇，使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
丈人所間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
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
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癩，以希望外之澤
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不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
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以上得罪被謫之由。）宗元於衆黨人

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
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
今拘非常之罪，居夷瘴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
緒，以是怛然痛憾，心骨沸熱，焚焚孤立，未有子息，荒陬中少士人，
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知縷，
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懷慄然，歎歎惴惴，恐此
事便已，惟心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以上無子
嗣。）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譖逐來，消息存亡
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固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
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已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
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邱
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
城西有數畝田，樹里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
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尙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
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
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謬，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
人數中邪？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鹽漱，勸逾歲時。一搔皮
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以上不能展視
先人墳墓書籍。）自古賢人才子，秉志適分，被謫議不能自明者，
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願當世豪傑分
明辯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

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非口舌所能勝也。（以上被謗議不能自明）鄭詹束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溼騎危，以生易死。蒯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瓊偉博辯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恒怯澳忍，下才未伎，又嬰恐懼癩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闊矣。（以上賢者被罪，終得解脫）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能解，雖欲秉筆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氾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已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以上不復能著書）伏惟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不敢望歸掃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詹嗣，有可付託，即冥然長辭，加得甘寢，無復憾矣。（以上求北歸）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即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宗元與蕭翰林侁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

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驍靄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虧，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名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移，置罵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更言僕以悅讐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臄，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肌革慘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淖譟，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嘯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

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一用是更樂稽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與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視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儻因賦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收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銅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畝，爲耕忙，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遽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巒者，聞人足音，則登然喜。」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瘵疾稍已。往東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太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借至益善。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出遊，遊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

形影，動成瘡痍。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園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道理，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瘵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唯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供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已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管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已白常州煦僕，僕豈敢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僕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

師。為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為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為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為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為言詞，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為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既自以為劔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願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願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噉噉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愈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書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日過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然，京兆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帥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

人形貌，雖僕敢為帥，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為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既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苟為炳炳烺烺，務采色誇聲音，而以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味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僣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疏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帥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劔，吠怪，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柳宗元答韋諷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且以勵足下。若

退之才，過僕數人，尙不宜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固相假借爲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揚雄，遷於退之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元法言及四愁賦，退之獨未作耳。決作之，加恢奇。至他文過揚雄遠甚。雄文遺言措意，頗短局滯澀，不若退之倡狂恣睢，肆意有所作。若然者，使雄來尙不宜推避，而況僕耶。做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可獎，故慊慊云爾也。足下幸勿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事，穿穴古今，後來無能和，而僕稚騷卒無所爲，但趨趙文墨筆視淺事。今退之不以吾子勸僕，而反以僕勸吾子，愈非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固當，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知己者如麻，不患不顯，患道不立耳。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下。不宜宗元頓首再拜。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懟以至疏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懟。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著道德，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頓。於董生何苦，而爲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如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

京師，既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為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疏數，如不相知，尙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即數數附書耳。近頗得人書，皆責疏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李翱答王軻言書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辭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身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略陳其所聞。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弘，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撥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帥，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辟，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

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尙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敘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儻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謨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侯甸，捋採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鷓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

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怵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唯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嚙嚙。」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矍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可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曰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揚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章踐之與翻書，亟鼓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狃，李翱頓首。

歐陽修與尹帥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既因書道修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事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纒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既會作書道修意否。及來此間。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欣感。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來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修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遊。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麵魚如京師。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修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耳。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關於朋友。此似未知修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洛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修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蠶間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

已。又有深相賞數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旁。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冊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誇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間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修有自疑之言。要知修處之如何。故略道也。安道與余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修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感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歉感。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修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修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會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宣。

會鞏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罪。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嚮而望。迅河大淮。環據湖江。天下之險爲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筑筑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爲之託。又無至行

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凡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爲賴，而旅櫬之重，大懼無以歸者。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營救護視，親屈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右，而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毫髮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爲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誦推說者窮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煩以政，豈鄉閭新學危苦之情，叢細之事，宜以徹於視聽，而蒙省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羣之德，如此。蓋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出於自然，推而行之，不以進退而羣，獨幸遇明公於此時也。在喪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越禮進謝，喪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迄今，一書之未進，願其默生於心，無須臾廢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無有所私，則羣之所以報於明公者，亦惟天下之義而已。誓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蘇洵上韓樞密書

太尉執事：洵著書無他長，及言兵事，論古今形勢，至自比賈誼所獻權書。雖古人已往，成敗之迹，苟深曉其義，施之於今，無所不可。昨因請見，求進未議。太尉許諾，謹撰其說，言語朴直，非有驚世絕俗之談，甚高難行之論。太尉取其大綱，而無責其纖悉。○以上陳進言大旨。○蓋古者非用兵決勝之爲難，而養兵不用之可

畏。今夫水激之山，故之海，決之爲溝塍，壅之爲沼沚，是天下之人能之。委江河，注淮泗，匯爲洪波，潏爲太湖，萬世而不溢者，自禹之後，未之見也。夫兵者，聚天下不義之徒，授之以不仁之器，而教之以殺人之事。夫惟天下之未安，盜賊之未殄，然後有以施其不義之心，用其不仁之器，而試其殺人之事。當是之時，勇者無餘力，智者無餘謀，巧者無餘技，故其不義之心變而爲忠，不仁之器加之於不仁，而殺人之事施之於當殺，及夫天下既平，盜賊既殄，不義之徒聚而不散，勇者有餘力，則思以爲亂，智者有餘謀，則思以爲姦，巧者有餘技，則思以爲詐。於是天下之患，雖然出矣。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叫，以發其怒，蝮蝎終日而不螫，則噬齧草木，以致其毒。其理固然，無足怪者。○以上言養兵不用，則思爲變。○昔者，劉項奮臂於草莽之間，秦楚無賴子弟，千百爲輩，爭起而應者，不可勝數。轉鬪五六年，天下厭兵，項籍死而高祖亦已老矣。方是時，分王諸侯，改定律令，與天下休息，而韓信黥布之徒，相繼而起者，七國。高祖死於介冑之間，而莫能止也。連延及於呂氏之禍，訖孝文而後定。是何起之易而收之難也。劉項之勢，初若決河，順流而下，誠有可喜。及其崩潰四出，放乎數百里之間，拱手而莫能救也。嗚呼！不有聖人，何以善其後。太祖太宗，躬擐甲冑，跋涉險阻，以斬刈四方之蓬蒿。用兵數十年，謀臣猛將滿天下，一旦卷甲而休之，傳四世而天下無變，此何術也。荆楚九江之地，不分於諸將，而韓信黥布之徒，無以啓其心也。○以上言劉項之兵，一動而不

能休，太祖太宗之兵能發能收。雖然天下無變，而兵久不用，則其不義之心，蓄而無所發，飽食優游，求逞於良民，觀其平居無事，出怨言以激其上，一日有急，是非人得千金，不可使也。往年詔天下繕完城池，西川之事，洵實親見。凡郡縣之富民舉而籍其名，得錢數百萬，以爲酒食饋餉之費，杵聲未絕，城輒墮壞。如此者數年而後定，卒事官吏相賀，卒徒相矜，若戰勝凱旋而待賞者。比來京師遊阡陌間，其曹往往偶語，無所諱忌。聞之士人，方春時尤不忍聞。蓋時五六月矣，會京師憂大水，鏹鑿香樂，列於兩河之壩。縣官日費千萬，嗚呼勞問之聲不絕者數十里。猶且閉關狼顧，莫肯效用。且夫內之如京師之所聞，外之如西川之所親見，天下之勢，今何如也。以上言兵久不用，不義者思逞。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天下之心繫於一人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或制也。頃者狄公在樞府，號爲寬厚愛人，狎昵士卒，得其歡心。而太尉適承其後，彼狄公者，知御外之術，而不知治內之道，此邊將才也。古者兵在外，愛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愛天子而忘將軍，愛將軍所以戰，愛天子所以守。狄公以其御外之心，而施諸其內，太尉不反其道，而何以爲治？或者以爲兵久驕不治，一旦繩以法，恐因以

生亂。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上，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帥之側，何亂之敢生。以上言將邊兵貴寬，將京兵貴嚴。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帥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天子者，可以生人，可以殺人，故天下望其生，及其殺之也。天下曰：「是天子殺之，故天子不可以多殺。人臣奉天子之法，雖多殺天下，無所歸怨。此先王所以威懷天下之術也。伏惟太尉思天下所以長久之道，而無幸一時之名，盡至公之心，而無恤三軍之多言。夫天子推深仁以結其心，太尉厲威武以振其情，彼其思天子之深仁，則畏而不至於怨；思太尉之威武，則愛而不至於驕。君臣之體順，而畏愛之道立，非太尉吾誰望耶？」以上言天子尚仁，將帥尚威。

蘇洵上歐陽內翰書

洵布衣窮居，常竊自歎，以爲天下之人不能皆賢，不能皆不肖。故賢人君子之處於世，合必離，離必合。往者天子方有意於治，而范公在相府，富公爲樞密副使，執事與余。公蔡公爲諫官，尹公馳騁上下，用力於兵革之地。方是之時，天下之人，毛髮絲粟之才，紛紛然而起，合而爲一。而洵也，自度其愚魯無用之身，不足以自奮於其間，退而養其心，幸其道之將成，而可以復見於當世之賢人君子，不幸道未成，而范公西，富公北，執事與余，公蔡公分散四

出，而尹公亦失勢奔走於小官。洵時在京師，親見其事，忽忽仰天歎息，以爲斯人之去，而道雖成，不復足以爲榮也。既復自思念，往者衆，君子之進於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聞之。今之世無復有善人也，則已矣，如其不然也，吾何憂焉？姑養其心，使其道大有成，而待之何傷！退而處十年，雖未敢自謂其道有成矣。然浩浩乎其胸中，若與曩者異，而余公適亦有成功於南方。執事與蔡公復相繼登於朝，富公復自外入爲宰相，其勢將復合爲一喜，且自賀以爲道旣已成，而果將有以發之也。旣又反而思，其向之所慕望愛悅之而不得見之者，蓋有六人焉。今將往見之矣，而六人者已有范公尹公二人亡焉，則又爲之潸然出涕，以悲嗚呼！二人者不可復見矣，而所恃以慰此心者，猶有四人也。則又以自解，思其止於四人也，則又汲汲欲一識其面，以發其心之所欲言。而富公又爲天子之宰相，遠方寒士，未可遽以言通於其前。而余公蔡公遠者在萬里外，獨執事在朝廷間，而其位差不甚貴，可以叫呼扳援，而聞之以言，而飢寒衰老之病，又痼而留之，使不克自至於執事之庭。夫以慕望愛悅其人之心，十年而不得見，而其人已死。如范公尹公二人者，則四人者之中，非其勢不可遽以言通者，何可以不能自往而遽已也。（以上述願見之誠。）執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竊自以爲洵之知之特深，愈於天下之人，何者？孟子之文，語約而意盡，不爲巉刻斬絕之言，而其鋒不可犯。韓子之文，其長江大河，渾渾流轉，魚鼈蛟龍，萬

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執事之文，紆餘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閒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爲一家之文也。惟李翱之文，其味黯然而長，其光油然而幽，俯仰揖讓，有執事之態。陸贄之文，遣言措意，切近的當，有執事之實。而執事之才，又自有過人者。蓋執事之文，非孟子韓子之文，而歐陽子之文也。夫樂道人之善而不詔者，以其人誠足以當之也。彼不知者，則以爲譽人以求其悅已也。夫譽人以求其悅已，洵亦不爲也，而其所以道執事光明盛大之德，而不自知止者，亦欲執事之知其知我也。（以上論贊歐陽公之文。）雖然執事之名，滿於天下，雖不見其文，而固已知有歐陽子矣。而洵也不幸墮在草野泥塗之中，而其知道之心，又近而齷齪，欲徒手奉咫尺之書，自託於執事，將使執事何從而知之何從而信之哉？洵少年不學，生二十五歲，始知讀書。從士君子遊，年旣已晚，而又不遂刻意厲行，以古人自期，而視與己同列者，皆不勝己，則遂以爲可矣。其後困益甚，然後取古人之文而讀之，始覺其出言用意，與己大異。時復內顧自思其才，則又似夫不遂止於是而已者。由是盡燒其曩時所爲文數百篇，取論語孟子韓子及其他聖人賢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終日以讀之者七八年矣。方其始也，入其中而惶然，博觀於其外而駭然以驚。及其久也，讀之益精，而其胸中豁然以明。若人之言固當然者，然猶未敢自出其言也。時旣久，胸中之

言日益多，不能自制，試出而書之。已而再三讀之，渾渾乎覺其來之易矣！然猶未敢以爲是也。近所爲洪範論史論凡七篇，執事觀其如何？噫嘻！區區而自言，不知者又將以爲自譽以求人之知己也，惟執事思其十年之心，如是之不偶然也，而察之。（以上自述文學本末。）

蘇軾答李薦書

軾頓首再拜聞足下名久矣！又於相識處，往往見所作詩文，雖不多，亦足以髣髴其爲人矣！尋常不通書問，怠慢之罪，猶可闕略。及足下斬然在疚，亦不能以一字奉慰。舍弟子由至，先蒙惠書，又復爛不即答。頑鈍廢禮，一至於此，而足下終不棄絕，遞中再辱手書，待遇益隆，覽之面熱汗下也！足下才高識明，不應輕許與人，得非用黃魯直秦太虛輩語，真以爲然耶？不肖爲人所憎，而二子獨喜見譽，如人嗜昌歎羊棗，未易詰其所以然者。以二子爲妄則不可，遂欲以移之衆口，又大不可也。軾少年時讀書作文，專爲妄則舉而已。既及進士第，貪得不已，又舉制策，其實何所有，而其科號爲直言極諫，故每紛然，誦說古今，考論是非，以應其名耳。人苦不自知，既以此得，因以爲實能之。故譙至今，坐此得罪幾死，所謂齊虜以口舌得官，真可笑也。然世人遂以軾爲欲立異同，則過矣。妄論利害，撓說得失，此正制科人習氣。譬之候蟲時鳥，自鳴自己，何足爲損益？軾每怪時人待軾過重，而足下又復稱說如此，愈非其實。得罪以來，深自閉塞，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間，與樵漁雜處，往

往爲醉人所推罵，軾自喜漸不爲人識。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自幸庶幾免矣！足下又復創相推與，甚非所望。木石有暈，犀有通，以取妍於人，皆物之病也。謫居無事，默自觀省，回視三十年以來所爲，多其病者。足下所見皆故我，非今我也。無乃聞其聲不考其情，取其華而遺其實乎？抑將又有取於此也。此事非相見不能盡，自得罪後，不敢作文字，此書雖非文，然信筆書意，不覺累幅，亦不須示人，必喻此意，歲行盡，寒苦，惟萬萬節哀，強食不次。

蘇轍上樞密韓太尉書

太尉執事，轍生好爲文，思之至深，以爲文者氣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學而能，氣可以養而致。孟子曰：「我善養吾浩然之氣。」今觀其文章，寬厚宏博，充乎天地之間，稱其氣之大小。太史公行天下，周覽四海，名山大川，與燕趙間豪俊交游，故其文疏蕩，頗有奇氣。此二子者，豈嘗執筆學爲如此之文哉？其氣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動乎其言，而見乎其文，而不自知也。轍生十有九年矣，其居家所與游者，不過其鄰里鄉黨之人，所見不過數百里之間，無高山大野，可登覽以自廣；百氏之書，雖無所不讀，然皆古人之陳迹，不足以激發其志氣。恐遂汨沒，故決然捨去，求天下奇聞壯觀，以知天地之廣大。過秦漢之故都，恣觀終南嵩華之高，北顧黃河之奔流，慨然想見古之豪傑。至京師，仰觀天子宮闕之壯，與倉廩府庫城池苑囿之富且大也，而後知天下之巨麗。見翰林歐陽

公聽其議論之宏辯，觀其容貌之秀偉，與其門人賢士大夫游，而後知天下之文章聚乎此也。太尉以才略冠天下，天下之所恃以無變，四夷之所憚以不敢發。入則周公召虎，而轍也。未之見焉。且夫人之學也不忘其大，雖多而何爲轍之來也。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歐陽公而猶以爲未見太尉也。故願得觀賢人之光耀，聞一言以自壯，然後可以盡天下之大觀而無憾矣。轍年少未能通習吏事，嚮之來非有取於升斗之祿，偶然得之非其所樂。然幸得賜歸待選，使得優游數年之閒，將以益治其文，且學爲政。太尉苟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又幸矣。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爲吏民稱頌，至今不絕。傷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尙少，不得備聞爲政之迹。嘗侍左右，尙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爲身羞大者，旣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尙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

所傳皆可考據，後旣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俊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尙，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憚，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鑿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耶。善旣不盡傳，而傳者又不盡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王安石答司馬諫議書

某啓：昨日蒙教，竊以爲與君實游處相好之日久，而議事每不合，所操之術多異故也。雖欲強聒，終必不蒙見察。故略上報，不復一一自辨。重念蒙君實視遇厚於反覆，不宜鹵莽。故今具道所以冀君實或見恕也。蓋儒者所爭，尤在於名實。名實已明而天下之理得矣。今君實所以見教者，以爲侵官生事，征利拒諫，以致天下怨謗也。某則以爲受命於人主，議法度而修之於朝廷，以授之於有司，不爲侵官。舉先王之政，以興利除弊，不爲生事。爲天下理財，不爲征利。闢邪說，難任人，不爲拒諫。至於怨謗之多，則固前知

其如此也。人習於苟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於衆爲善。上乃欲變此，而某不量敵之衆寡，欲出力助上以抗之，則衆何爲而不洶洶然盤庚之遷，胥怨者民也，非特朝廷士大夫而已。盤庚不爲怨者，故改其度，度義而後勳，是而不見可悔故也。如君實責我，以任位久，未能助上大有爲，以膏澤斯民，則某知罪矣。如曰：『今日當一切不事事，守前所爲而已。』則非某之所敢知，無由會晤，不任區區向往之至！

尋常演算之時，忽逢難題，窮思冥索，未易解答，試問：精神上所感痛苦何如？

倘君已備

算術難題五百問詳解

於一切困難，即可徹底解決，

下筆敏捷如飛，毫無思索之苦。

「所選材料」：完全與日常生活有關的，個個算題，切合實用，包羅美備。舉一反三，有駕輕就熟之妙。

「解答順序」：一擬題，二公式，三詳解，重要之處，俱加圖例，剝繭抽絲，無異熱心教師，當面指導。

「編制方式」：先整數，次分數，從簡單至複雜，關於四則算術最不易解答而又常遇的難題，一覽無遺。

本書為算術書中僅有之創作，從四則習題之基本訓練中，使人人獲得數學之深切認識與應用，包括算題五百個，分為五十二類，每一算題，必用淺顯的文字，推究其原理，闡明其變化，與普通算術課本之編制與內容，截然不同，讀者備此一書，以供參考，不特任何難題，俱可自由解答，且一經就習，於日常或考試計算時，可養成敏捷之習慣。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六

湘鄉曾國藩纂

哀祭之屬

書金縢冊祝之辭

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且以且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詩黃鳥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六 哀祭

合肥李鴻章校

春秋衛太子蒯瞶禱神之辭

曾孫蒯瞶，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鄭勝亂從，晉午在難，不能治亂，使執討之。蒯瞶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

宋玉招魂

朕幼清以寡潔兮，身服義而未沫。主此盛德兮，牽於俗而蕪穢。上無所考此盛德兮，長離殃而愁苦。帝告巫陽曰：「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以上不必筮問，而直招之。）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恆幹，何為兮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長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雕題黑齒得人肉而祀，以其骨為醢些。蝮蛇秦蠃，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儻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

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淵，靡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字些！赤嶺若象，玄蠶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僦僦些！懸人以墮，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敦厥血拇，逐人駭駭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災些！以上四方上下，皆不可往。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縷，鄭綿絡些！招具該備，永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居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澗湓些！光風轉蕙，汜崇蘭些！經堂入奧，朱塵筵些！砥室翠翹，結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翡翠拂壁，張些！暴組綺縞，結琦璜些！以上宮室。室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燭，華容備些！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弱顏固植，馨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絢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頃賦理，遺視矚些！離榭修幕，侍君之間些！翡翠帷帟，飾高堂些！紅壁沙版，玄玉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文異豹飾，侍陂陲些！

軒輓既低。步騎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為些！（以上女色。）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黍稷麥，拳黃粱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肥牛之臠，臠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脯醢炮羔，有柘漿些！鵠醢臠臠，煎鴻鶩些！露雞臠臠，厲而不爽些！粗放蜜餌，有餼餽些！瑤漿密勺，實羽觸些！挫糟凍飲，耐清涼些！華酌既陳，有瓊漿些！（以上飲食。）歸來歸來，反故居些！敬而無妨些！肴羞未通，女樂羅些！噲鐘按鼓，造新歌些！涉江采菱，發揚荷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娛光眇視，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髮曼髻，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舞若交竿，撫案下些！竿瑟狂會，攄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吳歛蔡謳，奏大呂些！（以上樂舞。）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放噲組纓，班其紛紛些！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楚之結，獨秀先些！篋蔽象綦，有六簞些！分曹並進，道相迫些！成臯而牟，呼五白些！晉制犀比，費白日些！鏗鐘播籥，攖梓瑟些！娛酒不廢，沈日夜些！蘭膏明燭，華燈錯些！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酌飲盡歡，樂先故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以上雜戲。）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葦蘋齊葉兮，白芷生。路貫廬江兮，左長薄。倚沼畦瀾兮，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懸火延起兮，玄顏蒸。步及驟處兮，誘騁尤。抑鶯若通兮，引車右還。與王趨夢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皋蘭被徑兮，斯路漸。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景差大招

青春受謝白日昭。春風奮發萬物遼。冥凌澆行魂。逃
 只。魂魄歸來無遠遙。魂乎歸來無東無西無南無北。東有大
 海。溺水洑洑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
 無東。湯谷寂寥只。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蝮蛇涎只。山林險隘。
 虎豹蜿只。鰐鱷。狐。王虺。鸞只。魂乎無南。虺傷傷只。魂乎無西。西
 方流沙。滌洋洋只。豕首縱目。髮鬣只。長爪踞牙。諛笑狂只。魂乎
 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連龍。旄只。代水不可涉。深不
 可測只。天白顛。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以上言東西
 南北之不可往。魂魄歸來。聞以靜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逞志
 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來。樂不可言只。五穀
 六仞。設菹。鼎騰盈。和致芳只。內鷓鴣。味豺羹只。魂乎歸
 來。恣所嘗只。鮮蟪甘雞。和楚醑只。醢豚苦狗。膾首尊只。酸蒿蕞
 不沾薄只。魂乎歸來。恣所擇只。炙鴉。蒸鳧。結鶉。臠只。煎鱸。醢雀。遼
 爽存只。魂乎歸來。麗以先只。四耐并熟。不盈益只。清馨凍。不歡
 役只。醴白麯。和楚醑只。魂乎歸來。不遠惕只。以上飲食。代
 秦鄭。衛。鳴。張。伏。戲。禱。楚。勞。商。只。謳。和。揚。阿。地。簫。倡。只。魂乎
 歸來。定空桑只。二八接武。投詩賦只。叩鐘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
 氣。極聲變只。魂乎歸來。聽歌。譟只。朱唇皓齒。嫵以姸只。比德好問。
 習以卮只。豐肉微骨。調以娛只。魂乎歸來。安以舒只。以上歌
 舞。矚目宜笑。峨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來。靜以安

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六 哀祭

只。媵修滂浩。麗以佳只。會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妓麗施只。
 小腰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來。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只。粉
 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來。以娛昔只。青色
 直眉。美目。頰只。嚙輔奇牙。宜笑。嚼只。豐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
 來。恣所便只。以上美色。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
 雷只。曲屋步櫺。宜擗。畜只。騰駕步遊。獵春園只。瓊觀錯衡。英華假
 只。茵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來。恣志慮只。孔雀盈園。蒼鸞皇只。
 鷓鴣羣晨。雜鶉。鷓。只。鴻鵠代遊。曼鸞。鷓。只。魂乎歸來。鳳皇翔只。
 以上園囿禽獸。曼澤怡。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
 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塞只。三圭
 重侯。聽類神只。察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乎歸來。正始昆只。以上
 家庭福祿。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
 善美明只。魂乎歸來。當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馨配天。萬
 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來。尚賢
 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誅。譏。罷。只。靡。在。位。近。禹。臠
 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歸來。歸國家為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
 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
 弓挾矢。揖辭讓只。魂乎歸來。尚三王只。以上德政威名。

賈誼弔屈原賦
 共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沈汨羅。遂託湘流兮。
 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鸞鳳伏竄

一六一

兮，鳴臯鷓鴣。關聿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鉛刀為銛。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幹弃周鼎兮，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駸蹇驪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我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漂漂其高澨兮，夫固自縮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湧深潛以自珍。彌融煇以隱處兮，夫豈從螿與蛭。嬖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隴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蕙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搖增翮逝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鱷鱓兮，固將制於蟻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脩嫿兮，命標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無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秋氣憊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營營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壘。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菱葢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緲姚虞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驪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茫茫。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魄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寔淫敞克，寂兮無音。

思若流波，恨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妬關聿，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歎，滄沐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嚶不虛應，亦云已兮。懃妍太息，歎稚子兮。憫慄不言，倚所持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司馬相如哀二世賦

登陂陲之長阪兮，登入會宮之巖峩。臨曲江之隴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澁澁兮，通谷豁乎鈔汜。涸滅喻習以永逝兮，注平臯之廣衍。觀衆樹之翁夔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勢。信讒不寤兮，宗廟滅絕。嗚呼哀哉！操行之不得兮，墓蕪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復遯絕而不齊兮。彌久遠而愈休，精罔闕而飛揚兮。拾九天而永逝，嗚呼哀哉！

匡衡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文

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夜不敢康甯。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爲前因，所幸而立廟。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爲尊祖嚴親也。今賴宗廟之靈，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廟可止毋修。皇帝祇肅舊禮，尊重神明，卽告于祖宗而不敢失。今皇上有疾，不豫，適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卽詔臣衡復修立。謹案上世帝王承祖禱之大義，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

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爲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禘之意爲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隊在溝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祐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

匡衡告謝殿廟文

往者大臣以爲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于天，萬世不墮。繼烈以下，五廟而遷。上陳太祖，間歲而禘，其道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爲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爲母信，爲後則於子祭，於孫止。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祀，皆可亡修。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子孫本支，陳錫無疆。誠以爲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今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爲禮不得。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尙未平，詔

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爲天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祖。皇天不祐，鬼神不饗。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適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

張衡大司農鮑德詠

昔君烈祖，平顯弈世。敬叔生牙，姜管交賴。至于中葉，種德以邁。種德伊何，去虛適參。建旆屯留，其茂如林。降及我君，總角有聲。遺蒙萬穀，寵祿斯丁。守約勤學，克勞其形。濬哲之資，日就月成。業業學徒，童蒙求我。舍厥往著，去風即雅。濟濟京河，實爲西魯。昔我南都，惟帝舊鄉。同于郡國，殊於表章。命親如公，弁冕鳴璜。若惟允之，實耀其光。導以仁惠，教以義方。心射鬻相，饗老虞庠。羌髡作虐，艱我西鄰。君斯整旅，耀武月頻。蠢蠢戎虜，是懼是震。知德者鮮，惟君克舉。既厭帝心，將處台輔。命有不永，時不我與。天實爲之，孰其能禦。股肱或毀，何痛如之。國喪遺愛，如何無思。

蔡邕擬遷都告廟文

嗣曾孫皇帝某，敢昭告于皇祖高皇帝。各以后配。昔受命京師，都于長安，享國十有一世，歷年二百一十載。遭王莽之亂，宗廟墮壞。世祖復帝祚，還都洛陽，以服土中。享國一十一世，歷年一百六十五載。予末小子，遭家不造，早統洪業，奉嗣無疆。關東吏民，敢行稱亂，總連州縣，擁兵聚衆，以圖叛逆，震驚王師。命將征服，股肱

大臣，惟皇天之命，以已行之事，遷都舊京。昔周德缺而斯卜，作應運變通，自古有之。於是乃以二月丁亥，來自雒，越三月乙巳，至于長安。飭躬不懈，寢疾旬日，賴祖宗之靈，以從有謬吉且齋宿，敢用潔牲，一元大武，柔毛剛鬣，商祭明視，藿合嘉蔬，其鹹豐本，明黍醴酒，用告遷水，尙鑒。

漢昭烈帝成都即位告天文

惟建安二十六年四月丙午，皇帝備敢用元牡，昭告皇天上帝，后土神祇。漢有天下，歷數曩者，王莽篡盜，光武皇帝震怒致誅，社稷復存。今曹操阻兵安忍，戮殺主后，滔天泯夏，罔顧天顯。操子丕，載其凶逆，竊居神器，羣臣將士，以爲社稷墮廢，備宜修之。嗣武二祖，襲行天罰，備匪否德，懼忝帝位，詢于庶民，外及蠻夷，君長，僉曰：天命不可以不答，祖業不可以久替，四海不可以無主。率土式望，在備一人。備畏天明命，又懼漢邦將墜于地，謹擇元日，與百寮登壇，受皇帝璽綬，修燔瘞告，類于天神，惟神饗祚于漢家，永綏四海。

曹植王仲宣誄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祇，殲我吉士。誰謂不痛，早世卽冥，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存亡分流，天遂同期，朝聞夕沒，先民所思，何用誅德，表之素旌，何以贈終，哀以送之，遂作誄曰：倚歎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

萬勳績，惟光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門之祚，末胄稱王，厥姓斯氏，條分葉散，世滋芳烈，揚聲漢。遭陽九，炎光中曠，世祖撥亂，爰建時雍，三台樹位，履道是鍾。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君二祖，爲光爲龍。僉曰：休哉，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鈔，五典克從。天耀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棄葉佐時，入管機密，朝政以治。出臨朔俗，庶績咸熙。以上祭之先世。君以淑懿，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文若春華，思若涌泉。發言可詠，下筆成篇。何道不洽，何藝不閑。碁局逞巧，博雅推賢。皇家不造，京室隕顛。宰臣專制，帝用西遷。君乃繼旅，離此阻艱。翕然鳳舉，遠竄荆蠻。身窮志達，居鄙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潛處蓬室，不干勢權。以上祭之身世。我公奮鉞，耀威南界。刑人或違，陳戎講武。君乃善發，算我帥旅。高尙霸功，投身帝宇。斯言既發，謀夫是與。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郡，稽顙漢北。我公賢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勳則。勳則伊何，勞謙靡已。憂世忘家，殊路卓峙。乃署祭酒，與君行止。算無遺策，畫無失理。我王建國，百司俊乂。君以顯舉，秉機省闈。戴蟬珥貂，朱衣皓帶。入侍帷幄，出擁華蓋。榮曜當世，芳風確誨。以上祭見用於魏。嗟彼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帥師。光戎路，遽駭風浪。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思榮懷附，望彼來威。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翩孤嗣，號痛崩摧。發軔北魏，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頽。哀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以上祭從征吳而亡。嗚

呼哀哉！吾與夫子，義貫丹青，好和琴瑟，分過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予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吉凶異制。此驩之人，孰先隕越。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生死，存亡數度。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魂秦素。我將假翼，飄舉高舉。超登景雲，要子天路。（以上子建與秦交誼）

喪柩既臻，將反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虛廓無見，藏景蔽形。孰云仲宣，不聞其聲。延首歎息，雨泣交頸。呼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名。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哉！

潘岳世祖武皇帝誄

粵若稽古帝皐，誕受休命，作我晉室。赫赫文皇，配命並日。大行龍飛，創制改物。沈恩汪濊，流澤洋溢。上齊七政，下綏萬邦。四門穆穆，五典克從。惟清緝熙，於變時雍。愛盡事親，教加百姓。于喪過哀，在祭餘敬。后簋冕服，躬籍乘盛。六代畢奏，九功咸詠。行敦臨樸，思貫玄妙。菴政端位，臨朝光曜。胄子人學，辟雍宗禮。國老恂恂，貴遊濟濟。莫孝匪子，莫悌匪弟。化自外明，訓法以禮。（以上德政）

廣彼吳楚，稱亂三代。世歷五僞，年幾百載。邊垂虔劉，王化阻闕。羽檄星馳，鉦鼓日戒。帝御羣帥，率辭奮旅。腹心庭爭，爪牙疑沮。天監獨照，聖策乃舉。朝服濟江，止戈曜武。野無交兵，役不淹月。體號歸命，稼穎晉闕。邪界轡流，傍納百越。表閭旌善，德音委發。（以上平吳）

虞人獻箴，周書垂誥。酒懼其彝，獸獸其冒。於我大行，從心所好。勳不踰矩，性與道奧。厭厭酣飲，樂不辨顏。桓桓振旅，田無遊盤。

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六 哀祭

我德如風，民應如蘭。靡不夙夜，無敢宴安。務農望歲，時或不稔。小心翼翼，恤民以甚。御坐不怡，撤膳賑廩。西流垂精，南金抑施。永言孝思，天經地義。問誰贊事，英彥髦士。問誰翼侍，博物君子。潛明神鑒，從衆屈己。道濟羣生，爲而不恃。先天弗違，後天降時。萬物熙熙，懷而慕思。顛顛搢紳，不謀同辭。嚴嚴岱宗，想望翠旗。恭惟大行，功成不居。譖寢封禪，心棲沖虛。策告不足，太平有餘。七十二君，方之蔑如。（以上虛己恭讓）

思樂天德，等壽嵩華。如何寢疾，背世登遐。遷幸梓宮，孤我邦家。龜筮既襲，吉日惟良。永指天極，甯神峻陽。羣后擗踊，長訣飄轅。至靈斯顯，豈伊不傷。家無遠邇，邦靡小大。四海供職，同軌畢會。茫茫原野，亭亭素素。縞輅解駕，白虎弭旒。龍輻卽定，元闔載局。如天斯崩，如地斯傾。哀哀庶寮，營營自慙。彼蒼者天，胡甯斯忍。聖君不返，我獨旋軫。（以上述哀）

潘岳楊荊州誄

維咸寧元年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荊州刺史東武戴侯，祭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選賢與能，政是以和。周顧尙父，殷懣太阿。矯矯楊侯，晉之爪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呼哀哉！自古在昔，有生必死。身沒名垂，先哲所趨。行以號彰，德以述美。敢託旒旗，爰作斯誄。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支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楊侯。弈世不顯，允迪大猷。天厭漢德，龍戰未分。伊君祖考，方事之殷。

鳥則擇木，臣亦簡君。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奮躍淵塗，跨騰風雲。或統驍騎，或據領軍。以上先世。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我洪緒，克構堂基。弱冠味道，無競惟時。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多才豐藝，強記洽聞。目眺毫末，心算無垠。草隸兼善，尺牘必珍。足不輟行，手不釋文。翰動若飛，紙落如雲。以上才德。學優則仕，乃從王政。散

璞發輝，臨軹作令。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肅我朝命。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庶獄明慎，刑辟端詳。聽參臬呂稱，侔于張。改授農政，于彼野王。倉盈庾億，國富兵彊。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用錫土宇，膺茲顯秩。青社自茅，亦朱其紱。魏氏順天，聖皇受終。烈烈楊侯，實統禁戎。司管閩闔，清我

帝宮。苛慝不作，穆如和風。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滔滔江漢，疆場分流。秉文兼武，時惟楊侯。既守東莞，乃牧荊州。折衝萬里，對揚王休。聞善若驚，疾惡如讎。示威示德，以伐以柔。

以上歷官封爵。吳夷凶侈，僞師長逼。將乘讎讐，席卷南極。繼襄糧盡，神謀不忒。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負。負執其咎，功讓其力。亦既旋旆，為法受黜。退守邱壑，杜門不出。游目典墳，縱心儒術。神祇播紳，升堂入室。靡事不咨，無疑不質。位貶道行，身窮志逸。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昊天不弔，景命其卒。以上伐吳

無功，貶退而卒。嗚呼哀哉！子襄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伊君臨終，不忘忠敬。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殞其命。聖王嗟悼，寵贈衾襚。誅德策勳，考終定讞。羣辟慟懷，邦族擇淚。

孤嗣在疚，寮屬含悴。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頑蔽，覆露重陰。仰追先考，執友之心。俯感知己，識達之深。承諱怛悌，涕淚沾襟。豈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音。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楊仲武誄

楊經字仲武，榮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史戴侯之孫，東武康侯之子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又夫家，而免諸艱難。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年之秀，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雖舅氏隆盛，而孤貧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奇之。若乃清才萬茂，盛德日新。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往歲卒於德宮里，喪服周次，網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款誠之至也。不幸短命，春秋二十九。元康九年夏五月己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伊子之先，棄葉熙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名器雖光，勳業未融。以上先世。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岐克巖，知章知微。鉤深探蹟，味道研幾。匪直也人，邦家之輝。子之遺閔，曾未亂誓。如彼危根，當此衝飈。德之休明，靡幽不喬。弱冠流芳，儻聲清劭。爾舅惟榮，爾宗惟瘁。幼秉殊操，違豐安匱。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畢肄。以上幼慧安貧。潘楊之穆，有自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爾休爾戚，如實在已。視予猶父，不得猶

子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其年實同厥心。日昃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以上潘楊親誼)嗚呼哀哉寢疾彌留守茲孝友臨命忘身願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心疾首嗷嗷同生悽悽諸舅春蘭擢華方茂其華荊寶挺璞將剖子和含芳委耀毀璧摧柯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次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會未盈稔姑姪繼隕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觀遺文有造有寫或草或真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毛涕沾于巾編篋既覽斑駁既開痛矣揚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頽頽行雲徘徊臨穴永訣撫襯盡哀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夏侯常侍誄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掾賢良方正徵爲太子舍人尙書郎野王令中書郎南陽相家艱乞還頃之選爲太子僕未就命而世祖崩天子以爲散騎常侍從班列也春秋四十有九元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克明克聖光啓夏政其在于邁邁勳惟嬰思弘儒業小大變名顯祖曜德牧兗及荆父守淮岳治亦有聲英英夫子灼灼其偶飛辯摘藻華繁玉振如彼隨和發彩流潤如彼錦纈列素點綯(以上敘湛先世少時)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徒謂吾生文勝則史心照神交唯我與子且歷少長逮觀終始子

之承親孝齊閔參子之友悌和如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雖實唱高猶賞爾音弱冠厲翼羽儀初升公弓既招皇輿乃徵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忠節允著清風載興泱彼樂都寵子惟王設官建輔妙簡邦良用取喉舌相爾南陽惠訓不倦視民如傷(以上湛之懿行歷官)乃眷北顧辭祿延喜余亦偃息無事明時疇昔之遊二紀于茲班白攜手何歡如之居吾語汝衆實勝寡人惡雋異俗疵文雅執戟披揚長沙投賈無謂爾高恥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慨然嘆曰道固不同爲仁由己匪來求蒙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子獨正色居屈志申雖不爾以猶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以上表諫箴規)讜言忠謀世祖是嘉將僕儲皇奉轡承華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吉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如何斯人而有斯疾曾未知命中年隕卒(以上將顯而卒)嗚呼哀哉唯爾之存匪爵而貴甘食美服重珍兼味臨終遺誓永錫爾類斂以時襲殯不簡器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是養生而薄其葬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傑操明達困而彌亮(以上遺令之善)概略既祖容體長歸存亡永訣逝者不追望子舊車覽爾遺衣愴抑失聲迸涕交揮非子爲慟吾慟爲誰嗚呼哀哉日往月來暑退寒襲零露沾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適子素館撫孤相泣前思未弭後感仍集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哀哉(以上述哀)

潘岳馬汧督誄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逆焉。雖王族致討，終於殄滅，而蜂蟻有毒，擊失小利，俾百姓流亡，頻於塗炭。建威喪元於好時，州伯宵遁乎大谿。若夫偏師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刮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秦隴之僭，鞏更爲魁。既已襲州而脩其縣，子以眇軀之身，介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羣臣如蝟毛而起，四面雨射城中。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木石將盡，樵無乏竭，芻蕘絕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豈以鐵鑠機關，既縱礮而又升焉。饜陳焦之麥，柿栲栳之松，用能薪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櫛馬長鳴。凶醜駭而疑懼，乃闕地而攻。子命穴浚，灑實壺鑼，瓶甌以偵之。將穿鑿作，內焚礮火，薰之潛氏，殲焉。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全數百萬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聖朝瞻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穀十斛，考訊吏兵，以橫楚之辭連之。大將軍屢抗其疏，曰：敦固守孤城，獨當羣寇，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敦勳效極，推小疵，非所以褒獎元功。宜解敦禁劾，假授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籠秩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牢，魂而有靈，嘉茲籠菜。」然潔士之聞穢，其庸致思乎。若乃下吏之肆其嚙害，則皆妒之徒也。嗟乎！

妒之欺善，抑亦買首之讎也。語曰：戒戒其子，慎無爲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昔乘邱之戰，縣賈父御魯壯公，馬驚敗績，賈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浴馬，有流失在白肉，公曰：「非其罪也。」乃誅之。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日於都市手劍父讎，視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爲之誄。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天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嗟茲生位末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保此汧城，救我邊危。（以上八句，總挈綱領。）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衛，塘不增築，婪婪羣狄，豺虎競逐。鞏更恣睢，潛時言寺，齊萬懸闕，震驚台司。聲勢沸騰，種落煽熾。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形珠星流，飛矢雨集。愴愴士女，號天以泣。鑿麥而炊，負戶以汲，累卵之危，倒懸之急。（以上兩事危急。）馬生爰發，在險彌亮，精貫白日，猛烈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誓恩撫循，寒士挾纜，蠢蠢犬羊，阻衆陵寡。潛隧密攻，九地之下，愴愴窮城，氣若無假，昔命懸天，今也惟馬。惟此馬生，才博智瞻，偵以瓶壺，剛以長壘。錘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斂。木石廣竭，其稔空虛，矚然馬生，傲若有餘。芻梁爲礮，柿爲芻，守不乏械，櫛有鳴駒。（以上馬敦守汧方略。）哀哀建威，身伏斧質，悠悠列將，覆軍喪氣。我釋我徒，顯誅我帥，以生易死，疇克不二。聖朝西顧，臨右震憤，分我汧庠，化爲寇糧。實賴天子，思慕彌長，咸使有勇，致命知方。

(以上功勳)我雖末學聞之前典十世有能表慕旌善思人愛樹甘棠勿翦矧乃吾子攻深疑淺兩造未具儲錄蓋鮮孰是勳庸而不獲免猜哉部司其心反側斷善寧能醜正惡直牧人逶迤自公退食聞穢騰揚曾不戢翼忘爾大勞猜爾小利苟莫開懷干何不至慨嗚馬生浪浪高致發憤罔圍沒而猶眠(以上因冤獄引決)嗚呼哀哉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張孟運籌危趙獲安滌滌賴子猶彼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傾倉可賞劓云私粟狄隸可頌況曰家僕剔子變軀貫以三木功存并城身死汗獄凡爾同圍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哉明明天子旌以殊恩光寵贈乃牙其門司勳頒爵亦兆後昆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以上哀榮)

潘岳哀永逝文

啓夕兮宵興悲絕緒兮莫承俄龍輻兮門側嗟俟時兮將升嫂姪兮悼惶慈姑兮垂矜聞鳴雞兮戒朝咸驚號兮撫膺逝日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渺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今奈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反盡余哀兮祖之晨揚明燎兮授靈輶徹房帷兮席庭筵舉醑觴兮告永遷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舊宇視倏忽兮若髣髴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鵲兮淹留徘徊兮故墟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兮初邁馬回首兮旋旆風冷冷兮帷雲霏霏兮承蓋鳥旣翼兮忘林魚仰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邇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餘迹

兮未夷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悲謂原濕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汗視天日兮蒼茫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委蘭房兮繁華襲窮泉兮朽壤慕叫兮掛標之子降兮宅兆撫櫛靈兮訣幽房棺其兮窆窆窆戶闔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歸反哭兮殯官嗚有止兮哀無終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既遇目兮無兆會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長寄心兮爾躬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然耳渠悽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

潘岳金鹿哀辭

嗚我金鹿天姿特挺鬢髮凝膚蛾眉螭頰柔情和泰朗心聰警嗚呼上天胡忍我門良嬪短世令子天昏既叛我幹又翦我根塊如瓠木枯荑獨存捐子中野邈我歸路將反如疑回首長顧

陸機弔魏武帝文

元康八年機始以臺郎出補著作遊乎祕閣而見魏武帝遺令愴然歎息傷懷者久之客曰夫始終者萬物之大歸死生者性命之區域是以臨喪殯而後悲親陳根而絕哭今乃傷心百年之際興哀無情之地意者無乃知哀之可有而未識情之可無乎機答之曰夫日由乎交分山崩起於朽壤亦云數而已矣然百姓怪焉者豈不以資高明之質而不免卑濁之累居常安之勢而終嬰傾離之患故乎夫以迴天倒日之力而不能振形骸之內濟世夷難之智而受困魏闕之下已而格乎上下者藏於區區

之木；光于四表者，翳乎葦爾之土。雄心摧於弱情，壯圖終於哀志。長算屈於短日，遠迹頓於促路。嗚呼！豈特替史之異闕，景黔黎之怪類，岸乎觀其所以顧命冢嗣，貽謀四子，經國之略既遠，隆家之訓亦弘。又云：吾在軍中，持法是也。至於小忿怒，大過失，不當效也。善乎達人之讜言矣！持姬女而指季約以示四子，曰：「以累汝。」因泣下，傷哉！曩以天下自任，今以愛子託人，同乎盡者無餘，而得乎亡者無存。然而婉嬖房闈之內，綢繆家人之務，則幾乎密與。又曰：「吾媿好伎人，皆著銅爵臺於臺上，施八尺牀，總帳，朝脯上脯糲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汝等時時登銅爵臺，望吾西陵墓田。」又云：「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爲，學作履組賣也。吾歷官所得綬，皆著藏中。吾餘衣裘，可別爲一藏，不能者兄弟可共分之。」既而竟分焉。亡者可以勿求，存者可以勿違。求與違不其兩傷乎！悲夫！愛有大而必失，惡有甚而必得。智慧不能去其惡，威力不能全其愛。故前識所不用心，而聖人罕言焉。若乃繫情累於外物，留曲念於閨房，亦賢俊之所宜廢乎？於是遂憤懣而獻弔云爾！

接皇漢之末緒，值王途之多違。竹重淵以育鱗，撫慶雲而遐飛。運神道以載德，乘靈風而扇威。摧羣雄而電擊，舉勅敵其如遺。指八極以遠略，必翦焉而後綏。釐三才之闕典，啓天地之禁闈。舉修網之絕紀，紐大晉之解微。掃雲物以貞觀，要萬途而來歸。不大德以宏覆，授日月而齊暉。濟元功於九有，固舉世之所推。以上言魏武經營八極，牢籠萬有之概。彼人事之大造，夫何往而不臻。將覆篑於浚谷，擠爲山乎九天。苟理窮而性盡，豈長算之所研。悟臨川之有悲，固梁木其必顛。略建安之三八，實大命之所艱。雖光昭於曩載，將稅駕於此年。惟降神之繇逸，眇千載而遠期。信斯武之未喪，膺靈符而在茲。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憤西夏以鞠旅，泝秦川而舉旗。踰鎬京而不豫，臨渭濱而有疑。冀翌日之云繆，彌四旬而成災。詠歸途以反旆，登灃灇而竭來。次洛水而大漸，指六軍曰念哉。以上敍武帝歸自關中，死於洛陽。伊君王之赫奕，實終古之所難。威先天而蓋世，力盪海而拔山。厄奚險而弗濟，敵何疆而不殘。每因禍以視禍，亦踐危而必安。迄在茲而蒙昧，慮噤閉而無端。委軀命以待難，痛沒世而永言。撫四子以深念，循膚體而纘歎。迨營魄之未離，假餘息乎音翰。執姬女以嘯嗙，指季約而灌焉。氣衝襟以嗚咽，涕垂睫而汎瀾。達率土以靖寤，戢彌天乎一棺。以上言託姬女季約之非。咨宏度之峻邈，壯大業之允昌。思居終而卹始，命臨沒而舉揚。援貞吝以恭悔，雖在我而不感。惜內顧之纏綿，恨末命之微詳。紆廣念於履組，塵清慮於餘香。結遺情之婉嬖，何命促而意長。陳法服於帷座，陪窈窕於玉房。宣備物於虛器，發哀音於舊倡。矯威容以赴節，掩零淚而薦觴。物無微而不存，體無惠而不亡。庶聖靈之響像，想幽神之復光。苟形聲之翳沒，雖音景其必藏。微清絃而獨奏，進脯糲而誰嘗。悼總帳之冥漠，怨西陵之茫茫。登爵臺而羣悲，眇美目其何望。既臨古以

遺累，信簡禮而薄葬。彼衰絛於何有，賸靡謗於後王。嗟大戀之所存，故雖哲而不忘。覽遺籍以慷慨，獻茲文而悽傷。（以上言作伎進脯分香，實履別藏，衰絛之非。）

陶潛自祭文

歲惟丁卯，律中無射。天寒夜長，風氣蕭索。鴻雁于征，草木黃落。陶子將辭逆旅之館，永歸於本宅。故人悽其相悲，同祖行於今夕。羞以嘉蔬薦以清酌，候顏已冥，聆音愈淡。嗚呼哀哉，茫茫大塊，悠悠高曼，是生萬物，余得爲人。自余爲人，逢運之貧，簞瓢屢罄，絺給冬陳。含歡谷汲，行歌負薪。翳翳柴門，事我宵晨。春秋代謝，有務中園。載耘載耔，迺有迺繁。欣以素臍，和以七絃。冬曝其日，夏濯其泉。勤靡餘勞，心有常閒。樂天委分，以至百年。惟此百年，夫人愛之。懼彼無成，惕日惜時。存爲世珍，沒亦見思。嗟我獨邁，曾是異茲。寵非已榮，涅豈吾緇。捭兀窮廬，酣飲賦詩。識運知命，疇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無憾。壽涉百齡，身慕肥遁。從老得終，奚所復戀。寒暑逾邁，亡既異存。外姻晨來，良友宵奔。葬之中野，以安其魂。窅窅我行，蕭蕭墓門。奢恥宋臣，儉笑王孫。廓兮已滅，慨焉已遐。不封不樹，日月遂過。匪貴前譽，孰重後歌。人生實難，死如之何。嗚呼哀哉！

陶潛祭從弟敬遠文

歲在辛亥，月惟仲秋。旬有九日，從弟敬遠，卜辰云窳，永甯后土。感平生之遊處，悲一往之不返。情惻惻以摧心，淚愍愍而盈眼。乃以園果時醪，祖其將行。嗚呼哀哉！於鑠吾弟，有操有襲，孝發幼

齡，友自天愛。少思寡欲，摩執靡介。後已先人，臨財思惠。心遺得失，情不依世。其色能溫，其言則厲。樂勝朋高，好是文藝。遙遙帝鄉，爰感奇心。絕粒委務，考槃山陰。淙淙懸溜，曖曖荒林。晨採上藥，夕閑素琴。曰仁者壽，竊獨信之。如何斯言，徒能見欺。年甫過立，奄與世辭。長歸蒿里，邈無還期。惟我與爾，匪但親友。父則同生，母則從母。相及齟齬，並罹偏咎。斯情實深，斯愛實厚。念疇昔日，同房之歡。冬無緇褐，夏渴瓢箪。相將以道，相開以顏。豈不多乏，忽忘饑寒。余嘗學仕，纏綿人事。流浪無成，懼負素志。斂策歸來，爾知我意。嘗願攜手，寘彼衆議。每憶有秋，我將其刈。與汝偕行，勸舟同濟。三宿水濱，樂飲川界。靜月澄高，溫風始逝。撫杯而言，物久人脆。奈何吾弟，先我離世。事不可尋，思亦何極。日徂月流，寒暑代息。死生異方，存亡有域。候晨永歸，指塗載陟。呱呱遺稚，未能正言。哀哀養人，禮儀孔閑。庭樹如故，齋宇廓然。孰云敬遠，何時復還。使惟人斯，味茲近情。著龜有吉，制我祖行。望旒翩翩，執筆涕盈。神其有知，昭余中誠。嗚呼哀哉！

顏延之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不爲池隍之寶；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質。豈其樂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隨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若乃巢高之抗行，夷皓之峻節，故已父老堯禹，錙銜周漢。而綿世浸遠，光臨不屬。至使菁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惜乎。雖今之作者，人自爲量，而首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豈所以

昭末景，汎餘波。有晉徵士潯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弱不好弄，長實素心。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井臼弗任，藜藿不給。母老子幼，就養動履。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初辭州府三命，後爲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遂乃解體世紛，結志區外。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爲供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糶粒之費。心好異書，性樂酒德。簡策煩伊，就成省曠。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有詔徵爲著作郎，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於潯陽縣之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夫實以誅華名，由謚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其辭曰：

物尙孤生，人固介立。豈伊時違，曷云世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輶此洪族。蔑彼名級，陸親之行。至自非敦，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廉深簡潔。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依世尙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世霸虛禮，作壤推風。孝惟義養，道必懷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爵同下士，祿等上農。度景難鈞，進退可限。長卿棄官，稚賓自免。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詩歸來，高蹈獨善。亦既超曠，無適非心。汲流舊壑，蕢字家林。晨煙暮靄，春煦秋陰。陳書綬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人否其憂，子然其命。隱約就閑，遷延辭聘。非直也明，是惟道

性糾纏幹流，冥漠恢施。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謂天蓋高，胡嘗期義。履信曷愆，思順何實。年在中身，疢疢疢疾。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藥劑弗嘗，禱祀非恤。俸幽告終，懷和長畢。嗚呼哀哉！敬述靖節式尊遺占，存不願豐，復無求瞻。省計卻轉，輕哀薄斂。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哉！深心追往，遠情逐化。自爾介居，及我多暇。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晝憩，非舟非駕。念昔宴私，舉觴相誨。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哲人卷舒，布在前載。取鑒不遠，吾規子佩。爾實愀然，中言而發。遠蒙速尤，迂風先燧。身才非實，榮聲有歇。徽音永矣，誰廢余闕。嗚呼哀哉！仁焉而終，智焉而弊。黔婁既沒，展禽亦逝。其在先生，同塵往世。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顏延之 物給事詠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甯遠司馬潯陽太守彭城陽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潯臺。值國禍薦臻，王略中否。彌虞間豎，劇刺司兗。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綈華裔之衆。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士帥奔機，棄軍爭免。而瓚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器盡竭，斃於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心，豈能臨敵引義，以死徇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有詔曰：「故甯遠司馬潯陽太守陽瓚，潛臺之逼，厲誠固守，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慰存亡。」追寵既

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祚，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奮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

貞不常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間。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遂傳。惟邑及氏，自溫徂陽。狐續既降，晉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續宋皇。拳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柏，負雪懷貞。如彼駢駟，配服駘衡。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堙阻，灑洛蒿萊。朔馬東驚，胡風南埃。路無歸轡，野有委骸。帝圖斯艱，簡兵授才。質命陽子，佐帥危臺。懼彼危臺，在滑之壘。周衛是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繭，負河築城。金柝夜擊，和門畫扇。料敵厭難，時維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邊矣孺虜，乘障犯威。鳴騶橫風，霜鏑高聳。軼我河縣，俘我洛畿。攢鋒成林，投鞍爲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帥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菽，馬實枵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痍傷，拊巡飢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楛。嗚呼哀哉！貴父隕節，魯人是志。卽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顯異。予以贈之，言登給事。疏辭紀庸，恤孤表嗣。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顏延之祭屈原文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樟沙之淵，得捐珮之浦。弄節羅潭，驪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推玉纆，則折物忌。堅芳人諱。

明潔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怠時，飛霜急節。羸辛澁紛，咽懷不端。謀折儀尚，貞蕙椒蘭。身絕淵闕，亦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望泊心歎，瞻維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謝惠連祭古冢文

東府掘城北，重八丈餘，得古冢。上無封域，不用磚甃，以木爲椁，中有二棺。正方兩頭，無和明器之屬。材瓦銅有漆，數十種，多異形，不可盡識。刻木爲人，長三尺，可有二十餘頭。初開，悉是人形，以物棖撥之，應手灰滅。棺上有五銖錢百餘枚，水中有甘蔗節及梅李核瓣瓜，皆浮出，不甚爛壞。銘誌不存，世代不可得而知也。公命城者改埋於東岡，祭之以豚酒。既不知其名，字遠近，故假爲之號曰「冥漢君」云爾。

元嘉七年九月十四日，司徒御屬領直兵令史統作城錄事

臨漳令亭侯朱林具豚膠之祭，敬薦冥漢君之靈。委總徒旅，版築是司。窮爲壘，聚壤成基。一椁既啓，雙棺在茲。指番悽愴，縱鍾漣而芻靈已毀，塗車既摧。几筵糜腐，俎豆傾低。盤或梅李，盎或醢醢。蔗傳餘節，瓜遺屣。追惟夫子，生自何代。曜質幾年，潛靈幾載。爲壽爲夭，寧顯寧晦。銘誌潭滅，姓字不傳。今誰子後，曩誰子先。功名美惡，如何蔑然。百堵皆作，十仞斯齊。墟不可轉，壘不可迴。黃腸既毀，便房已覆。循題興念，撫俑增哀。射聲垂仁，廣漢流淚。祠骸府阿，掩骼城曲。仰羨古風，爲君改卜。輪移北隍，窀窞東麓。塘卽新營，棺

仍舊木合葬非古。周公所存，敬遵昔義。還祔雙魂，酒以兩壺。牲以特豚，幽靈嘒髡。欲我憐樽，嗚呼哀哉！

王僧達祭顏光祿文

惟宋孝建三年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惟君之懿，早歲飛聲。義窮幾彖，文蔽班揚。性悻剛潔，志度淵英。登朝光國，實宋之華。才通漢魏，譽泮沙服。爵帝典，棲志雲阿。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氣高叔夜，嚴方仲舉。逸翮獨翔，孤風絕侶。流連酒德，嘯歌琴緒。遊顧移年，契闊宴處。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露未凝，歸神太素。明發晨駕，瞻廬望路。心悽目泣，情條雲互。涼陰掩軒，娥月寢耀。微燈動光，几牘誰照。衾衽長塵，絲竹罷調。孽悲蘭宇，屑涕松嶠。古來共盡，牛山有淚。非獨昊天，殲我明懿。以此忍哀，敬陳奠饋。申酌長懷，願望歎歎。嗚呼哀哉！

齊高祖卽位告天文

皇帝臣某，敢用元牡昭告皇皇后帝，宋帝陟鑒乾序，欽若明命，以命于某。夫肇自生民，樹以司牧。所以闡極則天，開元創物。肆茲大道，天下惟公。命不于常，昔在虞夏。受終上代，粵自漢魏。揖讓中葉，咸炳諸典。謨載在方冊，水德既微，仍世多故。實賴某匡拯之功，以宏濟于厥艱。大造顛墜，再構區宇。宣禮明刑，締仁緝義。晷緯凝象，川岳萬靈。誕惟天人，罔弗和會。乃仰協歸運，景屬與能。用集大命于茲，辭德匪嗣。至于累仍，而羣公卿士庶尹御事，爰及黎獻，

至于百我。僉曰：皇天眷命，不可以固違。人神無託，不可以曠主。畏天之威，敢不祇順。鴻歷敬簡，元辰虔奉。皇符升壇，受禪告類。上帝以永答民衷。式敷萬國，惟明靈是饗。

陸贄擬告謝昊天上帝冊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嗣天子臣某，敢昭告于昊天上帝。顧惟寡昧，不克明道。不膺眷命，俾作神主。常恐獲戾上下，而播災於人。兢兢業業，夙夜祇畏。居位五祀，德馨庶聞。皇靈不訖，是用大做。殷憂播蕩，踰歷三時。誠懼烈祖之耿光墜而不耀，側身思咎。庶補將來，上帝顧懷。誘衷悔禍，剿兇慝之凌暴。雪人神之憤恥，舊物不改。神心載新，茲乃九廟遺休。兆人介福，以臣之責。其何解焉，間屬寇虞。久稽告謝，今近郊甫定。長至在辰，謹以玉帛犧牲黍稷庶品，冀憑禋燎。式薦至誠，太祖景皇帝配神作主，尙饗。

陸贄擬告謝代宗廟文

維貞元元年歲次乙丑十一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孝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於皇考代宗睿文孝皇帝。伏惟元德廣運，重光盛業。武平多難，仁育羣生。謂臣克堪，付以大寶。臣自底不類，再罹播遷。宗祧乏享，億兆靡依。下辜人心，上負先願。敢愛隕越，苟全眇身。大懼社稷阡危，以增九廟之愧。由是忍恥誓志，庶補前羞。列聖在天，鑒臣精懇。敷錫丕祐，俾之纘承。兇渠殄夷，都邑如舊。茲臣獲執犧牲，珪幣載見於廟庭。感慕慚惶，若罔攸厝。謹以云云，陳誠待罪。

式奉嚴禮尙鑾！

韓愈祭田橫墓文！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稀，孰爲使余獻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有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攘，而不能脫夫子於劍鏃。抑所寶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鬪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追遑。苟余行之不迷，雖顛沛之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今有耿光。臨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韓愈祭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彰義軍行軍司馬，守太子右庶子，兼御史中丞，韓愈謹遣某乙，以庶羞清酌之奠，祭於亡友故河南縣令張十二員外之靈。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峙。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憊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人，無挾自恃。（以上同爲御史。）彼婉孌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譔，君飄臨武，山林之牢。歲弊寒兇，雪虐風饑。顛於馬下，我酒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舣頂交跼。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中作霹靂。追程首進，颺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以上同南遷。）君止於縣，我又南踰。把鱖相飲，後期

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欲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入廬處。無敢驚逐，以我獻去。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以上在陽山臨武時，兩人相約會於界上。）余出嶺中，君竅州下，借揀江郡，非余望者。柳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遇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啤。不存令章，罰籌蝟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摧。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狗。（狗豕鳴也，怒也。）鬻盤炙酒，羣奴餘啄。走官堵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遭。（以上同揀江陵同遊南岳洞庭。）余徵博士，君以使已相見京師，過廟之始。分教東生，君揀雍首兩都相望，於別何有？解手背向，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闕死休，吞不復宣。（以上自在京別後，遂不復見。）微官屬郎，引草許奪。權臣不愛，南昌是幹。明條謹獄，氓瘵戶歌。用遷漣浦，爲人受瘡。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寔。竟死不伸，執勸爲善。（以上張之末路，潦倒而死。）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議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壘。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有限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鑿衷。（以上述哀。）

韓愈祭柳子厚文！

維年月日，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於亡友柳子厚之靈。嗟嗟子厚，而至於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

其間利害，竟亦何校。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既覺，豈足追維。凡物之生，不願為材。犧樽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屣羈。玉珮瓊瑤，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滅誰紀。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為斷，血指汗顏。巧匠旁觀，縮手袖肘。子之文章，而不凡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則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予，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為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憐，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為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騰騰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

韓愈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以上，皆為閩越官。至州佐，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幽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袞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蒞其民，鄉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袞親與之為客主之禮。荆遊宴饗，必召與

之時未幾，皆化翁。詹於時獨秀出，袞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繇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往往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為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為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巖巖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為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為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為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之養，以京師，其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與。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師為傳，故作哀辭以舒余哀。以博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為養兮，何有牛羊事。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

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流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強。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韓愈祭十二郎文

年月日，季父愈聞汝喪之七日，乃能銜哀致誠，使建中遠具時羞之餼，告汝十二郎之靈。嗚呼！吾少孤，及長，不省所怙，惟兄嫂是依。中年，兄沒南方，吾與汝俱幼，從嫂歸葬河陽。既又與汝，就食江南。零丁孤苦，未嘗一日相離也。吾上有三兄，皆不幸早世，承先人後者，在孫惟汝，在子惟吾。兩世一身，形單影隻。嫂嘗撫汝指吾而言曰：「韓氏兩世，惟此而已。」汝時尤小，當不復記憶。吾時雖能記憶，亦未知其言之悲也。吾年十九，始來京城。其後四年，而歸視汝。又四年，吾往河陽省墳墓，遇汝從嫂喪來葬。又二年，吾佐董丞相于汴州，汝來省吾，止一歲，請歸取其孀。明年，丞相薨，吾去汴州，汝不果來。是年，吾佐戎徐州，使取汝者始行，吾又罷去，汝又不果來。吾念汝從于軍，東亦客也，不可以久。圖久遠者，莫如西歸，將成家而致汝，嗚呼！孰謂汝遽去吾而沒乎？吾與汝俱少年，以為雖暫相別，終當久與相處，故捨汝而旅食京師，以求斗斛之祿。誠知其如此，雖萬乘之公相，吾不以一日輟汝而就也。去年孟夏，野往，吾書與汝曰：「吾年未四十，而視茫茫，而髮蒼蒼，而齒七動，搖念諸父與諸兄，皆靡彊而早世。如吾之衰者，其能久存乎？吾不可去，汝不肯來，恐且暮死，而汝抱無涯之戚也。」孰謂少者歿而長者

存，彊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彊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爲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吹蘭之報，何爲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天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雖然，吾自今年來，蒼蒼者或化而爲白矣，動搖者或脫而落矣，毛血日益衰，志氣日益微，何不從汝而死也？死而有知，其幾何？離其無知，悲不幾時，而不悲者無窮期矣。汝之子始十歲，吾之子始五歲，少而彊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邪？嗚呼！哀哉！嗚呼！哀哉！汝去年書云：「比得輒脚病，往往而劇。」吾曰：「是疾也，江南之常常有之。」未始以爲憂也。嗚呼！其竟以此而殞其生乎？抑別有疾而至斯乎？汝之書，六月十七日也。東野云：汝歿以六月二日，吹蘭之報無月日，蓋東野之使者不知問家人以月日，如吹蘭之報，不知當言月日。東野與吾書，乃問使者，使者妄稱以應之耳。其然乎？其不然乎？今吾使建中祭汝，弔汝之孤，與汝之乳母，彼有食可守以待終喪，則待終喪而取，以水如不能守以終喪，則遂取以食。其餘奴婢，並令守汝喪。吾力能改葬，終葬汝於先人之兆，然後惟其所願。嗚呼！汝病吾不知時，汝歿吾不知日，生不能相養以共居，歿不得撫汝以盡哀。斂不遇其棺，窆不臨其穴。吾行負神明，而使汝夭。不孝，不慈，而不得與汝相養以生，相守以死。

一在天之涯，一在地之角。生而影不與吾形相依；死而魂不與吾夢相接。吾實爲之，其又何尤？彼蒼者天，曷其有極！自今已往，吾其無意於人世矣！當求數頃之田於伊、潁之上，以待餘年，教吾子與汝子，幸其成長，吾女與汝女，待其嫁，如此而已。嗚呼！言有窮而情不可終，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嗚呼！哀哉！尚饗。（述哀之文，究以用韻爲宜，韓公如神龍萬變，無所不可，後人則不必效之。）

韓愈祭鄭夫人文

維年月日，愈謹於逆旅備時羞之奠，再拜頓首，敢昭祭於六嫂。祭，陽鄭氏夫人之靈。嗚呼！天禍我家，降集百殃。我生不辰，三歲而孤。蒙幼未知，鞠我者兄。在死而生，實維嫂恩。未齒一年，兄宦王官，提携負任，去洛居秦。念寒而衣，念飢而殮。疾疹水火，無災及身。劬勞閔閔，保此愚庸。年方及紀，荐及兇屯。兄罹讒口，承命遠遷。窮荒海隅，天閔百年。萬里故鄉，幼孤在前，相顧不歸。泣血號天，微嫂之力，化爲夷蠻。水浮陸走，丹旆翩然。至誠感神，返葬中原。既克返葬，遭時艱難。百口偕行，避地江濱。春秋霜露，薦蔽蘋蘩。以享韓氏之祖考，曰：此韓氏之門。視余猶子，誨化諄諄。爰來京師，年在成人。屢貢於王，名迺有聞。念茲頓頌，非訓曷因。感傷懷歸，隕涕熏心。苟容躁進，不顧其躬。祿仕而還，以爲家榮。奔走乞假，東西南南。孰云此來，迺睹靈車。有志弗及，長負殷勤。嗚呼！哀哉！昔在韶州之行，受命於元兄，曰：爾幼養於嫂，喪服必以替。今其敢忘，天實臨之。嗚呼！哀哉！日月有時，歸合塋封。終天永辭，絕而復蘇。伏惟尚饗！

韓愈弔武侍御所畫佛文

御史武君當年喪其配，斂其遺服，櫛耳鬢，于篋。月且十五日，則一出而陳之，抱嬰兒以泣。有爲浮屠之法者，造武氏而諭之曰：「是豈有益邪？」吾師云：「人死則爲鬼，鬼且復爲人，隨所積善惡受報，環復不窮也。」極西之方，有佛焉，其土大樂，親戚姑能相爲，圖是佛而禮之，願其往生，莫不如意。」武君慚然辭曰：「吾儻者，其可以爲是。」既又逢月且十五日，復出其篋，實而陳之，抱嬰兒以泣，且殆而悔曰：「是真何益也，吾不能了釋氏之信，不又安知其不果然乎？」於是悉出其遺服櫛佩，合若干種，就浮屠師請圖，前所謂佛者，浮屠師受而圖之。韓愈聞而弔之，曰：「哲哲兮，目存丁寧兮，耳言忽不見兮，不聞莽誰窮兮，本源圖西佛兮，道予勲，以安塞悲兮，慰新魂。嗚呼！奈何兮，弔以茲文！」

韓愈祭穆員外文

於乎！建中之初，予居于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願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駿明，我鈍而頑。道旣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於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于室，我既來，卽或以嘯歌，或以偃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讓，有惑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爲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于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

內閣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子囚，我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哭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昭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惻。自後聞君，母喪是了。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升君之堂，不與我言。於乎死矣，何日來還。

韓愈祭郴州李使君文

維年月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郴州李使君之靈。古語有之，白頭如新，傾蓋若舊。顧意氣之何如，何日時之足究。當貞元之癸未，揚皇威而左授。伏荒炎之下邑，嗟名頹而位仆。歷貴部而西邁，邁清光於暫觀。言莫交而情無由，既不買而奚售。哀窮遐之無徒，挈百憂以自副。辱問訊之綢繆，恆飽飢而愈疾。接雄詞於章句，窺逸跡於篆籀。苞黃甘而致貽，獲紙筆之變質。投叉魚之短韻，馳鞘鞞而舉秀。竣新命於衡陽，費薪芻於館侯。空大庭以見處，憩水木之幽茂。逞英心於縱博，沃煩腸以清耐。航北湖之空明，覩鱗介之驚透。宴州樓之豁達，衆管啾而並奏。得恩惠於新知，脫窮愁於往陋。輟行謀於俄頃，見秋月之三轂。遽天書之下降，猶低迴以宿留。念睽離之在期，謂此會之難又。投縞紵以託心，示茲誠之不謬。儻後日之北遷，約窮歡於一書。雖掾俸之酸寒，要拔貧而爲富。何人生之難信，捐斯言而莫就。始訝信於暫疏，遂承凶於不救。見明旌之例昂，尙遲疑於別袖。憶交酬而迭舞，奠單杯而哭柩。美夫君之爲政，不櫛志於讒構。

遭唇舌之紛羅，獨陵晨而孤雛。彼檢人之浮言，雖百車其何誥。洞古往而高觀，固邪正之相寇。幸竊覩其始終，敢不明白而蔽覆。神乎來哉，辭以爲侑。尙鑒。

韓愈祭馬僕射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故僕射馬公十二兄之靈。惟公弘大溫恭，全然德備。天故生之，其必有。意將明將昌，實艱初試。佐戎滑臺，斥由尹寺。適彼甌閩，餽飢跋躡。顛而不踈，乃得其地。于泉于虔，始執郡符。遂殿交州，抗節番禺。去其螟蠹，蠻越大蘇。擢亞秋官，朝得碩士。人謂其崇，我勢始起。東征淮蔡，相臣是使。公兼邦憲，以割經紀。殲彼大魁，厥勳孰似。丞相歸治，留長蔡帥。茫茫黍稷，昔實棘茨。鳩鳴雀乳，不見梟鴟。惟蔡及許，舊爲血仇。命公并侯，耕借之牛。束其弓矢，禮讓優優。始誅郟我，厥墟睥睨。公往滌之，茲惟樂郊。惟東有獮，惟西有虺。顛覆朋鄰，我餘有幾。嶺峯中居，斬其香尾。岱定河安，惟公之躋。帝念厥功，還公于朝。陟于地官，且長百僚。度彼四方，孰樂可據。顧瞻衡鈞，將舉以付。惟公積勤，以疾以憂。及其歸時，當謝之秋。賀門未歸，弔廬已萃。未燕于堂，已哭于次。昔我及公，實同危事。且死且生，誓莫捐棄。歸來握手，曾不三四。曾不濡翰，酬酢文字。曾不醉飽，以勸酒醎。奠以敘哀，其何能致。嗚呼哀哉，尙鑒。

韓愈祭張給事文

維年月日，兵部侍郎韓愈謹以清酌之奠，祭於故殿中侍御

史贈給事中張君之靈。惟君之先，以儒名家。逮君皇考，再振厥華。鄉貢淮秀，有司第之。從事元戎，謹職以治。遂拜郎官，以職王憲。不長其年，飛不盡翰。乃生給事，松貞玉剛。幹父之業，纂文有光。履辟侯府，亦佐梁帥。前人是似，靈吏嗟咨。御史闕人，奪之於朝。大廈之構，斧斤未操。府遷幽都，頭悻未孚。繫君之賴，乃奏乞留。乃遷殿中，朱衣象版。唯義之趨，豈利之踐。虺豺發豶，園府屠割。償其恨犯，君獨高脫。磨刀成林，弓矢稜稜。千萬為徒，譁讓為狂。君獨叱之上，不負汝。為此不祥，將死無所。雖愚何知，慚屈變色。君義不辱，殺身就德。天子嘉之，贈官近侍。歸於一死，萬古是記。我之從女，為君之配。君於其家，行實高世。無所於葬，輿魂東歸。誅以贈之，莫知我哀。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祭女孀女文

維年月日，阿爹阿八使汝，以清酒時果庶羞之奠，祭于第四小娘子孀子之靈。嗚呼！昔汝疾極，值吾南逐，蒼黃分散，使女驚憂。我視汝，頰心知死隔。汝視我，面悲不能啼。我既南行，家亦隨。隨扶汝上輿，走朝至暮。天雪冰寒，傷汝羸肌。撼頓險阻，不得少息。不能食飲，又使汝飢。死于窮山，實非其命。不免水火，父母之罪。使汝至此，豈不緣我草莽路隅，棺非其棺。既遷遂行，誰守誰瞻。魂單骨寒，無所託依。人誰不死於汝，即冤我歸自南，乃臨哭汝。汝目汝，在吾眼傍。汝甘汝，宛宛可忘。逢之吉，致汝先墓。無驚無恐，安以即路。飲食芳甘，棺輿華好。歸于其邱，萬古是保。尚饗！

韓愈祭醇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即丙寅，唐諱丙為景。）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樞，謹以清酌之奠，祭于亡友國子助教醇君（名公達）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日得相因。奈何永遠，祇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韓愈祭處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于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部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倏以速，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輿興，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增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處，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於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敘情，以視諸誄。尚饗！

李翱祭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揚墨恣行。孟軻距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常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得，文卑質喪。氣萎體敗，剝削不譚。儼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為，思動鬼神。撥去其非，得其本根。開合怪駭，驅濤湧雲。包劉裁巖，並武同殿。六經之風，絕而復新。

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任官，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亟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遊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語窮日。何荒不耕，以一人之心樂生。皆惡膏凶。兄之在病，則齊其必。順化以盡，靡惑於中。欲別千古，意如不窮。臨喪大號，裂肝胸。老明言壽，死而不忘。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讓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雖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哉！

歐陽修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邱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許，公曰：彼善謂公剛。朋公所勇爲，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譏衆排。有事而思，雖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榑榘。傾巢破殼，披折旁枝。害一損百，人誰不罹。誰爲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諱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沒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可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憾。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修祭尹師魯文

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六 哀祭

嗟乎！師魯，魯將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猨鹿之窟，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埋萬鬼而爲鄰。嗟乎！師魯，世之愚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厄艱屯，舉世皆疑，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折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刀，至其握手爲訣，嚙几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余又何悲。誰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爲，彼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子，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愛於隳失。子於衆人，最愛余文。寓辭千里，情此一尊。冀以慰子，開乎不門。尙饗！

歐陽修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爲夷，死而爲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聚之，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突几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爲朽壤，而爲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鱗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鷺鷥禽獸悲鳴躑躅而呻嚶。今固如此，更

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鸚鵡！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曩曩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尙鑒！

歐陽修祭蘇子美文

哀祭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露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尙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予觴，尙鑒！

歐陽修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予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辯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官，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有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舍，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予狷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予鬢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況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

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兀然。凡今之遊，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恤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臆。

蘇軾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耆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人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亦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善，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逝，則變怪雜出，舞鱗鱗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予追，豈厭世溷濁，繫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遜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救，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忸怩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嗚呼哀哉！

蘇軾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圍，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刻寒島瘦，瞭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明舊，平視青雲，可到寧驟，孰云坎軻，白髮垂脰，才

高絕俗，性疏來詬。謫居窮山，遂侶狸狖。夜衾不絮，朝甌絕餽。慨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騶。凡世所欲，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界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塘，惠然我覯。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遊南屏，莫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閨間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綸巾鶴鬢，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翻然失去，覆水何救。維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媿。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頎然二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霽。歌此奠詩，一樽往侑！

蘇轍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哭於庭。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予惇惇，誰恤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留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吾父歸歟！歸歟！公畏草當，適返洛師。授之宛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斡旋。事勢如絲，衆比如楸。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寧。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耒去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他。將享合宮，百辟成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當齋，公計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往櫬。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穫。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一毋隕。

匪以報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

王安石祭范州文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良，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嚮先節，曾以節相修。公之在貶，愈勇為忠。稽前引古，諠不營躬。外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醜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弦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田桑有喜。戎孽瀾狂，敢鬪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名顯。收士至佐，維邦之彥。馨之所加，虜不敢瀆。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為，飲酒笑歌。百城晏眠，吏士委蛇。上嘉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于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冗除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偷墮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壽老，尙有以爲。神乎執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廢庫逾空。和具色辭，傲訐以容。化于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傲絲惠粟。閔死憐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于深，孰鏤乎厚。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哭馳辭，以贊醪羞。

（情強酷似韓公特詼詭天然之趣不及爾）

王安石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況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于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辯，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躓，竄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歷復，遂顯于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顧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此稷之安危。及大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散，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穎水之涓。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為涕泣而獻歎。而況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此如，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安石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書詩，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阽危。雖培澆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殆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

以忠州恕，以信行仁。至於白首，困阨窮屯。又從擠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鑿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膠盞。

王安石祭王深甫文

嗟嗟深甫，真棄我而先乎。就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于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痛，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王安石祭高帥雄主簿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歷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夫歲憂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冶城之側，握手笑語，有此一昔。屈指數日，君歸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哭庭。維君家行，可謂修飭。如其智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歎惜。撫棺一奠，以告心恻。

王安石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實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者爲誰公之閭里，宗親黨友，知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初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壽夭，尙何憂喜。要之百年，一蜉以死。方其生時，窘若囚拘。其

死以歸，混合空虛。以生易死，死者不忻。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彼生者可無甚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馳辭，往侑僉。

王安石祭李省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分，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寧，惟君別我，往祠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即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計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

王安石祭周幾文

初我見君，皆童而曠，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侘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黧顏，分當先弊，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纒纒，中禍間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德音，辭雖編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知歎。

王安石祭東向原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耶？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卦，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叱，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鳴鶴，萬鳥避逃，直摩蒼天，躡焉備仕，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多，學則同游，

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我飲鄴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堦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云，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尚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王安石祭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歎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與歟，今也君弟，哭而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遊，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謀，既掾司法，議筆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疆備，辯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諒明清，靡所不任，人挑莫知，乃憫我心，君仁至矣，勇施而忘己，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留在此，其與幾時，酒食之哀，侑以言辭。

君欲使兒童學會寫信方法否？

君欲使兒童明白世故人情否？

請即購備

繪圖 小學生模範尺牘

最新出版 教學兩便

取材

—— 注意兒童日常生活

圖畫

—— 適應兒童欣賞趣味

編法

—— 符合兒童進修程度

文範

—— 體例豐富可以活用

文字

—— 顧到兒童理解能力

生字

—— 另錄信尾詳解注音

本書爲小學最佳之尺牘課本，分上下二冊，每冊各二十課，語體文言，相互對照，每課之上，均有插圖，所選材料，悉以兒童有關的人事爲本位，如起居，疾病，問候，學問的討論，禮物的贈答，近狀的報告，以及購物，借書，集會等，其範圍自家庭學校，漸次擴大至社會，使兒童從寫信方面，明白處世之大要，格式措詞，可以自由套用，每課生字，零註淺解并注標準國音符號，課後并有習題，以便家長或教師指導兒童練習，附錄信封及明信片之寫法，尤便實際之參考。

全書二冊 定價三角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七

湘鄉曾國藩纂

傳誌之屬上編一

史記項羽本紀

項籍者下相人也。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常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以上籍微時事)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會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

合肥李鴻章校彙

桓楚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詢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以上梁籍殺會稽守舉兵吳中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者。故東陽令。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得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使為王。異軍蒼頭特起。陳嬰母謂嬰曰。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

有青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惜名也。」嬰乃不敢爲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衆從其言，以兵屬項梁。項梁渡淮，躡布蒲，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爲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軍而西。以上項梁并有陳嬰、躡布、蒲將軍秦嘉等軍。章擲軍至梁，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帶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奇計。往說項梁曰：「陳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讎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爲人牧羊，立以爲楚懷王，從民所者也。陳嬰爲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項梁自號爲武信君。以上項氏立楚王。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引兵歸

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內弟田間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儵子卬爲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爲與國之王，窮來從我，不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離邱。大破秦軍，斬李山，還攻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爲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毋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留，陳留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爲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以上齊不助楚。項梁敗死。當此時，趙歇爲王，陳餘爲將，張耳爲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陳餘爲將，將卒數萬人，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盱台之彭越、張敖、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爲司徒，以其父呂青爲令尹，以沛公爲碭郡長，封爲武安侯。將

陽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數日軍果敗，兵未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趙諸別將皆屬宋義，號為卿子冠軍。行至安陽，留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趙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蟻，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之，至無鹽飲酒高會。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勳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饑民貧，士卒食芋菽，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以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而舉秦，何敵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王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為假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使項羽為上將軍，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

卒二萬渡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王離，涉間不降，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者十餘壁，莫敢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看，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見諸侯，將入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視。項羽由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以上項羽殺宋義破秦兵於鉅鹿為諸侯上將軍。章邯、棘原、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世使人讓章邯。章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不無可為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執計之。」陳餘亦遣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阮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千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

伏缺質，妻子爲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爲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爲雍王，置楚軍中，使長史欣爲上將軍，將秦軍爲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卽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尙衆，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驍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十餘萬人新安城南。以上項羽受章邯之降，阬秦降卒。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爲相，珍寶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饜士卒，爲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四十萬，在新豐鴻門，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食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爲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

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張良是時從沛公，項伯乃夜馳之沛公軍，私見張良，具告以事，欲呼張良與俱去，曰：「毋從俱死也。」張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不可不語。」良乃入具告沛公，沛公大驚曰：「爲之奈何？」張良曰：「誰爲大王爲此計者？」曰：「餓生說我曰：『距關毋納諸侯，秦地可盡王也。』故聽之。」良曰：「料大王士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爲之奈何？」張良曰：「請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爲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出要項伯，項伯卽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爲壽，約爲婚姻，曰：「吾入關，秋毫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且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臣與將軍勦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至此。」項王卽日因留沛公與飲，項王

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嚮坐，張良西嚮坐。范增數目項王，舉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爲人不忍，若入前爲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且爲所虜。」莊則入爲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爲樂，請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入與之同命。」噲卽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向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指，目眦盡張。項王按劍而聽之，曰：「客何爲者？」張良曰：「沛公之驢乘樊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足辭。夫秦王之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陽，毫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爲大王不取也。」項王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公已出，項王使都尉陳平召

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爲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獻，公爲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夏侯嬰、靳彊、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郢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閒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枵枵，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項王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爲之虜矣。」沛公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誰知之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項王聞之，烹說者。以上項王燒秦宮室東歸。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爲義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假立諸侯，後以伐秦，然身被

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已講解，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邱，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勸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王咸陽以東。至河。櫟陽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邱申陽者，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內故都雒陽。趙將司馬卬，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魏王歇為代王，趙王張耳素賢，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芮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郢。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臨江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燕將臧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齊將田都從其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兵降項羽，故立安為齊北王，都博。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其賢，有功於

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番君將梅鋗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以上項王分王諸將，自都彭城。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韓王成無軍功，項上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開項羽徙齊王市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之，力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追擊殺之，即嬰。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齊。榮與彭越將軍卬，令反。地。陳餘陰使張同及說說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之其羣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請大王起兵，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蔽。」王許之，因請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王因立陳餘為代王。以上項王殺帝，帝韓王齊趙叛項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吏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魯公角等擊彭越。彭越敗，項羽角等，漢使張良徇，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策，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王曰：「齊欲與趙并

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稱疾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以上項王伐齊叛。春，漢王部五諸侯兵，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城，日中大破漢軍。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睢水上。漢軍卻爲楚所擠，多殺漢卒十餘萬人。皆入睢水，睢水爲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折木發屋，揚沙石，竊冥晝晦，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取漢王家，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呂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求漢王。以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以上項王大破漢於彭城睢水。是時呂后兄周呂侯爲漢將兵，居下邑。漢王聞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復大振。楚起於彭城，常

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聞。漢敗楚，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項王之救彭城，追漢王。至滎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爲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漢之三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爲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爲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爲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爲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已急矣，請爲王誑楚，爲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繫陽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皋。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樞公魏豹守滎陽。周苛、樞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共殺魏豹。楚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爲我將，我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周苛，並殺樞公。以上楚破漢於滎陽。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入保成皋。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皋。漢王逃，獨與滕公出成

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大亡楚之時也。不知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不從約，爲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卽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傳海，盡韓信、淮陽以北至穀城，以與彭越，使各自爲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傳海與齊王、淮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相國。一使者至，韓、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劉賈軍從壽春並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馬周殷叛楚，以屠六舉九江兵隨劉賈、彭越，皆會垓下。謂項王：「以上諸軍會垓下圍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之數重，夜間漢軍四面皆楚歌。項王乃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美人名虞，常幸從，駿馬名騶常驕之。於是項王乃悲歌抗慨，自爲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驍不逝，驍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迷失道，問一田父，田父給曰：

「左！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而東，至東城，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爲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爲諸君潰圍，斬將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爲四隊，四圍漢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爲公取彼一將。」令四騎馳下，期山東爲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赤泉侯爲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與其騎會爲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爲三，復圍之。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烏江亭長憐船，待項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衆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獨臣有船，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且籍與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江東父兄憐而王我，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指王翳曰：「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爲若德。」乃自

刎而死。王翳取其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其地爲五，封呂馬童爲中水侯，封王翳爲杜衍侯，封楊喜爲赤泉侯，封楊武爲吳防侯，封呂勝爲涅陽侯。項王已死，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之，爲其守禮義爲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以上項王亡於烏江。）始楚懷王初封項籍爲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漢王爲發哀，泣之而去。諸項氏枝屬，漢王皆不誅，乃封項伯爲射陽侯，桃侯、平皋侯、玄武侯，皆項氏，賜姓劉。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舜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首難，豪傑讜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王侯。政由羽出，號爲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己，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尙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史記蕭相國世家

蕭相國何者，沛豐人也。以文無害爲沛主吏掾。高祖爲布衣時，何數以吏事護高祖。高祖爲亭長，常左右之。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何獨以五。秦御史監郡者與從事常辨之，何乃給

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徵何，何固諍得毋行。（以上何徵時事。）及高祖起爲沛公，何常爲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爲漢王，以何爲丞相。項王與諸侯屠燒咸陽而去，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疆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何進言韓信，漢王以信爲大將軍，語在淮陰侯事中。漢王引兵東定三秦，何以丞相留收巴蜀，填撫諭告，使給軍食。漢二年，漢王與諸侯擊楚，何守關中，侍太子，治櫟陽，爲法令約束，立宗廟社稷，宮室縣邑，輒奏上，可許以從事，卽不及奏上，輒以便宜施行。上來以關中事計戶口，轉漕給軍。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中卒輒補闕，上以此專屬任何。關中事，漢三年，漢王與項羽相距，京索之間，上數使使勞苦丞相。鮑生謂丞相曰：「王暴衣露蓋，數使使勞苦君者，有疑君心也。爲君計，莫若遣君子孫昆弟能勝兵者，悉詣軍所，上必益信君。」於是從其計，漢王大說。（以上漢未定天下，何守關中。）漢五年，既殺項羽，定天下，論功行封，羣臣爭功，歲餘，功不決。高祖以蕭何功最盛，封爲鄼侯。所食邑多，功臣皆曰：「臣等身披堅執銳，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可未嘗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反居臣等上，何也？」高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高帝曰：「夫獵，追殺獸兔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蹤指示

功人也。且諸君獨以身隨我，多者兩三人，今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羣臣皆莫敢言。列侯畢已受封，及奏位次，皆曰：「平陽侯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上已悅，功臣多封蕭何，至位次未有以復難之，然必欲何第一。關內侯鄂君進曰：「羣臣議皆謬，夫曹參雖有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夫上與楚相距五歲，常失軍亡衆，逃身遁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處，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荊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數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萬世之功也。今雖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漢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欲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第一，曹參次之。」高祖曰：「善。」於是乃令蕭何賜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得鄂君乃益明。」於是因鄂君故所食關內侯邑封爲安平侯。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食邑。乃益封何二千戶。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以上定何之功。）漢十一年，陳豨反，高祖自將至邯鄲，未罷。淮陰侯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淮陰侯，語在淮陰事中。上已聞淮陰侯誅，使使拜丞相，何爲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爲相國衛。諸君皆賀。召平獨弔。召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爲名也。召平謂相國曰：「禍自此始矣！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

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侯新反於中，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則上心說。」相國從其計。高帝乃大喜。漢十二年秋，黥布反，自上將擊之，數使使問相國何爲。相國爲上在軍，乃拊循勉力百姓，悉以所有佐軍，如陳豨時。客有說相國曰：「君滅族不久矣！夫君位爲相國，功第一，可復加哉。然君初入關中，得百姓心十餘年矣。皆附君，常復孳孳得民和。上所爲數問君者，畏君傾動關中。今君胡不多買田地，賤貨貸以自汙，上心乃安。」於是相國從其計。上乃大說。上罷布軍歸，民道遮行上書言，相國賤買民田宅數千萬。上至，相國謁。上笑曰：「夫相國乃利民。」民所上書皆以與相國。曰：「君自謝民。」相國因爲民請曰：「長安地狹，上林中多空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毋收粟爲禽獸食。」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財物，乃爲請吾苑。」乃下相國廷尉械繫之。數日，王衛尉侍前問曰：「相國何大罪？」陛下繫之暴也。」上曰：「吾聞李斯相秦皇帝，有善歸主，有惡自與。今相國多受賈豎金，而爲民請吾苑，以白媚於民，故繫治之。」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眞宰相事。陛下奈何乃疑相國受賈人錢乎？且陛下距楚數歲，陳豨黥布反，陛下自將而往。當是時，相國守關中，搖足則關以西非陛下有也。相國不以此時爲利，今乃利賈人之金乎？且秦以不聞其過亡天下，李斯之分過，又何足法哉？陛下何疑宰相之淺也！」高帝不懌，是日使使持節赦出相國。相國年老，素恭謹，入徒跣謝。高帝曰：「相國休

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以上召平與客，與王弼尉脫何於禍。）何素不與曹參相能，及何病，孝惠自臨視相國，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者？」對曰：「知臣莫如主。」孝惠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臣死不恨矣！」何置出宅，必居窮處，爲家不治垣屋，曰：「後世賢，帥吾儉；不賢，毋爲勢家所奪。」（以上將死薦賢，誠子孫二事。）孝惠二年，相國何卒，諡爲「文終侯」。後嗣以罪失侯者四世絕。天子輒復求何後，封續鄼侯，功臣莫得比焉。

太史公曰：「蕭相國何於秦時爲刀筆吏，錄錄未有奇節。及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謹守管籥，因民之疾，奉法順流，與之更始。淮陰黜布等，皆以誅滅，而何之勳爛焉！位冠羣臣，聲施後世，與閔天散宜乎等爭烈矣！」

史記曹相國世家

平陽侯曹參者，沛人也。秦時爲沛獄掾，蕭何爲主吏，居縣

爲豪吏矣。高祖爲沛公而初起也，參以中涓從。將擊項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徙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大夫，擊參司馬。巨軍破之，取魏狐父，郤善置。（漢人呼驛爲置。）又攻下邑，以西不處，擊章邯車騎，攻委成及亢父，先奪，遷爲五大夫。北救河，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邱，擊李由軍，破

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秦將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關中長，賜都兵，於是乃封參爲執帛，號曰「成君」，遷爲咸陽屬陽郡。其後，從攻東郡，破之，成武南擊王軍，成陽南復攻之，杠里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從攻陽武，下轅轅氏，絕河津，遷擊趙賁軍，戶北破之。從南攻犂，南陽守齧戰陽，郭東陷，陳宛虜齧盡。定南陽郡，從西攻武關，峴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秦軍大破，遂至咸陽，滅秦。（以上從高祖初起，至入關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徙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三秦，初攻下辯，故道，雍，擊章平軍於好時南，破之。圍好時，取壞鄉，擊三秦軍塋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章平出好時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日。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南秦。參以將軍引兵圍章邯於廢邱，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至河內，下脩武，渡圍津，東擊龍且，項他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邱，王武反於黃程，參反於燕，往擊盡破之。天柱侯反於衍氏，又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出至葉，還攻武彊，囚至滎陽。（以上從高帝定三秦，渡河往返，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羽，敗還至滎陽，凡二歲。高祖三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月餘，魏王豹反，以假左丞相別與

韓信東攻魏將軍孫越軍東張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武垣，生得魏王豹，取平陽，得魏王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城。賜食邑平陽，內從韓信。越趙相國夏說軍於鄆東，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軍於鄆城中，戚將軍出，追斬之。乃引兵詣敖倉，漢王之所。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右丞相屬韓信，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菑，還定濟北郡。攻著、漂、安平、高唐。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定齊，凡得七十餘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齊膠東將軍田既。以上從韓信破魏破趙破齊。韓信、齊王引兵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項籍已死，天下定。漢王爲皇帝，韓信徙爲楚王，齊爲郡。參歸漢相印，高帝以長子肥爲齊王，而以參爲齊相國。以高祖六年賜列侯，與諸侯剖符，世世勿絕。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號曰平陽侯。除前所食邑，以齊相國擊陳豨，將張春軍破之。豨布反，參以齊相國從悼惠王將兵，車騎十二萬人，與高祖會擊豨布軍大破之。南至蘄，還定竹邑。相軍留。以上留齊相齊。參功，凡下二國，縣一百二十二，得王二人，相三人，將軍六人，大莫敖郡守，司馬，候，御史各一人。總參功。孝惠帝元年，除諸侯相國法，更以參爲齊丞相。參之相齊，齊七十城，天下初定。悼惠王富於春秋，參盡召長老諸生，問所以安集百姓，如齊故俗。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聞膠西有

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既見蓋公，蓋公爲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非此類具言之。參於是避正堂，舍蓋公焉。其治要用黃老術，故曰齊九年齊國安集，大稱賢相。以上爲齊相事。惠帝二年，蕭何卒，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將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去，屬其後相曰：「以齊獄市爲奇，慎勿撓也。」後相曰：「治無大於此者乎？」參曰：「不然，夫獄市者，所以并容也。今君撓之，姦人安所容也？吾是以先之。」參始徵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卻，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以上去齊入漢相。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擇郡國吏木訥於文辭，重厚長者，卽召除爲丞相史。吏之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者，輒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已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問之，欲有所言，復飲之。而後去，終莫得開說，以爲常。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惡之，無如之何。乃諱參遊園中，聞吏醉歌呼，從吏幸相國召案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亦歌呼與相應和。參見人之有細過，專掩匿覆蓋之，府中無事。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問侍，自從其所諫。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

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參為漢相國，出入三年卒。諡懿侯。子窋代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蕭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甯一。」（以上為丞相時事。）平陽侯窋，高后時為御史大夫。孝文帝立，免為侯。立二十九年卒，諡為靜侯。子奇代侯。立七年卒，諡為簡侯。子時代侯。時尚平陽公主，生子襄。時病癘歸國。立二十三年卒，諡夷侯。子襄代侯。襄尚衛長公主，生子宗。立十六年卒，諡為共侯。子宗代侯。征和二年，宗坐太子死，國除。（以上子孫）

太史公曰：「曹相國參攻城野戰之功，所以能多若此者，以與淮陰侯俱。及信已滅，而列侯成功，唯獨參擅其名。參為漢相國，清靜極言合道。然百姓離秦之酷後，參與休息無為，故天下俱稱其美矣。」

史記五宗世家

孝景皇帝子凡十三人為王，而母五人。同母者為宗親。栗姬子曰榮，德閔子，程姬子曰餘，非端，賈夫人子曰彭祖，勝，唐姬子曰發，王夫人兒姁子曰越，寄，乘，舜。

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河間王，好儒學，被服造次必於儒者。山東諸儒多從之遊。二十六年卒，子共王不害立。四年卒，子剛王基代立。十二年卒，子頃王授代立。

臨江哀王閔子，以孝景帝前二年用皇子為臨江王。三年卒，無後。國除為郡。

臨江閔王榮，以孝景前四年為皇太子，四歲廢，用故太子為臨江王。四年坐侵廟垣填為宮，上徵榮，榮行祖於江陵北門。既已上車軸折，車廢。江陵父老流涕竊言曰：「吾王不反矣。」榮至謂中尉府簿。中尉鄧都責訊王，王恐自殺。葬藍田。燕數萬銜土置冢上，百姓憐之。榮最長，死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南郡。

右三國本主皆栗姬之子也。

魯共王餘，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淮陽王。二年吳楚反，破後，以孝景前三年徙為魯王。好治宮室，苑囿，狗馬。季年好音，不喜辭辯，為人吃。二十六年卒，子光代為王。初好音與馬，晚節嗜，惟恐不足於財。

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願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吳已破。二歲徙為江都王。治吳故國。以軍功賜天子旌旗。元光五年，匈奴大入漢為賊。非上書願擊匈奴，上不許。非好氣力，治宮觀，招四方豪桀，驍奢甚。立二十六年卒，子建立為王。七年自殺。淮南衛山謀反時，建頗聞其謀，自以為國近淮南，恐一日發為所并，即陰作兵器，而時佩其父所賜將軍印，載天子旗以出。易王死未葬，建有所說易王寵美人淖姬，夜使人迎與姪服舍中。及淮南事發，治黨與，頗及江都王。建建恐，因使人多持金錢事絕其獄，而又信巫祝，使人禱

詞妾言，建又盡與其姊弟多事。既聞，漢公卿請捕治建，天子不忍，使大臣即訊王，王服所犯，遂自殺。國除，地入于漢，爲廣陵郡。

膠西王王端，以孝景前三年，吳楚七國反破後，端用皇子爲膠西王。端爲人賊戾，又陰痿，一近婦人，病之數月。而有愛幸少年爲郎，爲郎者頃之，與後宮亂，端禽滅之，及殺其子母，數犯上法。漢公卿數請誅端，天子爲兄弟之故，不忍，而端所爲滋甚，有司再請削其國，去大半，端心懼，遂爲無警省，府庫壞漏，盡腐財物，以巨萬計，終不得收徒。令吏無得收租賦，端皆去衛，封其宮門。從一門出，遊數變名姓爲布衣之他郡，國相二千石往者，奉漢法以治，端輒求其罪告之，無罪者，詐藥殺之。所以設詐究變，彊足以距諫，智足以飾非，相二千石從王治，則漢繩以法，故膠西小國，而所殺傷二千石甚衆。立四十七年卒，竟無男代後，國除，地入于漢，爲膠西郡。

右三國本主皆程姬之子也。

趙王彭祖，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趙王遂反破後，彭祖王廣川四年徙爲趙王。十五年，孝景帝崩，彭祖爲人巧佞卑諂，足恭，而心刻深，好法律，持論辯以中人。彭祖多內寵姬及子孫，相二千石欲奉漢法以治，則害於王家，是以每相二千石至，彭祖衣皂布衣自行迎除二千石舍，多設疑事以作動之，得二千石失言中忌諱，輒書之。二千石欲治者，則以此迫劫，不聽，乃上書告，及汙以姦利事。彭祖立五十餘年，相二千石無能滿二歲，輒以罪去。大者死，小者刑，以故二千石莫敢治。而趙王擅權使，使即縣爲買

人權會，入多於國經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然所賜姬諸子亦盡之矣。彭祖取故江都易王寵姬王健所盜與姦，清姬者爲姬，甚愛之。彭祖不好治宮室，祿祥好爲吏事。上書願督國中盜賊，常夜從走，卒行徵邯鄲中，諸使過客以彭祖險，莫敢留邯鄲。其太子丹與其女及同產姊姦，與其客江充有郤，充告丹，丹以故廢趙更立太子。

中山靖王勝，以孝景前三年用皇子爲中山王。十四年，孝景帝崩，勝爲人樂酒好內，有子枝屬百二十餘人，常與兄趙王相非。曰：「兄爲王專代吏治事，王者當日聽音樂聲色。」趙王亦非之，曰：「中山王徒日淫，不佐天子，拊循百姓，何以稱爲藩臣。」立四十二年卒，子哀王昌立。一年卒，子昆侈代爲中山王。

右二國本主皆賈夫人之子也。

長沙定王發，發之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有所辟不願進，而飾侍者唐，使夜進。上醉不知，以爲程姬而幸之。遂有身，已乃覺非程姬也。及生子，因命曰發。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爲長沙王，以其母微無寵，故王卑溼貧國。立二十七年卒，子康王庸立。二十八年卒，子鮪立爲長沙王。

右一國本主唐姬之子也。

廣川惠王越，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爲廣川王。十二年卒，子齊立爲王。齊有幸臣桑，距已而有罪，欲誅之。距亡，王因禽其宗族。距怨王，乃上書告王，齊與同產姦，自是之後，王齊數上書告言漢

公卿及幸臣所忠等。

膠東王寄以孝景中二年，用皇子為膠東王。二十八年卒，淮南王謀反時，寄微聞其事，私作樓車，鏃矢戰守備，候淮南之起，及吏治淮南之事，辭出之。寄於上最親，意傷之，發病而死，不敢置後，於是上問寄有長子者名賢，母無寵，少子名慶，母愛幸，寄常欲立之，為不次，因有過遂無言。上憐之，乃以賢為膠東王，奉康王嗣，而封慶於故衡山地為六安王。膠東王賢立十四年卒，諡為哀王。子慶為王，六安王慶以元狩二年用膠東康王子為六安王。清河哀王乘以孝景中三年用皇子為清河王，十二年卒，無後。國除，地入于漢，為清河郡。

常山憲王舜以孝景中五年用皇子為常山王，舜最親，景帝少子，驕意多淫，數犯禁，上常寬釋之。立三十二年卒，太子勃代立為王。初，憲王舜有所不愛，姬生長男，稅以母無寵，故亦不得幸於王。王后脩生太子勃，王內多所幸，姬生子平子，商王后希得幸，及憲王病甚，諸幸姬常侍病，故王后亦以妒媚不常侍病，輒歸舍，醫進藥，太子勃不自嘗藥，又不宿留侍病。及王薨，王后太子乃至，憲王雅不以長子稅為人數，及薨，又不分與財物。郎或說太子王后，令諸子與長子稅共分財物。太子王后不聽。太子代立，又不收恤稅。稅怨王后太子，漢使者視憲王喪，稅自言憲王病時，王后太子不侍，及薨六日出命。太子勃私姦飲酒博戲擊筑，與女子戲，馳環城過市，入牢視囚，天子遣大行，齎驗王后及問王勃，請逮勃所

與姦諸證左，王又匿之。吏求捕勃，大急，使人致擊笞，掠擅出漢所，疑囚者有司，誅憲王后脩及王勃，上以脩素無行，使稅陷之罪。勃，良帥，傅不忍誅，有司請廢王后脩，徙王勃以家屬處房陵。上許之。勃王數月遷于房陵，國絕。月餘，天子為最親，乃詔有司曰：常山憲王蚤夭，后妾不和，適孽認爭，陷于不義，以滅國，朕甚閔焉。其封憲王子平三萬戶為真定王，封子商三萬戶為泗水王。真定王平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真定王，泗水思王商以元鼎四年用常山憲王子為泗水王。十一年卒，子哀王安世立，十一年卒，無子，於是上憐泗水王絕，乃立安世弟賀為泗水王。

右四國本皆王夫人兒，姁子也，其後漢益封其支子為六安王，泗水王二國。凡姁孫於今為六王。太史公曰：高祖時諸侯皆賦得，自除內史以下。漢獨為置丞相黃金印，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擬於天子。自吳楚反後，五宗王世，漢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銀印。諸侯獨得食租稅，奪之權，其後諸侯貧者或乘牛車也。

史記伯夷列傳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公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下隨務光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

蓋有許山豕云。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以上言學者當考信於六藝，許山下隨務光之說不可信。）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盡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于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以上言伯夷事，當徵諸孔子之言傳及軼詩不可信。）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慙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糲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蹠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卒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

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儼所謂天道是邪，非邪？（以上悲伯夷之餓死，而自寓不平之意。）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嗚呼！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以上言士當立後世之名，不爭一時之榮與解嘲，賓戲等篇同自況之意。）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若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趣舍有時，子此類名埋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以上羨伯夷得孔子而名彰，憾已不得聖人以爲依歸。）

史記 孟子荀卿列傳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孟軻，驪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

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以上孟子）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騶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賈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尙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禡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竊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視，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惠王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測行徹席。如燕，昭王擁彗先驅，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其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齊梁，同乎哉？故武王以仁義伏紂，而王伯夷，餓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

柄欲內圖擊，其能入乎？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繆公用，竊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儻亦有牛鼎之意乎？」（以上騶衍）自騶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爽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後淳于髡見，登語連三日，三夜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焉。騶爽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高門大屋尊節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以上淳于髡至騶爽等六人）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闊辯，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

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炙，穀過髮。」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脩列大夫之職，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內家蘭陵。李斯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爲於巫祝，信讖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遺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以上荀卿）而趙亦有公孫龍爲堅白同異之辯，劇子之言。魏有李悝，盡地力之教。楚有尸子，長唐，阿之吁子，彭目如，孟子至于吁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守禦爲節用，或曰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以上公孫龍、李悝、翟等七人）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趙惠文王十六年，廉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將，以勇氣聞於諸侯。藺相如者，趙人也，爲趙宦者令繆賢舍人。趙惠文王時，得楚和氏璧，秦昭王聞之，使人遺趙王書，願以十五城請易璧。趙王與大將軍廉頗諸大臣謀，欲予秦，秦城恐不可得，徒見欺，欲勿予，即患秦兵之來，計未定，求人可使報秦者，未得。宦者令繆賢曰：「臣舍人藺相如可使。」王問：「何以知之？」對曰：「臣嘗有罪，竊計欲亡走燕，臣舍人相如止之，曰：『君何以知燕王？』臣語曰：『臣嘗從大王，與燕王會境上，燕王私握臣手，曰：『願結友。』以此知之，故欲往。』相如謂臣曰：

「夫趙彊而燕弱，而君幸於趙王，故燕王欲結於君。今君乃亡趙走燕，燕畏趙，其勢必不敢留君，而東君歸趙矣。君不如肉袒伏斧質請罪，則幸得脫矣。」臣從其計，大王亦幸赦臣。臣竊以爲其人勇士，有智謀，宜可使。」於是王召見問藺相如曰：「秦王以十五城請易寡人之璧，可予不？」相如曰：「秦彊而趙弱，不可不許。」王曰：「取吾璧，不予我城，奈何？」相如曰：「秦以城求璧，而趙不許，曲在趙。趙予璧而秦不予趙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寧許以負秦曲。」王曰：「誰可使者？」相如曰：「王必無人，臣願奉璧往使。城入趙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請完璧歸趙。」趙王於是遂遣相如奉璧西入秦。秦王坐章臺，見相如，相如奉璧奏秦王。秦王大喜，傳以示美人及左右，左右皆呼萬歲。相如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前曰：「璧有瑕，請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卻立，倚柱，怒髮上衝，冠，謂秦王曰：「大王欲得璧，使人發書至趙王，趙王悉召羣臣議，皆曰：『秦貪負其彊，以空言求璧，償城恐不可得。』議不欲予秦璧，臣以爲『布衣之交，尙不相欺，況大國乎！』且以一璧之故，逆彊秦之驩，不可。」於是趙王乃齎戒五日，使臣奉璧，拜送書於庭。何者，嚴大國之威，以修敬也。今臣至，大王見臣列觀，禮節甚倨，得璧，傳之美人，以戲弄臣。臣觀大王無意償趙王城邑，故臣復取璧，大王必欲急臣，臣頭今與璧俱碎於柱矣。」相如持其璧睨柱，欲以擊柱。秦王恐其破璧，乃辭謝，固請召有司案圖，指從此以往十五都予趙。相如度秦王特以詐，佯爲予趙城，實不可得，乃謂秦王曰：

「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趙王恐不獻，趙王送璧時，齋戒五日。今大王亦宜齋戒五日，設九賓於廷，臣乃敢上璧。」秦王度之，不可償奪，遂許齋五日。舍相如廣成傳舍，相如度秦王雖齋，決負約不償城。乃使從者衣褐懷其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秦王齋五日後，乃設九賓禮於廷，引趙使者藺相如。相如至，謂秦王曰：「秦自繆公以來，二十餘君，未嘗有堅明約束者也。臣誠恐見欺於王而負趙，故令人持璧歸，聞至趙矣。且秦彊而趙弱，大王遣一介之使至趙，趙立奉璧來。今以秦之彊而先割十五都予趙，趙豈敢留璧而得罪於大王乎？臣知欺大王之罪當誅，臣請就湯鑊。唯大王與羣臣孰計議之。」秦王與羣臣相視而嘻，左右或欲引相如去，秦王曰：「今殺相如，終不能得璧也，而絕秦趙之驩，不如因而厚遇之，使歸趙。趙王豈以一璧之故欺秦邪？」遂廷見相如，畢禮而歸之。相如既歸，趙王以爲言大夫，使不辱於諸侯，拜相如爲上大夫。秦亦不以城予趙，趙亦終不割秦璧。以上持璧使秦，完璧而歸。其後秦伐趙，拔石城。明年復攻趙，殺二萬人。秦王使使者告趙王，欲與王爲好，會於西河外浞池。趙王畏秦，欲毋行。廉頗、藺相如計曰：「王不行，示趙弱且怯也。」趙王遂行，相如從。廉頗送至境，與王訣曰：「王行，度道里，遇之禮畢，還不過三十日。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爲王，以絕秦望。」王許之，遂與秦王會渾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請曰：「某年月日，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

藺相如前曰：「趙王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缶秦王，以相娛樂。」秦王怒，不許。於是相如前進，因跪請秦王。秦王不肯擊缶，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慚，爲一擊缶，相如願召趙御史書曰：「某年月日，秦王爲趙王擊缶。」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藺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趙亦盛設兵以待秦，秦不敢動。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以上從趙王命秦於渞池。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大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不肯與會，相如每朝時，常稱病不與廉頗爭列。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頗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藺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賤，獨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強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共鬪，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者，以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藺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驩，爲刎頸之交。以上避讓廉頗。

是歲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後四年，蘭相如將而攻齊，至平邑而罷。其明年，趙奢破秦軍，闕與下。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租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租，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為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為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為賢，言之於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平，民富而府庫實。以上收租稅治國賦。秦伐韓，軍於闕與，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趙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鬪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屋瓦盡振。軍中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人，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闕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闕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帥至此，其不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

許歷曰：「請就鈇質之誅。」趙奢曰：「胥後令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闕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為馬服君，以許歷為國尉。趙奢於是與廉頗、蘭相如同位。以上解闕與之圍。後四年，趙惠文王卒，子孝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奢已死，而蘭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敗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括為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括母問奢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即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賞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母置之，吾已決矣。」括母曰：「王終遣之，即有如不稱，妾得無隨乎？」王許諾。趙括既代廉頗，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絕

其糧道，分斷其軍為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阮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明年，秦兵遂圍邯鄲，歲餘，饑不得脫。賴楚魏諸侯來救，迺得解邯鄲之圍。趙王亦以括母先言，竟不誅也。以上趙括長平之敗。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曰：「趙壯者盡於長平，其孤未壯。」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擊，大破燕軍於鄒。殺栗腹，遂圍燕。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趙以尉文封廉頗為信平君，為假相國。廉頗之免長平歸也，失勢之時，賓客盡去。及復用為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居六年，趙使廉頗伐魏之繁陽，拔之。趙孝成王卒，子悼襄王立。使樂乘代廉頗，廉頗怒，攻樂乘，樂乘走。廉頗遂奔魏之大梁。以上廉頗破燕後去趙入魏。其明年，趙乃以李牧為將而攻燕，拔武遂方城。廉頗居梁久之，魏不能信用。趙以數困於秦兵，趙王思復得廉頗，廉頗亦思復用於趙。趙王使使者視廉頗，尚可用否。廉頗之仇郭開多與使者金，令毀之。趙使者既見廉頗，廉頗為之一飯斗米，肉十斤，被甲上馬，以示尚可用。趙使還報王曰：「廉將軍雖老，尚善飯，然與臣坐頃之，三遺矢矣。」趙王以為老，遂不召。楚圍廉頗在魏，陰使人迎之。廉頗一為楚將，無功，曰：「我思用趙人。」廉頗卒死于壽春。以上廉頗思復用趙。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

市相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饜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閒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穀者十萬人，悉勸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詳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褕，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以上李牧破匈奴。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後七年，秦破殺趙將扈軋於武遂，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為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封李牧為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趙王遷七年，秦使王翦攻趙，趙使李牧、馬佖禦之。秦多與趙王寵臣郭開金，為反間，言李牧、馬佖欲反。趙王乃使趙蔥及齊將顏聚代李牧。李牧不受命，趙使人微捕得李牧，斬之。廢司馬佖。後三月，王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蔥、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遂滅趙。以上李牧破

秦後以讒廢。

太史公曰：「知死必勇，非死者難也，曉死者難。方蘭相如引壁睨柱，及叱秦王左右，勢不過誅。士或怯懦而不敢發，相如一奮其威，信敵國，退而讓顏，名垂太山。其處智勇，可謂兼之矣。」

史記田單列傳

田者，齊田疏屬也。昔王時，單為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潛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帥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爭塗，以轉折車敗，為燕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以上保田，宗得出安平。燕既盡降齊城，唯獨莒即墨不下。燕軍聞齊王在莒，并兵攻之。淖齒既殺燕王於莒，因堅守距燕軍，數年不下。燕引兵市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為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收歸，以伐齊為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為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以上守即墨。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不卜教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為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為師乎？」因反走。田

單乃起引還東鄉坐，帥事之。卒曰：「臣敗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帥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剿，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剿，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膠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冢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俱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繪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衝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為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叛，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以上大破燕）

太史公曰：「兵以正合，以奇勝。善之者，出奇無窮，奇正還相生。如環之無端，夫始如處女，適人開戶，後脫如鬼，適不及距。其田

單之謂邪。初淖齒之殺湣王也，莒人求湣王子法章，得之太史敫之家，爲人灌園。敫女憐而善遇之。後法章私以情告女，女遂與通。及莒人共立法章爲齊王，以莒距燕，而太史氏女遂爲后。所謂君王后也。燕之初入齊，聞畫邑人王蠋賢，命軍中曰：「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以王蠋之故，已而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蠋固謝。燕人曰：「子不聽，吾引三軍而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貞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旣破亡，吾不能存，今又劫之以兵爲君將，是助桀爲暴也。與其生而無義，固不如烹。」遂經其頸於樹枝，自奮絕脈而死。齊亡，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面於燕，況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

史記平原君虞卿列傳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東武城。（以上總敘數語。）平原君家樓臨民家，民家有甕者，槃散行汲。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甕者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癯之病，而君之後宮臨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甕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甕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

敢失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甕者，以君爲愛色而賤士，士卽去耳。」於是平原君乃斬笑甕者美人頭，自造門進甕者，因謝焉。其後門下乃復稍稍來。（以上斬美人謝甕者。）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爭相傾以待士。秦之圍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敵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統與食客門下二十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處囊中，乃穎脫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廢也。毛遂比至楚，與十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

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疆，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與帥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尋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焉。合從者爲楚，非爲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從。」毛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槃血，而右手招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公等錄錄，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爲不失天下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趙重於九鼎大呂。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爲上客。以上毛遂定從於楚。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被綺縠，

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鐘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乎？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以上李同說出家資饗士。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孝，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以上公孫龍說不受封。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五年卒，子孫代，後竟與趙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爲堅白之辯，及鄒衍過趙，言至道，乃緇公孫龍。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軍見爲趙上卿，故號爲虞卿。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寡人使東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重使爲媾。」虞卿曰：

「昌言媾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欲得王之重寶，必納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納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以上與昌爭論，趙之不宜與秦媾。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凡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親之攻，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

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能。我以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敦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不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卽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彊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彊秦而弱趙也。以益彊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以上與趙郝爭論，趙不宜割六城媾秦。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樓緩對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爲自殺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焉有死子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遂於魯，而是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

言之，是必不免爲妒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帥說也，王眷勿予。」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疆，然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懼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溝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以上與樓緩爭言趙宜賂齊不宜媾秦。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君。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曰：「魏請爲從。」對曰：「魏過。」王曰：

「寡人固未之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禍，有敗則小國受其禍。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過。』魏亦過。竊以爲從。」王曰：「善。」乃合魏爲從。以上與趙王言宜與魏從。虞卿既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閒行，卒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著書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說，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食馮亭邪說，使趙陷長平，兵四十餘萬，家邯鄲，幾亡。虞卿料事揣情，以趙畫策，其工也。及不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史記魏公子列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卽位，封公子爲信陵。是范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客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

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以上公子好客，能探鄰國陰事。魏有隱士曰贏，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絮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起爲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贏之爲公子亦足矣。贏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車騎自迎贏於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公子故過之，然贏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贏以爲小人，而以公子爲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酒，侯生遂爲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

（以上請迎侯生。）魏文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魏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遣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且暮且下，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讓魏公子曰：「勝所以自附爲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爲能急人之困，今邯鄲且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不憐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秦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往侯生者備矣，天下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餓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問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臥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臥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之欲爲公

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卻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即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於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嚙嗜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死耳，豈畏泣哉？」於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迺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於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以上奪晉鄙軍救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於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卻秦存趙，使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趙孝成王

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有自功之。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不不可不忘。夫人有德於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子有德於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鄙兵以救趙，於趙則有功矣，於魏則未爲忠臣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於是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階上，自言舉過以負於魏，無功於趙。趙王侍酒至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趙王以鄙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子。（以上留趙不受封。）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舉譽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恐其怒之，乃誠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客皆背魏之趙。

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以上納毛公薛公言，歸魏。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過告諸侯，侯聞公子將，各遣將軍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行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管

鄒者，令毀公子於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為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立共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為魏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置賓客為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為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以上再

以毀廢而卒。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五家。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大史公曰：「吾過大梁之墟，求問其所謂夷門。夷門者，城之東門也。天下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巖穴隱者，不

恥下交，有以也。名冠諸侯，不虛耳。高祖每過之，而令民奉祠，不絕也。」

史記 原質生列傳

屈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任之上。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諛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病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聞之，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諷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

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

齊，齊與楚從視，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視，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視，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視，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視，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視，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視，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

「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交地。張儀辭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必楚至鄧。楚兵聞，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毋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王曰：「奈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子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

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聞之，問屈平作離騷。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鋪其糟而啜其醪？何故慘澹自守，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民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造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馮衡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煩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一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賈生名誼，雋陽人也。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詞於郡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置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常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

家，與余通書，至孝昭時，列爲九卿。

太史公曰：「余議雖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爲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騷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維申謹按：屈原傳中懷沙賦鈔入詞賦上編，依賦辭九章賈生傳中弔屈原賦鈔入哀祭類服鳥賦鈔入詞賦上編，故此處不更錄。）

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爲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爲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於是乃以爲能，不及也。孝文帝說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卽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爲長沙王太傅。賈生旣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爲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鴛飛入賈生舍，止于坐隅。楚人命鴛曰服。賈生旣以適居長沙，長沙卑溼，自以爲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爲賦以自廣。後歲餘，賈生徵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前席，旣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居頃之，拜賈生爲梁懷王太傅。梁懷王文帝之少子，愛而好書，故令賈生傳之。文帝復封淮南厲王子四人，皆爲列侯。賈生諫以爲患之興，自此起矣。賈生數上疏，言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可稍削之。文帝不聽。居數年，懷王騎墮馬而死，無後。賈生自傷爲傅無狀，哭泣歲餘亦死。賈生之死，時年三十三矣。及孝文崩，孝武皇帝立，舉賈生之孫二人，至郡守，而賈嘉最好學，世其

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八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栞

傳誌之屬上編二

史記刺客列傳

曹沫者魯人也。以勇力事魯莊公。莊公好力，曹沫爲魯將。與齊戰，三敗北。魯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猶復以爲將。齊桓公許與魯，于柯而盟。桓公與莊公既盟於壇上，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左右莫敢動，而問曰：「子將何欲？」曹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以甚矣。今魯城壞，即壓齊境，君其圖之！」桓公乃許盡歸魯之侵地。既已言，曹沫投其匕首下壇，北面就羣臣之位，顏色不變，辭令如故。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不可。夫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於是桓公乃遂割魯侵地。曹沫三戰所亡地，盡復予魯。其後百六十有七年，而或有專諸之事。

專諸者，吳堂邑人也。伍子胥之亡楚而如吳也，知專諸之能。伍子胥既見吳王僚，說以伐楚之利。吳公子光曰：「彼伍員父兄皆死於楚，而員言伐楚，欲自爲報私讎也，非能爲吳。」吳王乃止。

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之父曰吳王諸樊。諸樊第三子，次曰餘祭，次曰夷昧，次曰季子札。諸樊既死，傳餘祭，餘祭死，傳夷昧。夷昧死，當傳季子札。季子札逃，不肯立。吳人乃立夷昧之子僚爲王。公子光曰：「使以兄弟次邪？季子當立，必以子乎？則光真適嗣當立。」故嘗陰養謀臣以求立。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兵圍楚之濞，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不求何獲？且光與王嗣當立，季子雖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弟將兵伐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劍。酒既酣，公子光詳爲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

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驥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搆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其後七十餘年，而晉有豫讓之事。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為飲器。豫讓逃逃山中，曰：「嗟乎！士為知己者死，女為說己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為報讎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不慙矣。」乃變名姓為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為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為報仇，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醜去之。居頃之，豫讓漆身為炭，吞炭為噤，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為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為所欲，顧不見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為者極難耳。然所以為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

曰：「子不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為報讎，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為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歎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為智伯，名既成矣。而慕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為計，寡人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嘗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讎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幽志士聞之，皆為涕泣。其後四十餘年，而軹有聶政之事。

聶政者，軹深井里人也。殺人避仇，與母姊如齊。以屠為事。久之，濮有嚴仲子，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郤。嚴仲子恐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俠累者。至齊，齊人或言：「聶政，勇敢士也，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仲子至門請數反，然後具酒，自暢聶政母前。酒酣，嚴仲子奉黃金百，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怪其厚，固謝嚴仲子。嚴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幸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以且夕得甘毳，以養親，親供養備，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言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費矣。然至齊，竊聞足下義其高，故進百金者，將用為大人饜餽之費，得以交足下之驩，豈

敢以有求望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養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不肯受也。嚴仲子平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已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而交臣。臣之所以待之，至淺鮮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子奉百金為親壽，我雖不受，然是者，徒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得嘿然而已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乃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不幸而母以天年終，仲子所欲報仇者為，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俠累，俠累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欲使人刺之，業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其車騎壯士，可為足下輔翼者。」聶政曰：「韓之與衛，相去中間不甚遠，今殺人之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是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讎，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聶政乃辭獨行，杖劍至韓，韓相俠累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披面，決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子。於是韓購縣之，「有能言殺相俠累者，予千金。」久之莫知也。政姊榮聞人有刺殺韓相者，賊不得，國不知其名姓，暴其屍而縣之千金，乃於邑

曰：「其是吾弟。」嗟乎！嚴仲子知吾弟，立起如韓之市，而死者聶政也。伏屍哭極哀曰：「是軼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市行者諸衆人皆曰：「此人暴虐吾國相，王縣購其名姓千金，夫人不聞與何敢來識之也。」榮應之曰：「聞之。然政所以蒙汗辱，自棄於市販之間者，為老母幸無恙，妾未嫁也。親既以天年下世，妾已嫁夫，嚴仲子乃察舉吾弟困污之中而交之，澤厚矣。可奈何！士固為知己者死，今乃以妾尚在之故，重自刑以絕從，妾其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大驚韓市人，乃大呼天者三，卒於邑悲哀而死。政之卒，晉楚齊衛聞之，皆曰：「非獨政能也，乃其姊亦烈女也。鄉使政誠知其姊無濡忍之志，不重暴骸之難，必絕險千里以列其名，姊弟俱僇於韓市者，亦未必敢以身許嚴仲子也。嚴仲子亦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其後二百二十餘年，秦有荆軻之事。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燕人謂之荆軻。荆軻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魏，置東都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軻，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軻則已鵠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而逃去，遂不復會。荆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

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荆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爲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以上荆軻交遊蹤跡。）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爲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爲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汙，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殺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奈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又况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矣，雖有管晏，不能爲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遇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慍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

此所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鷓鴣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以上燕丹與鞠武謀秦。）燕有田光先生，其爲人知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爲導，跪而蔽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驎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光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等荆卿，可使也。」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荆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免而笑曰：「諾。」俚行見荆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多，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荆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爲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告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爲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刺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荆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后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以

上田光薦荊軻見燕丹。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代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爲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圖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惟荊軻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事也，臣驚下，恐不足任使。」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軻爲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以上燕丹與荊軻謀刺秦王。）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且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死之。今行而無信，則秦未可親也。夫樊將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說見臣，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將軍窮困來歸丹，丹不忍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子不忍，乃遂私見

樊於期曰：「秦之遇將軍，可謂深矣。父母宗族，皆爲戮沒。今聞購將軍首，金千斤，邑萬家，將奈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國之患，報將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爲之奈何？」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左手把其袖，右手提其劍，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袒搯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開之，馳往，伏屍而哭，極哀。既已不可奈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以上取樊於期之首。）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淬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爲遺荊軻。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爲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爲治行。頃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軻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反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強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以上求匕首及秦舞陽爲副。）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爲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爲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爲羽聲，愴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

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嘉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以上荆軻入秦。荆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羣臣怪之。荆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懼。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荆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荆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搥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絕。拔劍，劍長，操其室，時惶急，劍堅，故不可立拔。荆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詔下兵，以故荆軻乃逐秦王，而秦惶急，無以擊荆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秦王方環柱走，秦惶急，無且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劍。」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不中，中銅柱。秦王復擊荆軻，破八創。荆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於是左右既前殺荆軻，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羣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

提荆軻也。以上荆軻刺秦王不中。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重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遣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迫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以上秦滅燕。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荆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徨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魯踐已聞荆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以上高漸離魯句踐事。

太史公曰：世言荆軻，其稱太子丹之命，天甫粟，馬生角也，太過；又言荆軻傷秦王，皆非也。始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

其事爲余道之如是。自曹沫至荆軻五人，此其義或成，或不成立，然其立意較然，不欺其志。名垂後世，豈安也哉！

史記魏其武安侯列傳（灌夫傳附）

魏其侯竇嬰者，孝文后從兄子也。父世觀津人，喜賓客。孝文時，嬰爲吳相，病免。孝景初卽位，爲詹事。梁孝王者，孝景弟也。其母竇太后愛之，梁孝王朝，因昆弟燕飲。是時上未立太子，酒酣從容言曰：「千秋之後，傳梁王。」太后驩，竇嬰引卮酒進上曰：「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傳，此漢之約也。上何以得擅傳梁王？」太后由此憎竇嬰，竇嬰亦薄其官，因病免。太后除竇嬰門籍，不得入朝。請（以上魏其因抑梁孝王，見疏勝）孝景三年，吳楚反，上察宗室諸竇，如竇嬰賢，乃召嬰入見，固辭謝病不足任。太后亦慙，於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孫甯可以諱邪？」乃拜嬰爲大將軍，賜金千斤，嬰乃言：「袁盎變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金無入家者。竇嬰子榮陽，監齊趙兵，七國兵已盡破，封嬰爲魏其侯，諸游士賓客爭歸魏其侯。孝景時，每朝議大事，條侯魏其侯諸列侯莫敢與充禮。（以上魏其因破七國復貴盛）孝景四年，立栗太子，使魏其侯爲太子傅。孝景七年，栗太子廢，魏其數爭不能得。魏其謝病，屏居藍田南山之下。數月，諳賓客辯士說之，莫能來。梁人高遂乃說魏其曰：「能富貴將軍者上也，能親將軍者太后也。今將軍傳太子，太子廢而不能爭，爭不能得，又弗能死，自引謝病，擁趙女，屏閒處，而不

朝相提而論，是自明揚主上之過，有如兩宮整將軍，則妻子母類矣。」魏其侯然之，乃遂起朝請如故。桃侯免相，竇太后數言魏其侯，孝景帝曰：「太后豈以爲臣有愛，不相魏其侯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難以爲相，持重。」遂不用。建陵侯衛綰爲丞相。（以上魏其因諫栗太子事，復見疏）

武安侯田蚡者，孝景后同母弟也。生長陵，魏其已爲大將軍，後方盛，蚡爲諸郎，未貴，往來侍酒，魏其跪起如子姪。及孝景晚節，蚡益貴，幸爲太中大夫。蚡辯有口，學繁，孟諸書，王太后賢之。孝景崩，卽日太子立，稱制，所鎮撫多有田蚡賓客計策。蚡弟田勝，皆以太后弟，孝景後三年，封蚡爲武安侯。勝爲周陽侯。武安侯新欲用事，爲相，卑下賓客，進名士家居者貴之。欲以傾魏其諸將相。（以上武安初封侯貴盛）建元元年，丞相綰病免，上議置丞相，太尉籍福說武安侯曰：「魏其貴久矣，天下士素歸之。今將軍初興，未如魏其，卽上以將軍爲丞相，必讓魏其，魏其爲丞相，將軍必爲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身，又有讓賢名。」武安侯乃微言太后風上，於是乃以魏其侯爲丞相，武安侯爲太尉。籍福賀魏其侯，因弔曰：「君侯資性喜善疾惡，方今善人譽君侯，故至丞相，然君侯且疾惡，惡人衆，亦且毀君侯。君侯能兼容，則幸久，不能今以毀去矣。」魏其不聽。（以上魏其爲丞相）魏其武安俱好儒術，推轂趙綰，爲御史大夫，王威爲郎中令，迎魯申公，欲設明堂，令列侯就國，除關，以禮爲服制，以興太平。舉適諸竇宗室，毋節行者，除其屬籍。時

諸外家爲列侯，列侯多尙公主，皆不欲國。以故毀日至。竇太后太后好黃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趙絳王臧等，務隆推儒術，貶道家。言是以竇太后滋不說魏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趙絳請無奏事市宮。竇太后大怒，乃罷逐趙絳王臧等，而免丞相太尉。以柏至侯許昌爲丞相，武彊侯莊青翟爲御史大夫。魏其武安由此以侯家居。以上魏其武安皆以儒術罷。武安侯雖不任職，以王太后故親幸。數言事多效，天下吏士趨勢利者，皆去魏其歸武安。武安日益橫。建元六年，竇太后崩，丞相昌、御史大夫青翟坐喪事不辦免。以武安侯輪爲丞相，以大司農韓安國爲御史大夫。天下士郡國諸侯愈益附武安。武安者貌侵，生貴甚，又以爲諸侯王多長。上初卽位，富於春秋，輪以肺腑爲京師相，非痛折節以禮誼之，天下不肅。當是時，丞相人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主上。上乃曰：「君除吏已盡，未吾亦欲除吏。」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不遂取武庫。」是後乃沮，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爲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橈。武安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極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鐘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金玉狗馬玩好，不可勝數。魏其失竇太后益疏，不用無勢，諸客稍稍自引而怠傲。唯灌將軍獨不失故，魏其日默默不得志，而獨厚遇灌將軍。

(以上武安爲丞相鼎盛魏其日疏)

灌將軍夫者，穎陰人也。夫父張孟嘗爲穎陰侯，嬰舍人得幸。

因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灌姓，爲灌孟。吳楚反時，穎陰侯灌何爲將軍，屬太尉。請灌孟爲校尉，夫以千人與父俱。灌孟年老，穎陰侯體請之，鬱鬱不得意。故戰常陷堅，遂死吳軍中。軍父子俱從軍，有死事得與喪歸。灌夫不肯隨喪歸，奮曰：「願取吳王若將軍頭以報父之仇。」於是灌夫被甲持戟，募軍中壯士所善願從者數十人，及出壁門，莫敢前。獨一人及從，奴十數，馳入吳軍。至吳將麾下，所殺傷數十人，不得前，復馳還。走入漢壁，皆亡其奴，獨與一騎歸。夫身中大創十餘，適有萬金良藥，故得無死。夫創少瘳，又復請將軍曰：「吾益知吳壁中曲折，請復往。」將軍壯義之，恐亡夫，乃言太尉。太尉乃固止。吳已破，灌夫以此名聞天下。以上灌夫因破吳軍知名。穎陰侯言之上，上以夫爲中郎將。數月，坐法去。後家居長安，長安中諸公莫弗稱之。孝景時至代相，孝景崩，今上初卽位，以爲淮陽天下交勁兵處，故徙夫爲淮陽太守。建元元年入爲太僕。二年，夫與長樂衛尉竇甫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竇太后昆弟也，上恐太后誅夫，徙爲燕相。數歲，坐法去官。家居長安。以上灌夫歷官及兩次失職家居。灌夫爲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語有勢在己之右，不欲加禮，必陵之。諸士在己之左，愈貧賤，尤敬與鈞。稠人廣衆，薦寵下輩，士亦以此多之。夫不喜文學，好任俠，已然諾，諸所與交通，無非豪桀。家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爲權利橫於穎川。穎川兒乃歌之曰：「穎水清，灌氏賢，穎水濁，灌氏族。」灌夫家居雖富，然失

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却晚也。以上灌夫富豪，及失勢後，與魏其相得。灌人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中，中穽過魏其侯，何仲孺有服。」灌夫曰：「將軍乃肯幸臨，況魏其侯，夫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候張其將軍且蚤臨。武安許灌夫，語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其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墻，早帳具。至且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尙臥於中，夫人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且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以上武安欲魏其家。丞相嘗使籍籍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甯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籍，籍籍惡兩人有郗，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之。」已而武安問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以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

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爲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遂止俱解。以上灌夫與武安構衅。夏，丞相取燕王女爲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郗。」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武安起爲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爲壽，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方與悍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爲壽，乃效女兒咕嗔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爲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匈，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噉灌夫。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爲謝，系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噉騎，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弃市罪。以上灌夫罵坐。魏其侯大媿，爲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爲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爲救灌夫。夫人諄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甯救邪？」魏其侯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

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以上魏其出救灌夫。）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其華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爲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爲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諂，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俛兩宮間。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爲。」於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患，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亦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卽罷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甯能爲石人乎？」此特帝在，卽錄錄設。歲後，是屬甯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辯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爲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構共一老秃翁，何爲首鼠兩端？」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

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愧杜門，齷舌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以上魏其武安廷辯。）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頗不讎，欺謾劫繫，司空。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尙書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承封，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奔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卽卽悲病，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蜚語爲惡言聞上，故以十二月晦，論奔市渭城。（以上灌夫族誅魏其棄市。）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子恬嗣。元朔三年，武安侯坐衣襜褕入宮，不敬，淮南王安謀反覺，治王前朝，武安侯爲太尉時，迎王至霸上，謂王曰：「上未有太子，大王最賢，高祖孫。卽宮車晏駕，非大王立當誰哉？」淮南王大喜，厚遺金財物。上自魏其時，不直武安，特爲太后故耳。及聞淮南王金事，上曰：「使武安侯在者，族矣！」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策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責而好權，杯酒責望。

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來矣。

史記游俠列傳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讀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蔬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外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且彼急人之時有也。太史公曰：昔者虞舜著於井廩，伊尹負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落，沉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何知仁義已，其利者爲有德。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鈎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爲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間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比權量力，效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

哉？古布衣之俠，樂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士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勢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豈爲難耳。然儒墨皆排擠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時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得以朱家郭解等合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魯朱家者，與高祖同時。魯人皆以儒教，而朱家用俠聞，所藏活豪士以百數。其餘庸人不可勝言，然終不伐其能，詎其德。諸所營施，唯恐見之。振人不瞻，先從貧賤始。家無餘財，衣不完采，食不重味，乘不過輶牛，專趨人之急，其已之私。陰脫季布將軍之阨，及布尊貴終身不見也。自關以東，莫不延頸願交焉。楚田仲以俠聞，喜劍，父事朱家，自以爲行弗及。田仲已死，而雒陽有劇孟。周人以啗賈爲資，而劇孟以任俠顯諸侯。吳楚反時，條侯爲太尉，乘傳車，將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楚舉大事，而不求孟，吾知其無能爲已矣。」天下騷動，卒相得之，若得一敵國云。劇孟行大類朱家，而好博，多少年之戲。然劇孟母死，自遠方送喪蓋千乘。及劇孟死，家無餘十金之財，而符離人王孟亦以俠稱江淮之間。是時濟南閻氏、陳庸，亦以豪聞。景帝聞之，使使誅其屬。其後代諸曰梁

韓無辟，湯翟，薛兄，陝，諸儒紛紛復出焉。

郭解軹人也，字翁伯，相人者許負外孫也。解父以任俠，孝文時誅死，解爲人短小精悍，不飲酒，少時陰賊，概不fast意。身所殺甚衆，以軀借交報仇，藏命作姦，剽攻不休，及鑄錢掘冢，固不可勝數。適有天幸，窘急常得脫，若遇赦及解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厚施而薄望。然其自喜爲俠益甚。既已振人之命，不矜其功。其陰賊著於心，幸發於睚眦，如故云。而少年慕其行，亦輒爲報仇，不使知也。解姊子負解之勢，與人飲，使之嚼，非其任，疆必灌之，人怒，拔刀刺解，解姊子亡去。解怒曰：「以翁伯之義，人殺吾子，賊不得棄其尸於道，弗葬，欲以辱解，使人微知賊處，賊窘自歸，具以實告解。」解曰：「公殺之固當，吾兒不直。」遂去其賊，罪其姊子，乃收而葬之。諸公聞之，皆多解之義，益附焉。解出入，人皆避之。有一人獨箕踞視之，解遣人問其姓名，客欲殺之，解曰：「居邑屋至不見敬，是吾德不修也。彼何罪？」乃陰屬尉史曰：「是人吾所急也。」至踐，更時脫之，每至踐，更數過，吏弗求，怪之，問其故，乃解使脫之箕踞者，乃肉袒謝罪。少年聞之，愈益慕解之行。雒陽人，相仇者，邑中豪居間者，以十數，終不聽。客乃見郭解，解夜見仇家，仇家曲聽解，解乃謂仇家曰：「吾聞雒陽諸公在此間，多不聽者，今子幸而聽解，奈何？乃從他縣奪人邑中賢大夫權乎？」乃夜去，不使人知。曰：「且無用待我，待我去，令雒陽豪居其間。」乃聽之。解執恭敬，不敢乘車入其縣廷之旁，郡國爲人請求，事事可出

出之，不可者，各厭其意，然後乃敢嘗酒食。諸公以故，競重之，爭爲用。邑中少年及旁近縣賢豪，夜半過門，十餘車，請得解客舍養之。及徙豪富茂陵也。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衛將軍爲言。郭解家貧，不中徙，上曰：「布衣權至使將軍爲言，此其家不貧。」解家遂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軹人楊季主子爲縣掾，舉徙解。解兄子斷楊掾頭。由此楊氏與郭氏爲仇。解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解，解爲人短小，不飲酒，出未嘗有騎。已又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國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臨晉籍少公素不知解，解因求出關。籍少公已出解，解轉入太原，所過輒告主人家，吏逐之，跡至籍少公。少公自殺，口絕，久之乃得解，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朝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姦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絕。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御史大夫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翁伯，自是之，以爲俠者極衆。赦而無足數者。然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主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仲，太原鹵公孺，臨淮兒長卿，東陽田君孺，雖爲俠，而邊巡有退讓君子之風。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曷足道哉！此乃鄉者朱家之羞也。」

太史公曰：「吾視郭解，狀貌不及中人，言語不足採者。然天

下無賢與不肖，知無不知，皆慕其聲。言俠者皆引以爲名。諺曰：「人貌榮名，豈有既乎於戲情哉！」

（序分三等，人術取卿相功名俱著，一也。季次原憲獨行君子二也；游俠三也。於游俠中又分三等，人布衣閭巷之俠，一也；有士卿相之富，二也；暴豪恣欲之徒，三也。反側錯綜，語南意北，驟難覓其鍼綫之迹。）

漢書 霍光傳

霍光字子孟，票騎將軍去病弟也。父中孺，河東陽人也。以縣吏給事。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而生去病。中孺更歸家，娶婦生光，因絕不相聞。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幸於武帝，立爲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酒自知父爲中孺，未及求問，爲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爲大人遺體也。」中孺扶服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去病大爲中孺買田宅，奴婢而去。還，復過焉。酒將光，西至長安。時年十餘歲，任光爲郎，稍遷諸曹侍中。去病死後，光爲奉車都尉，光祿大夫，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其見視信（以上爲郎侍中）征和二年，衛太子爲江充所敗，而燕王旦、廣陵王胥皆多過失。是時上年老，寵姬鉤、趙婕妤有男，上心欲以爲嗣，命大臣輔之。察羣臣，唯光任大重，可屬社稷。上迺使黃門畫唐公負成王朝諸侯

以賜光。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宮，病篤。光涕泣問曰：「如有不諱，誰當嗣者？」上曰：「君未諭前畫意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光頓首讓曰：「臣不如金日磾。」日磾亦曰：「臣外國人，不如光。」上以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日磾爲車騎將軍，及太僕、上官桀爲左將軍，搜粟都尉弘羊爲御史大夫，皆拜臥內牀下，受遺詔，輔少主。明日，武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爲孝昭皇帝。帝年八歲，政事登決於光（以上受遺詔，輔幼主）。先是，後元年，侍中僕射莽、何羅與弟合侯通謀爲逆，時光與金日磾、上官桀等共誅之，功未錄。武帝崩，封璽書曰：「帝崩發書以從事。」遺詔封金日磾爲柅侯，上官桀爲安陽侯，光爲博陸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揚詔曰：「帝病，忽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之，切讓王莽，莽斲殺忽。光爲人沈靜詳審，長材七尺三寸，白皙疏眉目，美須髯，每出入下殿門，止進有常處。郎僕射竊視之，不失尺寸，其資性端正如此。初，輔幼主政，自己出，天下想聞其風采。殿中嘗有怪，一夜羣臣相驚，光召尙符璽郎，郎不肯授光，光欲奪之，郎按劍曰：「臣頭可得，璽不可得也。」光甚誼之，明日，詔增此郎秩二等，衆庶莫不多光（以上輔孝昭帝）。光與左將軍桀結婚相親，光長女爲桀妻，有女年與帝相配。桀因帝姊鄂邑蓋主內安，安後宮爲婕妤，數月立爲皇后。父安爲票騎將軍，封桑樂侯。光時沐浴，桀輒入代光決事。桀父子既尊盛，而德長公主、公主內行不修，近幸河間丁外人。桀安欲爲

外人求封，依國家故事，以列侯尚公主者，光不許。又爲外人求光祿大夫，欲令得召見，又不許。長主大以是怨光，而桀、安數爲外人求官爵，弗能得，亦慙。自先帝時，桀已爲九卿，位在光右。及父子並爲將軍，有椒房中宮之重，皇后親安女，光迺其外祖，而顧專制朝事，繇是與光爭權。燕王且自以昭帝兄，常懷怨望。及御史大夫桑弘羊，建造酒榷鹽鐵，爲國興利，伐其功，欲爲子弟得官，亦怨恨光。於是蓋主上官桀、安及弘羊皆與燕王且通謀，詐令人爲燕王上書，言光出都肄、郎羽林，道上稱趨，太官先置，又引蘇武前使匈奴，拘留二十年不降，還迺爲典屬國。而大將軍長史敞亡功，爲搜粟都尉。又擅調益莫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且願歸符璽入宿衛，察奸臣變。候司光出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桑弘羊當與諸大臣共執退光。書奏，帝不肯下。明日，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上問大將軍安在，左將軍桀對曰：「以燕王告其罪，故不敢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將軍之廣明都郎屬耳，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校尉。」是時，帝年十四，尙書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捕之甚急。桀等懼，白上小事不足遂，上不聽。後桀黨與有譖光者，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身，敢自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復言。迺謀令長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格殺之，因廢帝，迎立燕王爲天子。事發覺，光盡誅桀、安、弘羊，外人宗族。燕王蓋

主皆自殺。（以上誅上官、桑、丁、燕王蓋主。）光威震海內。昭帝既冠，遂委任光。訖十三年，百姓充實，四夷賓服。元平元年，昭帝崩，亡嗣。武帝六男，獨有廣陵王胥在。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王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內不自安，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子而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光以其書視丞相敞等，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遣行大鴻臚事少府樂成、宗正德、光祿大夫吉、中郎將利、迎昌邑王賀。（以上光迎立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王之子也。既至即位，行淫亂，光憂懣，獨以問所親故吏大司農田延年。延年曰：「將軍爲國柱石，審此人不可，何不建白太后，更選賢而立之？」光曰：「今欲如是，於古嘗有此否？」延年曰：「伊尹相殷，廢太甲以安宗廟，後世稱其忠。將軍若能行此，亦漢之伊尹也。」光迺引延年給事中，陰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圖計，遂召丞相、御史、將軍、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昏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驚愕失色，莫敢發言。但唯唯而已。田延年前離席按劍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寄將軍以天下，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傾，且漢之傳，諡常爲孝者，以長有天下，令宗廟血食也。如令漢家絕祀，將軍雖死，何面目見先帝於地下乎？今日之議，不得旋踵。羣臣後應者，臣請劍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天下匈匈不安，光當受難。」於是議者皆叩頭曰：「萬姓之命，在於將軍，唯大將軍

令一光即與羣臣俱見白太后，具陳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狀。皇太后適車駕幸未央承明殿，詔諸禁門毋內昌邑羣臣。王入朝，太后還，乘輦欲歸溫室中。黃門宦者各持門扇，王入門閉。昌邑羣臣不得入。王曰：「何爲？」大將軍跪曰：「有皇太后詔，毋內昌邑羣臣。」王曰：「徐之何適驚人？」如是，光使盡驅出昌邑羣臣，置金馬門外。車騎將軍安世將羽林騎收縛二百餘人，皆送廷尉詔獄。令故昭帝侍中中臣侍守王。光敕左右謹宿衛，卒有物故自裁，令我自天下有殺主名。王尙未自知當廢，謂左右：「我故羣臣從官，安得罪而大將軍益繫之乎？」以上光議廢昌邑王賀。頃之，有太后詔召王。王聞召，意恐，適曰：「我安得罪而召我哉！」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陸戟陳列殿下。羣臣以次上殿，召昌邑王伏前聽詔。光與羣臣連名奏王尙書，令讀奏曰：「丞相臣敞，大司馬大將軍臣光，車騎將軍臣安世，度遼將軍臣明友，前將軍臣增，後將軍臣充國，御史大夫臣誼，宜春侯臣譚，當塗侯臣聖，隨桃侯臣昌樂，杜侯臣屠耆堂，太僕臣延年，太常臣昌，大司農臣延年，宗正臣德，少府臣樂成，延尉臣光，執金吾臣延壽，大鴻臚臣賢，左馮翊臣廣明，右扶風臣德，長信少府臣嘉，典屬國臣武，京輔都尉臣廣漢，司隸校尉臣辟兵，諸吏文學光祿大夫臣遷，臣疇，臣吉，臣賜，臣管，臣勝，臣長，幸，臣夏，侯勝，大中大夫臣德，臣卬，昧死言皇太后陛下，臣敞等頓首死罪，天子所以永保宗廟，總壹海內者，以慈孝禮誼，賞罰爲本。孝昭皇帝早棄

天下，亡嗣。臣敞等議禮曰：「爲人後者，爲之子也。昌邑王宜嗣後。遣宗正，大鴻臚，光祿大夫，奉節使徵昌邑王，典喪，服斬縗，亡悲哀之心。廢禮誼，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略女子，載衣車內，所居傳舍，始至謁見，立爲皇太子，常私買雞豚以食。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就次發璽，不封，從官更持節，引內昌邑，從官驪宰，官奴二百餘人，常與居禁闈內，放戲，自之符璽，取節十六朝，暮臨令從官更持節，從。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中御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賜君卿，取十妻。」大行在前殿，發樂府樂器，引內昌邑樂人，擊鼓歌吹，作俳倡，會下還，上前殿擊鐘磬，召內泰壹宗廟樂人，擊鼓，首鼓，歌，舞，悉奏衆樂，發長安廚三太牢具，祠閣室中，祀已與從官。略，駕法駕，皮軒，鸞旗，驅馳北宮桂宮，岸，疑鬪虎，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掖庭中，與孝昭皇帝宮人蒙等淫亂。詔掖庭令敢泄言，要斬。」太后曰：「止爲人臣子，當悖亂如是邪？王離席伏。尙書令復讀曰：「取諸侯王列侯二千石綬，及墨綬，黃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變易節上黃旆，以赤。發御府金錢，刀劍玉器，采繪，賞賜所與遊戲者，與從官官奴夜飲，湛沔於酒。詔太官上乘輿，食如故。食監奏：「未釋服，未可御故食。」復詔太官：「趣具無闕食監。」太官不敢具，即使從官出買雞豚。詔殿門內以爲常，獨夜設九賓溫室，延見姊夫昌邑關內侯。祖宗廟祠未舉，爲璽書，使使者持節，以三太牢祠昌邑哀王園廟。稱嗣子皇帝。受璽以來，二十七日，使者勞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千

一百二十七事。文學光祿大夫夏侯勝等及侍中傅喜數進諫以過失使人簿責勝縛嘉繫獄荒淫迷惑失帝王禮誼亂漢制度臣敞等數進諫不變更日以益甚恐危社稷天下不安臣敞等謹與博士臣霸臣萬曾臣德臣虞臣射臣倉議皆曰「高皇帝建功業爲漢太孝文皇帝慈仁節儉爲太宗今陛下嗣孝昭皇帝後行淫辟不軌詩云「藉曰未知亦既抱子」一五辟之屬莫大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曰「天王出居于鄭」一繇不孝出之絕之於天下也宗廟重於君陛下未見命高廟不可以承天序奉祖宗廟子萬姓當廢臣請有司御史大夫臣誼宗正臣德太常臣昌與太祝以一太牢具告祠高廟臣敞等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一以上羣臣於太后前宣讀奏書光令王起拜受詔王曰「聞天子有爭臣七人雖亡道不失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天子」適即持其手解脫其璽組奉上下太后扶王下殿出金馬門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愚慙不任漢事」一起就乘輿副車大將軍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臣等驚怯不能殺身報德臣甯負王不敢負社稷願王自愛臣長不復見左右」光涕泣而去羣臣奏言「古者廢放之人屏於遠方不及以政請徙王賀漢中房陵縣」太后詔「歸賀昌邑賜湯沐邑二千戶」昌邑羣臣坐亡輔導之誼陷王於惡光悉誅殺二百餘人出死號呼市中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一以上王賀歸昌邑光坐庭中會丞相以下議定所立廣陵王已前不用及燕刺王反

誅其子不在議中近親唯有衛太子孫號皇曾孫在民間咸稱述焉光遂復與丞相敞等上奏曰「禮曰「人道親視故尊祖尊祖故敬宗」大宗亡嗣擇支子孫賢者爲嗣一孝昭皇帝曾孫病已武帝時有詔掖庭養視至今年十八帥受詩論語孝經躬行節儉慈仁愛人可以嗣孝昭皇帝後奉承祖宗廟子萬姓臣昧死以聞」皇太后詔曰「可」光遣宗正劉德至曾孫家尙冠里洗沐賜御衣太僕以輪獵車迎曾孫就齋宗正府入未央宮見皇太后封爲陽武侯已而光奉上皇帝璽綬謁于高廟是爲孝宣皇帝一以上立宣」明年下詔曰「夫褒有德賞元功古今通誼也大司馬大將軍光宿衛忠正宣德明恩守節秉誼以安宗廟其以河北東武陽益封光萬七千戶與故所食凡二萬戶賞賜前後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繒三萬疋奴婢百七十人馬二千疋甲第一區」一自昭帝時光子禹及兄孫雲皆中郎將雲弟山奉車都尉侍中領胡越兵光兩女壻爲東西宮衛尉昆弟諸壻外孫皆奉朝請爲諸曹大夫騎都尉給事中雲親連懼根據於朝廷光自後元乘持萬機及上卽位適歸政上謙讓不受諸事皆先關白光然後奏御天子光每朝見上虛已斂容禮下之已甚光秉政前後二十年地節二年春病篤車駕自臨向光病上爲之涕泣光上書謝恩曰「願分國邑三千戶以封兄孫奉車都尉山爲列侯奉兄驃騎將軍去病祀」一事下丞相御史卽日拜光子禹爲右將軍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太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中二千

石治莫府家上，賜金錢，繪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珠璣玉衣，梓宮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橫木外臧椁十五具。東園溫明，皆如乘與制度。載光尸柩以輜轎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諡曰宣成侯，發三河卒，穿復土，祀冢祠堂。置園邑三百家，長承奉守如舊法。既葬，封山爲樂平侯，以奉車都尉領尙書事。天子思光功德，下詔曰：「故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宿衛孝武皇帝三十有餘年，輔昭皇帝十有餘年，遭大難，躬秉誼，率三公九卿大夫，定萬世冊，以安社稷。天下蒸庶，咸以唐甯。功德茂盛，朕甚嘉之。復其後世，疇其爵邑。世世無有所與，功如蕭相國。明年夏，封太子外祖父許廣漢爲平恩侯，復下詔曰：「宣成侯光宿衛忠正，勤勞國家，善善及後世，其封光兄孫中郎將雲爲冠陽侯。」（以上光晚年門第之盛。）禹既嗣爲博陸侯，太夫人顯改光時所自造桮制，而修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靈，南出承恩，盛飾祠堂，闔通屬永巷，而幽良人婢妾守之。廣治第室，作乘輿，輦加畫繡網，馮黃金塗，章絮薦輪，侍婢以五采絲輓，顯游戲第中。初，光愛幸監奴馮子都，常與計事，及顯寡居，與子都亂，而禹山亦並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平樂館，雲當朝請數稱病私出，多從賓客，張圍獵黃山苑中，使蒼頭奴上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亡期度。（以上霍氏之驕侈。）宣帝自在民間，聞知霍氏尊盛日久，內不能善。光薨，上始躬親朝政，御史大夫魏相給事中，顯謂禹雲山女曹不務奉大將軍餘業，今大夫給

事中，他人登門，女能復自救邪？後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躡大夫門，御史爲叩頭謝，迺去。人以謂霍氏顯等始知憂會魏大夫爲丞相，數燕見言事，平恩侯與侍中金安上等，徑出入省中，時霍山自若領尙書，上令吏民得奏封事，不關尙書。羣臣進見，獨往來，於是霍氏甚惡之。宣帝始立，立徵時許妃爲皇后，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行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內成君代立爲后。語在外戚傳。始許后暴崩，吏捕諸醫，劾衍待疾亡狀，不道。下獄，吏簿問急，顯恐事敗，即具以實語光。光大驚，欲自發舉，不忍，猶與會奏上，因署勿勿論。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迺徙光女壻度遼將軍未央衛尉平陵侯范明友爲光祿勳。次壻諸吏中郎將羽林監任，出爲安定太守。數月，復出光姊壻給事中，光祿大夫張朔爲鄴郡太守，羣係壻，中郎將王漢爲武威太守。頃之，復徙光長女壻樂衛尉鄧廣漢爲少府，更以禹爲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官屬。特使禹官名與光俱，大司馬者，又收范明友度遼將軍印綬，但爲光祿勳。及光中女壻趙平爲散騎騎都尉，光祿大夫將屯兵，又收平騎都尉印綬，諸領胡越騎，羽林及兩宮衛將屯兵，悉易以所親信許史子弟代之。（以上宣帝奪霍氏之權。）禹爲大司馬稱病，禹故長史任宣侯問禹曰：「我何病，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是。今將軍墳墓未乾，盡外我家，反任許史奪我印綬，令人不省死。」宣見禹恨望深，迺謂曰：「大將軍時，何可復行持國權柄，殺生在手。中廷尉李平種王左

馮翊賈勝胡及車丞相女婿少府徐仁皆坐逆將軍意下獄死。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將軍至九卿封侯百官以下但事馮子都王子方等視丞相亡如也。各自有時今許史自天子骨肉貴正宜耳。大司馬欲用是怨恨愚以爲不可。禹默然數日起視事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噉泣自怨。山曰：「今丞相用事縣官信之盡變易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又諸儒生多窶人子退客飢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常離之。今陛下好與諸儒生語人人自使書封事多言我家者嘗有上書言大將軍時主弱臣強專制權權今其子孫用事昆弟益驕恣恐危宗廟災異數見盡爲是也。其言絕痛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益黠盡奏封事輒使中書令出取之不歸尚書益不信人。」顯曰：「丞相數言我家獨無罪乎？」山曰：「丞相廉正安得罪我家昆弟諸壻多不謹又聞民間譴言霍氏毒殺許皇后甯有是邪？」顯恐急卽具以實告山雲禹山雲禹驚曰：「如是何不早告禹等縣官離散斥逐諸壻用是故也。此大事誅罰不小奈何？」於是始有邪謀矣。初趙平客石夏善爲天官語平曰：「熒惑守御星御星太僕奉車都尉也不黜則死。」平內憂山等雲舅李竟所善張赦見雲家卒卒謂竟曰：「今丞相與平恩侯用事可令太夫人言太后先誅此兩人移徙陛下在太后耳。」長安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張赦石夏等後有詔止勿捕山等愈恐相謂曰：「此縣官重太后故不竟也。然惡端已見又有弒許后事陛下雖寬仁

恐左右不聽久之猶發發卽族矣。不如先也。」遂令諸女各歸報其夫皆曰：「安所相避？」（以上霍氏怨望私相計議）會李竟坐與諸侯王交通辭語及霍氏有詔雲山不宜宿衛免就第。光諸女遇太后無禮馮子都數犯法上并以爲讓。山禹等甚恐顯夢第中井水溢流庭下鼃居樹上又夢大將軍謂顯曰：「知捕兒不亟下捕之。」第中鼠暴多與人相觸以尾畫地鴛鴦鳴殿前樹上第門自壞雲尙冠里宅中門亦壞巷端人共見有人居雲屋上徹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怪之。禹夢車騎聲正謹來捕禹舉家憂秋。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可以此罪也。」謀令太后爲博平君置酒召丞相平恩侯以下使范明友鄧廣漢承太后制引斬之。因廢天子而立禹約定未發雲拜爲玄菟太守太中大夫任宣爲代郡太守山又坐寫祕書幽爲上書獻城西第入馬千匹以贖山罪。書報聞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妻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唯獨霍后廢處昭臺宮與霍氏相連坐誅滅者數千家。上迺下詔曰：「迺者東織室令史張赦使魏郡豪李竟報冠陽侯雲謀爲大逆朕以大將軍故抑而不揚冀其自新今大司馬博陸侯禹與母宣成侯夫人顯及從昆弟子冠陽侯雲樂平侯山諸姊妹壻謀爲大逆欲誑誑百姓賴祖宗神靈先發得成伏其辜朕悼之諸爲霍民所誑事在丙申前未發覺在吏者皆赦除之。男子張章先發覺以語期門董忠忠告左曹楊惲惲告侍中金安上惲召見對狀後章上書以聞侍中史高與金安上建發其事

言無入霍氏禁闔，卒不得遂其謀。皆驩有功，封章爲博成侯，忠高昌侯，暉平通侯，安上都成侯，高樂陵侯。（以上霍氏之誅。）初，霍氏奢移，茂陵徐生曰：「霍氏必亡。夫奢則不遜，不遜必侮上，侮上者，逆道也。在人之右，衆必害之。霍氏秉權日久，害之者多矣。天下害之，而又行以逆道，不亡何待？」迺上疏言霍氏泰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使至亡。書三上，輒報聞。其後霍氏誅滅，而告霍氏者皆封人，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鬻直突，傍有積薪，客謂主人，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且有火患。主人嘿然不應，俄而家果失火，鄰里共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鄰人，灼爛者在於上行，餘各以功次坐，而不錄言曲突者。人謂主人曰：「鄉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亡火患。今論功而請資，曲突徙薪亡恩澤，焦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迺席而請之。今茂陵徐福數上書言霍氏且有變，宜防絕之。向使福說得行，則國亡，裂土出爵之費，臣亡逆亂誅滅之敗，往事既已，而福獨不蒙其功，唯陛下察之。貴徙薪曲突之策，使居焦髮灼爛之右。」上迺賜福帛十疋，後以爲郎。（以上賞徐福。）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光從驂乘，上內轂，暉之，若有芒刺在背。後車騎將軍張安世，代光驂乘，天子從容肆體，甚安近焉。及光身死，而宗族竟誅，故俗傳之曰：「威震主者不畜。」霍氏之禍，萌於驂乘，至成帝時，爲光置守冢百家，吏卒奉祠焉。元始二年，封光從父昆弟曾孫陽爲博陸侯千戶。

漢書李廣蘇建傳

李廣隴西成紀人也。其先曰李信，秦時爲將，遂得燕太子丹者也。廣世世受射，孝文十四年，匈奴大入蕭關，而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用善射，殺首虜多，爲郎，騎常侍。數從射獵，格殺猛獸。文帝曰：「惜廣不逢時，令當高祖世，萬戶侯，豈足道哉？」景帝即位，爲騎郎將。吳楚反時，爲驍騎都尉，從太尉亞夫戰昌邑，下顯名。以梁王授廣將軍印，故澤賞不行，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上泣曰：「李廣材氣，天下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衝突，亡之。」上乃徙廣爲上郡太守，匈奴入上郡，上使中貴人從廣勸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鵰者也。」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三人亡馬步行，行數十里，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鵰者也。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皆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臥。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後徙

爲隴西北地。唯門雲中太守。以上景帝時爲上郡上谷隴西等六郡太守。武帝即位，左右言：「廣名將也。」由是入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時亦爲樂衛尉。程不識故與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而廣行無曲行陳，就善水草頓舍，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莫府省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不識曰：「李將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無以禁，而其士亦佚樂爲之死。我軍雖煩擾，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爲名將，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不識孝景時以數直諫爲太中大夫，爲人廉謹於文法。以上與程不識同爲衛尉。後漢誘單于以馬邑城，使大軍伏馬邑旁，而廣爲驍騎將軍，屬護軍將軍，單于覺之，去漢軍皆無功。後四歲，廣以衛尉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臥行十餘里，廣陽死，脫其傍有一兒，騎善馬，暫騰而上胡兒馬，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脫。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朔陰侯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以上爲匈奴所擒，屏居藍田南山。居無何，匈奴入遼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將軍後徙居右北平，死。

於是上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上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憚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迺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將軍其率帥東轅，彌節白檀，以臨右北平。」盛秋，廣在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廣出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矢。視之，石也。他日射之，終不能入矣。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及居右北平，射虎，虎騰傷廣，廣亦射殺之。以上爲右北平太守。石建卒，上召廣代爲郎中令。元朔六年，廣復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三歲，廣以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敖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四萬騎圍廣。廣軍士相恐，廣力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耳。」軍士乃安。爲圍陳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黃射其裨將，殺數人，胡虜益解。解暮，吏士無人色，而廣意氣自如，益治軍。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軍亦至。匈奴酒解去。沙軍罷，弗能追。是時廣軍幾沒，罷歸。漢法博望侯後期當死，贖爲庶人。廣軍自當亡賞。以上從備青出定襄，與張敖出右北平，兩次當匈奴無功。初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

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元狩二年代公孫弘爲丞相蔡爲人在下中名聲出廣下遠甚然廣不得爵邑官不過九卿廣之軍吏及士卒或取封侯廣與望氣王朔語曰「白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材能不及中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一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也」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部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爲人長爰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他人學者莫能及廣喞口少言與人居則畫地爲軍陣射闊狹以飲專以射爲戲將兵乏絕處見水土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苟士以此愛樂爲用其射見敵非在數十步之內度不中不發發即應弦而倒用此其將數困辱及射猛獸亦數爲所傷云（以上雜序廣生平）元狩四年大將軍擊騎將軍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上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大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迺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徒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迺今一得當單于臣願居前先死單于」大將軍陰受上指以爲李廣數奇毋

令當單于恐不得所欲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廣之莫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愠怒而就部引兵與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惑失道後大將軍大將軍與單于接戰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迺遇兩將軍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以上從衛霍出擊匈奴失道後期）大將軍使長史持糒醪遺廣因問廣食其失道狀曰「青欲上書報天子失軍曲折」廣未對大將軍長史急責廣之莫府上簿廣曰「諸校尉亡罪乃我自失道吾今自上簿」至莫府謂其麾下曰「廣結髮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徙廣部行回遠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餘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矣」遂引刀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而右將軍獨下吏當死嚙爲庶人一以上廣不肯對簿自剄廣三子曰當戶椒敢竹爲郎上與韓嫣戲嫣少不遜當戶擊嫣走於是上以爲能當戶蚤死乃拜椒爲代郡太守皆先廣死廣死軍中時敢從票騎將軍廣死明年李蔡以丞相坐詔賜冢地陽陵當得二十畝蔡盜取三頃烟竈得四十餘萬又盜取神道外墻地一畝葬其中當下獄自殺敢以校尉從票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入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闕內侯食邑二百戶代廣爲郎中令頃之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迺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宮獵票騎將軍去病怨敢傷青射殺

敢去病時方貴幸，上爲諱云鹿觸殺之。居歲餘，去病死，敢有女爲太子中人，愛幸。敢男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飲，侵陵之，莫敢應。後勳之上，上召禹，刺虎，縣下圈中，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落中，以劍斫絕壘，欲刺虎，上壯之，遂救止焉。而當戶有遺腹子陵，將兵擊胡，兵敗降匈奴。後人告禹謀欲亡從陵，下吏死。以上廣之子孫。

陵字少卿，少爲侍中，建章監。善騎射，愛人，謙讓下士，甚得名譽。武帝以爲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千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張掖以備胡。數年，漢遣貳師將軍伐大宛，使陵將五校兵隨之行，至塞，會貳師還。上賜陵書，陵留吏士與輕騎五百，出敦煌，至鹽水，迎貳師還，復留屯張掖。以上陵居酒泉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毋令專鄉貳師軍。」上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子女。」陵對：「無所事，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上壯而許之。因詔擡弩都尉路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各各五千人，並擊東西浚稽，可必擒也。書奏，上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酒詔博德：「吾欲予子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

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劍營之道，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泥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因騎置以聞，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具以書對。」以上詔陵至浚稽山，詔博德至西河。陵於是將其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止營。舉圖所過山川地形，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上甚說，拜步樂爲郎。陵至浚稽山，與單于相直，騎可三萬，圍陵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持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連戰，士卒中矢傷。三創者載輦，兩創者將車，一創者持兵戰。陵曰：「吾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始軍出時，關東羣盜妻子徙邊者，隨軍爲卒妻婦，大匿車中。陵搜得皆劍斬之。明日復戰，斬首三千餘級，引兵東南，循故龍城道，行四五日，抵大澤葭葦中。虜從上風縱火，陵亦令軍中縱火以自救。南行至山下，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鬪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以上陵以步兵五千與匈奴三萬騎戰，屢勝。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戶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

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驕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黃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並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失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鞬汗山，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尙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軍吏持尺刀，抵山入陋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止左右：「毋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泥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況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歎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脫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倘有得脫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糲，一半冰，期至遮虜郭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以上陵軍敗降匈奴。）軍人分散，脫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上欲陵死戰，召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後聞陵降，上怒甚，責問陳步樂。步樂自

殺，羣臣皆罪。陵上以問太史令司馬遷，遷盛言陵事親孝，與士信，常奮不顧身，以殉國家之急，其素所畜積也。有國士之風。今舉事一不幸，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誠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蹂我馬之地，抑數萬之師，虜救死扶傷不暇，悉引弓之民，共攻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士張空拳，冒白刃，北首爭死敵。得人之死力，雖古名將不過也。身雖陷敗，然其所摧敗，亦足暴於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當以報漢也。初上遣貳師大軍出，財令陵爲助兵。及陵與單于相值，而貳師功少。上以遷誣罔，欲沮貳師，爲陵游說，下遷腐刑。久之，上悔陵無救，曰：「陵當發出塞，迺詔彊弩都尉令迎軍，坐預詔之，得令老將生姦詐，迺遣使勞賜陵餘軍，得脫者。陵在匈奴歲餘，上遣因杆將軍公孫敖將兵深入匈奴，迎陵。敖軍無功，還曰：捕得生口言：「李陵教單于爲兵以備漢軍，故臣無所得。」上聞於是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隴西士大夫以李氏爲愧。其後漢遣使使匈奴，陵謂使者曰：「吾爲漢將步卒五千人，橫行匈奴，以亡救而敗，何負於漢，而誅吾家？使者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爲兵。」陵曰：「迺李緒，非我也。」李緒本漢塞外都尉，居奚侯城，匈奴攻之，緒降。而單于客遇緒常坐陵上。陵痛其家以李緒而誅，使人刺殺緒。大閼氏欲殺陵，單于匿之北方。大閼氏死，乃還。單于壯陵以女妻之，立爲右校王。衛律爲丁靈王，皆貴用事。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協律，都尉尉李延年。延年薦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匈奴愛之，

常在單于左右。陵居外，有大事，適入議。以上漢誅陵家屬。陵在匈奴貴用事。昭帝立，大將軍霍光左將軍上官桀輔政。素與陵善。遣陵故人隴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立政等至，單于置酒，賜漢使者。李陵衛律皆侍坐。立政等見陵，未得私語。即日視陵而數勸，自循其刀環，握其足，陰諭之言，可還歸漢也。後陵律持牛酒勞漢使，博飲，兩人皆胡服推結。立政大言曰：「漢已大赦中國，安樂主上富於春秋。霍子孟上官少叔用事。」以此言微動之。陵墨不應，執視而自循其髮，答曰：「吾已胡服矣。」有頃，律起更衣，立政曰：「咄！少卿良苦。霍子孟上官少叔謝女。」陵曰：「霍與上官無恙乎？」立政曰：「請少卿來歸故鄉，毋憂富貴。」陵字立政曰：「少公歸易耳，恐再辱奈何？」語未卒，衛律還，頗聞餘語，曰：「李少卿賢者，不獨居一國，池蠡徧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今何語之親也？」因罷去。立政隨謂陵曰：「一亦有意乎？」陵曰：「丈夫不能再辱。」陵在匈奴二十餘年，元平元年病死。以上任立政招陵。

蘇建，杜陵人也。以校尉從大將軍青擊匈奴，封平陵侯。以將軍築朔方。後以衛尉為游擊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後一歲，以右將軍再從大將軍出定襄，亡翕侯，失軍，當斬，贖為庶人。其後為代郡太守，卒官。有三子，嘉為奉車都尉，賢為騎都尉，中子武最知名。武字子卿，少以父任，兄弟並為郎。稍遷至移中監，時漢連伐胡，數通使相窺，觀匈奴留漢使，郭吉路充國等，前後十餘輩，劔

奴使來，漢亦留之以相當。天漢元年，日靉候單于初立，恐漢襲之，適曰：「漢天子，我丈人行也。」盡歸漢使，充國等。武帝嘉其義，遣武以中郎將使持節送匈奴使留，在漢者，因厚賂單于，答其善意。武與副中郎將張勝及假吏常惠等，募士斥候百餘人，俱既至匈奴，置幣遺單于。單于益驕，非漢所望也。以上武使匈奴。方欲發使送武等，會緡王與長水虞常等謀反，匈奴中緡王者，昆邪王姊子也，與昆邪王俱降漢。後隨浞野侯沒胡中，及衛律所將降者，陰相與謀劫單于，毋闕氏歸漢。武等至匈奴，虞常在漢時，素與副張勝相知，私候勝曰：「聞漢天子甚怨衛律，常能為漢伏弩射殺之，吾母與弟在漢，幸蒙其賞賜。」張勝許之以貨物，與常後月餘，單于出獵，獨闕氏子弟在。虞常等七十餘人欲發，其一人夜亡，告之。單于子弟發兵與戰，緡王等皆死，虞常生得。單于使衛律治其事。張勝聞之，恐前語發，以狀語武。武曰：「事如此，此必及我，見犯，死重負國。」欲自殺，勝惠共止之。虞常果引張勝。單于怒，召諸貴人議，欲殺漢使者。左伊秩訾曰：「即謀單于，何以復加？宜皆降之。」單于使衛律召武受辭。武謂惠等：「屈節辱命，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刀自刺，衛律驚自抱持武，馳召醫鑿地為坎，置燭火，覆武其上，蹈其背，以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惠等哭，輿歸營。單于壯其節，朝夕遣人候問武，而收繫張勝。以上緡王虞常之變。武益愈，單于使使曉武，會論虞常，欲因此時降武。劔斬虞常已，律曰：「漢使張勝謀殺單于近臣，當死。單于募降者赦罪。」舉

劍欲擊之，勝請降。律謂武曰：「副有罪當相坐。」武曰：「本無謀，又非親屬，何謂相坐？」復舉劍擬之，武不動。律曰：「蘇君律前負漢歸匈奴，幸蒙大恩，賜號稱王，擁衆數萬，馬畜彌山，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因我降，與君爲兄弟，今不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尙可得乎？」武罵律曰：「女爲人臣子，不顧恩義，畔主背親，爲降虜，大變矣！何以女爲見？且單于信女，使決人死生，不平行，反欲門兩觀禍敗。南越殺漢使者，屠爲九郡。宛王殺漢使者，頭懸北闕。朝鮮殺漢使者，即時誅滅。獨匈奴未耳。若知我不降，明欲令兩國相攻，匈奴之禍從我始矣。」（以上衛律勸武降。）律知武終不可脅，白單于，單于愈益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絕不飲食。大雨雪，武臥齧雪與旃毛，并咽之，數日不死。匈奴以爲神，乃徙武北海無人處，使牧羝，羝乳乃得歸。別其官屬常惠等，各置他所。武既至海上，廩食不至，掘野鼠去屎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臥起操持，節旄盡落。積五六年，單于弟於靛王弋射海上，武能網紡繳，繫弓弩於靛王愛之，給其衣食。三歲餘，王病，賜武馬畜，服匿穹廬。王死後，人衆徙去。其冬，丁令盜武牛羊，武復窮厄。（以上上海上牧羊。）初，武與李陵俱爲侍中，武使匈奴，明年陵降，不敢求武。久之，單于使陵至海上，爲武置酒設樂。因謂武曰：「單于聞陵與子卿素厚，故使陵來說足下，虛心欲相待，終不得歸漢，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前長君爲奉車，從至雁城陽宮，扶輦下除，觸柱折轅，劾

大不敬，伏劍自刎，賜錢二百萬以葬。孺卿從祠河東后土，宦騎與黃門駙馬爭船，推墮駙馬河中溺死。宦騎亡，詔使孺卿逐捕不得，惶恐飲藥而死。來時，太夫人已不幸，陵送葬至陽陵。子卿婦年少，聞已更嫁矣。獨有女弟二人，兩女一男，今復十餘年，存亡不可知。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降時，忽忽如狂，自痛負漢，加以老母繫保宮，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且陛下春秋高，法令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安危不可知，子卿尙復誰爲乎？願聽陵計，勿復有云。」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爲陛下所成就，位列將，爵通侯，兄弟親近，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死，無所恨，願勿復再言。」陵與武飲數日，復曰：「子卿壹聽陵言。」武曰：「自分已死久矣，王必欲降武，請畢今日之驪，效死於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之罪，上通於天。」因泣下沾衿，與武決去。（以上李陵勸武降。）陵惡自賜武，使其妻賜武牛羊數十頭。後陵復至北海上，語武。區虎捕得雲中生口，言太守以下吏民皆白服曰：「上崩。」武聞之，南鄉號哭，歐血，且夕臨。月，昭帝卽位，數年，匈奴與漢和親。漢求武等，匈奴詭言武死。後漢使復至匈奴，常惠請其守者與俱，得夜見漢使，具自陳道。教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言武等在某澤中。使者大喜，如惠語以讓單于。單于視左右而驚，謝漢使曰：「武等實在。」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揚名於匈奴，功顯於漢室，雖古竹

帛所載，丹青所畫，何以過子卿。陵雖驚怯，令漢且貫陵罪，全其老母，使得奮大辱大積志，庶幾乎曹柯之盟。此陵宿昔之所不忘也。牧族陵家，爲世大戮，陵尙復何顧乎已矣。令子卿知苦心耳。異域之人，壹別長絕。倭起舞歌曰：「徑萬里兮度沙幕，爲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隳。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陵泣下數行，因與武決。單于召會武官屬，前以降及物故，凡隨武還者九人（以上匈奴許歸武）。武以始元六年春至京師，詔武奉一太牢謁武帝園廟，拜爲典屬國，秩中二千石，賜錢二百萬，公田二頃，宅一區，常惠徐聖趙終根皆拜爲中郎，賜帛各二百匹，其餘六人老歸家，賜錢人十萬，復終身。常惠後至右將軍，封列侯，自有傳。武留匈奴凡十九歲，始以彊壯出，及還須髮盡白。（以上武還漢）。武來歸明年，上官桀子安與桑弘羊及燕王蓋主謀反。武子男元與安有謀，坐死。初桀安與大將軍霍光爭權，數疏光過失，予燕王，令上書告之。又言蘇武使匈奴二十年不降，還適爲典屬國。大將軍長史無功勞，爲搜粟都尉。光顯權自恣，及燕王等反誅，窮治黨與。武素與傑弘羊有舊，數爲燕王所訟。子又在謀中，廷尉奏請逮捕武。霍光寢其奏，免武官數年。昭帝崩，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衛將軍張安世薦武明習故事，秦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以武著節老臣，令朝朔望，號稱祭酒，甚優寵之。武所得賞賜，盡以施予昆弟故人，家不餘財。

皇后父平恩侯，帝舅平昌侯，樂昌侯，車騎將軍韓增，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皆敬重武。武年老，子前坐事死，上閱之，問左右：武在匈奴久，豈有子乎？武因平恩侯自白，前發匈奴時，胡婦適產一子，通國有聲問來，願因使者致金帛贖之。上許焉。後通國隨使者至，上以爲郎。又以武弟子爲右曹。武年八十餘，神爵二年病卒。（以上武晚年事）。甘露三年，單于始入朝。上思股肱之美，迺圖畫其人於麒麟閣，法其形貌，署其官爵姓名。唯霍光不名，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氏。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也。次曰：車騎將軍龍頰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陽侯丙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城侯劉德。次曰：少府梁邱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是以表而揚之，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召虎仲山甫焉。凡十一人，皆有傳。自丞相黃霸廷尉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儒者夏侯勝等，皆以善終，著名宣帝之世，然不得列於名臣之圖，以此知其選矣。（以上麒麟閣圖象）。
贊曰：李將軍恂恂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然三代之將，道家所忌，自廣至陵，遂亡其宗。哀哉！孔子稱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使於四方，不辱君命。蘇武有之矣。

漢書趙尹韓張兩傳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故屬河間少爲郡吏州從事

以廉潔通敏下士爲名舉茂材平津令察廉爲陽翟令以治行尤

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帝崩而新豐杜建爲京兆掾護作

平陵方上建素豪俠賓客爲奸利廣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於是

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無不至終無所聽宗族賓客謀欲

篡取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

家」令數吏將建棄布莫敢近者京師稱之（以上守京兆尹）

是時昌邑王徵卽位行淫亂大將軍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

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關內侯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

橫恣賓客犯爲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

首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爲婚姻吏俗明黨廣漢

患之廣使其中可用者受記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

故漏泄其語令相怨咎又教吏爲誦箚及得投書削其主名而託

以爲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爲仇讎姦黨散

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廣漢得以爲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

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以

上爲潁川太守）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以太守

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充國行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爲眞（以

上虛敘歷官）廣漢爲二千石以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

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僮仆無所

避廣漢聰明皆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

論不改迺收捕之無所逃按之舉立具卽時伏辜廣漢爲人攝力

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且尤善爲鈞距以得事情鈞

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

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

者莫能及也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

求銖兩之姦皆知之（以上敘廣漢之精能）長安少年數人會

窮里空舍謀共劫人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人蘇回爲

郎二人劫之有頃廣漢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翼奢叩堂

戶曉賊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質

東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卽

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敕吏謹遇

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爲調棺給斂葬具告語之皆曰「死無所

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

「至府爲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

「界上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爲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

漢因曰「還爲吾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

厚意」其發姦摘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吏

秋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安察留人京兆政清吏

民稱之不容口長老傳以爲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左馮

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廣漢歎曰：「亂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以上治京兆實蹟。）初，大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入其門，度索私屠酤，推破盧醫，斧斬其門闕而去。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乃以召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年少者，專屬疆壯蠶氣，見事風生，無所回避。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此敗。（以上敘侵犯霍氏，因及其致敗之由。）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詣屯所，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即訊。辭服，曾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子榮蓄教令，後以它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年七月，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妒，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齊酎入廟祠。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脅之，毋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按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

迫脅巨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管傅婢，出至外第，適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乏軍興數罪。（以上廣漢迫脅魏丞相獲罪。）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擊劔人莫能當。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門，變吏不能禁。及翁歸為市吏，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以上為市吏。）後去吏居家，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勳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十八縣分為兩部，閭閻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遷補相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以上受知於州廷。）歷官督郵，尉令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

邑子兩人，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贖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鄉許仲孫爲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勢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上爲東海太守。以高第入守右扶風，滿歲爲眞，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爲右職。接待以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緩於小弱，急於豪彊。豪彊有論罪，輸掌者官，使斫莖，責以員程，不得取代。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缺自剄而死。京師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以上爲右扶風。翁歸爲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潔自守，語不及私。然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甚得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爲右，不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翁歸，廉平鄉正，治民異等。早夭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祠。翁歸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

軍而閔播亦至廣陵相，有治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爲知人。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爲郡文學，父義爲燕郎中。刺王之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爲「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也。日者燕王爲無道，韓義出身疆諫，爲王所殺，義無比干之視，而蹈比干之節，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爲人臣之義。」光納其言，因擢延壽爲諫大夫。以上因父而得顯賞。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爲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爲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一切以爲聰明。潁川由是以爲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爲鄉里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病苦。爲陳和睦親愛，銷除怨咎之辭。長老皆以爲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爲吏民行喪嫁娶禮。百姓遵用其教，實偶車馬下里僞物者，棄之市道。數年，徙爲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以上爲潁川太守。延壽爲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官，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益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布告其日，以期會爲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又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

姦人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接待下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負之何，以至此？吏聞者自傷悔，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到，人救不殊，因瘖不能言。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遣吏醫治，厚復其家。（以上虛敘延壽為吏，以禮服人）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頗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且明府早駕，久未出，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罪，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與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以上為東郡太守）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所益，車為煩擾。」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豈出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高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高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

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延壽迺起聽事，勞謝令承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救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以上為左馮翊）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於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吏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犧官錢放散百餘萬，慶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箭。延壽衣黃統方領，駕四馬，傅總建幢，植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戰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歌者先居射室，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韃，羅後。令騎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蘭。又使騎士戲車弄馬盜驂。延壽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鉤鐔，放效尙方事。及取官錢帛，私假繇使吏，及治飾車甲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衆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冤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

其罪（以上延壽與蕭望之互考，獲罪。）事下公卿，持以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譖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小扶持車轂，爭奏酒炙。延壽不忍距逆，人人爲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爲郎吏。且死，屬其子勿爲吏，以己爲戒。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孫威，適復爲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得士死力。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爲上谷太守，徙茂陵。

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會昌邑王徵卽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帝蚤崩無嗣，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非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今天子以盛年初卽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國輔大臣未寤，而昌邑小營先遷，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爲太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復出爲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卽位，廢王賀在昌邑，上心憚之，徙敞爲山陽太守（以上敞歷官至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爲列侯，以光子禹爲大司馬。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完有功

於齊，皆疇其官邑，延及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黜魯，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義世卿最甚。適者，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彗冥宵光，地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怪，不可勝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顛制之所生也。朝臣宣有明言曰：「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間者輔臣顯政，貴戚大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爲天子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朝臣爲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朝廷不聞直聽，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以出人，人情不相遠，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守遠郡，其路無由。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蕭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况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論事，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以上諫霍氏事）久之，勃海膠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則盡心於親，進宦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顧身之臣，况於明天子乎？今陛下游意於太平，勞精於政事，塵壘不舍，晝夜羣臣有司，宜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

久處閒郡，身逸樂而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登，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之所處，願盡力推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卽有業，所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一（以上自請治郡國。）書奏，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辭之官，自謂治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欽然。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爲不聽鄭衛之樂，楚嚴（卽楚莊王）漢諱莊爲嚴。」好田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奢欲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輜輶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不從恣之義也。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爲名，於以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嫗得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臣敞幸甚。」書奏，太后止不復出。（以上爲膠東相。）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寔廢，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爲可禁。敞既視事，求問長安父老，

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史，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污其衣裾，吏坐里閭，闔出者，汙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天子嘉之。敞爲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姦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雅。往往表賢黜惡，不醉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洩穰於三輔尤爲○。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爲真，久者不過二三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廣漢及敞爲久任職。敞爲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吏驅，自以便面拊馬。又爲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撫。有司以奏敞上問之，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能，弗備責也。（以上爲京兆尹。）然終不得大位。敞與蕭望之于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爲大夫，平尚書事。敞出爲刺史，時望之爲大行丞。後望之先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爲京兆九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而敞奏惲寢不下，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爲敞竟事，私

歸其家。人或諫舜曰：「吾爲是公盡力多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敞聞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敞使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迺棄舜巾，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舜家載尸并編敞教自言使者。使者奏敞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欲令敞得自便利，即先下敞前坐楊憚，不宜處位，奏免爲庶人。敞免奏，既下詔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命。數月京師吏民解弛，抱鼓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敞功效，使使者即家在所召敞，敞身被重劾，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敞獨笑曰：「吾身亡命爲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使者詣公車，上書曰：「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坐殺賊捕搽翠舜，舜本臣敞素所厚吏，數蒙恩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考事，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恩忘義，傷化薄俗，臣竊以舜無狀，枉法以誅之，臣敞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恨。」以上敞獲罪亡命及復起用。天子引見敞，拜爲冀州刺史。敞起亡命，復奉使典州，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敞以耳目發起賊主名區處，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弟及敞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爲之囊橐，吏逐捕窮寤，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數百兩圍守王宮，搜調等，果得之殿屋重轅中。敞傳吏皆捕格斷頭，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滿歲爲真。

太原郡薄頌之，宣帝崩，元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爲敞能，吏任治，頗亂材輕非帥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爲左馮翊，病卒。以上爲冀州刺史及卒。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爲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爲梁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特爲難治。敞問武：「欲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馭點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以往，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獄法，吏冠冠後惠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椽言，武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死，敞無後。以上家屬。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十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治尙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屬治獄，爲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而太守察尊廉，補選，西鹽官長。數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執令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爲妻，妒咎我。」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人所以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

縣礫著樹，使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以上歷官至槐里美陽令。）後上行幸雍，過虢，尊供張如法而辦，以高等擢爲安定太守。到官出教告屬縣曰：「令長承尉，奉法守城，爲民父母，抑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爲治。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救掾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爲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妨賢。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鬮內不理，無以整外。府丞悉署吏行能，分別白之。賢爲上，毋以富貴人百萬，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一郡之錢，盡入輔家，能適足以葬矣！今將輔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承戒之戒之，相隨入獄矣。」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姦賊，咸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者。（以上爲安定太守。）坐殘賊免，起家復爲護羌將軍，轉校尉，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兵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賊功未列上，坐擅離部署，會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久在閭巷，上以尊爲郿令，遷益州刺史。先是瑯琊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瑯，郿九折阪，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以病去。及尊爲刺史，至其阪，問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王陽爲孝子，王尊爲忠臣。」尊居部二歲，懷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以上兩免官復爲益州刺史。）博士鄭寬中使行

風俗，舉奏尊治狀，遷爲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及尊視事，奉廳書至庭中。王未及出受詔，尊持廳書歸舍，食已，迺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王怒，起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敕廢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爲相，人皆弔尊也。以不尊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責，安能勇如尊？乃勇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卽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刀。」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又雅聞尊高名，大爲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奏：「尊爲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爲庶人。（以上爲東平相。）大將軍王鳳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爲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顯貴幸，專權爲奸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卽位，顯徙爲中太僕，不復典權。衡、譚迺奏顯舊惡，請免顯等。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知中書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

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之位。又衡使官大奴入殿中閒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慚懼，免冠謝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卽位，重傷大臣，迺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安詆欺，非諂救前事，猥歷奏大臣，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以上爲司隸校尉劾匡衡等。會南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爲吏民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爲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數百人在轂下，發軍擊之，不能得，難以視四夷。獨選賢京兆尹乃可。於是鳳薦尊徵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閒盜賊清，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後爲眞。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白尊發吏捕人。放謂尊詔書所捕宜密，尊曰：「治所公正，京兆善漏泄人事。」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尊又曰：「詔書無京兆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上，尊出行縣，男子郭賜自言尊，許仲家十餘人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吏不敢捕。尊行縣還，上奏曰：

「彊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通。」御史大夫忠奏尊：「暴虐不改，外爲大言，倨慢嫻上。威信日廢，不宜備位。」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以上爲京兆尹旋免。湖三老公乘興等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羣盜浸彊，吏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受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羣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閒，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鑷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沮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千王法，下亂吏目，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眞，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靖言庸違，象龜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承楊輔，故爲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揜搏其頰，兄子闕拔刀欲剄之，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

西河而秦韜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繫已，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愬，怨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俗。唯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以上公乘與訟尊之冤。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堤，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躬率吏民，投沈白馬，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鬯，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因止宿廬居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藺泣在尊旁，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迺還。吏民嘉壯尊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下有司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

履咫尺之難，不避危殆，以安衆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以上為東郡太守，保河隄。數歲卒官，吏民紀之。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吳弱不勝任，免。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以上毀石顯著節。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逐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以上為京兆尹獲罪。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卬，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可十二，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八而止，我君素剛，先死者必君。」明日問之，章果死，妻子皆徙合浦。以上紀其妻子之語。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輔政。自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下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二歲，死，不以其

罪，衆庶冤紀之，號曰「三王」。王駿自有傳。駿卽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崩，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而吏民爲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翁歸、抱公、絜己爲近世表。張敞、循、履忠，進言緣飾儒雅，刑罪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觀。然被輕腐之名。王尊、文武自將，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爲大言。王章、剛直守節，下氣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君欲使兒童學會寫信方法否？
君欲使兒童明白世故人情否？

請即購備

繪圖小學模範尺牘

最新出版 教學兩便

取材

—— 注意兒童日常生活

圖畫

—— 適應兒童欣賞趣味

編法

—— 符合兒童進修程度

文範

—— 體例豐富可以活用

文字

—— 顧到兒童理解能力

生字

—— 另錄信尾詳解注音

本書為小學最佳之尺牘課本，分上下二冊，每冊各二十課，語體文言，相互對照，每課之上，均有插圖，所選材料，悉以兒童有關的人事為本位，如起居，疾病，問候，學問的討論，禮物的贈答，近狀的報告，以及購物，借書，集會等，其範圍自家庭學校，漸次擴大至社會，使兒童從寫信方面，明白處世之大要，格式措詞，可以自由套用，每課生字，零註淺解并注標準國音符號，課後并有習題，以便家長或教師指導兒童練習，附錄信封及明信片之寫法，尤便實際之參考。

全書二冊，定價三角

